# 唐宋八大家文選





封面题字　王　力
责任编辑　张文涛
封面设计　郭宝林　戴明德



书号：10096·309
定价：　1.85 元

**唐宋八大家文选**

牛宝彤 选注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625　插页12　字数423,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580

书号：10096·309　　定价：1.8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辑"唐宋八大家"的各类体裁和题材的散文一百零八篇，其中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有向为文学家所推崇的名篇佳作，也有一些其他选本所不多见的优秀篇章。对每位作家都有一篇简要的评介文章。每篇选文都有较详细的注释。通过注释，讲解了许多文学、词汇、语法、修辞、文体、篇章等方面的古代汉语知识，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历史知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 序　言

## 一

“唐宋八大家”之名，最初是明朝初期朱右提出来的，他编选的《八先生文集》不传于世。明朝嘉靖年间，大古文家茅鹿门（即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八家文的最早选本。“唐宋八大家”之名，从此确立，并为大家所承认。“唐宋八大家”文的各种选本也陆续问世，如清代高嵣《唐宋八家钞》、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以及清高宗(乾隆)的《御选唐宋文醇》（共选十家，以八家为主）等。但自“五四”运动以来直至现在，还没有一本新的“唐宋八大家”文的选本问世。我在教学中感到，编选一本供广大青年阅读，同时兼顾其他读者的雅俗共赏的《唐宋八大家文选》，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把自己十多年来学习和研究八家文的笔记加以整理成此册。

## 二

“唐宋八大家”的前两家：韩愈、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

倡导者。他们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散文复兴运动，史称“古文运动”。这场“古文运动”所以能够成功，是有它自身发展的因素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即：一、中唐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这场“古文运动”是中唐贞元“太平”时期和元和“中兴”时期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三、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和作品对“古文运动”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下面分别简要论述。

我国的散文，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魏晋，形成了一种骈俪文体，六朝时极为兴盛，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叫“今体”，或“俪辞”。“骈文”的名称是从唐代柳宗元才开始叫起来的。他在《乞巧文》中说这种文体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简称“骈文”或“四六文”。骈，本义是二马并驾。《说文》：“骈，驾二马也。”“骈文”这个名称是很形象的。它要求句子对偶，四言六言相间作对，音韵也必须协调，并且注意音响和节奏，富于音乐性。这就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文学的艺术性能和技巧，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成为我国古典文学宝贵遗产的一部分。但是骈文发展到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弊端，它的末流，无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玄奥的典故，加多了音韵的限制，完全讲求形式，使这种文体萎靡和僵化，直接阻碍了散文的发展，以致非进行改革不可了。

远在南朝骈文鼎盛的时代，就有与之相对立的“复古”萌芽。梁朝的刘勰就已对骈文不满，在他所著的《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明道”的主张。公元六世纪中叶，西魏文帝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后来成为北周的开国皇帝）就用行政命令反对骈文，发出了以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柳庆用古文写贺表，苏绰模

仿《尚书》写《大诰》[1]，北齐的颜之推也提出“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的主张[2]。隋文帝杨坚下令反对骈文，李谔上书倡导“复古”运动[3]。隋末王通在《王道篇》中说：“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反对骈文的思想是很明显的。公元七世纪末，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口号，被称为开创一代文风的先驱者。《旧唐书·文苑传》中说：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之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相继提出古文改革的理论，特别是元结，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陈子昂、元结等人的古文改革理论和实践为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启开了先河。

在骈文由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中，反对骈文的斗争是不断发生的，由古文代替骈文的一场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这说明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本身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韩、柳之前，反对骈文的人如此众多，都不能形成社会运动，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之外，主要是社会条件还不成熟。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的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当然也不例外，它正是它的时代、社会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反映和产物。

安史之乱（公元755——762年）之后，进入中唐时期的唐王朝，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统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大商人的矛盾也十分尖锐，主要表现在以太子李诵为中心的王叔文改革集团和大官僚集团、宦官集

团的矛盾。"永贞革新"就是这个矛盾的激化。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仍然严重存在，贞元(唐德宗李适的年号，公元785——805年)以来，朝廷采取"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的苟安妥协政策[4]，出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太平"局面。这个局面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交通和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有所增加，江南广大地区的生产发展很快，"江南居十九"的赋税有了保证，继而平定了一些叛乱的藩镇。这就使得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公元806——820年)年间出现了所谓的"中兴"局面。韩、柳的"古文运动"正是贞元"太平"和元和"中兴"的产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一些有见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打起"复古"的旗号，主张恢复儒家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古文运动"正是借助于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是为唐王朝恢复和巩固统一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时"古文运动"也是当时城市经济繁荣的产物。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也需要一种切合实际的新散文形式。因此，"古文运动"一兴起，就得到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响应和市民阶层的拥护，形成了一个较为广泛的文体改革的社会运动。

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们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都远远超过了他们以前的先驱者，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起了突出的指导和示范作用。这也是"古文运动"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政治上，韩愈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反对藩镇割据。柳宗元还能站在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一边，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向大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展开斗争。在思想上，韩愈打着"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儒家正统，极力排斥佛老。柳宗元在"排斥佛老"上与韩愈相反，但在推崇儒道

上则是一致的。在文学上，他们反对骈俪空乏、束缚思想的“骈文”，提倡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型古文。“古文”这一概念是韩愈提出来的，它的含义是指与骈文相对立的、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取法先秦两汉文体而为当时社会现实服务的、单句散行的散文。所谓“古文运动”，也不单纯是“复古运动”，而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古文的传统，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一场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们的古文理论是：第一，强调“文道统一”而以道为主。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道”，当然是指孔、孟之道。但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道”，泛指文章的内容；“文”，即文章的形式。文和道的关系，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统一而以内容为主，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过分地强调所谓“道”，被后来的李翱所曲解，把古文变成讨论“道学”的死板文字，滑到斜路上去了。第二，提出“惟陈言之务去”[5]，主张语言要创新，反对因袭陈词滥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过分的地方，例如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提出“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这实际上是作不到的。后来，皇甫湜把古文要创新这一点发展到绝对化的地步，把“古文运动”引向斜路上去了。第三，提出“大凡物不平则鸣”[6]的论点，认为文章是不平者的呼声，文章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韩愈的很多文章，就是为他自己、朋友、门生鸣不平的，但只是鸣叫而已，不能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柳宗元进了一步，能为劳动人民鸣不平，如《捕蛇者说》，但“鸣”的目的则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最后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韩愈的古文独树一帜，是很有特点的。首先，韩愈很重视形象的鲜明和完整，创造了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张中丞传后

叙》就是突出的代表,其中写南霁云怒斥贺兰进明一段十分精采:

>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仁，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

作者抓住人物典型的语言和行动，注意了细节描写和场面描写，突出了南霁云“勇且壮”的特点，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又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等，都塑造了不同人物的形象。其次，叙述与抒情紧密融和，是韩愈散文的另一特点。文章不是无情物，单纯地叙述是不能感动人的。韩愈在叙事中饱含了深厚的感情。例如《祭十二郎文》，写得声泪俱下，凄楚动人。第三，注意文章的方法和技巧，例如在《原毁》一文中不仅熟练地使用对比的手法，而且把排偶的特点从句子扩大到段与段之间的相对和意义上的对比，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再如，韩愈为了纪念柳宗元，曾写了三篇文章:《柳子厚墓志铭》写死者的生平，深表同情之意;《柳州罗池庙碑铭》，写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深表敬重之情;《祭柳子厚文》则直抒胸臆，尽情赞颂。三篇文章写的是同一个人，但无一笔雷同。同一内容在不同体裁中,有不同的裁剪和处理方法,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第四，语言形象化、口语化。韩愈善于用比，并善于吸收群众口语，使文章生动形象。当然韩愈也有少数艰涩难

懂的文章，是不足取的。韩愈散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他的论说文如《原道》等，更能代表他的作品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的风格。但由于韩愈思想保守、动摇，所以一些作品思想性不高，有天命论、有神论等封建毒素，是应该批判的。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封建社会里，一些封建文人把柳宗元说成“罪犯”，贬低了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文人，硬把“法家”的桂冠扣在柳宗元的头上，过分夸大柳宗元的作用，甚至违背历史事实，硬说“古文运动”主要是柳宗元领导的，而把韩愈说成“儒家”，排斥在一边。这是不公平的。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柳宗元也提出过重要的古文理论，但主要的是以他典范的古文创作参加和领导“古文运动”的。由于他长期谪居边远地区，在领导“古文运动”方面虽不及韩愈，但就他的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来说，又是韩愈所不及的。

柳宗元的散文是丰富多采的，他的论说文，表现了他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初步唯物论、无神论的思想。著名的长篇论文《封建论》，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批判了分封制的反动性。《送宁国范明府传序》和《送薛存义序》提出了“吏”是“民役”而不能“役民”的观点，这在当时封建社会里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与传统的“牧民”观点相对立的“民役”观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在《天说》和《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韩愈的“天命论”和“史官危险论”。柳宗元和韩愈原是朋友，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经常同席同砚，互相学习。他们在一起共事，结成了朋友，韩愈有诗说：“同官尽才俊，偏

善柳与刘。”[7]在领导“古文运动”中，韩、柳也是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的。当韩愈写的《毛颖传》受到人们嘲笑非议时，柳宗元挺身而出为他辩护[8]；当韩愈提倡师道并自为人师而受到攻击时，柳宗元深表同情[9]；当韩愈向人推荐柳文，柳宗元却谦虚地回答说，韩愈的才学比自己高得多，只有司马迁可以相比[10]，意思是说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伟大的散文家。“韩、柳文墨相推轂”，一时传为美谈。但是，在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上，两人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是“骑墙派”；在哲学上的观点，基本上是唯心论、天命论。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柳宗元却是毫不苟且，不留情面地给予批判。

柳宗元的《非〈国语〉》六十七篇，是些短小精悍的杰出的驳论文章。对《国语》一书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加以驳斥，论点鲜明，笔锋犀利，一针见血。例如其中《戮仆》一篇：

>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
>
> 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之命。

第一段是《国语》的原文；第二段用“非曰”开头，标明是作者的批驳。晋悼公四年（公元前569年），公子杨干的战车冲乱了队列，魏绛却杀了杨干的仆人。《国语》以此标榜魏绛的军法严明，而柳宗元驳斥说，这样错杀无辜，并非军法严明。并且说明这样做对后世的影响很坏，进而指出魏绛应该采取的办法。文章语言简洁，层次分明，击中了要害。《非〈国语〉》一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国语》的批判，而且是对传统的观念及权贵们的挑战，表现了柳宗元非凡的胆识和才学。还应该指出的是，柳宗元把《国

语》比作“文锦覆盖的“陷阱”[11]，一定要揭露和批判，但在另外的场合却说“参之《国语》以博其趣”[12]，向人介绍该书的艺术特点。这正是柳宗元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吸取的正确态度。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13]。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写了不少游记，例如《永州八记》等，在山水的描绘中，融合了作者的感情，曲折隐约地反映出作者的影子；而且文句的优美，无与伦比。柳宗元可以说是郦道元之后，山水风景散文的大家。

柳宗元的寓言，独创一格，其特点是通过一个简短有趣的故事（故事里的角色不限于人，也许是鸟兽花木），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讽刺作用。寓言在我国先秦散文中已大量存在，但都是作为文章中的一个比喻出现的，很少独立成篇，而柳宗元则把寓言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大创造性的功绩。此外柳宗元的传记文学也是很有成绩的，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柳文的成就是很高的，他的各种体式的散文都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糟粕，有时表现出悲凄伤感的情调，阅读时应注意批判。

韩愈、柳宗元顺应历史和散文本身发展的趋势，成功地领导了唐代中叶的“古文运动”。他们的散文不仅代表了唐代的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影响很大。但是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他们的继承者手里，受到了曲解，偏离了原来的方向，走上了斜路。以李翱为代表的一派，把古文变成了讨论孔、孟之道的道学说教，为宋代的道学开辟了道路；以皇甫湜为首的一派，片面强调“创新”，把古文运动引上奇异怪僻的狭窄道路，脱离了群众。只有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小品

文，继承了“古文运动”的传统，是晚唐时期“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14]。但是，晚唐政局已不可收拾，儒学已失去号召力，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古文亦不免复趋衰落，而骈文又得以再度复兴了。

## 三

“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属于宋代，他们是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可见宋代散文繁荣昌盛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的国家，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手工业生产和都市商业有所发展。在文化领域里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供上层统治阶级享乐并用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骈文和中小地主阶级及市民阶层所需要的古文同时并存。前者以“西崑派”为代表，这一派由十四个作家二百四十八首诗编成的《西崑酬唱集》而得名。这一派领袖是贵族、大官僚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他们“雕章丽句”、“更迭唱和”，统治文坛达三十多年，空洞浮艳的“时文”风靡一时。最先起来反对“崑体”、“时文”，提倡韩、柳散文的是柳开、穆修、王禹偁。他们发出了“古文运动”的先声，是宋代欧阳修领导的“新古文运动”的启幕者。宋代最高统治者，例如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出于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也连续下诏申戒浮华、提倡古文[15]，兴起了一场新的散文复兴运动。而欧阳修，正象当年的韩愈一样，处在前有先驱者后有响应者的关键位置上。欧阳修不愧为宋代的韩愈[16]，他从实际出发，顺应自己时代的政治经济的需要，以自己的古文理论和创

作，成功地领导了这次新的“古文运动”，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北宋著名的作家，如范仲淹、孙复、张景、宋祁、尹源、尹洙、石介、苏舜元、苏舜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都投入了这场运动，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这是“新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有力保证。

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一、它是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唐代中叶“古文运动”的直接继续和发展。一开始，便提出了“宗唐尊韩”的问题，穆修校印韩集、柳集，并亲自到相国寺出售，说“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17〕苏轼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功绩，是百世之师〔18〕。欧阳修从小就热爱韩文，乞得一部破旧的《韩愈文集》，视为珍宝，伴随终生。他将韩集补缀校订，作为从事“新古文运动”的作家们的学习材料，“韩文遂行于世”，经历三十多年，“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19〕！最终确立了“新古文运动”继承和发展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即所谓“道统”、“文统”），为“新古文运动”找到了方向和依据。

二、在文道关系上，“新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接受了韩、柳的观点并加以发展，主张文道并重，以道充文，先道后文。针对当时“西昆体”的弊病，他指出“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而文不难而自至也”〔20〕。在他们的手里，“道”更趋于平实，“文”更趋于平易。

三、“新古文运动”不但反对骈文，而且反对自皇甫湜以来的艰涩怪僻之文。欧阳修吸取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提倡写“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21〕的文章，他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22〕

欧阳修本人也正是这样做的。苏轼称他“其言简而明，信而通。”[23]韩琦评他“得之自然。”[24]

四、欧阳修还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的论点，进而提出了“穷而后工”[25]的论点，重视文学和现实的密切关系。

五、针对形式主义文风千篇一律的弊端，欧阳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要求作家要有个性特色以形成独特的风格。他说：“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26]这对鼓励众多的古文作家，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努力创作自己具有个性特色的作品，以形成各自独有的艺术风格，起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新古文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风格就是人。”[27]我们大家常说“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欧阳修等六大家就是各据个性特色并且形成各自独特风格的。

对欧阳修文章的总风格，苏洵评论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通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28]这段评论是精当的。欧阳修这种平易自然、纡余舒缓、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为宋代以后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欧阳修的这种风格体现在他的各体散文中。他的政论、史论、文论，有一定的战斗性，还有一部分记事、写景、抒情的文学散文，如《醉翁亭记》等，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艺术性较高。曾巩出于欧阳修门下，风格也最接近欧阳修。他发展了欧阳修从容舒缓、平易淡远的一面，作品的斗争性不及欧阳修、王安石那么强烈，但显得沉着稳重、古雅平正，而又委曲周全，布局严谨，层次井然，节奏舒缓，语言平实，给

人感到有轨迹可以遵循，最便于后学者学习，影响很大。至于明、清一些人学曾而不得法，将文章写得平庸枯燥，就不能归罪于曾巩了。

王安石是“新古文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主张文章要以适用为本，“有补于世”[29]。他的文章多是政治、学术论文，是他从事政治改革的产物。他的锋利劲峭的艺术风格，与他刚正不阿、坚定果断的政治改革家的风度是一致的。他的缺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即艺术性的作用，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苏轼批评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30]

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都是古文大家，并称“三苏”。苏洵师法孟子、韩愈，形成自己雄健苍劲的风格，其代表性的作品如《六国论》等，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苏辙发展了韩愈“气盛言宜”[31]的论点，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文章风格“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32]，其成就虽不如父兄，但也能独自树立，自成一家。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欧阳修死后，他是“新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文坛领袖。他的作品代表了“新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他的论文雄辩滔滔，气势纵横；他的记叙文挥洒如意，自由通脱，诗情画意，情景交融。他和欧阳修打破赋的格律，用古文的体裁写赋，取得了成功。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简直是优美的散文诗。苏轼对写文章有浓厚的兴趣，把它当作“世间乐事”，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33]苏轼一生，屡遭贬谪，仕途曲折，但写文章则顺心如意，无不畅达。

宋代“新古文运动”到了苏轼手里才算胜利完成。欧、苏领导的这次“新古文运动”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韩、柳所

倡导的“古文运动”到此才算真正战胜了骈文，得到了发展和巩固，从而建立了我国古典散文的传统。

## 四

“唐宋八大家”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其中有不少篇章，脍炙人口，历来被人传诵，至今还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基于这种认识，根据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结合的原则，本书选编了“唐宋八大家”文一百零八篇，多是各家的代表作品或广为流传的名篇，同时也照顾了各种文体。选文以韩、柳、欧、王为主，柳文的比重稍大。“三苏”，特别是苏轼，在八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限于篇幅，他们的文章入选的较少，拟另编“三苏”文选一册。八家的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每家的文章则分类排列；分类时参考了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分类办法，并加以合并、调整。注文力求准确，一般从详，部分虚词、句式也作了注释。入选文章悉从本集，据别本详加校勘，不一一注明。

本书是在张寿康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编选的，感激之情，无以名状。在编选过程中还得到李光家、臧克家、脩古藩、王泗原、蒋仲仁、余冠英、辛安亭、刘国盈、陈哲文、向锦江、李华、刘松涛、谭家健、魏明安等教授、专家和朋友的支持与指教，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诚恳的谢意。

八十高龄的王力教授为本书签题书名，特表示敬意和谢忱。

我的学识浅薄，水平很低，又缺乏编选、注释方面的经验，

书中的缺点、错误一定不少，热切地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牛宝彤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于北京

**【注 释】**

〔1〕见《北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2〕《颜氏家训·文章篇》。

〔3〕见《隋书》卷六六《李谔传》。

〔4〕李肇《国史补》卷中。

〔5〕韩愈《答李翊书》。

〔6〕韩愈《送孟东野序》。

〔7〕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见《全唐诗》卷三三六。

〔8〕见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9〕见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0〕见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11〕见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12〕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3〕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14〕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15〕见《徂徕石先生文集·祥符诏书记》和《续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16〕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称欧阳修为"今之韩愈"。

〔17〕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

〔18〕见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19〕见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

〔20〕见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

〔21〕欧阳修《答张秀才第二书》。

〔22〕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

〔23〕苏轼《六一居士集叙》。

〔24〕韩琦《欧阳公墓志铭》。

〔25〕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26〕欧阳修《与乐秀才第一书》。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

文中引用的一句法国成语。

〔28〕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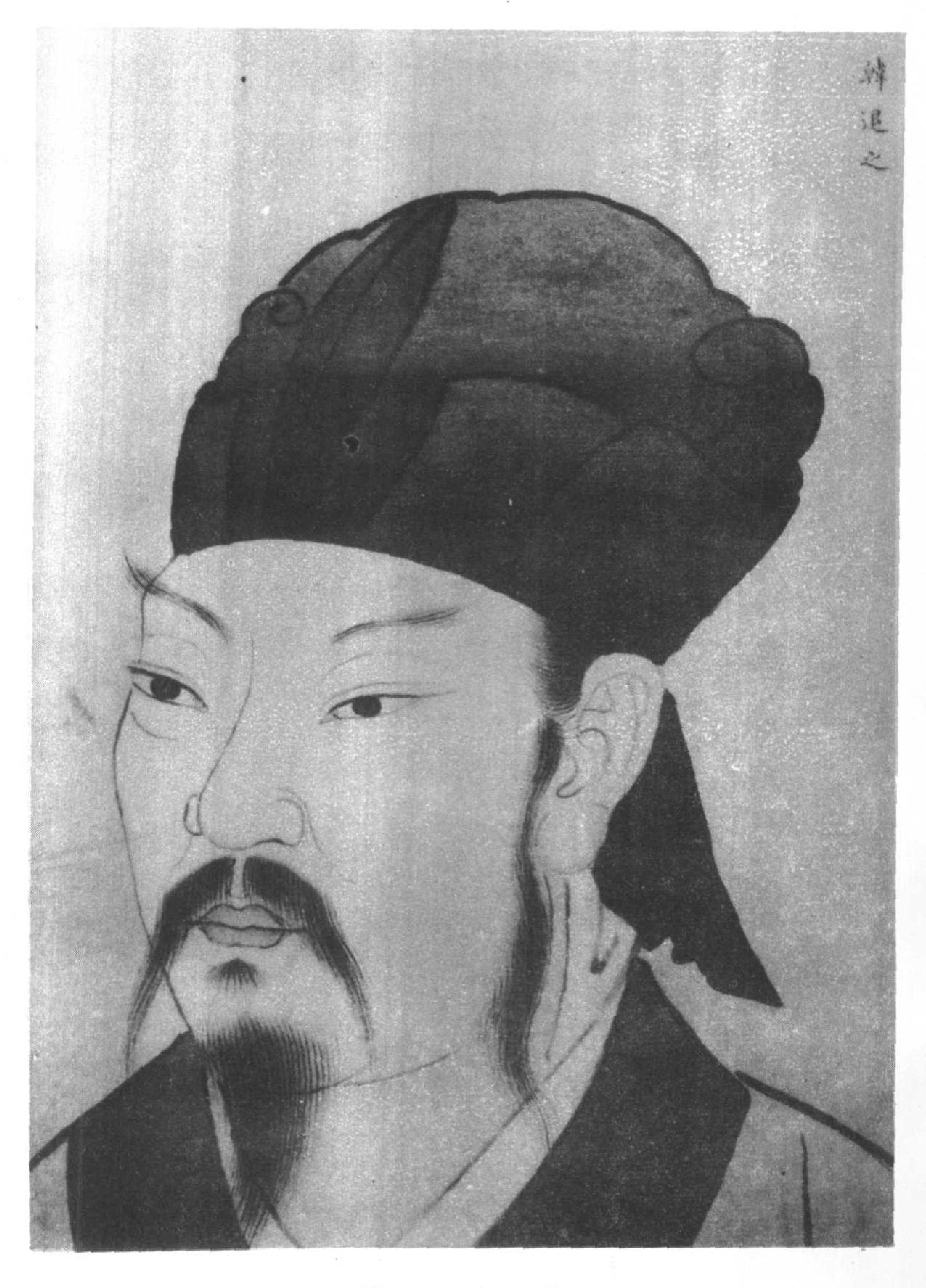
〔29〕王安石《上人书》。

〔30〕苏轼《答张文潜书》。

〔31〕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32〕见苏轼《答张文潜书》。

〔33〕苏轼《春渚纪闻》。




韩 愈 像

（据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复制）

# 目　录

唐·韩愈……（1）
原道……（3）
原毁……（13）
师说……（18）
杂说（四）……（23）
进学解……（26）
论佛骨表……（35）
张中丞传后叙……（40）
送李愿归盘谷序……（47）
送董邵南序……（52）
送孟东野序……（55）
答李翊书……（61）
毛颖传……（67）
画记……（72）
五坊小儿……（78）
柳子厚墓志铭……（80）
祭十二郎文……（89）
子产不毁乡校颂……（95）

唐·柳宗元……（99）
封建论……（101）

驳复仇议……………………………………………………(117)
天说……………………………………………………(123)
捕蛇者说……………………………………………………(128)
愚溪诗序……………………………………………………(134)
送宁国范明府诗序……………………………………………………(138)
送薛存义序……………………………………………………(142)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145)
与韩愈论史官书……………………………………………………(153)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161)
与友人论为文书……………………………………………………(165)
段太尉逸事状……………………………………………………(171)
种树郭橐驼传……………………………………………………(179)
蝜蝂传……………………………………………………(183)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185)
始得西山宴游记……………………………………………………(187)
钴鉧潭记……………………………………………………(191)
钴鉧潭西小丘记……………………………………………………(194)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198)
袁家渴记……………………………………………………(201)
石渠记……………………………………………………(204)
石涧记……………………………………………………(207)
小石城山记……………………………………………………(210)
全义县复北门记……………………………………………………(213)
零陵郡复乳穴记……………………………………………………(217)
永州铁炉步志……………………………………………………(221)
三戒……………………………………………………(225)

宋·欧阳修……(231)
朋党论……(234)
论《尹师鲁墓志》……(238)
尹师鲁墓志铭……(243)
六一诗话(选二)……(248)
《五代史·伶官传》序……(251)
《苏氏文集》序……(254)
《梅圣俞诗集》序……(259)
记旧本韩文后……(263)
送徐无党南归序……(267)
送曾巩秀才序……(271)
与高司谏书……(274)
答吴充秀才书……(281)
洛阳牡丹记……(285)
王彦章画像记……(290)
醉翁亭记……(296)
相州昼锦堂记……(300)
卖油翁……(304)
祭石曼卿文……(307)
秋声赋……(310)

宋·苏洵……(315)
六国论……(317)
送石昌言使北引……(323)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327)
张益州画像记……(333)

宋·曾巩……………………………………………………(339)
《战国策》目录序……………………………………(340)
《南齐书》目录序……………………………………(344)
寄欧阳舍人书…………………………………………(349)
越州赵公救灾记………………………………………(354)
墨池记…………………………………………………(360)

宋·王安石…………………………………………………(365)
取才……………………………………………………(368)
兴贤……………………………………………………(374)
太古……………………………………………………(377)
知人……………………………………………………(379)
张刑部诗序……………………………………………(381)
读《孟尝君传》………………………………………(383)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节选)…………………………(385)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392)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400)
与马运判书……………………………………………(404)
答司马谏议书…………………………………………(408)
答曾公立书……………………………………………(414)
答李资深书……………………………………………(417)
答曾子固书……………………………………………(419)
游褒禅山记……………………………………………(422)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427)
伤仲永…………………………………………………(431)
祭欧阳文忠公文………………………………………(434)

宋·苏轼……………………………………………………………(439)
留侯论……………………………………………………………(442)
教战守……………………………………………………………(446)
文说………………………………………………………………(451)
日喻………………………………………………………………(452)
书蒲永升画后……………………………………………………(456)
答谢民师书………………………………………………………(460)
方山子传…………………………………………………………(464)
喜雨亭记…………………………………………………………(467)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470)
石钟山记…………………………………………………………(474)
游兰溪……………………………………………………………(478)
记承天寺夜游……………………………………………………(480)
游白水……………………………………………………………(482)
赤壁赋……………………………………………………………(484)
后赤壁赋…………………………………………………………(489)

宋·苏辙……………………………………………………………(493)
上枢密韩太尉书…………………………………………………(494)
武昌九曲亭记……………………………………………………(499)
黄州快哉亭记……………………………………………………(503)

附：主要参考书目…………………………………………………(507)

# 唐·韩愈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自称“韩昌黎”。官至吏部侍郎，因称“韩吏部”。谥号“文”，因称“韩文公”。宋神宗（赵顼）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追封“昌黎伯”。《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

韩愈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少小而孤，跟着兄嫂生活。唐德宗（李适）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韩愈十九岁时离家到了京师，四次应试，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二十五岁时，才考中进士。十二年（公元796年），二十九岁时，到汴、宋、亳、颍州观察处置使董晋幕府，任观察推官。十五年（公元799年），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节度推官。十八年（公元802年），时年三十五岁，被擢为四门博士，第二年被拜为监察御史。这一年关中大旱，韩愈上疏请宽民徭役、除民租赋，触怒当权者，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令。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任国子博士，八年（公元813年）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九年（公元814年），为考功郎中，改考功知制诰，十年（公元815年）迁中书舍人，十二年（公元817年）七月，宰相裴度率军平淮西，任命韩愈为行军司马，平淮西有功，升刑部侍郎。十四年（公元819年），因上表反对迎佛骨，被贬为潮州（今广东省潮

安县）刺史。改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县）刺史，有善政。穆宗（李恒）即位（公元821年），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祭酒，擢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病死于长安靖安里第，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在思想方面，推崇儒道，排斥佛、老，是一个儒家的信奉者。

韩愈在文学上的最大功绩是提倡和领导了“古文运动”。他的古文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强调文道统一，“文以载道”。“道”，即孔孟之道，是内容，是对“文”起着决定作用的东西；“文”是载道的工具，是表现形式。其次，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著名论点，主张文章要创新。第三，提出“物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文章是作家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韩愈在领导“古文运动”中，不但有深刻的理论，而且有丰富的实践。他的古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论叙性的，一是议论性的。在记叙性的文章里，塑造了一些可贵的人物形象，采用了不少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蓝田县丞厅壁记》等都具有这些特点。在议论性的文章里，雄辩阔论，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形成了一种刚健雄肆，奥衍閎深，曲折奔放，笔力遒劲的独特风格，对当代及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的一位散文大师，他开创了一代文风。

韩愈的诗也很有名，能“以文为诗”，独树一帜。

韩愈的作品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本书所选韩文十七篇，均选自《昌黎先生集》（《四部备要》本），文字上参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校改，不一一注明。

# 原　　道[1]

博爱之谓仁[2]，行而宜之之谓义[3]，由是而之焉之谓道[4]；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5]。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6]。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7]。

老子之小仁义[8]，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9]，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10]，孑孑为义[11]，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12]。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13]，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14]，孔子没[15]，火于秦[16]，黄、老于汉[17]，佛于晋、魏、梁、隋之间[18]。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19]，不入于老，则入于佛[20]。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21]。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22]？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23]佛者曰："孔子吾

师之弟子也[24]。"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尔[25]。"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26]。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27]。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28]；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29]，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30]；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31]，土处而病也[32]，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33]，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34]，为之政以率其怠倦[35]，为之刑以锄其强梗[36]；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37]，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38]。"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

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39]。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40]"。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41]。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42]，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43]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44]。夏葛而冬裘[45]，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46]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47]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48]，将以有为也[49]。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50]，灭其天常[51]，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52]。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53]。"《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54]。"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55]！"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

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已[56]，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57]，死则尽其常[58]；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59]。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60]。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61]；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62]。由周公而上[63]，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64]，下而为臣，故其说长[65]"。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66]。人其人[67]，火其书，庐其居[68]，明先王之道以道之[69]，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70]。其亦庶乎其可也。"

【注 释】

〔1〕崇儒学，辟佛老，是韩愈一生始终不渝的主张，《原道》正是他这一主张的代表作。文章批评道家去仁义，返太古，不合"圣人之道"，斥佛教是"夷狄之法"；指出佛、道的信徒是"四民"之外的游民，是靠他人养活的寄生虫。据《释氏通鉴》所载，唐代的寺院约有四万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据《新唐书》记载，唐代道观有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士七百七十六人，女冠（女道士）九百八十八人，这是登记的数目，实则有一万来人。这些人不事生产，却占有大量土地、房产，又不纳税，不服役，享有特权。韩愈排斥佛、老，要他们返回"四民"，从事生产，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但本文出自一个封建官僚之手，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和阶级偏见，这是毫不足怪的。文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论辩有力，如波涛之汹涌，体现了韩文的一般特点。文题《原道》，意思是探求儒道的本原，这个"本原"就是

孔孟的“仁义”。原，推原其本，也就是推论、探求的意思。《汉书·薛宣传》颜师古注：“原，谓寻其本也。”凡是题目用“原”（如“原某”或“某原”）的文章，都属于议论文。清朝人姚鼐（nǎi）编《古文辞类纂》，把文章分为十三类，“论辩类（即议论文）”列为第一类。

〔2〕博爱之谓仁——博爱，爱所有的人，即韩愈所说的“一视同仁”（《原人》）。博，大。《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国语·周语》韦昭注：“博爱于人为仁。”

〔3〕行而宜之之谓义——依据当时的环境条件、人情事理做出最适当的行动，这就是义。行，行动，实践。宜，适宜，即合乎时宜，合于人情事理。《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孟子·离娄》：“义，人之正路也。”

〔4〕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从“仁义”出发，向前走下去，这条路就是道。由，从。是，指示代词，这，这里指“仁义”。之，动词，往。杨树达《词诠》：“之，关系内动词，往也。”焉，语助词。道，道路，道理，这里指儒家的仁义之道。《礼记·中庸》：“率性之谓道。”郑玄注：“循性行之之谓道。”又曰：“道，犹道路也。”

〔5〕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行仁义发自内心，自己心满意足，心安理得，不需要外界的任何帮助和安慰，这就叫德。《礼记·乐记》：“德者，得也。”《周礼·师氏》郑玄注：“在心为德。”

〔6〕仁与句——儒家的“仁”，“义”有固定的具体内容，所以说是“定名”。而道德则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即注入不同的内容，因而是“虚位”，即“空位”。定，固定，一定的。黄震《黄氏日抄》：“仁与义为道德，去仁与义亦自以为道德，故特指其位为虚。”

〔7〕故道句——君子之道，指有仁义的道。小人之道，指没有仁义的道。《易·泰·彖传》：“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凶德，恶德。吉德，美德。《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

〔8〕老子之小仁义——老子，即老聃（dān），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春秋时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吏（藏书室的史官），后来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老子》八十一章。《老子》：“大道废，有仁义。”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结构助词，用在主语、谓语之

间，使句子变成主谓结构。小仁义，把仁义的内容缩小了。小，缩小，用作动词，充当谓语。

〔9〕坐井而观天——守着井口观看井水所反映的一片蓝天，就认为天小了。比喻眼界狭小，见识不广。坐，守。《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门。"杜预注："坐，守也。"

〔10〕煦（xū）煦——和悦、柔顺的样子。这句是说仅仅对亲近的人如此，所爱不广博。

〔11〕孑（jié）孑——细小、拘谨的样子。

〔12〕其所句——《老子》又名《道德经》，分上下篇，上篇叫《道经》，下篇叫《德经》。其中论道德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意思是将道德归于无为自化，这与儒家的"仁义道德"完全不同，所以韩愈说"非吾所谓道"，"非吾所谓德"。"道其所道"，头一个"道"，用作动词，讲说的意思。"德其所德"，头一个"德"，也用作动词，同"得"。

〔13〕去仁与义——指《老子》："绝仁与义，民复孝慈。"的说法。

〔14〕周道衰——周平王东迁以后，渐趋衰微，政令不能全国统一。

〔15〕孔子没——没，同"殁"，死。孔子死后，诸子百家争鸣，就是儒家内部也不统一，分为八派之多。

〔16〕火于秦——秦始皇（嬴政）三十四年下令焚书，实行愚民政策。《史记·秦始皇本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送到）守尉杂烧之。"火，用作动词，焚。

〔17〕黄、老于汉——黄、老之学（道教）盛行于汉。黄、老，这里用作动词，指黄、老之学的盛行。黄，黄帝，姓公孙氏，名轩辕。传说他曾战胜炎帝、蚩尤，以武力统一中国。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初黄、老之学极盛。"《隋书·经籍志》："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

〔18〕佛于晋、魏、梁、隋之间——佛，佛教，这里用作动词，指佛教的盛行。晋朝大量翻译佛经，名僧法显著有《佛国记》行世。拓拔魏时，曾造大同龙门石窟佛像。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隋文帝杨坚时，民间佛经比儒家

的“六经”多数十倍。

〔19〕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是信奉杨朱的学说，就是信奉墨翟（dí）的学说。《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是周朝末年的情况。杨，杨朱，字子居，战国时代卫国人，著名的思想家，主张“为我”，著作已失传，其学说散见于《列子》、《孟子》、《庄子》等书。墨，墨翟，即墨子，鲁国人，早年当过木匠，后为宋国大夫，著有《墨子》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著名的哲学家，主张“兼爱”，和杨朱主张“为我”正相反对。

〔20〕不入于老，则入于佛——这是指汉、唐时的情况。

〔21〕入者句——主，奉作主人。奴，看作奴仆。附，附和。污，玷污，诬蔑。以上四字押韵，都是动词。

〔22〕孰从——即“从孰”。孰，谁。

〔23〕老者句——老者，尊奉老子学说的人。《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到）沛见老聃。”葛洪《神仙传》也有孔子师老子的记载。梁朝陶弘景干脆以孔子为“太极公”，位于老子之下，列入道家。

〔24〕佛者句——佛者，佛教徒。《清净法行经》：“佛遣三弟子震旦（即支那，指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子；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25〕为孔句——为孔子者，信奉孔子学说的人。为，动词，学习，信奉。习，听惯了。乐，乐于，赞同。诞，荒唐，奇怪。自小，自卑，贬低自己。吾师，儒者称孔子。另本“亦尝”后有“师之”二字。

〔26〕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求端讯末，追问始末，探求全面，考察原委的意思。端，开始。讯，问。《说文》：“讯，问也。”

〔27〕古之句——《春秋穀梁传·成公六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今之为民者六，《韩集三百家注》孙良臣曰：“士、农、工、贾（gǔ）、加佛、老为六。”古之教者，指儒教，即“士”。处其一，在古之四民中居其一。今之教者，指佛教、道教与儒教并立而争夺领导权。处其三，在今之六民中居其三。

〔28〕资焉——以资生存。

〔29〕相生养之道——互相依赖维持生存生息的方法和规律。

〔30〕中土——指中原地带。

〔31〕木处而颠——木处，在树上架巢而居。处，居住。颠，覆，倒翻。

〔32〕土处——住在洞穴中。

〔33〕赡其器用——赡，供给，充分供应。器用，工具。

〔34〕为之乐（yuè）以宣其湮（yān）郁——乐，音乐。宣，宣泄，抒发。湮郁，同"抑郁"，情志抑塞郁闷。

〔35〕怠倦——懒惰。

〔36〕强梗——横暴凶猛。《方言》："梗，猛也。"

〔37〕符玺斗斛（hú）权衡——符，信符，凭证。《说文》："符，信也。"玺，玉制的印信，古代一般人通用，秦以后为帝王专用。《说文》："玺，王者之印也。"斗，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宋朝开始，五斗为一斛。权，称砣。衡，称杆。

〔38〕圣人句——引文见《庄子·胠箧》。老、庄是同一学派，所以韩愈反对老子时，引出庄子的话一并批驳。

〔39〕诛——责罚。《广雅·释诂》："诛，责也。"一说，诛，杀也。

〔40〕今其句——其法，指佛法。而，同"尔"，你。佛教规定，僧人见皇帝不拜，弃世出家，不娶妻，不生养。

〔41〕清净寂灭——清净，佛教称远离罪恶与烦恼为"清净"。寂灭，梵语"涅槃"的音译，即佛教所指的"最高境界"。《无量寿经》："超出世间，深乐寂灭。""寂灭"即"熄灭"，后世也称僧人逝世为"涅槃"。

〔42〕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

〔43〕周公——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古代"圣贤"。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治国有方。

〔44〕帝之句——意思是，古代尧、舜等称帝，禹、汤等称王，名号不同，但作为有功德的圣人，则是相同的。

〔45〕夏葛（gé）而冬裘（qiú）——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衣。《韩非子·五蠹》："冬日麑（ní，小鹿）裘，夏日葛衣。"葛，一种植物，纤维可织布，这里指穿葛布衣，用作动词。裘，皮衣，这里指穿皮衣，用作动词。

〔46〕今其句——其言，指老子之言。《老子·恩始》："为无为，事无事。"主张返回太古原始时代。曷，何，为什么。太古，远古时代。

〔47〕传曰句——传，即"经传"，解释经义，传示后人的书。这里指《礼记》。引文见《礼记·大学》。郑玄注："明明德，显明其至德。"

〔48〕然则——既然如此，那么。

〔49〕有为——有所作为。

〔50〕外——用作动词，遗弃。

〔51〕天常——天伦，指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

〔52〕孔子句——夷，古代汉族对东方少数民族的通称，这里泛指外族或外国，含有鄙视、侮辱的意思。后一个"夷"，意为"当作夷人看待"，用作动词。中国，指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国家。后一个"中国"，意为"当作中国人看待"，用作动词。

〔53〕《经》曰句——《经》，儒家的经典著作，这里指《论语》。引文见《论语·八佾（yì）》。邢昺"疏"："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狄，古代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这里也泛指外族或外国。诸夏，义同"中国"。亡，通"无"。

〔54〕《诗》曰句——《诗》，指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引诗见《诗·鲁颂·閟宫》。戎（róng），古代汉族对西方少数民族的通称，泛指时用如"夷"、"狄"。膺（yīng），抵挡，打击。荆，楚国。舒，楚的附属小国，在今安徽省舒城地区。周朝把荆、舒当作夷、狄看待。惩，罚。

〔55〕几何其胥（xū）而为夷也——这岂不是很多人都要去做夷人了吗？几何，若干，多少。其，同"岂"。胥，通"与"，相与，皆。《方言》："胥，皆也。"

〔56〕以之为己——用先王之教治己之身。以，介词，用。之，代词，指"先王之教"。为，动词，治。己，自己，自身。

〔57〕得其情——合乎情理。

〔58〕尽其常——过完常人的岁月，终其天年。

〔59〕郊焉句——郊，城外地区。古代天子祭天在南郊，所以称祭天为"郊"。假（gé），通"格"，来临。庙，在宗庙里祭祖。人鬼，指死去的祖辈。飨，同"享"，享用，吃。

〔60〕向——以前，往昔。

〔61〕孟轲——即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受学于孔子的门人，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

著有《孟子》。

〔62〕荀与句——荀，荀卿（约公元前298——前238年），即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赵国人，被称为战国后期的儒家大师。曾游学于齐，齐人嫉之，向齐王进谗言，荀卿逃到楚国，楚相春申君任用他为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令。春申君死后，荀卿罢官，发愤读书，著有《荀子》。死于兰陵。扬，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著名的辞赋作家和学者，著作除《解嘲》等赋外，还有《法言》、《太玄》、《方言》等。焉，语气助词。

〔63〕由周公而上——指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

〔64〕由周公而下——指孔子、孟子。

〔65〕长——流长，流传的意思。

〔66〕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止，那么儒家的圣人之道就不得流行。

〔67〕人其人——把道士僧尼变成自食其力的人。人，本应是"民"，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而改用。第一个"人"，用作动词，使其成为……人。第二个"人"，是名词，指道士、僧尼。

〔68〕庐其居——把寺观庙宇变成民用住房。庐用作动词，使其成为……庐。其居，指道士僧尼的寺庙观庵。

〔69〕道之——教导他们。道，同"导"。

〔70〕鳏（guān）寡孤独——《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这）四者。"

# 原　　毁[1]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2]。重以周，故不怠[3]；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4]，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5]，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6]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7]。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8]；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9]；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10]是不亦责于己者重以周乎[11]！其于人也[12]，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13]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14]。一善，易修也[15]，一艺，易能也[16]，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17]，其责人也详[18]，其待己也

廉[19]。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20]。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21]，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22]！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23]；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24]。"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25]。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26]！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27]。怠者不能修[28]，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29]。尝试语于众曰[30]："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31]，必其人之与也[32]；不然[33]，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34]。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35]，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36]。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矣[37]！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38]！

**【注 释】**

[1]原毁，即论毁谤。毁，毁谤。本文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方法，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作对比，深刻地分析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原因，同时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这对上层社

会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排挤倾轧非常激烈的中唐之世来说，无疑是切中时弊的。文中所讲的道理（如责己严，待人宽等）在今天，对我们仍是有启发、有意义的。韩愈喜用排句，在排句中仅更易几字，文意便迥然不同，而且一层紧似一层，层层向前推进。这也是韩愈的特长和韩文的特色之一。

〔2〕古之句——责己，责备和要求自己。也，助词，用在句中表示停顿，类似"啊"。重，严格。以，连词，而。周，全面、周到。轻，宽容。约，简，简要，少。这句话本于《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朱熹《论语集注》："责己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文章一开头就从正面立意，《古文观止》："二语是一篇之柱"。

〔3〕怠——怠慢，怠惰。

〔4〕闻古之人有舜者——听说古人中有个叫"舜"的。舜，虞舜，传说中远古时代的贤王，这里用以作为古代圣贤的代表。

〔5〕求其所以为舜者——探讨舜所以能够成为"舜"这样的圣人的道理，意思是，研究一下舜的优点。求，探求、研究。

〔6〕彼，人也句——彼，他，指舜。予，我。是，指示代词，这样。这句话出于《孟子·滕文公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离娄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

〔7〕早夜句——早夜，早上，晚上，一天到晚。思，思考，考虑。去，去掉。其，指示代词。那，那些。就，动词，追求，靠近。者，者字结构，"……的地方"。

〔8〕闻古句——周公，详见《原道》注〔43〕，这里用以作为古代圣贤的代表。多才与艺人也，多才多艺的人。才，才干。与，连词，和。艺，技能。

〔9〕后世无及——后代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的。

〔10〕是人句——是人，这个人，指"古之君子。"乃，却。病，毛病，缺点。

〔11〕是不亦——这不就是……。

〔12〕其于人也——他对待别人。其，第三人称代词，他，代"古之君子"。于，对于，对待。

〔13〕彼人句——那些人能有这些优点，这就够得上一个好人了。是，指示代词，这。良人，好人。善是，擅长做这些（事）。艺人，有技能的人。

〔14〕取其句——取他的一点（长处），不要求他再有第二点；只就他的现在（的表现）看，不追究他的过去。即，接触到，这里相当于“就……看”。新，新近的（表现）。旧，过去的（表现）。恐恐然，惶恐的样子，这里是担心、谨慎小心的意思。惧，害怕。不得为善之利，得不到做好人好事的益处。

〔15〕易修——容易做到。

〔16〕易能——容易学会。

〔17〕则不然——就不是这样。

〔18〕详——全面、周到。

〔19〕廉——低，少。

〔20〕故自取也少——所以自己得到的少。

〔21〕欺于心——在心里自欺。

〔22〕已——表示程度的副词，太，甚。不当“已经”讲。下文“已详乎”的“已”，同此。

〔23〕其人不足称——他这个人（的人品）不值得称赞。

〔24〕其用——他的作用（本领、才能）。

〔25〕举其句——举，举出。其，第三人称代词，他。计，估计，考虑。图，谋，考虑。闻（wèn），名词，声誉，名望。

〔26〕夫是句——夫（fú），句首语助词，也叫“发语词”，用于句首，引起下文。是之谓，这就叫做。待，对待，要求。望，希望。尊己，尊重自己。

〔27〕虽然句——虽然，虽说这样。为是者，这样做的人。有本有源，有根源。怠，懈怠，懒惰。忌，妒忌。

〔28〕修——进修，学习，求上进。

〔29〕尝——副词，曾经。

〔30〕语于众——说给大家。对大家说。语，动词，说。

〔31〕其应（yìng）者——那些附和的人。其，指示代词，那。应，响应，附和。

〔32〕与——名词，党与，朋友。与下文“不与同其利者也”中的“与”不同。

〔33〕不然——不是这样。然，代词，代“其人之与”。下一个“然”，代

“其所疏远”。“其所疏远”、“则其畏也”中的“其”，指示代词，指代“应者”。下文第二次出现的“其所疏远”、“则其畏也”中的“其”，指“不应者”。

〔34〕不若句——不若是，如果不是以上所说的这三种关系。强者，强硬的人。必，一定。怒于言，在言词中表现出愤怒。懦者，软弱的人。怒于色，在脸色上表现出愤怒，而不敢说出来。

〔35〕说——同“悦”，高兴。

〔36〕事修——事情办好了，指有了成绩。修，治理。谤兴——毁谤就发生了。

〔37〕士之句——望，希望。光，显明、昭著。行，畅行，不受阻碍和破坏。难已，可真难了。已，同“矣”，相当于“了”。

〔38〕将有句——居上位而想有所作为的人（指当权者），如果得到我说的这些道理，并且牢记它，他的国家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吧。存之，牢记它。其，第三人称代词，他的。几（jī），差不多。理，同“治”，治理，安定。唐人为了避讳唐高宗李治的名字，用“理”字代替“治”字。欤（yú），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带有推测、估计的语气，相当于“吧”。

# 师　　说[1]

古之学者必有师[2]。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3]。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4]？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5]，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6]；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7]？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8]。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10]。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11]。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12]，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13]，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14]。小学而大遗[15]，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16]。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17]。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18]。"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19]。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20]。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21]！

圣人无常师[22]。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23]。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24]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25]，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26]，皆通习之。不拘于时[27]，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28]。

【注　释】

[1]这是一篇论述从师之道的论文。其中心论点是提倡"尊师重道"。韩愈的"道"，是孔孟的儒道。韩愈提倡"尊师"，正是因为"师"肩负着传道的任务。但是，当时的世俗却不以为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可见韩愈是反抗当时社会上耻于相师的"流俗"的。韩愈"尊师重道"的主张，在当时攘斥佛老，冲击流俗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今天，也是可以借鉴的。文中提到"人非生而知之"，对儒家"天命观"有所悖谬；提出"无常师"的问题，说下等人也有上等人可学之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提出教育者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等，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韩愈极力宣扬孔孟之道、蔑视劳动人民，则是其剥削阶级的偏见。本文在写法上也是有特点的。作者既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既正面立论，又反面批驳；文字精练，说理透彻，托物取譬，对比鲜明，是一篇有名的论说文。师说，论说从师的道理。说，文体的一种，以议论为主，也可以通过记叙发表议论，属于论说文。

[2]古之句——古，古代，指魏晋以前的时代。学者，探求学问的人，与通常说的"学者（学有专长的人）"不同。者，附在动词"学"的后面，

组成名词性的结构，通常叫作“者字结构”，相当于“……的（人）”。

〔3〕师者句——“……者，……也”，古汉语中的判断句式。在主语后面用语气助词“者”表示提顿，句末用语气助词“也”来帮助判断，相当于“……是……”。所以，相当于“用来……的”，或“……的凭藉”，与现代汉语中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连词“所以”不同。受，同“授”。

〔4〕人非句——生而知之，人生下来就有知识、懂道理，这是儒家的“天命观”、“天才论”。语出《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之，代词，它，指知识和道理。孰，谁。

〔5〕其为惑也——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其，指示代词，那些，指疑难的问题。也，语气助词，用在句中，表示提顿，相当于“啊”、“呀”。

〔6〕生乎句——“吾前”后面省略“之人”或“者”(……的人)。乎，用如“于”，介词，在。“生乎吾后”的“乎”同此。闻，听到，懂得。固，本来，确实。先乎吾，比我早。乎，用如“于”，介词，比。师之，即“以之为师”，师，名词，用作动词，有“以……为师”的意思，是意动用法。

〔7〕，吾师句——师道，以有道者为师并从而学道。师，用作动词。下文“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师道”，指从师求学的风尚。庸知其，哪管他。庸，岂，哪里。知，知道，识别。年，这里指生年。之，结构助词，无意义。

〔8〕是故句——是故，因此，所以。无，无论，无所谓。所存，即“存所”，存在的地方。

〔9〕古之句——出人，出人头地，超过一般人。犹且，尚且，还。众人，一般人。下，低下，不如。

〔10〕是故句——所以圣人更加圣明，愚人越发愚昧。前一个“圣”指上文“古之圣人”，后一个“圣”是圣明、贤能的意思。前一个“愚”指“今之愚人”，后一个“愚”是愚昧的意思。益，更加，越发。

〔11〕爱其句——择，挑选。于其身，对于他自身。身，自身，自己。耻师，以从师为耻。惑矣，糊涂啊！

〔12〕习其句读（dòu）——学习书中的文句。读，名词，句子中需要稍加停顿的地方。句读，即“句逗”，亦作“句投”。《文选·笛赋》：“察变为句投。”李善注：“逗，止也。‘投’与‘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读”、“投”、“逗”都是“丶”的借字。《说文》：“丶有所绝止而识之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今诵读书点其句读，亦其一端也，句者，

└而止之，读者，、而留之，是也。”句读，在新式标点中，用“。”“，”表示。

〔13〕句读之不知——即“不知句读”。之，助词，用在前置宾语和动词谓语之间，帮助宾语提前。下文“惑之不解”同此。

〔14〕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从师（指不知句读者）。有的不从师（指不能解惑者）。不，同“否”。

〔15〕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方面却丢了大的方面。小，指“句读之不知”。大，指“惑之不解”。

〔16〕巫医句——巫，古时从事降神召鬼等迷信活动的人。医，医生。乐师，以歌唱、奏乐为职业的人。百工，各种手工业者。相师，相互学习。师，动词。

〔17〕士大句——族，类，辈，集团。云者，相当于“……什么的。”

〔18〕彼与句——年相若，年龄差不多。相若，相似。官盛，官大。盛，大。

〔19〕复——恢复。

〔20〕不齿——不与同列。表示极端鄙视。齿，并列，收录。

〔21〕今其句——其，代词，他们。第二个“其”，助词，哪里，表示测度的语气。乃，竟。及，达到，够得上。欤，助词，啊，表示感叹的语气。

〔22〕常师——固定的老师。

〔23〕孔子句——师，动词“以……为师”。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一带）的国君。子，子爵，春秋时贵族封爵的第四等。郯国是子爵之国，所以称其国君为“郯子”。孔子向他请教过官职的名称。《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苌（cháng）弘，另本作“苌宏”，周敬王的大夫，孔子向他请教过关于音乐的事，见《孔子家语·观周》。师襄（xiāng），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师，乐师。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见《史记·孔子世家》。老聃（dān），就是老子，详见《原道》注〔8〕。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史记·老子伯夷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24〕三人句——语见《论语·述而》。原句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引文稍有变动。

〔25〕专攻——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26〕六艺经传（zhuàn）——六经的经文和传文。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儒家经书。其中《乐》无书，实际上是“五经”。传，解释经书的文字。

〔27〕不拘于时——不受时俗的拘束和限制。时，时俗，即当时耻于相师的不良风气。

〔28〕余嘉句——嘉，嘉奖，赞许。古道，古人从师之道。贻（yí），赠送。

# 杂　　说[1]（四）

世有伯乐[2]，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3]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4]。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5]。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6]？策之不以其道[7]，食之不能尽其材[8]，鸣（之）而不能通其意[9]，执策而临之曰[10]："天下无马！"呜呼[11]！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12]！

**【注　释】**

〔1〕这篇杂文，是《杂说》的第四篇。文中说的是千里马的遭遇，但实际上说的是当时统治集团压抑人才和贤能之士的怀才不遇。作者借以感叹自身大材小用、屈居人下的处境。全文仅有一百五十余字，却写得波澜曲折，而又寓意深刻；字里行间充满感情，饱蕴委曲，实为情文并茂的精品。

〔2〕伯乐（lè）——神话传说中掌管天马的星名。春秋秦穆公手下有个名叫孙阳的人，擅长相（xiàng）马，所以人们就称他为伯乐。

〔3〕而——连词，可是，表示转折关系。

〔4〕故虽句——故，连词，所以，因此。虽，连词，即使，纵然，表示退让一步。名马，这里指千里马。只（zhǐ），副词，只有，仅有。辱，辱

没，忍辱受屈。奴隶人，马夫，仆役，即下文的“食马者”。骈（pián）死，并列而死。指千里马白白被埋没而死的不只一匹。槽枥（lì）之间，槽和枥中间，指马厩（jiù）里。槽，食槽，是喂马的器具。枥，马棚。以，介词，用。称，称呼（它）。一说，著称。也，语气助词，用在句末，表示判断语气。

〔5〕马之句——之，助词，在这里的作用是，使“马”的定语“千里”后置，并且加以强调。者，助词，表示语气的停顿。一食，一顿料。食，名词，食物。或，无定代词，有时。尽，完，这里是吃完。石（dàn，古代读shí），量词，十斗。食（sì）马者，喂马的人。食，同“饲（sì）”，动词，喂养。“而食”的“食”同此。者，者字结构“……的人”。其，它，代词，代千里马。而，连词，连接动词和它的修饰语，表示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也，语气助词，用在句末，表示一般的陈述语气。

〔6〕是马句——是，指示代词，这。也，语气助词，用在句中，表示语气的停顿。食，动词，吃。外见，表现在外。见，同“现”。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朱熹《考异》：“今按：‘且’字恐当在‘等’字下。”即“欲与常马等且不可得”，意为，要同平常的马一样尚且办不到。且，副词，犹，尚且。等，等同，一样。安，疑问代词，何，怎么。“千里”，至此已出现七次，《古文观止》：“千里二字，凡七唱，感慨悲婉。”也，语气助词，用在句末，表示疑问语气。

〔7〕策之不以其道——即“不以其道策之”，不按照使用千里马的方法使用它。省略主语“食马者”。策，马鞭，这里用作动词，鞭策，驱使。之，代词，它，指千里马。下文“食之”的“之”同此。以，介词，用，按照，根据。道，正道，这里指使用千里马的正确方法。

〔8〕食之不能尽其材——喂千里马，不能满足它的食量。省略主语“食马者”。尽，尽量，满足。材，马的食料。

〔9〕鸣（之）而不能通其意——马鸣叫而饲马的人不能通晓它的心意。“鸣”前省略主语“马”，“不能通”前省略主语“食马者”。鸣，鸣叫，可以理解为“不平之鸣，”“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之，疑是衍文（即多出来的字）。而，连词，其作用是把“鸣”和“不能通”两方面的动作连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分句与上面“策之……”“食之……”两个分句在结构上是不同的。作者用词很讲究。

〔10〕执策而临之——手执马鞭，面对千里马。执，握，拿。临，面对，

靠近。

〔11〕呜呼——语气词，表示惊叹，相当于"唉"，是作者由衷的悲叹。

〔12〕其真句——"其……其……"，相当于"是……还是……"，表示选择的句式。真，副词，果真，下一个"真"是名词，实在，真的。邪（yē）和下句的"也"都同"耶"，语气助词，表示疑问或感叹相当于"呢"。一说，头一个"其"，通"岂"，难道；第二个"其"，是用在名词前的指示形容词，那。头一个"真"，副词，果真。第二个"真"，名词，真象，真实情况。全句意思是：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那真实情况是有千里马而不认识它啊！

# 进　学　解[1]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2]，招诸生立馆下[3]，诲之曰[4]："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5]。方今圣贤相逢[6]，治具毕张[7]。拔去凶邪，登崇俊良[8]。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9]。爬罗剔抉[10]，刮垢磨光[11]。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12]？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13]；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14]。"

言未既[15]，有笑于列者曰[16]："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17]。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18]，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19]；纪事者必提其要[20]，纂言者必钩其玄[21]；贪多务得[22]，细大不捐[23]；焚膏油以继晷[24]，恒兀兀以穷年[25]。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26]，攘斥佛老[27]；补苴罅漏，张皇幽眇[28]；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29]；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30]。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31]，含英咀华[32]。作为文章，其书满家[33]。上规姚姒[34]，浑浑无涯[35]，周诰殷盘，佶屈聱牙[36]，《春秋》谨严[37]左氏浮夸[38]，《易》奇而法[39]，《诗》正而葩[40]，下逮《庄》

《骚》[41]，太史所录[42]，子云、相如，同工异曲[43]。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44]。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45]。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46]，动辄得咎[47]。暂为御史，遂窜南夷[48]。三年博士[49]，冗不见治[50]。命与仇谋，取败几时[51]。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52]！”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53]。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54]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55]。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56]；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于楚，废死兰陵[57]。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58]！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59]。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60]？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61]。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62]。

**【注 释】**

〔1〕本文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即韩愈第二次作国子博士的第二年。韩愈曾多次揭露当朝弊政，屡次遭贬。但自视才高而居人下，很不得志。本文意在指责当时执政的宰相不识贤与不肖，对自己大材小用。但不直说，而是巧妙地通过国子先生和诸生的对话，借诸生的口，来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委曲和怨忿。而自己却以国子先生的身份，心平气和地解说、辨析。进学解，对进学的辨解。进学，使学有所进益。进，进益，求进步。学，指文中说的“业”、“行”两个方面。解，解说，辨析。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与“原”、“说”等都归属于论辨类，是论说文。但本文实际上是赋，实属辞赋类。写法上仿汉赋作家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子云（扬雄）的《解嘲》，多用韵语。清人沈德潜说：“盖用韵语则铿锵作金石声也。”

〔2〕国子先生——是对国子博士这个官职的称呼，这里是自称。唐朝的国子监是主管国家教育政令的，下设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七个学，各学都设博士，如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等。国子学和太学在唐代是分开的，韩愈是国子博士，“晨入”的“太学”应是“国子学”。但是，唐代的国子学相当于古时的“太学”，这里沿用以前的习惯说法，所以说“晨入太学”。

〔3〕诸生——各位学生。诸，众，许多。馆——学舍。

〔4〕诲（huǐ）——教训。之——代词，指诸生。

〔5〕业精句——业，学业。精，精进。荒，荒废。行，德行。成，就功，成就。毁，败坏。随，因循，随便，要求不严。成语“行成于思（意思是行动、作事成功是由于深思熟虑）”，源出于此。

〔6〕圣贤——圣主、贤臣。这是作者颂扬当时君臣的说法。

〔7〕治具毕张——治具，法令。《史记·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治之清浊之源也。”毕，完毕，完全。张，举，其反意是“废弛”。

〔8〕拔去句——拔去，拔掉除去。凶邪，指行凶作恶的人。登崇，提拔、推崇。俊良，指有德有才的人。

〔9〕占小句——占小善者，有些优点的人。占，有。率，大都。以，同“已”，已经。录，录用。名一艺者，有一技之长的人。名，说得上，即“有”的意思。庸，录用。

〔10〕爬罗剔抉——指搜罗选拔人才。爬，梳，整理。罗，搜罗。剔，挑选，区别。抉，抉择。

〔11〕刮垢磨光——比喻造就人才。刮垢，刮去污垢。

〔12〕盖有句——大概有（学问不够，才能不高）侥幸被选拔录用的，谁说人才多，学问博而不被选用的呢？意思紧紧承接上句。盖，发语词，有“大概”的意思。幸，侥幸。孰云，谁说。扬，显扬，这里作“选用”讲。

〔13〕诸生句——患，怕。有司，指官府、官吏。官职有专司，故称“有司”。不明，看不清。

〔14〕公——公正，公平合理。

〔15〕既——完毕。

〔16〕有笑于列者——有在诸生行列中发笑的人。有……者，相当于“有……的人”。于，介词，在。列，指诸生站立的行列。

〔17〕弟子句——弟子，徒、学生。事，动词，侍奉，跟着先生学习。于，到。兹，今，现在。有年矣，有好几年了。

〔18〕吟于六艺之文——吟，诵读。于，介词，对于。六艺，见韩愈《师说》注〔26〕。之，助词，的。

〔19〕披于百家之编——披，翻阅。百家，指先秦的诸子百家。编，名词，书籍，著作。

〔20〕纪事者必提其要——阅读记事的书，一定提出、记下其中的纲要。纪，同“记”，另本作“记”。者，者字结构，“……的书”。其，代词，指代“纪事者”。

〔21〕纂（zuǎn）言者必钩其玄——纂言者，立论的书。纂，编辑。钩，探索。其，代词，代“纂言者”。玄，幽远、深奥。这里用作名词，指幽深的含义。

〔22〕贪多务得——贪，爱好、追求。务，务必。得，得到。

〔23〕细大不捐——无论大小，都不放弃。细，小。捐，放弃。

〔24〕焚膏油以继晷(guǐ)——焚，点燃。膏油，蜡烛。膏，油脂。以，介词，用来。晷，日影，这里指太阳光。这句是说，勤奋读书，夜以继日。

〔25〕恒兀（wù）兀以穷年——恒，经常，长久。兀兀，劳苦。以，连词，用法同“而”。穷年，终年。一年中每天都这样做。

〔26〕抵排异端——排斥非儒家的思想。抵排，抵制，排斥。封建统治者

以儒家为正统，视非儒为“异端”。

〔27〕攘斥佛老——反对佛教和道教。攘斥，反对，排斥。老，老子，这里指道教。韩愈曾反对佛教，上《论佛骨表》，被贬为潮洲刺史。

〔28〕补苴（jū）罅（xià）漏，张皇幽眇(miǎo)——弥补（儒家学说）缺漏的地方，阐明和发扬（儒家学说）幽深精微的地方。苴，塞在鞋里的“荐”，俗称“衬”，用以垫鞋底，引申为填塞。这里用作动词，也是“补”的意思。罅，裂，孔隙。张皇，发扬、扩大。幽，深。眇，微小。

〔29〕寻坠句——寻，寻求。坠，落，失传。绪，前人没有完成的功业，指古代圣贤相传的道统。韩愈认为，这个“道”从尧舜一直传到孟子，孟子死后就“不得其传”了，“绪”“坠”了（参见《原道》)。茫茫，长远的样子，是形容“坠绪”的，即“坠绪”的定语，“之”在这里的作用，是将中心词强调提前，将定语后置。独，独自。旁，各方面，广泛。绍，绍述，承继。

〔30〕障百句——意思是阻止江河旁流，力挽狂澜，使百川东流归海。这是说使百家都归一于儒。障，堤，这里用作动词，防堵。东之，使之向东流。东，这里是使动词。之，代词，代百川。回，扭转。狂，猛烈。于，介词，在。既，已经。

〔31〕沉浸酖郁——沉浸在浓厚的香味之中。比喻深入领会书籍的深义。酖，通“浓”。郁，香气很盛。

〔32〕含英咀(jǔ)华——口中含着、咀嚼着英华(比喻典籍的精华)。英、华，都是花儿，借指文章的精华。成语“含英咀华”，源本于此。

〔33〕作为句——作、为，动词，写作，写成。其书，写的那些文章。其，指示代词，那些。满家，家里都放满了，极言文章之多。

〔34〕上规姚姒——规，动词，取法。这个动词所管，一直到“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句子很长。“规”，动词作谓语，以下七个成分（内含典籍和作者凡十三），都是“规”的宾语。姚姒，虞舜(姓姚)和夏禹（姓姒）。这里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

〔35〕浑浑无涯——深远无穷。是说《虞书》、《夏书》的风格。浑浑，深广的样子。

〔36〕周诰——《周书》中《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篇的总称，这里代表《周书》。殷盘——《尚书》中的《盘庚》，这

里代表《商书》。佶（jié）屈聱（áo）牙——形容文句艰涩生硬，读起来不顺口。

〔37〕《春秋》谨严——《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一部史书，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前481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这部编年史，言简意赅，往往一字褒贬，故称“谨严”。

〔38〕左氏浮夸——左氏指《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时鲁国史学家左丘明用事实解释《春秋》的著作。《左传》记事详细，故说“浮夸”。（与现代汉语中含贬义的“浮夸”不同）。浮夸，夸张。

〔39〕《易》奇而法——《易》、《易经》，古代占卦的专著。奇，变化奇妙。法，法则，规则。

〔40〕《诗》正而葩——《诗》，《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正，无邪，指《诗经》的思想内容好。《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葩，名词，花。这里用作形容词，华丽的意思，指《诗经》的辞藻。

〔41〕下逮《庄》《骚》——逮，及、到。《庄》，《庄子》。《骚》，《离骚》。

〔42〕太史所录——大史公司马迁所记录的，当指《史记》。

〔43〕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子云，扬雄，字子云。详见《原道》注〔62〕。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汉武帝时成都人，著名辞赋作家，著有《上林赋》等。同工异曲，同样技巧，却演奏出不同的曲调，这里是说不同人的辞章，具有同样的造诣，各具特点。工，技能技巧。成语“同工异曲”或“异曲同工”，源出于此。多指方法不同，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44〕先生句——可谓，可以说是。宏其中而肆其外，指文章的内容博大，形式多样，文辞奔放。宏，动词，大。其中，它的内容。其，代词，它，代文章。“其外”的“其”同此。中，用作名词，指文章的思想内容。肆，动词，放。外，用作名词，指文章的文辞等形式。

〔45〕少始句——少，少年时代。敢为，作为，实践。长，长大。通，贯通。方，道理。左右，或左或右，指代各个方面。具，全，都。宜，合适、相宜。

〔46〕跋前踬（zhì）后——形容行动不能自由。《诗经·豳（bīn）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zhì）其尾。”《说文》引作“载踬其尾。”踬、

疐，互文，被绊倒。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老狼有胡（老狼颔下的悬肉），前进就踩着它的胡，后退就踏在它的尾巴上，进退两难。跋，践踏。

〔47〕动辄（zhé）得咎——每做一件事，总是获罪或受到责备。含有处境困难，常遭人无理指责的意思。辄，总是，就。咎，罪过。成语“动辄得咎”，源出于此。

〔48〕暂为御史，遂窜南夷——韩愈曾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一度为监察御史，因上书得罪，被贬为阳山（今广东省连县）令。暂，短时间。为，动词，做。窜，贬逐。南夷，南方边远地区。

〔49〕三年博士——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四年，共做了三年国子博士。

〔50〕冗（rǒng）不见（xiàn）治——冗，闲散。见，同“现”，表现，显露。治，功绩。

〔51〕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命运注定老跟仇敌打交道，不时受到挫败，贬斥。谋，打交道，发生关系。

〔52〕头童句——头童，头秃了。童，山无草木，即秃山，引申为秃。齿豁，牙齿掉落，齿列上出现豁口。写韩愈未老先衰。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竟死，直到死。竟，终。裨，补益。而，连词，表示转折，相当于“却”。为（wéi），助词，表示疑问。相当于“呢”。

〔53〕先生句——吁（xū），叹词。杗（máng），梁。桷（jué），方椽。欂（bó），壁柱。栌（lú），柱上的方木。侏儒，即株檽，梁上短柱。椳（weī），门臼。闑（niè），古时门中央所竖的短木。扂（diàn），门闩。楔（xiē），门两旁木柱。施，用。

〔54〕玉札句——玉札，中草药名，一名地榆。丹砂，朱砂。赤箭，药名，即天麻。青芝，药名。以上四种是贵重药品。牛溲，药名，即车前草。马勃，止血药，又名马屁菌。败鼓之皮，破鼓的废皮，入药。以上三种都是贱药。俱收并蓄，全都收藏起来。这四个字后来用作成语，通常写作“兼收并蓄”。

〔55〕登明句——登，提拔。杂，一并，都。巧，好的。拙，差的。纡余，曲屈的样子。妍，技。《说文》：“技者，巧也。”《释名》曰：“妍，研也。研精于事宜，则无蚩缪也。”用技巧使之美好。卓荦（luò），卓越，旷达。

左思《咏史》："卓荦观群书"。注云："卓荦，特达也。"杰，杰出，高超。校，量，比较。长、短，优劣。唯器是适，不论什么才器，全都使它适合。"唯……是……"一种固定格式。在古汉语中，名词作宾语，又有一个代词"是"复指时，这个名词宾语和复指成分都放在动词谓语的前面。在这里，器是名词，作"适"的宾语，是，代词，复指宾语，所以它们都放在动词谓语"适"的前面。在成语中多保留这种格式，如"唯利是图"、"唯命是从"、"唯你是问"、"唯才是举"等。宰相之方，宰相治理政事的方法、原则。

〔56〕昔者句——昔者，从前，古时候。孟轲，即孟子，他为了维护儒家的学说，同各家非儒学派进行辩论，人们说他"好辩"。详见《原道》注〔61〕。孔道，孔孟之道。以，因此。辙，车轮印迹。环，环绕，周。卒，终于。老于行，在周游中年老了。

〔57〕荀卿句——荀卿，即荀子，见《原道》注〔62〕。正，孔子儒道的正统。大论，伟大的论著。弘，动词，展开。"大论"是谓语"弘"的宾语，又有代词"是"复指，所以一并放在动词谓语"弘"的前边。于楚，到楚国去。

〔58〕是二句——是，代词，这。二儒，指孟轲、荀卿。者，表示停顿，引起下文。为，动词，成为。举足，抬脚，指行动。法，法则。绝、离，都是超越的意思。类、伦，指其他儒者。圣域，圣人的领域。

〔59〕今先句——先生，国子先生，韩愈自称。而，连词，表示转折，然而、可是，却。其，指示代词，那。统，道统。要，约，简。中，中心。不显于众，不在众人中显露出来，即不被众人了解和重视。

〔60〕犹且句——犹且，尚且。糜（mí），费。廪，仓。妇，这里指妻。从徒，跟随的人。从，跟随。徒，属下人员。一说是"马夫"。踵，原是名词，脚后跟。这里用作动词，跟着走。常途，平常的道路。促促，拘谨的样子。另本作"役役"。窥，看。陈编，旧书籍。以，这里同"而"。窥陈编以盗窃，是说袭取旧书中的说法以成文、缺乏创造性。这是韩愈自谦的说法。加，加以。诛，这里是责罚的意思。见，被。斥，斥逐，即罢官。见斥，被罢官。兹非，这不是。另本无"兹"字。

〔61〕投闲置散，乃分（fèn）之宜——放到闲散的地位（即上文"冗不见治"），是所应当的。乃，是。

〔62〕若夫句——“若夫……，是所谓……”。这个句式相当于“至于那种……，这就是所说的……”。是，指示代词，这。商，动词，商量，计较。财贿，俸禄。亡，同“无”。计，计较。班资，按班排列资格，指官的品次。崇庳（bēi），高低。庳，同卑，低下。量，分量，才能。称（chén），相称。前人，官位在自己前边的人；指达官贵人。瑕疵，毛病，缺点（指不公，不明）。诘，责问。匠氏，这里指木匠。以杙（yì）为楹，用小木作大柱。以，介词，用。杙，小木橛。为，动词，当作。楹，大柱子。訾（zǐ），指责。昌阳，药名，即昌蒲，古人认为久服此药可以长寿。引年，延长寿命。进，使动词，使……采用。豨（xī）苓（líng），又名猪苓，是一种泻药，对延年毫无作用。

# 论佛骨表[1]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2]。昔者黄帝在位百年[3]，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4]，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5]，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6]，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7]，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8]，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9]，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10]。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11]。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12]。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13]。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14]。当时群臣，材识不远，

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15]，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16]，岂可恣之转令盛也[17]！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18]，舁入大内[19]，又令诸寺递迎供养[20]。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21]，为京都士庶[22]，设诡异之观[23]，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24]，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25]，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重，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26]，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27]，弃其业次[28]。若不即加禁遏[29]，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30]，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31]。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32]，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若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33]，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34]，礼宾一设[35]，赐衣一袭[36]，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37]，岂宜令入宫禁[38]！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39]古之诸侯，行吊于其

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40]。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41]，投诸水火[42]，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43]，凡有殃咎[44]，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45]，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46]。

**【注　释】**

〔1〕本文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愈时年五十二岁。佛骨，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藏在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法门寺一座佛塔内，三十年一开塔，元和十四年，正值开塔之年，唐宪宗欲将佛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极力反对，上表进谏，触怒皇上，几乎被处死。结果皇上将他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使。在赴任途中，韩愈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表明他遭贬终不悔。文章极力斥佛，反对宗教迷信，这也是韩愈勇于"卫道"（孔孟之道）的一贯表现。文章论点鲜明，论据具体，层次分明，语句畅达，很有说服力。表，臣子写给皇上的奏书，意为象标帜一样地明白揭示。《文心雕龙·章表》："表以陈情。"《文选》卷三十七李善注："陈事曰表。"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把文章分为十三类，"表"属"奏议类"，列为第三。

〔2〕伏以句——伏以，向上级表示自己意见时的谦词，下文"伏惟（思）"同此。伏，俯首。以，以为。夷、狄，对外国鄙视、侮辱性的称呼，详见韩愈《原道》注〔52〕、〔53〕。未尝，不曾。

〔3〕黄帝——见韩愈《原道》注〔17〕。

〔4〕少昊（hào）——相传是古部落的首领，姓己，名挚，字青阳，都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县），号称穷桑帝。

〔5〕颛（zhuān）顼（xū）——相传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

（今河南省濮阳县），号称高阳氏。

〔6〕帝喾（kù）——相传是黄帝的儿子玄嚣的后裔，居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县），号称高辛氏。

〔7〕寿考——长寿。《说文》："考，老也。"又说："老，考也，七十曰老。"

〔8〕太戊（wù）——殷汤第四代孙。

〔9〕武丁——殷汤第十代孙。

〔10〕穆王——姓姬名满，周文王的五代孙。

〔11〕运祚（zuò）——运，命运。祚，福。

〔12〕促——短。

〔13〕惟梁句——惟，只。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省武进县）人，梁朝开国皇帝，在位48年（公元502——550年）。此人信佛，曾于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大中通元年(公元529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次跑到同泰寺当佛徒，每次都被他的儿子或大臣赎回。最后，被叛将侯景所围困，饿死在台城（今南京市郊的一个小城）。他祭宗庙不用牲牢，而用面食代替牛羊等祭品。牲牢，祭祀用的供品，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侯景，原是魏国大将，降梁，梁与魏议和后，他又叛梁，岳围台城，饿死梁武帝。寻灭，不久就灭亡了。寻，不久，旋即。

〔14〕高祖句——高祖，唐高祖李渊。受隋禅，接受了隋朝让给的帝位。则议除之，就商量着要取缔佛教。

〔15〕推阐——推展阐明，有发展、推行的意思。

〔16〕纵——纵然，即使。

〔17〕恣（zì）之转令盛也——放纵它，反转过来使它盛行。恣，放纵。转，反转过来。

〔18〕御楼——皇上亲自登楼。封建社会里把皇帝的行动称为"御"。

〔19〕舁（yú）入大内——抬进皇宫。舁，抬。大内，皇宫。

〔20〕递（dì）——顺次，一个接一个。

〔21〕徇——顺从，随着。

〔22〕士庶——士，士大夫，达官贵人。庶，庶民，老百姓。

〔23〕诡异——奇怪，不一般。

〔24〕冥（míng）——昏暗，胡涂。

〔25〕苟——如果。

〔26〕焚顶烧指——烧灼头顶，烧掉手指，这是一种表示虔信佛教的愚昧行为。

〔27〕奔波——东奔西走，到处忙碌。波，与“奔”同义。

〔28〕业次——职业，工作。次，与“业”同义。《国语·晋语》韦昭注：“次，业也。”

〔29〕遏（è）——止。

〔30〕脔（luán）——把肉割成小块。

〔31〕细——小。

〔32〕法言——合乎中国礼法的语言。法，指中国礼法。下文“法服”的“法”同此。

〔33〕京师——国都。《公羊传·桓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另说，清人顾炎武《肇域志》：“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周文、武建都于此，统名之曰京师”。此处指唐代京都长安。

〔34〕宣政——唐朝宫殿名，在东内大明宫含元殿后。

〔35〕礼宾——礼宾院，唐朝接待外宾的官署。

〔36〕袭——量词，衣物齐全为一袭。

〔37〕凶秽（huì）之余——指一节指骨。凶秽，尸骨。

〔38〕宫禁——帝王居住的皇宫。禁卫森严，臣下不得任意出入，所以叫“宫禁”。

〔39〕孔子句——引文见《论语·雍也》。

〔40〕古之句——吊，祭奠，悼念。尚，还。巫、祝，古代官名，主管迎神驱鬼等迷信活动。桃，桃木，迷信说鬼怕桃木。茢，苕帚，迷信说能扫不祥。祓（fú），与“除”同义，驱逐。不祥，指鬼怪。

〔41〕有司——主管的官吏或部门。司，主管。

〔42〕诸——之、于。

〔43〕祟（suì）——灾祸。

〔44〕殃咎（jiù）——祸殃、灾祸。

〔45〕恳悃（kǔn）——恳，忠诚。悃，真心诚意。

〔46〕诚惶诚恐——惶惧不安。封建时代上表奏章中的套语。诚，真是，的确。惶、恐，都是惧怕的意思。

# 张中丞传后叙[1]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2]，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3]，得李翰所为《张巡传》[4]。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5]。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6]，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7]。两家子弟材智下[8]，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9]！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10]，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11]。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12]，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13]？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14]。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

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15]！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16]！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17]，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18]？苟此不能守[19]，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20]，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21]。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22]？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23]；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24]。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25]。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26]。具食与乐，延霁云坐[27]。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28]；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29]，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30]。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

有为也，公有言[31]，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32]，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尝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33]，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闻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34]，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徧[35]，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36]。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37]，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38]，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39]，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40]，巡起旋[41]，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42]。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43]。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44]；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45]，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注　释】**

〔1〕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唐军节节败退，以至丢弃首都长安。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张巡和许远合力死守睢（suī）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苦战数月，牵制了敌人兵力，使之

不能南进江淮地区，立下了“守一城，捍天下”的功勋。最后，两人都以身殉国，壮烈牺牲。但是，当时一些嫉贤如仇的士大夫，却说他们死守一地是愚而有罪的。张巡的朋友李翰写了一篇《张中丞传》上给唐肃宗（李亨），表彰英烈，申张正义。张中丞，即张巡（公元709——757年），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唐玄宗开元末年进士。安禄山叛乱时，他是真源县令，起兵讨贼。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与太守许远共守睢阳，有六千八百余人。前后擒贼将六十余人，杀贼兵十余万，战绩卓著。后因兵尽粮绝，壮烈牺牲。张巡初破围困睢阳的尹子奇军时，拜御史中丞，因称“张中丞”。五十年后，韩愈读了李翰的《张中丞传》，十分激动，在传后写了这篇“后叙”。文章通过一系列的遗闻轶事，夹叙夹议，塑造了两位英雄人物的形象。文章不乏精彩之笔，譬如“南霁云乞救于贺兰”一段，就写得生动形象，精彩传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叙，通“序”，文体的一种。徐师曾《文体明辨》：“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本文议论和叙事相结合，即“夹叙夹议”，运用自如。清朝人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十三类，“序跋类”是其中第二类。序，是序言，一般放在书（或文章）的前面（上古时代的序都在后面），跋则放在书（或文章）的后面，也叫“后序”。本文就是一篇杰出的“后序”。

〔2〕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3〕张籍——字文昌，唐代著名诗人，韩愈的学生。原籍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实际上生长在和州乌江（今安徽省和县）。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中进士，曾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官职。著有《张司业集》。

〔4〕李翰——唐代赞皇（今河北省元氏县）人，官至左补阙。与张巡友好，张死节后，写《张巡传》，以表彰张巡功绩。

〔5〕翰以句——自名，自许，自我称道。为，动词，写作。颇，程度副词，很。详密，详细、周密。《旧唐书·文苑传》：“（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许远（公元709——758年），唐代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字令威。“安史之乱”时，任睢阳太守。安禄山部将尹子奇围攻睢阳，他和张巡协力守城，宁死不屈。城破被俘，械送洛阳后，被杀害。雷万春，张巡部下猛将。随张巡守雍丘时，他站在城上和敌将令狐潮对话，城下冷箭

射他，连中六箭，他挺立不动，敌兵以为木偶，后知是雷万春，大为惊服。事首尾，事情的开头结尾，即事情的全部过程。

〔6〕位本在巡上——当时许远任睢阳太守，是一郡的行政长官，张巡是真源县令，是一县的行政长官。

〔7〕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睢阳城被敌攻下后，被俘，与张巡都壮烈死节，只是死的时间先后不同罢了。张巡宁死不屈，当即被处死，许远被械送洛阳后处死。虏，被俘。

〔8〕两家子弟——指张、许两家的后代。有案可查的，只有张巡的儿子张去疾。去疾听信当时的谣传，认为许远投降敌人，实际上并非如此。其父辈守城时，去疾尚年幼，并无亲知。张去疾不辨传言之真伪，就在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上奏章。说了许远很多坏话。

〔9〕远诚句——诚，假设。尺寸之地，极言睢阳之小。食其所爱之肉，睢阳被围，城中粮绝，许远杀仆人，张巡杀爱妾，给士兵们吃。联系下文"人相食且尽"，虽然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但也反映了古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10〕外无蚍（pí）蜉（fú）蚁子之援——外无援军的修辞说法。蚍蜉，黑色的蚂蚁。意思是，连个蚂蚁都没有来，更不用说援军了。

〔11〕贼语以国亡主灭——叛将令狐潮早在攻雍丘时就造谣说："上（唐玄宗）存亡不知。"从此劝张巡投降。

〔12〕数日——计算日子。数，《说文》："数，计也。"

〔13〕乌有句——乌有，哪里有。表示诘问语气。徒，指一同守城的人。蒙，受。

〔14〕说者句——说者，议论的人。远与巡分城而守，许远和张巡各人分守一方，许远守西南，张巡守东北。诟（gòu），骂。这里是"诬蔑"的意思。

〔15〕人之句——这一句打了两个比方，说明任何事物的破灭都必然要从一处开始，睢阳城被攻陷，也必然有个先破的地方，不能因此来非难许远。引，拉。绝，拉断。尤，归罪，非难。《诗·载驰》毛传："尤，过也。"

〔16〕成人之美——成语。赞助别人成就好事。语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17〕卓卓——特殊，出众。

〔18〕当二公句——宁，难道，哪里。卒，到底。逆遁（dūn），预先转移。逆，预测。

〔19〕苟——假使、如果。

〔20〕将（jiāng）其创（chuāng）残饿羸(léi)——将，动词，统率。创，被创，指受伤。残，残废。饿，饥饿。羸，瘦弱。

〔21〕讲——筹划谋算。

〔22〕守一城句——捍，保卫。千百就尽之卒，少量精疲力尽接近死亡的士兵。百万日滋之师，人数众多的一天天壮大的军队。蔽遮，掩护。江淮，长江、淮河流域富庶地区。沮（jǔ）遏（è），阻止。

〔23〕擅（shàn）强兵而坐观者，相环也——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坐视不救的，就在睢阳的周围。

〔24〕不追句——不追议此，不去追究批评这些人（指"弃城而图存者"和"擅强兵坐而观者"）。自比（bǐ）于逆乱，把自己并列在叛乱的人的一边。淫辞，歪曲事实的言辞。助之攻，帮助敌人来攻击许远、张巡。

〔25〕愈尝句——尝，曾经。汴，在今河南开封市。韩愈曾随董晋入汴，任观察推官。徐，在今江苏省徐州市。韩愈曾到徐州，在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节度推官。屡道，多次经过。双庙，后人为张巡、许远立的庙，在睢阳。

〔26〕南霁句——南霁云，张巡部将，排行第八，唐人多用排行相称呼，所以张巡称呼他为"南八"（见下文），相当于现代口语的"老八"。贺兰，复姓，指贺兰进明，当时任河南节度使，重兵驻扎临淮(今安徽省凤阳县)，坐观战事，不肯发兵援救睢阳。强，免强。

〔27〕具食句——具食与乐（yuè），准备了筵席和歌舞。延，请。

〔28〕浮屠——佛塔。

〔29〕志——通"识"，标记。

〔30〕愈贞元句——贞元，唐德宗李适（kuò）的年号（公元785——805年）。泗州，在今安徽省盱眙一带。唐朝州治在临淮。犹，还。

〔31〕公——指张巡，尊称。

〔32〕于嵩（sōng）——人名，生平不详。

〔33〕临涣县尉——临涣县，今安徽省宿县。尉，县里主管治安、捕盗的小官。

〔34〕《汉书》——东汉人班固著的一部史书，记载汉朝从汉高祖（刘

邦）到王莽篡汉，这一段二百三十九年的历史。

〔35〕读不过三徧——读书不超过三遍。徧，同“遍”。

〔36〕尽卷——完卷，指背完一卷书。

〔37〕他帙（zhì）——另外一卷书。帙，古人装书的套子，这里指代书。

〔38〕操纸笔立书——拿来纸和笔立即就写。操，拿。书，动词，写。

〔39〕辄（zhé）——立即，就。

〔40〕戮（lù）——斩，杀。

〔41〕旋——转动。一说小解。《左传·定公三年》：“夷射姑旋焉。”杜预注：“旋，小便。”

〔42〕阳阳——若无其事，镇定不惧。《诗·王风·君子阳阳》毛传：“阳阳，无所用其心也。”

〔43〕貌如其心——外貌同他的内心一样宽厚老诚，表里如一。

〔44〕亳（bó）宋间——亳，亳州，今安徽省亳县。宋，宋州，即睢阳。间，中间，一带地方。

〔45〕诣（yì）——去到。

〔46〕为所杀——被武人杀死。所，代词，代武人，即军人。

# 送李愿归盘谷序[1]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2]。或曰[3]："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4]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5]。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6]。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7]。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慧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8]。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9]、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10]。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11]。采于山，美可茹[12]；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13]。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14]；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15]，刀锯不

加[16]，理乱不知[17]，黜陟不闻[18]。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19]。足将进而趑趄[20]，口将言而嗫嚅[21]，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22]。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23]？"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盘之中，维子之宫[24]。盘之土，可以稼[25]。盘之泉，可濯可沿[26]。盘之阻，谁争子所[27]？窈而深[28]，廓其有容[29]。缭而曲，如往而复[30]。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31]。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32]。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33]。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34]。"

**【注 释】**

〔1〕本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冬。当时朝政腐败，藩镇弄权，韩愈的处境和心情也不好。他本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作节度推官，张死，这个小推官也丢了，只好到京师求官，新的官职还未到手，一时心灰意冷，牢骚满腹。友人李愿要隐居盘谷，韩愈就写了这篇序赠他。序中表现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对名利之徒的蔑视。本文在写法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从文句看，本文使用了不少偶俪句，整齐，流畅，有六朝文的风习。二、从篇章看，本文的结构新奇而谨严，正如《古文观止》所评："全举李愿自己说话，自说只前数语写盘谷，后一歌咏盘谷，别是一格。"李愿，号盘谷子，是盘谷的一位隐士，生平不详。唐西平忠武王李晟（shèng）的儿子也叫李愿，即名将李愬的哥哥。当韩愈写这篇序时，他正在朝居官，与本文中的李愿，判若两人（依阎若璩说）。盘谷，地名，在河南省济源县北。"送……序"，送，送行。序，也写作"叙"。友人远行，写篇文章

送他，作为临别赠言，叫作“赠序”。这种文体，并不自唐始，例如晋代傅玄就写过《赠扶风马钧序》，不过到了唐代，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提倡，才盛行起来，成为一种新兴的独立的文体。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将“赠序类”列为第五。赠序是从诗序演变而来的，古人“以饯别赋诗为序”，韩愈的文集中共收赠序三十四篇，文中直接提到赠诗的有十六篇；柳宗元文集中共收赠序二十九篇，直接提到赠诗的有十篇。实际上，赠序是从序跋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分支，所以，本选本把“赠序类”与“序跋类”排在一起。韩愈写的赠序最多，也被认为最好，姚鼐说他的赠序“冠绝前后作者”，并非过誉。

〔2〕太行（háng）句——太行，太行山。阳，山的南面。甘，甜美。丛茂，指草木丛生茂盛。鲜（xiǎn）少，很少，不多。

〔3〕或曰——有人说。或为无定代词，即有的人。

〔4〕是谷句——是，指示代词，这个。宅幽，地方很幽静。宅，这里有“位置”的意思。幽，深，暗。势阻，地势险要。盘旋，留连，往返。

〔5〕利泽句——利泽，利益恩泽。昭，显著。庙，宗庙。朝，朝廷。坐于庙朝，指身居高官，参与国家大事。进退百官，决定百官的升降、任免。佐，辅助。

〔6〕其在句——树，立。旄（máo），旗的一种，旗竿上捆有牦（máo）牛尾或鸟的羽毛。罗，列。矢，箭。呵（hē），喝道。供给之人，服侍大官的仆役。夹道，在路的左右两旁。

〔7〕才畯——才能出众的人，这里指达官贵人的门客。畯，通“俊”。誉，用作动词，歌颂的意思。

〔8〕曲眉句——丰颊（jiá），丰满的面颊。便（pián）体，体态轻盈美丽。秀外，外表秀丽。惠，同“慧”，聪明。中，指内心。裾（jū），衣服的前襟。翳（yì）长袖，用长袖遮体掩面，描写舞姿的美。翳，遮掩。《方言》：“翳，掩也”。粉白，指脸上搽粉搽得很白。黛绿，指眉画得青黑、墨绿。黛，古代女子画眉用的青墨色颜料，也叫画眉墨。妒宠，妒忌别人得到宠爱。负恃，依靠，凭借（自己的美貌）。妍（yán），美。怜，爱。与现代汉语中“可怜”的“怜”不同。

〔9〕遇知——遇合被知。知，被知，被了解。

〔10〕吾非句——恶（wù）讨厌。幸，侥幸。致，达到。这里是“得到”，

“取得”的意思。

〔11〕濯（zhúo）——洗。

〔12〕茹（rú）——吃。《广雅·释诂》：“茹，食也。”

〔13〕惟适之安——惟，只。适，舒适，用如名词，是动词“安”的宾语，用“之”复指，使宾语前置。

〔14〕与其句——与其当面受到称誉，不如背后不受毁谤。前，后，面前，背后。

〔15〕车服不维——不受官职的束缚。车服，当官的人坐的车子和服装。官位高低不同，车服也不同，这里指官职。维，束服。《广雅·释诂》：“维，系也。”

〔16〕刀锯——指刑具。《国语·鲁语》：“中刑用刀锯。”

〔17〕理——治，指天下太平。唐人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改“治”为“理”。

〔18〕黜（chú）——贬斥，废除，此处指降官。陟（zhì），升，登，此处指升官。

〔19〕奔走于形势之途——在权力威势的道路上东奔西走。有趋炎附势的意思。形势，权力威势，与现代汉语的“形势”不同。

〔20〕趑（zī）趄（jū）——踌躇不前，迟疑不决的样子。《说文》：“趑趄，行不进也。”

〔21〕嗫（niè）嚅（rú）——要说话而又不敢出口的样子。

〔22〕辟——法。《说文》：“辟，法也。”

〔23〕不肖——不贤，不好。

〔24〕维子之宫——是你的住处。维，是。子，您，指李愿。宫，这里是住处的意思。

〔25〕稼——用如动词，指种五谷。顾亭林《诗本音》：“稼，古音古。”

〔26〕沿——沿水边散步。《说文》：“沿，缘水而下也。”

〔27〕阻——险阻，指曲折梗塞的地方。所，处所，住所。

〔28〕窈（yǎo）——幽远。

〔29〕廓其有容——指住所的空间很大。廓（kuò），空阔。其，助词，无实际意思。有容，有所容，即空间很大。

〔30〕缭（liáo）而曲，如往而复——盘谷曲折回环，好象行人往前走了，却又绕了回来。缭，缠绕，曲折回环。《广韵》："缭，绕缠也，力小切。"复，返复。《广韵》："复，返也。"

〔31〕无央——无穷尽。央，尽。《离骚》王逸注："央，尽也，已也。"

〔32〕虎豹句——这句语意双关，说的虎豹蛟龙，实指奸佞豪强。远迹，足迹很远，即不到这里来。遁藏，逃走，躲开。

〔33〕呵——呵斥。

〔34〕膏（gào）吾车句——膏原是名词，油脂，滑润油。这里用作动词，给车轴加油。秣（mò），牲口的饲料，此处用作动词，喂养。徜（cháng）徉（yáng），徘徊，自由自在地往来。《广雅·释训》："徜徉，戏荡也。"《广韵》："徜徉犹徘徊也。"

# 送董邵南序[1]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2]。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3]。董生勉乎哉[4]！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5]。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6]！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乌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7]！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8]，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9]，而观于其市[10]，复有昔时屠狗者乎[11]？为我谢曰[12]："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13]。"

**【注　释】**

[1]这也是一篇"赠序"，朋友要走了，写篇文章送他，作为临别赠言。董邵南，寿州安丰（现在安徽省寿县一带）人，考中了进士，但一直没有得到官职，郁郁不乐，打算离开京城，去投奔河北藩镇。韩愈是反对藩镇割据的，因而不赞成董邵南的行动。在临别赠言里，韩愈不便说反对友人前往的话，又不愿违心地说赞成，只好巧妙地运用了含蓄的手法，也显示了文章很高的技巧。陈景云《韩集点勘》："董生北游，正幕府需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尚欲招燕。赵之士，则郁郁适兹土者，亦可以息驾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辞绞而婉矣。"同时，作者还运用了转折的手法，欲抑先

扬，使这篇短文错综变化，波澜起伏。此篇题目亦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2〕燕（yān）赵句——燕，古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在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西端。赵，古国名，公元前403年周朝承认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今属河北)，领地有山西中部、北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和河套地区。到战国时，这两个国都列入“七雄”。这里借指河北一带地方。称，称说，说是。感慨悲歌之士，例如乐（yùe）毅、高渐离、荆轲等。荆轲去刺秦王，在易水边上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3〕董生句——举，考中。一说：举，贡举。董邵南被乡里所贡举，赴京应试，但屡试不第。两说备存。有司，主管的官府或官吏。利器，锋利的武器，这里比喻杰出的才能。语本《三国志·魏志·曹植传》：“植常自怨愤，抱利器而无所施。”郁郁，忧郁苦闷的样子。适，去。兹土，这个地方，指燕赵之地，即当时河北藩镇。“时河北诸镇，不禀命朝廷，每自辟士，故邵南欲往”（见《古文观止》）。兹，这。必，一定。合，遇合。意指与当地当权者相投合，得到重用。

〔4〕勉——努力。

〔5〕夫以句——子，你，这里指董邵南。苟，如果。慕义强（qiǎng）仁，羡慕义气，力行仁德。强，勉力而行。爱惜，热爱同情。

〔6〕矧（shěn）燕句——矧，况且。乎，通“于”。性，侠义的本性。

〔7〕然吾句——然而我曾经听说一个地方的风俗会跟着政治教化而改变，我怎么知道燕赵现在的风俗，不是同古代所说的不一样了呢！暗指安禄山做河北节度使时，使用大批胡人，落后的风俗习惯，对河北地区有不良影响。韩愈在这里含蓄地贬低河北藩镇，意在反对董邵南前往。然，然而，转折连词。尝，曾经。化，政治教化。乌，怎么。另本作“恶（wē）”，两字通。

〔8〕聊以句——聊，姑且。吾子，你，亲热的称呼。“子”前加“吾”，比单说“子”亲切一些。这里指董邵南。行，出行，前去。卜，占卜，这里是推测、验证的意思。

〔9〕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为，替。吊，凭吊。望诸君，乐毅的封号，战国时燕国的名将。当初，齐攻燕，燕昭王为了复仇，高筑黄金台，招募人

才，乐毅被招去，率五诸侯之兵，大败齐师，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燕昭王死，燕惠王立，中（zhòng）齐国反间（jiàn）计，乐毅罢相，恐被杀，逃到赵国，赵封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其墓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十八里。所以吊乐坟者，意在表明：象乐毅这样有才干的人，如果在当世，就应到朝廷做官，你董邵南也是有才干的人，为什么要去帮助河北藩镇呢？

〔10〕而——连词，并且。

〔11〕昔时屠狗者——从前杀狗卖狗肉的人，指荆轲的朋友高渐离。他会击筑（一种乐器），常与荆轲在市井饮酒悲歌，即所谓“感慨悲歌之士”。这里指代有才能而未出来做官的人。

〔12〕谢——告诉，致意。

〔13〕明天子句——明天子，指唐宪宗李纯。明，英明。仕，做官。作者的真意是：暗示董邵南不要到河北藩镇去。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该劝到京城做官，那么本来就在京城的董邵南，就更不应该到河北去了。语义含蓄深刻，耐人寻味。《古文观止》：“送董生，却劝燕赵之士来仕。则董生之不当往，已在言外。”

# 送孟东野序[1]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2]。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3]；其趋也，或梗之[4]；其沸也，或炙之[5]。金石之无声[6]，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7]？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8]。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9]。维天之于时也亦然[10]，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11]，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12]，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13]。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14]。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15]。伊尹鸣殷[16]，周公鸣周[17]。凡载于《诗》《书》六艺[18]，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19]，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20]"，其弗信矣乎[21]？其末也，庄周以

其荒唐之辞鸣[22]。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23]。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24]。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25]。秦之兴，李斯鸣之[26]。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27]。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28]，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29]，其辞淫以哀[30]，其志弛以肆[31]。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32]？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33]；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34]。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35]。三子者之鸣信善矣[36]；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37]？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38]。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39]？东野之役于江南也[40]，若有不释然者[41]，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注　释】**

[1]孟东野，孟郊（公元751—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省武康县）人，唐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多为不满现实的感慨悲愤之作。他一生穷愁潦倒，屡试不第，到四十六岁才考中进士。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孟郊五十岁，才被任为溧（lì）阳（今江苏省溧阳县西北）县尉，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孟郊是韩愈的学生，韩愈很同情他，就写了这篇赠序来

宽慰和勉励他。全篇以“鸣”字立论，由“物不平则鸣”推论及人事，反复论述，多方取譬，最后以“天意”作结，表现了作者“天命论”的思想。但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借“天意”来指责当时统治者不能重用人材。这篇序文笔纵横，层层推论，实际上是篇著名的论说文。另，文中列举了文学史上大量的著作家和诗人，说明作家写文章要有真情实感，并说明了文学和时代的密切关系。这篇赠序，其实也是文学批评史上一篇著名的文章。

〔2〕挠（náo）——搅动。

〔3〕其跃也，或激之——其，代词，这里代水。下文“其趋也”、“其沸也”的“其”同此。跃，跳。激，阻遏水势，使其激扬。

〔4〕趋——疾行，这里指水流得快。梗——塞，这里指阻塞水流，以增强水的流势。

〔5〕沸——沸腾。炙——烧，用火煮。

〔6〕金石——指乐器。详见注〔9〕。

〔7〕弗——不。

〔8〕乐也者句——乐，音乐。郁于中，郁结在心中。假，借。

〔9〕金、石句——八，即“八音”，古代的八类乐器。依据《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金指钟镈（bó），石指磬（qìng），丝指琴瑟（sè），竹指管箫，匏（páo）指笙，土指埙（xūn,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乐器），革指鼓鼗（táo），木指柷（zhù）敔（yǔ）。

〔10〕维——发语词，无实际意思。

〔11〕是故——所以。

〔12〕推夺——推移变化。

〔13〕其在句——唐，传说上古的朝代，君主是尧，上古五帝之一。虞（yú），传说中夏代的前一个朝代，君主是舜，上古五帝之一。咎(gāo)陶（yáo），即皋陶，虞舜的大臣，执掌司法，制作典章制度。今《尚书》有《皋陶谟》。禹，夏朝的第一个君主。传说他在虞舜时曾继父业，治平天下洪水。伪古文《尚书》有《大禹谟》。

〔14〕夔（kuí）——虞舜时的乐官。韶（sháo）——传说夔制的乐曲名。

〔15〕五子——夏代国君太康的五个弟弟。太康游乐无度，天下怨恨。后羿趁太康在洛水南游乐之时，据守黄河，不让他入国。五子怨恨他游乐失

国，作歌述大禹之训以告诫之。五子所作的歌现已失传，伪古文《尚书》有《五子之歌》，系后人伪托。

〔16〕伊尹鸣殷——伊尹，名伊，尹是官名，又说名挚。曾帮助汤伐桀灭夏，平定天下。据说伊尹作过一些文章，但都失传。殷，即商。商朝自盘庚迁殷以后称殷。伊尹理政之前殷应为商，一般习惯称殷。

〔17〕周公鸣周——指周公作有《大诰》、《嘉禾》、《康诰》等文。周公，见《原道》注〔43〕。

〔18〕六艺——见《师说》注〔26〕

〔19〕孔子之徒——即指孔丘等人。

〔20〕传(zhuàn)曰句——传，阐述儒家经典的文字，这里指《论语》。传曰，应为“语曰”。引文见《论语·八佾(yì)》。夫子，即孔子。木铎(duó)，木舌的铃。铎，古代宣布法令用的大铃，宣布时，摇铃召集群众来听。这句把孔子比作“木铎”，象“木铎”一样的“鸣”，指的是孔子不被诸侯所用，退而发愤著书。

〔21〕其弗信矣乎——难道不可信吗？其，通“岂”，难道。

〔22〕庄周——即庄子，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人。早年作过漆园吏，后隐居。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并称“老庄”，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庄子》二十三篇。荒唐之辞，语出《庄子·天下》篇，意是说庄子的文章气势宏大无边。荒唐，广大无边的样子。与现代汉语“荒唐”的词义不同。

〔23〕屈原——屈平（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字原，战国时代楚国人。官任左徒、三闾大夫，后被放逐，投汨罗江而死。在我国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等篇。

〔24〕臧孙句——臧孙，名辰，复姓臧孙，又名臧文仲，春秋时鲁国大夫。《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孟轲，荀卿，见《原道》注〔61〕、〔62〕。

〔25〕杨朱句——杨朱、墨翟（dí）见《原道》注〔19〕。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时齐国的贤相，后人将他的言论集为《管子》一书。晏婴（？——公元前500年）即晏子，字仲，谥平，史称晏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善于辞令著称。后人将他的言论、行事辑为《晏子春秋》。老聃（dān），即老子，见《原道》注〔8〕。申不害，战国

韩国昭侯时人，任相十五年，著有《申子》，后世奉为法家之祖。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即韩非子，是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是战国末期总结了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慎到，战国时赵国人，著有《慎子》四十二篇。田骈，战国时齐人，齐宣王时为上大夫，道家。邹衍，战国时齐国人，为燕昭王师，著有《终始》、《大圣》等十余万言，阴阳家。尸佼(jiǎo)，战国时鲁国人，曾做秦相商鞅的门客，著有《尸子》二十篇，杂家。孙武，即孙子，也称孙武子，齐国人，我国春秋时代的伟大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也称《孙子》)十三篇，他曾避乱到吴国，将兵法献给吴王阖(hé)闾，阖闾任他为将。张仪，战国时魏国人，秦惠王时任相，游说各国服从秦国，被称为纵横家。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代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主张六国联合抗秦，曾任六国之相，也被称为纵横家。

〔26〕李斯——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以荀子为师，“学帝国之术”。后西入秦，佐秦王统一全国，秦始皇时任丞相，后为赵高腰斩于咸阳。作有《谏逐客书》、《论督责书》，均见《史记·李斯列传》。

〔27〕汉之句——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90年)，字子长，汉朝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用毕生精力，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相如，见《进学解》注〔43〕。杨雄，见《原道》注〔62〕。

〔28〕就其善者——即“就其善鸣者而论”。“善”后，另本有一“鸣”字。

〔29〕其节数(shuò)以急——节，节拍，音节。数，频繁，密。急，急促。

〔30〕淫——放荡。

〔31〕弛——松懈。肆——放纵。

〔32〕将天句——大概上天认为他们的德行丑恶而不顾念他们吧！将，副词，大概，或者。丑，作动词用，以……为丑，意动用法。

〔33〕唐之句——陈子昂(公元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详见后面柳宗元《驳复仇议》注〔3〕。苏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人，官至考功郎中。唐代文学家，与杜

甫友善。元结（公元719——772年），字次山，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唐代文学家，有《元次山文集》。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在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碎叶城（今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唐代杰出的诗人，有《李太白集》。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出生在河南省巩县。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杜少陵集》。李观，字元宾，赵州赞皇（今河北省临城县一带）人，唐代文学家，曾任太子校书郎，有集三卷。

〔34〕其高句——大意是：孟郊的诗高于魏晋时代的诗，有些精品已达到古代诗歌的水平，其他的诗也接近汉诗的水平了。其，代词，代孟郊的诗。不懈，无懈可击，指孟郊诗中的精品。一说“不懈”，不懈怠的努力，也通。浸淫，叠韵连绵字，渐渐渗入。这里有“接近”的意思。

〔35〕从吾句——游，交游。李翱(áo)，字习之，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一说河北省赵县人。从韩愈学古文，著有《李文公集》。张籍，见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注〔3〕。

〔36〕三子句——三子，指孟郊、李翱、张籍。信善，确实好。信，真正，的确。

〔37〕抑不句——抑……，抑……，选择句式，相当于“是……，还是……”。和，调谐。

〔38〕悬——挂，系。

〔39〕其在句——其。句首语气词，无义。奚以，何以。

〔40〕东野之役于江南——指孟郊就任溧阳县尉。溧阳，唐朝属江南道。役，动词，服役，这里是“供职”之意。

〔41〕有若不释然者——好象不愉快的样子。有若，好象。不释然，指心情郁郁不乐。释然，放心愉快的样子。

# 答李翊书[1]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2]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3]！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4]？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5]？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6]。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7]。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8]；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9]。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10]？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11]。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12]。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13]。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14]。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15]，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16]。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17]，惟陈言之务去[18]，戛戛乎其难哉[19]！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

笑也[20]。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21]，然后识古书之正伪[22]，与虽正而不至焉者[23]，昭昭然白黑分矣[24]。而务去之[25]，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26]。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27]。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28]，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29]。虽然，不可以不养也[30]。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31]，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32]，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33]。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4]。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35]？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36]？用与舍属诸人[37]。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38]，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39]？

有志乎古者希矣[40]！志乎古，必遗乎今[41]，吾诚乐而悲之[42]。亟称其人[43]，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44]，聊相为言之[45]。愈白。

【注释】

[1]在这篇书信中，韩愈介绍了自己学习和写作"古文"的丰富经验

指出写文章必须从道德修养入手，而且必须"唯陈言之务去"，提出了"气盛言宜"的主张，为唐朝"古文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这是韩愈的一篇重要论文。

李翊（yì）唐德宗时人，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中进士。书，书信，古代一种常用的文体。清人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十三类，"书说类"列为第四。说，古代说客游说的文辞。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臣子给皇帝的书信属"奏议类"（姚鼐列为第三），皇帝对臣下的书信属"诏令类"（姚鼐列为第六），一般人之间的通信，才叫做"书"，其中包括"启"、"笺"、"移"、"简"、"帖"、"札"、"牍等等。历代的文学家都很重视书信的写作和评论。《文心雕龙·书记》："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yáo，心中郁积的感情）、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yì，使高兴）怀。文明（明快）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指明书信"尽言达情"的特点。韩愈在本文中说：文章"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书信体更是如此，内容不限，长短不拘，叙事，写景，议论皆宜。本文就是一篇书信体的论说文。

〔2〕六月句——六月二十六日，指唐德宗李适（kuò）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六月二十六日。白，说。李生，李翊。生，书生，读书好学的后生。这是韩愈对李翊亲切的称呼。足下，敬称。一般用于同辈谦称。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gǔ车子）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与言足下。"

〔3〕生之句——书辞，这里指来信的文辞。下，谦。

〔4〕道——指下文说的"仁义"之道。

〔5〕道德句——归，归属，这里指归于李翊。有日，有数的日子，意思是"不久"，用不了多少天。其，代词，指道德。文，文章。韩愈认为文章是道德的流露，所以说是"其外"。

〔6〕抑愈句——抑，转折连词，相当于"不过"，"可是"。"愈所谓……者"，相当于"我韩愈是所谓……的人"。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此典出于《论语·子张》中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弟子）的话："譬之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七尺为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又见《论语·先进》：子曰："由（仲由，字子路，孔子

的弟子）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这里用此典，是作者自谦之词，说自己还未入门，还是门外汉，是没有学问的。焉，安，何。是，对，正确，与“非”相对。且，或者，还是。邪，同“耶”。

〔7〕虽然——即便是这样。虽，等于现代汉语的“虽然”。然，代词，这里指代上一句话。

〔8〕生所谓“立言”者，是也——李生（翊）你所说的“立言”这句话，是对的。大概李翊来信中有“立言”的话，所以韩愈回信这么说。立言，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9〕生所为者句——为，动词，作。期，期望。几，近，接近。下文“几于成”的“几”同此。

〔10〕抑不知句——蕲（qí）通“祈”，求，希望。胜于人，胜过别人。取于人，指被人取而用之，即被人学习。

〔11〕固——固然，已经。

〔12〕养其句——这一句是比喻。根、膏比喻“道”，实、光比喻“文”。俟，等待。实，结果，果实。膏，油脂。希，希望。光，光明。

〔13〕根之句——遂，成。这里指顺利地成熟，长得很好。沃，肥美，这里指油脂多而好。晔（yè），明亮。仁义之人，具备仁义的人。蔼（ǎi）如，温顺和善的样子。如，形容词词尾，用如“然”，相当于“……的样子。”

〔14〕至犹未也——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至，达到，指上文“至于古之立言者”。犹，还是。

〔15〕三代——夏、商、周。

〔16〕处若句——全句都是形容自己学习时苦思苦想、专心致志的样子。处，静处。若，象。行，走，行动。遗，与“忘”意思相同，这里是把“遗忘”拆开用的。俨乎，俨然，庄重的样子。乎，用如“然”，相当于“……的样子”。下文“茫乎”、“戛（jiá）戛乎”、“浩乎”的“乎”同此。其，补足一个音节，不表示什么意思，“其若迷”的“其”，因此。茫乎，茫茫然。迷，昏迷，迷惑不解。

〔17〕注于手——用手写出来。注，这里是象水流似地写出来。

〔18〕陈言之务去——即“务去陈言”。这是个宾语前置的句式。中间加

结构助词“之”，作用是把宾语“陈言”，提到动词“去”的前边。陈言，陈旧的言辞，陈词滥调。务，必须。

〔19〕戛（jiá）戛乎——很吃力，很困难的样子。

〔20〕不知句——这句意思是不怕别人讥笑自己的文章不合时俗，敢于革新。非，非难。笑，讥笑。

〔21〕不改——指不改上述自己写文章的方法和对付“非笑”的态度。

〔22〕正伪——指古书中所载道的是非真假。标准是上文提到的“圣人之志”，即儒家思想。

〔23〕不至——没有达到顶点。

〔24〕昭昭然——明白的样子。

〔25〕去之——去掉它。之，代词，指代“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

〔26〕汩（gǔ）汩然——水流急速的样子。这里形容文思敏捷，急速涌流。

〔27〕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因为其中还有时人的文辞存在着，即“陈言”还未去尽。以，因为。犹，还。说，意见，指“陈言”。一说，说（yuè），同“悦”，喜爱。指时人所喜爱、欣赏的“陈言”。

〔28〕然后句——形容文思充沛奔放。浩乎，广大的样子。沛然，充盛的样子。

〔29〕吾又句——杂，不纯正。距，通“拒”。醇，通“纯”，纯粹。肆，放纵，尽情发挥，指放手去写。

〔30〕养——修养，培养。指充实、丰富自己。

〔31〕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在仁义的大道上行进，在《诗》《书》的源泉里游泳。即从实践和读书两方面修养。《诗》，指《诗经》，《书》指《书经》，即《尚书》，这里泛指古代经典著作。乎，于，介词，在。

〔32〕气——指思想修养和文章气势。

〔33〕而——用如“则”，就。毕——完全。

〔34〕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如果气势盛大，那么文章语句的长短，声调的抑扬，都会恰当、运用自如的。高下，高低。宜，合适，恰当。在这里，韩愈提出了“气盛言宜”的主张。

〔35〕奚取焉——取什么呢？即没有什么可取的。奚，何，什么。焉，代词，指代文章。一说，焉，表示疑问语气的助词，相当于“呢”。

〔36〕肖于器——如同器物。肖，像，相似。

〔37〕用与舍属诸人——用与不用取决于别人。舍，弃，这里是不见用。诸，之于。

〔38〕处心有道——意思是按照儒家的仁义道德思考问题。处，处理、安排。心，思想。道，方法。

〔39〕其……乎？其……也？——这个句式相当于“是……吗？还是……呢？”其，表示不定语气的助词。也，表示疑问语气的助词，通“耶”。

〔40〕希——通“稀”，稀少。

〔41〕遗——遗弃。指被今人所遗弃。

〔42〕吾诚乐而悲之——我实在为有志于古的人而高兴，同时我也为他们悲伤（因为他们被今人遗弃）。诚，实在。

〔43〕亟（qì）称其人——多次称赞志于古的人。亟，屡次。

〔44〕不志乎利——用心不在于求利。乎，用如“于”。

〔45〕聊——姑且。

# 毛 颖 传[1]

毛颖者，中山人也[2]。其先明视，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3]。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4]。"已而果然。明视八世孙䨲[5]，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恒娥，骑蟾蜍入月[6]，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㕙[7]，狡而善走[8]，与韩卢争能，卢不及[9]。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10]，醢其家[11]。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12]，次中山[13]，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14]，以《连山》筮之[15]，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16]。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毫，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17]，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18]，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19]，无不纂录[20]。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

百家天人之书，乃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21]。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22]，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后见废弃，终默不泄[23]。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24]。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乃罢[25]。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26]。上召颖，三人者，不待召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也？"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27]，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28]："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29]，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30]。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31]。《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32]。及蒙将军拔中山之毫，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劳见疏[33]，秦真少恩哉！"

**【注　释】**

〔1〕本文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初年，是一篇寓言性质的文章。通篇模仿《史记》中“列传”的笔法，先写毛颖的家世，次写经历，再写子孙后代简况，最后以“太史公曰”的传赞形式作结。作者用拟人的笔法，使传纪的主人公毛颖（兔毫笔）人格化，不露一个“笔”字，塑造人物形象，维妙维肖，妙趣横生。李肇《国史补》：“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司马迁）。”当时流传的传奇小说多以爱情为主题，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不及此文，此文既讽刺了封建皇帝的“少恩”，又鞭打了封建官僚的昏聩老朽。但当时一般囿于传统观念的文人对此文“大笑以为怪”，柳宗元却大加赞扬，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将本文比之《史记·滑稽列传》，认为皆“有益于世”，充分肯定了本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传，传记，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清人姚鼐将文章分为十三类，“传状类”是第七类。

〔2〕中山——今江苏省溧水县东南的独山。《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溧水县：中山又名独山，在县东南五十里，不与群山连结，古老相传中山有白兔，世称为笔最精。”

〔3〕其先句——其，代词，代毛颖。先，祖先。明视，即“兔”。卯地，指东方。卯，肖兔。十二神，指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4〕吐而生——古代传说，兔生子由口里吐出。《说文通训定声》：“以兔为吐，声训之法，必非实事。兔生子极易，人不见其生，但见其舐（shì，舔），故有是说。”

〔5〕䨲（nóu）——小兔。《广雅》：“䨲，兔子也。”《集韵》：“䨲，奴侯切，江东呼兔子为䨲。”

〔6〕入月——进入月宫。传说月宫中有白兔。

〔7〕㕙（qūn）——兔名。《战国策·齐策》：“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㕙，通“逡”。

〔8〕狡而善走——健壮而善于跑。狡，健壮。《广雅·释诂》：“狡，健也。”

〔9〕韩卢——狗名，古韩国的一种黑色良狗。《战国策·齐策》：“韩

子（亦作“韩国”）卢者，天下之疾犬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博物志》：“韩国有黑犬名卢。”

〔10〕宋鹊——狗名，古宋国的一种白色良狗。《博物志》：“宋有骏犬曰鹊。”

〔11〕醢（hǎi）——肉酱。这里用作动词，使其成为肉酱，“杀”的意思。

〔12〕蒙将军恬（tián）——秦国大将。《博物志》：“蒙恬造笔。”蒙恬最先造笔，并非兔毫，《古今注》：“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柘（zhè，柘树）木为管，鹿毫为柱，羊毛为被。”

〔13〕次——军队临时驻扎。

〔14〕左右庶长——秦爵分二十级，第十级为左庶长，第十一级为右庶长。

〔15〕《连山》——相传为《周易》前的古《易》。筮（shì）——占卜、算卦。

〔16〕筮者句——筮者，算卦的人。不角，没有角。不，无，没有，在古汉语中，副词“不”可以直接放在名词前边。褐（hè），黑黄色。趺，脚，通“跗”。《广韵》：“跗，足趾也，甫无切，趺同。”髦（máo），《尔雅》：“毛中之长毫曰髦。”简牍（dú），书籍、文书。简，书写用的竹片。牍，书写用的木板。天下同其书，即“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记》），指秦始皇统一文字。

〔17〕章台宫——秦国的宫殿，遗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

〔18〕汤沐——古代诸侯见天子之前必先沐浴，以表示恭敬，所以天子赐以“汤沐之邑”其赋税收入以供“汤沐”的费用。管城——古国名，在今河南省郑县。“汤沐”、“管城”等，都是语义双关。

〔19〕结绳之代——上古结绳记事的时代。

〔20〕纂（zuǎn）——编辑。

〔21〕九流——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阴阳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浮图——佛，这里指佛经。详悉——详细全面。悉，全，尽。

〔22〕丞相斯——秦朝丞相李斯。中车府令高——中车府令赵高。《说文叙》：“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作《爰历篇》。”

〔23〕泄——泄露。

〔24〕中书令——在皇帝跟前掌传宣诏命的官。狎（xiá）——亲近。

〔25〕上休乃罢——待皇上休息了才罢去。

〔26〕颖与句——绛，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此地产墨，唐时每年向朝廷进贡墨千四百七十挺。陈玄，指墨，玄，黑色。弘农，虢（guó）州弘农郡，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南，此地产瓦砚。陶泓，指瓦砚，陶，陶器。会稽，越州会稽县，今浙江省绍兴市。此地产纸。褚（chǔ）先生，指纸。褚，通"楮"（chǔ）"，楮树，也叫穀（gǔ）树，落叶乔木，开淡绿色花，树皮纤维可造纸，引申为"纸"。陈玄、陶泓、褚先生，都是假设的人物，分别指代墨、砚、纸，与笔，合称"文房四宝"。偕（xié），偕同，一起。

〔27〕夷狄——泛指中国各边远地区。夷，我国古代称东部的民族。狄，我国古代称北部的民族。

〔28〕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笔法，此文摹拟《史记》，故托为"太史公"之言。

〔29〕毛——在今河南省宜阳县界。

〔30〕毛公——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窃兵符救赵国后，听说赵国有位隐居不仕的毛公，就想方设法与毛公交为朋友。后来秦伐魏，毛公与薛公一起劝说信陵君回国救魏，见识超人。毛遂——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国军队围攻赵都邯郸，赵国的平原君（赵公子赵胜）到楚国去求救，缺少一名能干的随从，他的门下食客毛遂自荐同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31〕蕃——多。昌——盛。

〔32〕《春秋》句——传说孔子作《春秋》，因获麟而绝笔。

〔33〕疏——疏远，指失宠，不被重用。

# 画　　记[1]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2]。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者十人[3]，一人骑而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4]，骑执器者二人[5]，骑拥田犬者一人[6]，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7]，执羁靮立者二人[8]，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9]，骑而驱涉者二人[10]，徒而驱牧者二人[11]，坐而指使者一人[12]，甲胄手弓矢鈇钺植者七人[13]，甲胄执帜植者十人[14]，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15]，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16]，寒附火者一人[17]，杂执器物役者八人[18]，奉壶矢者一人[19]，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20]，挹且注者四人[21]，牛牵者二人[22]，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23]，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24]，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25]，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26]。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27]、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28]，翘者、顾者[29]，鸣者、寝者，讹者[30]、立者，人立者[31]，龁者，饮者，溲者[32]，陟者[33]，降

者，痒磨树者，嘘者[34]，嗅者，喜而相戏者，怒而踶啮者[35]，秣者[36]，骑者，骤者[37]、走者，载服物者[38]，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39]，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40]、鹿共三十，旃车三两[41]。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属[42]，瓶、盂、簦、笠、筐、筥、锜、釜、饮食服用之器[43]，壶矢博奕之具[44]，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45]。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46]，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47]，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48]，君子人也。见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49]。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摹得之。游闽中而丧焉[50]。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51]。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52]。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53]。"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54]。

**【注　释】**

[1]这是一篇说明性的记叙文，是韩愈的得力之作。作者得到这幅名画

游猎图，十分珍惜，“虽百金不愿易也”，后来慷慨赠还原主。在赠还之前，又反复观看，细致作记，有以记代画而留之的意图，因而写得详备逼真。读之，如观原画，那熙熙攘攘的游猎场景，那丰富多彩的长卷画面，生动地展现在眼前。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第一大段再现了这幅名画的画面，分人、马、其他禽兽、杂用器物四类来写，有条不紊；第二大段写这幅名画得而复赠的经过及作记的原因，情真意切。文章写得错综变化，详略得当。比如写人，一一列举动态，标出数目，很详；写马就有所变化，分写动态而总计数目，次详；写其他禽兽和器物则又有变化，仅举名称，很简略。如果没有这些详略和变化的手法，将画中众多纷繁的人和物一一列举，那不就成了“流水帐”或“杂货铺”，何“文”之有呢?《画记》是一篇传统的名文，历来为人所推崇。

〔2〕杂古今句——杂，聚集。共一卷（juàn），共同绘在一幅长卷上。

〔3〕被（pī）甲带兵——穿着铠甲带着武器。被，通“披”。兵，兵器。

〔4〕负——背，指背着东西。

〔5〕器——器具。用具的总称。

〔6〕拥田犬——带着猎犬。田，通“畋”，打猎。

〔7〕驱——策马前进。《诗·唐风·山有枢》：“弗驰弗驱。”孔颖达疏：“策马为之驱。”

〔8〕羁（jī）靮（dí）——羁，马笼头。靮，马缰绳。

〔9〕臂隼（sǔn）——臂上立着隼。隼，一种凶猛的鸟。《说文》：“隼，鸷（zhì）鸟也。”

〔10〕涉——趟水。指涉水过河。

〔11〕徒而驱牧——步行牧马。徒，步行。驱牧，赶马吃草。

〔12〕指使——指挥。

〔13〕甲胄（zhòu）句——甲，用作动词，披甲。胄，古代兵士戴的一种头盔。这里用作动词，戴头盔。手，用作动词，手持。矢，箭。鈇（fǔ）钺（yuè），同“斧钺”，古代依军法杀人的斧头，是一种刑具。植，直立。《吕览·知度》高注：“植，立也。”

〔14〕帜——旗子。《说文》：“帜，旌旗之属。”

〔15〕偃（yǎn）寝——仰卧。

〔16〕脱足——脱去鞋袜，光着脚。

〔17〕寒附火者——由于寒冷而近火取暖的人。附，近。

〔18〕杂执器物役者——拿着各种工具干活的人。役者，服役当差的人。

〔19〕奉壶矢者——捧壶矢的人。奉，通“捧”。壶矢，古代投壶游戏的工具，以矢（箭）投入壶中以决胜负。

〔20〕舍（shè）而具食——停息下来准备饭食。舍，休息。具，备。

〔21〕挹（yì）且注——语出《诗·大雅·泂（jiǒng）酌》：“挹彼注兹（这）。”挹，汲取。且，并且，并列连词。注，注入。

〔22〕牛牵者——即牵牛者，这是古汉语中一种惯用的动宾倒置的结构。下句“驴驱者”也是这种结构。

〔23〕一人杖而负者——从上下文的句式来看，应是“杖而负者一人”。杖，拐棍，这里用作动词，拄着拐杖。

〔24〕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妇女和小孩乘坐车子而可看见的（即未被车帷遮住的）六个人。以，与，和，连词。《诗·江有记》郑笺注：“‘以’犹‘与’也”。孺子，小孩子。载，乘坐。

〔25〕凡人之事——凡，总共，总计。人之事，人的行为、活动。

〔26〕莫有同者焉——没有相同的地方。

〔27〕上者——人骑上马的情状。下面“下者”、“牵者”、“骑者”都是人为的情状，而不是马本身的动作。“马之事”，包括马本身的动作和马被动的情状。

〔28〕陆——亦作“踛”，跳跃。《释文》：“陆，跳也。”下文翘者的“翘”，通“趫”，《说文》：“趫，举足行高也。”即马蹄子抬得很高。龁（hé）者的“龁”，咬，吃。《庄子·马蹄》：“龁草饮水，翘足陆行，此马之真性也。”成玄英疏：“龁，啮（niè，咬）也。”

〔29〕顾——回头。

〔30〕讹——活动。《诗·无羊》：“或寝或讹。”毛传曰：“讹，动也。”讹，通“吪（é）《说文》：‘吪’，动也。”

〔31〕人立者——象人那样用两腿立起的。在古汉语中，名词可以修饰动词，作状语，并且表示比喻性质。在这里，名词“人”，用来修饰动词“立”，表示比喻，“象人那样”，作状语，而不是主语，即不是“人”在站立，而是象人那样在站立。

〔32〕溲（sōu）——便溺。

〔33〕陟（zhì）——登高。下面"降者"的"降"，下降，指往低处走。

〔34〕嘘——缓缓吐气的样子。

〔35〕踶（dì）——踢。用于兽类。

〔36〕秣（mò）——给马喂草料。

〔37〕骤——快跑。《说文》："骤，马疾步也。"下文"走者"的"走"，跑。

〔38〕服物——衣服、物品。

〔39〕橐（tuó）驼——骆驼。

〔40〕麋（mí）——麋鹿，比鹿稍大。

〔41〕旃（zhān）车三两——用毡覆盖的车子三辆。旃，同"毡"。两，即"辆"，量词。《风俗通》："车有两轮，故称两。"《广韵》："两，车数，力让切。"

〔42〕杂兵器句——楯，通"盾"。弓服，盛放弓的套子。矢房，盛放箭的袋子，即"箭囊"。之属，之类。

〔43〕瓶盂句——簦（dēng），有长柄的笠（lì），形似雨伞。笠，斗笠，用竹篾等编制的遮阳挡雨的帽子。筥（jǔ），圆形的竹筐。锜（qí），有三足的锅。《释文》："锜三足釜也。"釜（fǔ），古代的一种锅。

〔44〕博奕（yì）——赌博、下棋。博，一说通"簿"，一种棋类游戏工具。《说文》："簿，局戏也，六著十二棋也。"奕，《说文》："奕，围棋也。"通"弈"。

〔45〕贞元句——贞元，唐德宗李适(kuò)的年号。甲戌年，即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京师，国都。详见《论佛骨表》注〔33〕。独孤生，独孤是复姓，名申叔，字子重，任校书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四月五日卒。韩愈为他写过《独孤申叔哀辞》。生，对未仕青年男子的尊称，独孤申叔二十二岁即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中进士，贞元十年与韩愈同住京师，故称"生"。弹棋，一种棋类游戏，可以赌输赢。

〔46〕运思——运用思想智慧。

〔47〕河阳——在今河南省孟县。

〔48〕赵侍御——不知何人，待考。赵博宣，其弟赵博文，都是唐代画家。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博文、博宣，皆师周昉，疑即是赵侍御。"侍御

官名，即殿中侍御史，掌管宫廷禁卫及京都的纠察。

〔49〕见之句——戚然，悲伤的样子。若有感然。象是有所感触的样子。少，不多时。摹，描摹，仿制。亡，丢失。且，将近。

〔50〕余少句——少时，少年时代。乎，同“于”。兹事，绘画的事。兹，这。国本，珍贵的原本。闻，另本作“故”。绝人事，与亲朋断绝来往。闽中，今福建省一带地方。丧，失。

〔51〕时往来余怀——时常在我心里反复出现。怀，胸怀，心里。

〔52〕以其句——夙（sù）好，一贯地爱好。笃（dǔ），深厚、坚定。力不能为已，已无心力再摹画一遍了。已，通“矣”。

〔53〕大都——大概，大略。

〔54〕时观之以自释焉——时常地拿出这篇文章来看看，以消释自己对这幅名画的思念。释，消除。

# 五 坊 小 儿[1]

贞元末[2]，五仿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3]；或有张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辄曰[4]：“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5]，出钱物求谢[6]，乃去。或相聚饮食于肆，醉饱而去[7]。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8]，多被殴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9]，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10]，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而去。上在春宫时[11]，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12]，人情大悦。

**【注　释】**

〔1〕此文选自《顺宗实录》，作于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年。是年韩愈四十八岁，任史馆修撰。五坊，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隶属于闲厩使（掌管御马）。所养猛禽和狗，是供皇帝游猎、玩乐的。小儿，各坊的管事人员。文章短小精悍，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五坊小儿依仗权势作恶闾里的罪行。特别是“留蛇”一节，摹画无赖的口吻，绘形绘声，维妙维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贞元——唐德宗李适的年号。

〔3〕至——甚至。

〔4〕辄曰——立即说。

〔5〕殴——打。

〔6〕谢——谢罪。

〔7〕肆——商店。这里指酒肆或食品店。

〔8〕索其直——索，索取。直，同“值”，价值。

〔9〕为质——作抵押品。指不付现钱，以蛇抵押。

〔10〕此蛇句——这些蛇，是用以捕捉鸟雀的。致，罗致。

〔11〕上在春宫时——上，皇上，这里指唐顺宗李诵。春宫，皇太子所居之宫。

〔12〕遂——于是，就。

# 柳子厚墓志铭[1]

子厚讳宗元[2]。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3]。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4]。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5]。

子厚少精敏[6]，无不通达[7]。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8]。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9]。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10]。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11]。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12]。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13]。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汎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14]。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15]。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16]？"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17]。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

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18]。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19]；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20]。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21]。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22]。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23]。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24]。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25]。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26]。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27]。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28]；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29]。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30]。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31]，不自贵重顾藉[32]，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33]。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34]。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35]。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36]，孰得孰失[37]，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38]，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39]。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40]。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41]。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42]。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43]。遵，涿人，性谨顺，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44]。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45]。"

**【注　释】**

〔1〕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卒于柳州任上。噩耗传来，韩愈写了一篇《祭柳子厚文》，次年又写了这篇《柳子厚墓志铭》。刘禹锡受柳子厚病危时的嘱托，将柳文编成《柳河东集》，并写了一篇序言，序中说："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及)祭文在。"就是指的韩愈这两篇文章。柳州父老，为柳子厚在罗池筑庙立碑，韩愈又写了一篇《柳州罗池庙碑铭》。韩愈一共写了三篇纪念柳子厚的文章，但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无一笔雷同，表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两人又是好朋友。但是，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韩愈是不赞成的，两个人的政治见解不同。尽管如此，韩愈在本文中，还是饱含热情地赞扬了柳宗元的才华、政绩、节义，特别是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同时对柳宗元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本文高度凝炼、集中地概括了柳宗元的一生。材料经过精心剪裁，安排恰当，有详有略，叙中有议，生动地刻画了封建社会里一个才华横溢、思想进步而遭迫害的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韩愈写过很多墓志铭，本篇是很出色的一篇。清末古文家吴汝纶说："韩、柳至交，此文以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其酣恣淋漓、顿错盘郁处，乃韩公真实本领，而视所为墓铭以雕琢奇诡胜者，反为别调。盖至性至情之所发，而文字之变格也。"墓志铭，一种文体，刻在石上，埋在墓

内，也有立在墓旁的。一般包括“志”和“铭”两部分。志，用散文，类似死者的传记；铭，用韵文，是对死者的赞扬和悼念。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将“碑志类”（包括碑铭和墓志铭）列为第八类。

〔2〕讳(huì)——避讳。《广雅·释诂》：“讳，避也。”讳某，意思是某字本应避讳，表示尊敬。

〔3〕七世句——为，作。拓跋魏，南北朝时鲜卑族拓跋氏在北方建立的北魏王朝，也叫“后魏”，以区别于三国时的曹魏。拓跋，北魏皇帝的姓，本为“土后”，《魏书·帝纪》：“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称‘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侍中，门下省的长官，常在皇帝左右，掌管传达皇帝的命令。济阴，北魏时郡名，在今山东省荷泽县一带。公，封建制度五等封爵的第一等。实际上，柳庆封平齐公，柳庆的儿子柳旦封济阴公，这里是韩愈误记。

〔4〕曾伯句——曾伯祖，柳奭(shì)为子厚父亲的曾伯祖，是子厚的高伯祖，这里是韩愈误记。柳奭，字子燕，是王皇后（唐高宗李治的正妻)的舅父（一说外祖父），高宗时任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相当于宰相。王皇后被废，柳奭贬爱州（今越南北境）刺史，后被杀。褚(chǔ)遂良，字登善，高宗时任尚书右仆射(yè)，封河南郡公。因反对高宗废王皇后另立武则天被贬爱州，忧病而死。韩瑗(yuàn)，字伯玉，太宗时任吏部尚书，高宗时任侍中，坚决反对废王皇后并援救褚遂良，因遭同贬，贬为振州（今广东省崖县）刺史。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被立为皇后，参与国政。后来废睿(ruì)宗李旦，自立为“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唐中宗李哲复帝位，尊她为“则天大圣皇帝”，因称“武则天”。死，这里是“死于”的意思。

〔5〕皇考句——皇考，对死去的父亲的尊称。《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皇，美也；父死曰考。”《称谓录》：“唐宋碑志每称其父为皇考。”事，动词，侍奉。弃，放弃，这里是“辞官”的意思。太常博士，太常寺的属官，掌宗庙礼仪。当时柳镇为长安主簿，太常博士是他居母丧期满后得任的官职。此系韩愈误记。求为县令江南，“江南”上面省略介词“于”。江南，指江南道。道，当时行政区域的名称，略等于现在的省。当时柳镇“事母”，因家属在吴（苏州），愿为江南道所属的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县）令，吏部允许了他。权贵，居高位而有权势的人，这里指窦参。

窦参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失御史，肃宗时，柳镇迁殿中侍御史，掌司法、监察。因平反冤狱而得罪窦参，失掉御史的官职，被贬为夔(kuí)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司马。拜，受任官职。游，交游。当世名人，当代有名的人物。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其中记有他父亲的朋友六十多人的姓名。

〔6〕少精敏——少年时就精明敏捷。

〔7〕无不通达——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

〔8〕逮(dài)其句——逮其父时，意思是，跟在他父亲身旁的时候。柳宗元十二、三岁时，柳镇在湖北、江西等地做官，带他在身边。逮，及，到。已自成人，已经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自，自己，不依赖别人。能取进士第，能够考取进士科第。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柳宗元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崭(zhǎn)然，高峻突出的样子。《广雅・释训》："崭崭，高也。"见头角，出头露面，比喻显露出超群的才华。见，通"现"。

〔9〕其后句——博学宏词，当时科举的一种名称，选拔博学而文章宏丽的读书人，不常举行。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柳宗元二十四岁，中博学宏词科。集贤殿，官署名，掌管刊辑经籍，搜集佚书。正字，官名，校(jiào)勘图书。

〔10〕俊杰句——俊杰，英俊杰出，才智过人。廉悍，廉隅精悍。廉隅，比喻行为端正，志气坚定。廉，方形的边。隅，方形的角。悍，精明强悍。出入，能够深入进去，又可跳得出来，不受局限，有"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意味。经，儒家的经典著作。史，有关历史的书籍。百子，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踔(zhuō)厉风发，意思是，议论层出不穷，就象风似的连续而至。踔，远腾奋起。《史记索隐》："踔，远腾貌。"厉，跳跃的样子。风发，形容意气昂扬。率(shuài)常屈其座人，常常胜过同座的那些人。率，副词，大抵，表示不十分肯定的估计。屈，使动词，使（座人）屈服。诸公要人，指有权势的显要官员。出我门下，出己门下，诸公要人都想罗致有才华的柳宗元于自己的门下，认为这是很光彩的事。我，诸公要人自称。交口，众口一辞。荐举，推荐称赞。

〔11〕贞元句——贞元十九年，公元783年。贞元，唐德宗李适的年号。蓝田，县名，唐朝关中道京兆府蓝田县，今陕西省蓝田县。尉，官名，位在县令之下，主管全县的治安。监察御史，官名，掌管监察百官，巡按州县，

视察狱讼，整肃朝仪。

〔12〕顺宗句——顺宗，李诵，在位仅一年（公元805年），年号永贞。礼部，唐朝尚书省下分设六部，礼部是其中之一。员外郎，礼部下设司，员外郎是司里的属官。

〔13〕遇用句——用事者，掌权的人。指“永贞革新”运动的主要人物王叔文。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入朝执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矛头直指豪门贵族和藩镇、宦官。但是只维持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宣告失败了。唐顺宗李诵被逼退位，太子李纯即位（唐宪宗）。王叔文贬官后被杀，王伾被逼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柳宗元被贬为邵州（现在湖南省邵阳县）刺史，刚走到半路上，又接到命令加贬为永州（现在湖南省零陵县）司马。这便是中唐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件事在柳宗元的生平中是很重要的。韩愈在写这一段传记时，只写官职的升贬，不涉及王叔文及其事件，文笔极其委婉。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说：“志其被贬，不露叔文辈姓名，甚婉曲”。例，一概，一道。当时被贬的不只柳宗元一人，所以说“例出”、“例贬”。州司马，本是刺史的副手，掌管军事，但在唐代已有职无权。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自武德（唐高宗李渊的年号）以来，……司马之职尽去，惟员与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

〔14〕居闲句——居闲，住在僻远闲散的地方。益，更。刻苦，指读书。务，勉力去做。记览，记诵阅览。词章，诗文。汎滥，形容知识广博。停蓄，形容词章深而多。为，成为，达到。涯涘（sì），边际。肆，放纵，这里是“纵情”、“任意”的意思。

〔15〕元和句——元和，唐宪宗的年号。这里指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尝，曾经。京师，长安（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例，偕，都表示不只柳宗元一人。柳州，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资治通鉴·唐纪》卷十五：“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贬谪远方的官吏，遇赦改近地安置，叫“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

〔16〕是——指示代词，这里，指柳州。

〔17〕因其句——因，按照。土俗，当地的习俗。设，设立。教禁，教

谕和禁令。顺赖，顺从和信赖。

〔18〕其俗句——男女，儿子、女儿。质，抵押。约不时赎，预先约定，（如果）到期不赎回。子本，利息和本金。侔(móu)，相等。则没为奴婢，就没收所抵押的男女为男仆和婢女。没，没收。

〔19〕子厚句——设方计，出主意，想办法。方计，方法。悉，全部。

〔20〕其尤贫句——尤贫，特别穷苦。令书其佣，让他们把当佣工的工钱记下来。书，动词，记载。佣，用作名词，工钱。足相当，应得的工钱与所欠下的债务相等。归，归还。质，抵押品，即抵押出去的子女。

〔21〕观察使句——观察使，唐朝"道"的长官，道设按察采访处置使，后改称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使。下，上级官员行文给下级，有下达、推广之意。比一岁，到了一年。比，到。免而归者且千人，免除奴婢身分而回家的，将近一千人。且，几乎，将近。清人方苞说："《罗池碑》（指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载治柳政绩甚详，此（指这篇《柳子厚墓志铭》）以三语括之（指"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三语），而独书免归奴婢一事，可知文尚体要，各有所宜。"《古文观止》说："柳州之政，详见《罗池庙碑》。独书赎子一节，撮其有得于民之大者。"

〔22〕衡湘句——衡湘以南，泛指岭南地区。衡，衡山。湘，湘江。为进士者，应考进士的人。口授指画，讲授指点。为文辞，作文章。法度，规范。《古文观止》："前叙其自为辞章，此叙其教人为文辞。公推子厚，特在文章。"

〔23〕其召至句——此句补叙前事。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人，唐朝著名诗人，与柳宗元至交。遣，贬谪。诣(yì)，到。播州，今贵州省遵义、绥阳一带。

〔24〕播州句——非人所居，极言播州的荒凉僻远。亲，母亲。穷，困苦。无辞，没有词儿，无话可说。白，告诉。大人，指母亲。

〔25〕请于朝句——请于朝，向朝廷请求。拜疏，上奏章。易，交换。虽，纵，即使。重(chóng)，再一次。

〔26〕遇有句——御史中丞裴度上奏章给唐宪宗："禹锡诚有罪，然母老，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于是宪宗将刘禹锡改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白上，告诉皇帝。改刺，改任别州刺史。刺，这里用作动词。

〔27〕乃见节义——乃，才。节义，节操、义气。

〔28〕今夫句——这一句写世俗人在安乐的环境中交际的情形。夫(fú)，助词。平居里巷，平日家居的时候。慕悦，仰慕爱好。征逐，意思是往来频繁。征，招呼。逐，追随。诩(xǔ)诩，融洽地集合在一起。《易林》："诩诩，和集貌。"此处是"媚悦"的意思，《汉书·张敞传》："北方人以媚好为诩。"强笑语以相取下，勉强说笑，表示愿居对方之下。出肺肝相示，形容亲密而又真心诚意。誓，发誓。不相背负，谁也不做对不起谁的事。真若可信，好象真实可信。

〔29〕一旦句——这一句写世俗相交者在利害冲突或在患难中的情形。临，遇到。落陷阱，比喻遭受祸害，暗应上文的被贬谪。引手，申手。又下石焉，还投石头呢。比喻乘人之危，加以陷害。焉，语助词，相当于"呢"。者，代词用法，者字结构，相当于"……的人"。皆是也，到处都是的啊。成语"落阱下石"，原出于此。

〔30〕此宜句——夷狄，指异族。这是古人怀有种族偏见，对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的称呼。这里与"禽兽"并列，更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不忍为，不忍心做的。其人，那些人。自视，自己看起来。得计，做得对。风，风格、作风。少愧，多少有点惭愧。

〔31〕勇于为(wèi)人——勇于助人。这里暗指赞助王叔文。

〔32〕不自贵重顾藉——自己不看重自己，不爱惜自己。这里暗指柳宗元不该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表现了韩愈的保守观点。

〔33〕既退句——相知，知心朋友。有气力得位者，官位高的人而有权力。推挽，推荐引进。卒，到底，终于。穷裔(yì)，穷乡僻壤。裔，边远之地。

〔34〕使子厚句——台省，指代当时的中央政府。台，御史台。省，中书省。自持其身，自己谨慎保重。亦不自斥，也自然不会被贬官的。斥，斥逐，指贬官。

〔35〕然子厚句——极，极点。有出于人，出人头地，指居高官。必，一定。自力，自我努力，靠自己的力量。致，达到。

〔36〕以彼易此——拿那个（"为将相"）来换这个（"文章传于后世"）。

〔37〕孰——哪一个。

〔38〕十一月八日——另本作"十月五日"。

〔39〕万年先人墓——万年，县名，唐朝属关内道京兆府，今陕西省长安县。先人墓，祖坟。柳家祖坟在万年县栖凤原。

〔40〕子厚句——子男，儿子。长(zhǎng)，长子。曰，名叫。季，小儿子。周七，即柳告，字用益。

〔41〕其得句——费，指丧葬费用。河东，旧郡名，唐朝为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裴行立，时任桂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桂县一带）观察使，是柳宗元的上级。

〔42〕行立句——节慨，气节。重然诺，说话算话。然诺，允许。然、诺，都是应允的意思。尽，尽心力。

〔43〕舅弟——表弟。

〔44〕遵，涿人句——涿，县名，今河北省涿县。厌，厌倦。从，跟随。而，连词，并且。家，动词，安家。去，离开。经纪，经管、料理。庶几，近于，差不多达到。有始终者，有始有终的人。

〔45〕是惟句——是，这个。惟，就是。室，这里指墓穴。利，有利于。嗣(sì)人，后代。

# 祭十二郎文[1]

年月日[2]，季父愈[3]，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4]，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5]，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6]，及长[7]，不省所怙[8]，惟兄嫂是依[9]。中年，兄殁南方[10]，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11]，既又与汝就食江南[12]，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13]！"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来京城[14]。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15]，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16]，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17]，明年丞相薨[18]，吾去汴州[19]，汝不果来。是年，我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20]。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21]。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22]！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

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23]！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24]。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25]？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26]。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27]！呜呼！其信然邪[28]？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29]？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30]？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31]？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32]，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33]，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34]，动摇者或脱而落矣[35]，毛血日益衰[36]，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37]；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38]？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39]，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40]？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

报[41]，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42]，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43]，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殓不凭其棺[44]，窆不临其穴[45]，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46]！彼苍者天[47]，曷其有极[48]！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以嫁，如此而已[49]！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50]！

**【注 释】**

[1]本篇是韩愈为祭他的侄儿十二郎而写的祭文。十二郎，即韩老成，是韩愈二哥韩介的儿子。韩愈的大哥韩会无子，十二郎过继当嗣子。韩愈三岁丧父，是大哥韩会和大嫂郑夫人把他养大的，从小就和十二郎生活在一起，两人虽是叔侄，但年龄相仿，亲如兄弟，情同手足。长大以后，又长期分离。韩愈惊闻噩耗，万分悲痛。祭文，文体的一种，设祭时宣读，是哀吊死者的文章。清人姚鼐把祭文列为第十三"哀祭"类。古代的祭文，一般都用骈俪的韵文来写，而这篇祭文打破常套，不受韵文的约束，用散文来表达作者悲痛至深的真挚感情。这是本篇的特点。清人沈德潜说："直举胸臆，

情至文生，是祭文变体，亦是祭文绝调。祭文诔辞（诔，读lěi，哀祭文体的一种）六朝以来，无不用韵者。此以散体行之，故曰变体。"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对本文评价更高："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祭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见《古文观止》）

〔2〕年月日——某年某月某日。据《文苑英华》，应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五月二十六日。

〔3〕季父——叔父。季，行四。所以下文说"上有三兄"。查传及年谱，仅有二兄，待查。

〔4〕衔（xián）哀——含着悲痛。衔，含。

〔5〕建中——人名，韩愈派去祭十二郎的使者。时羞(xiū)之奠（diàn）——应时的食物作为祭品。羞，有滋味的食品。奠，此处作祭品讲。

〔6〕少（shào）孤——韩愈三岁丧父，少小而孤。

〔7〕及长（zhǎng）——等到年龄大了。

〔8〕不省（xǐng）所怙（hù）——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省，知道。所怙，即所依靠的人，指父亲。《诗·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怙，依靠。

〔9〕惟兄嫂是依——所依靠的只有兄嫂。"惟……是……"是一种宾语前置的句式，其特点是：名词作宾语，如果在宾语后边加助词"是"(一说"是"是代词，复指宾语)，那么，这个宾语就连同"是"一起放在动词前边。这种"宾语前置"的句式，有强调宾语的作用。如果在宾语前边还要加上副词"惟"(惟，同"唯"，是"唯一"，"只有"的意思)，这就进一步表示了宾语的单一性、排他性。"唯……是……"已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式，至今还保留在现代汉语常使用的成语中，如"唯利是图"、"唯命是从"，"唯你是问"等。

〔10〕兄殁（mò）南方——韩愈的长兄韩会，与宰相元载友善。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元载被杀，韩会因之被贬为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西）刺史，次年卒于任上。韩愈时年十岁。殁，死。

〔11〕河阳——县名，今河南省孟县。

〔12〕就食江南——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北方藩镇作乱，韩愈全家避居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

〔13〕吾上有三兄——韩愈的大哥韩会，二哥韩介和韩介的儿子百川，都先

后去世，所以说，在孙子辈的只有十二郎一人，在儿子辈的只有韩愈一人。

〔14〕吾年句——韩愈十九岁那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7年）自宣州游京城长安。

〔15〕省（xǐng）——看，探望。下文"汝来省吾"的"省"同此。

〔16〕佐董丞相于汴(biàn)——董丞相，名晋，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在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任观察处置使。韩愈为其属下观察推官。

〔17〕孥（nú）——妻和子。或单指儿子，或泛指家属。

〔18〕薨（hōng）——古代对诸侯或高级官员死亡的特殊说法。

〔19〕去——离开。

〔20〕是年句——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韩愈去徐州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任节度推官。次年，张死，韩愈就离开徐州。佐戎，辅助军事工作。

〔21〕吾念句——东，指客居徐州。西，指河南家乡。致汝，招你来。

〔22〕孰谓汝遽（jù）去吾——谁料到你骤然离开我。孰，谁。遽去，突然离开。

〔23〕诚知句——诚，假使。万乘（shèng）之公相，地位最高的官职。乘，一车四马。公相，公卿宰相。辍（chuò），中途离开。就，就任官职。

〔24〕去年句——孟东野，详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1〕。当时孟东野去江南任溧阳尉，所以韩愈托他带信。茫茫，模糊不清。苍苍，斑白的样子。

〔25〕念诸父句——诸父，指伯父、叔父。康强而早世，健康而早死。《左传·昭公三年》："早世陨命，寡人失望。"故后称夭亡为"早世"。

〔26〕无涯（yá）之戚——无限的悲痛。戚，悲痛，忧伤。

〔27〕夭（yāo）——短命早死。

〔28〕其信然邪——还是确实这样呢？其，表示选择关系的连词。相当于"还是"。下文"其梦"、"其传"的"其"同此。

〔29〕传之非其真——传来的消息不是真的。之，代词，代传来的消息。

〔30〕嗣（sì）——子孙后代。

〔31〕汝之句——纯明，纯正贤明。克，能够。蒙其泽，承受父亲的遗泽。泽，福。

〔32〕耿兰——人名，前来报告十二郎死讯的人。

〔33〕诚难测——实在难以测猜。诚，实在。

〔34〕苍苍者——指花白的头发，照应前文“而发苍苍”。

〔35〕动摇者——指活动的牙齿。照应上文“而牙齿动摇”。

〔36〕毛血——毛发血液，指体质。

〔37〕其几何离——“其离几何”的倒装。几何，指多少时日。

〔38〕汝之子句——十二郎有两个儿子，名叫韩湘、韩滂。韩滂过继给韩介作孙子。这时韩湘刚十岁。韩愈的儿子，名叫韩昶（chǎng）。孩提，幼儿。幼儿依赖父母提抱，所以称为“孩提”。冀，希望。其，代词，代韩愈和十二郎的孩子。成立，成长自立，成家立业。

〔39〕比得软脚病——近来患软脚病。比，近。软脚病，一种双脚萎弱，不便行走的病症。一说是“脚气病”。

〔40〕其竟以此而殒（yǔn）其生乎——难道竟然因为这种病就丧失了生命吗？其，同“岂”，难道。第二个“其”是代词，你，代十二郎。以，因为。殒，死亡。

〔41〕如——连词，相当于“而”。

〔42〕吊汝之孤——慰问你的儿子。吊，慰问。孤，指十二郎的孩子。无父曰“孤”。

〔43〕兆——坟地。

〔44〕殓——大殓和小殓。小殓，为死者更衣；大殓，即入殓，把死者的尸体装入棺材。

〔45〕窆（biǎn）——下葬，埋入墓穴。

〔46〕尤——怨恨。

〔47〕彼苍者天——天啊！人在悲痛时往往呼天，以发抒内心的痛苦。语出《诗·秦风·黄鸟》。彼，那个。苍者，青色的。

〔48〕曷（hé）其有极——这悲痛什么时候才有穷尽啊。曷，通“何”，什么。极，穷尽。

〔49〕自今句——已往，以后的时光。顷，量词，一百亩。伊，伊河，源出河南卢氏县，注入洛水。颍（yǐng），颍河，源出河南登封县的颍谷，注入淮河。伊颍，这里借代韩愈的故乡。幸，希望。长，使……成长，使动用法。有“养育”的意思。

〔50〕尚飨——希望魂灵来享受祭品。古代祭文都用此语作结。尚，语助词。飨，也写作“享”，享用，受用。

# 子产不毁乡校颂[1]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2]。以礼相国[3]，人未安其教[4]，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5]。或谓子产[6]：“毁乡校则止[7]。”曰：“何患焉[8]，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9]。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10]。川不可防[11]，言不可弭[12]。下塞上聋，邦其倾矣[13]。”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14]。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15]。及其已衰，谤者使监[16]。成败之迹，昭哉可观[17]。维是子产[18]，执政之式[19]。维其不遇，化止一国[20]。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21]。於虖[22]！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23]。谁其嗣之[24]，我思古人！

**【注 释】**

[1]本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子产不毁乡校的经过；第二部分写对子产的赞颂。文章首尾相呼应，以“我思古人”开头，又以此句结尾。“思古”是为了“讽今”，讽喻当时统治者要广开言路，普施教化，把国家治理好。这是韩愈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子产，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春秋时，男子取字，最普通的方式是在字的上面加“子”，因为“子”是男子的

尊称)，郑国人，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任郑国大夫，执政二十多年，很有政绩，他对郑国的田制、军制等都作了改革，又公布了法律条文，使弱小的郑国获得安定，并受到各国的尊重。在子产执政的第二年，即公元前五四二年，郑国人常在乡校里聚会，议论执政者的得失，郑国大夫然明建议"毁乡校"，但子产不采纳。他主张广开言路，听取国人的议论，表现出一个古代政治家的风度。"子产不毁乡校"，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乡校，乡村里办的学校，兼作乡间的公共场所，乡人常常在这里聚会，议论政事。颂，文体的一种。刘勰《文心雕龙·颂赞》："颂惟典雅(优美不俗)。"一般用于颂扬、赞美，多用韵文写成。姚鼐把"颂赞"分在第十一类，也有人把它归入"辞赋"类。

〔2〕伊——通"维"。《尔雅·释诂》："伊，维也。"伊、维，都是语气助词，多用在句首，无实际意思。下文"维善维否"、"维是子产"、"维其不遇"中的"维"，同此。

〔3〕以礼相国——用礼法来治理国家。以，介词，用。礼，礼法制度。相(xiàng)，动词，辅助，这里有"治理"的意思。下文"相天下君"的"相"同此。

〔4〕人未安其教——郑国人还没有习惯于他(指子产)的教化。

〔5〕嚣(xiāo)嚣——喧哗。形容大家的议论多，意见大。《诗·十月之交》："谗口嚣嚣。"郑玄笺曰："嚣嚣，众多貌。"

〔6〕或——无定代词，有人。这里指郑国大夫然明，姓鬷(zōng)，名蔑，字然明。据《左传》记载，然明曾建议子产毁乡校。

〔7〕毁——捣毁，有"取消"、"查封"的意思。

〔8〕患——忧虑，担心。

〔9〕夫岂句——夫，句首语气助词，也叫"发语词"。岂，难道是。亦各其志，即"亦各言其志"。语出《论语·先进》："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各抒己见的意思。

〔10〕维善句——否(pǐ)，恶。我于此视，我从这里来观察。视，观察，有了解民意的意思。

〔11〕防——用土石阻挡。

〔12〕弭(mǐ)——止。

〔13〕倾——倒，失败。

〔14〕理——治理。《广雅·释诂》："理，治也。"

〔15〕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敬养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请求他们对国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把国家治理好。语见《诗经·大雅·行苇》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老年人。耇，音gǒu），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16〕及其句——及，到。其，代词，代周朝。谤者使监，派人监视批评国事的人。据《国语·周语》记载，周厉王暴虐无道，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他曾派卫巫监视批评他的人，好多人无罪被杀。后来，国人忍无可忍，把他放逐出国。

〔17〕昭哉可观——明明白白地可以看见。昭，明显。

〔18〕是——指示代词。这个。

〔19〕式——法式，榜样。

〔20〕化止一国——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之内。

〔21〕诚率句——率（shuài），依照。施（yì），延长扩大。垠(yín)，界限，边际。

〔22〕於虖——同"呜呼"，感叹词，唉。

〔23〕四海句——天下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只有君，没有臣（指称职的，象子产那样的臣）。四海，天下，指全国。

〔24〕谁其嗣之——谁能够继承他呢？之，代词，他，这里指子产。这句是对子产为政的怀念。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执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教导）之；我有田畴（chóu，田地），子产殖（zhí，种植，这里是使动词，使……种植）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 唐·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世称“柳河东”或“河东先生”。曾任柳州刺史，因称“柳柳州”。《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传。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唐德宗（李适）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柳宗元二十一岁，与刘禹锡等人同科考中进士。十四年（公元798年），考中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书院正字，从此踏入仕途。十七年(公元801年)，调离长安，任蓝田县（今陕西省蓝田县）县尉。两年以后又调回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同官。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德宗死，顺宗李诵即位，任用王叔文进步政治集团执掌朝政，柳宗元是该集团重要成员之一。时年三十三岁，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等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改革遂告失败，王叔文集团全部被贬。同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十一月，途中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在永州一住十年，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被召赴长安，三月，改为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柳州四年，很有政绩。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月五日，病逝于柳州，时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一生勤政爱民，主张改革，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见《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序》），反对迷信，反对天命论，具有初步的无神论、唯物论思想，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和哲学家。

柳宗元是韩愈提倡和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提出的“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古文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许多作品，体现了这个主张，为当时散文的写作树立了榜样，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被贬于边远地区，在领导“古文运动”方面是不及韩愈的，但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是超过韩愈的。

柳宗元的诗文具佳，就散文说，形式多样化，论文、传记、寓言、山水游记，都很出色。文章“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唐书·柳宗元传》），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柳宗元的作品，由刘禹锡整理编成《柳河东集》，刘并作了序。

本书选柳文最多，共二十七篇，占全书的四分之一。选文根据《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四部丛刊》本），参照《柳河东集》（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唐柳河东全集》（《四部备要》本）校勘，为了节省篇幅，校改之处，不一一注明。

# 封　建　论[1]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2]。生人果有初乎[3]？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4]？曰：有初为近。孰明之[5]？由封建而明之也[6]。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7]。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8]，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9]？不初，无以有封建[10]；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豖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11]；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12]。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13]。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14]。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15]。又有大者[16]，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17]。于是有诸侯之列[18]，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19]。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20]。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21]。是故有

里胥而后有县大夫[22]，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3]。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24]。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25]；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26]。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27]。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28]。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29]。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30]，射王中肩者有之[31]，伐凡伯[32]、诛苌弘者有之[33]，天下乖戾[34]，无君君之心[35]。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36]！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37]？遂判为十二[38]，合为七国[39]，威分于陪臣之邦[40]，国殄于后封之秦[41]，则周之败端[42]，其在乎此矣[43]。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44]。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45]。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46]。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47]。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48]，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49]，非郡邑之制失也[50]。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

封功臣[51]。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52]，困平城[53]，病流矢[54]，陵迟不救者三代[55]。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56]。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57]。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58]。

或者曰[59]："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60]。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61]？"余又非之[62]。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63]；侯伯不得变其政[64]，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65]，不在于政，周事然也[66]。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67]。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68]。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69]，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70]。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71]，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72]。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73]；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74]？且汉知

孟舒于田叔[75]，得魏尚于冯唐[76]，闻黄霸之明审[77]，睹汲黯之简靖[78]，拜之可也[79]，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80]。有罪得以黜[81]，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82]。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83]。孟舒、魏尚之术[84]，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85]，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86]。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87]。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88]？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89]。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90]。

或者又曰[91]："夏、商、周、汉封建而延[92]，秦郡邑而促[93]。"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94]；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95]；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96]。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97]？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98]，资以黜夏[99]，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100]，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101]，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102]，私其卫于子孙也[103]。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104]，私

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105]。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06]。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107]。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108]，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109]；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110]。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111]。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112]？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113]。"

【注 释】

〔1〕《封建论》是一篇广为传颂的名文，可以说是柳宗元政论文的代表作。文章对"分封制"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论证了"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说明了"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对我国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问题的争论在理论上作了总结。《东坡志林·论封建》："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唐朝中叶，藩镇割据，纷纷叛乱，严重地削弱了唐王朝中央的集中和统一，主张"分封制"的论调又有所抬头。柳宗元从当时的现实出发，写了这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针对当时为"分封制"辩护的种种谬论，从理论上给予有力的批判。"分封制"的拥护者，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贵族世袭特权。作者在文中始终抓住这个要害进行批驳，重点突出；同时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宏论雄辩，气势磅礴，在唐文中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2〕天地句——天地，自然界。果无初乎，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初，开端，起源，原始阶段。

〔3〕生人——即"生民"，指人类。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用"人"代"民"。但柳宗元在这方面并不十分严格，也许是后人传抄、印刷

时所改，所以下文乃有两处用“民”字的。

〔4〕然则句——然则，顺接连词，既然如此，那么。孰（shú），什么，那一种。近，接近。这里指接近实际情况。

〔5〕孰明之——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明，证明。

〔6〕封建——指我国殷、周时期普遍实行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封建思想”、“封建社会”的“封建”。

〔7〕彼封建句——彼，代词，那个，那种。更（gēng），动词，经历。圣王，贤明帝王。尧、舜，唐尧、虞舜，传说中夏朝以前的两位贤明君主。禹、汤、文、武，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我国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莫能去之，没有谁能够去掉它（指分封制）。莫，无定代词，没有谁。去，去掉、废除。

〔8〕盖非句——盖，句首语气助词，即“发语词”，起承接上文的作用。势，自然趋势，客观形势。

〔9〕势之句——来，产生。其，大概，大致。

〔10〕不初句——不初，没有原始阶段。无以，无从，不能。

〔11〕彼其初句——彼其初，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彼，代词，他们，指人类。其，代词，他的。皆生，并生。榛(zhēn)榛，草木杂乱丛生的样子。豕（shǐ），猪，这里指野猪。狉（pī）狉，野兽成群走动的样子。《广雅·释训》：“狉狉，众也。”搏，搏斗，抓。噬（shì），咬。莫克，不能。克，能。奉，供养。

〔12〕荀卿句——荀卿，见韩愈《原道》注〔62〕。《荀子·劝学》有“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话。“物”，包括自然界和生产工具。荀子这句话是就人们的智慧才能的差别来讲的；柳宗元却是从人类和生物的区别的角度来引用的，引文和原文有出入。引文意思是，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为自己所用。有言，曾经说过。必将，一定要。假，借助，凭借。

〔13〕夫假物句——夫，发语词，提起下文，表示要发议论。已，止。就，到、靠近、跟从。其，指示代词，那个，那种。断，判断。曲直，是非。曲，非，错误。直，正确。

〔14〕其智句——其，指示代词，那些。明，明白事理而能以理明断。所伏，服从他的人。伏，通“服”，动词，服从。所，特殊代词，和动词结合，表示动作的对象。告之，告诉他。之，代词，他，指有争执而求公断的

人。"痛之"的"之"同此。直，正确的道理。痛之，给他痛苦受，即"使他吃点苦头"。痛，痛苦，这里用作动词，使之痛苦。畏，惧怕。由此，从这里。君，君主。长，官吏。刑，刑法。政，政令。生，产生。按：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与有阶级压迫的奴隶社会中的君主、官吏是不同的，这里作者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15〕有兵有德——兵，武力，军队。德，道德、教化。下文"德又大者"的"德"，指恩德、威望。

〔16〕大者——势力更大的人。

〔17〕安其属——安定他的部属。

〔18〕诸侯之列——一系列的诸侯。诸侯，分封的小国的君主，这里指奴隶社会初期小国的首领。列，行列。

〔19〕封——侯国的国土。古代"封"通"邦"。《说文》："封，封爵诸侯之土也。"

〔20〕于是句——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连帅，古代十个小国为一连，连的首领为"帅"。《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十国以为连，连有帅。"

〔21〕会于一——指权力统一集中于天子一人。

〔22〕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是故，因此。里胥，二十五家之长，即管一里的小吏。里，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县大夫，管理一个县的长官。

〔23〕自天子句——在人，在人民群众中间。嗣（sì），后代。奉之，拥戴他继承父业。

〔24〕及有周——到周朝。及，到。有周，周朝。有，语助词的词头，往往加在朝代前面，没有实际意思。王伯申《经传释词》："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凡国名之上加有字者，放（仿）此。"

〔25〕周有句——裂，分割。瓜分，象切瓜一样分割。之，代词，它，指全国。设五等，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邦群后，分封诸侯。邦，通"封"，这里是分封的意思。后，君主，这里指诸侯。《汉书·诸侯王表》："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布履（lǚ），列国疆界的分布。履，足迹。引申为疆界。《左传·僖公四年》：

“管仲曰：‘赐我先君履。’”杜注：“履，所践履之界。”《柳河东集》注：“履，一作蘧，蘧，散也。”布蘧，散布，遍布。星罗，象繁星似的罗列。当时有八百个诸侯国，故用“布履星罗”形容其多。轮运，象车轮一样围绕中心轴转动。辐（fú）集，象车轮上的辐条一样集中在车毂（gǔ，车轮中心挨近车轴的部分）上。辐，连接车毂和车辋（wǎng，车轮周围的框子）的直条。用以比喻诸侯团结在天子周围。

〔26〕合为句——合，会合。指诸侯到天子那里去。朝（cháo）、觐（jìn），都是诸侯朝见天子，在春曰朝，在秋曰觐。会、同，都是天子，接见诸侯，随时接见曰会，同时接见许多诸侯曰同。离，分离，指诸侯离天子回封国。守臣，守卫疆土的大臣。捍城，捍卫者。捍，盾牌；城，城墙，都是防守的工具。意为诸侯是天子的保卫者。

〔27〕然而句——降（jiàng），下降。夷王，姬燮（xiè），周朝第九代君主，公元前869——前858年在位。害礼伤尊，破坏了礼法，伤害了天子的尊严。《礼记·郊特牲》：“觐礼，天子不下堂（朝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这反映了周王朝中央权势的衰落。

〔28〕厉于句——历，经历。宣王，姬静，周朝第十一代君主，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挟（xié），持，凭，依仗。中兴，又复兴起来。中，再次。复古，恢复古代盛况，指周宣王把国势恢复到周朝初年文王、武王时代的盛况。德，功德。雄，用作动词，逞雄，显示威风。南征北伐，指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大举讨伐西北部族西戎、北方部族严允（即后来的匈奴），第二年又开始南征，先后征服了荆蛮、淮夷、徐戎等部族。卒，终究，最后。不能定鲁侯之嗣，据《国语·周语》记载，公元前817年，鲁武公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括和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立年纪小的戏为武公的继承人，武公死后，鲁人杀戏，另立长子括为国君。嗣，指君位的继承人。

〔29〕陵夷句——陵夷，衰微，衰落。陵、夷，都是平的意思。下文“陵迟不救者”的“陵迟”同此。迄（qì），到。幽，周幽王姬宫涅（niè），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公元前781年即位，至前771年，在骊山（今陕西省临潼县）被西方部族犬戎所杀。厉，周厉王姬胡，公元前878年即位，至前842年，因国人暴动，被迫逃到彘（zhì，今山西省霍县），死于此地。幽、厉都是暴君，所以连在一起说。但，厉王，是宣王的父亲。从上下文看，似乎不应放在这里说。所以宋人将“幽厉”改为“幽平”，也通。平，周平王

姬宜臼（jiù）幽王的儿子，继位后，把国都从镐（hào，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东迁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当时国势衰落，周朝已经把自己降低到和诸侯差不多的地位了。徙（xǐ），迁移。

〔30〕厥（jué）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厥后，其后，从此以后。厥，同“其”，那个。问鼎之轻重，《左传·宣公三年》：“楚子（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河南嵩县的一个部族），遂至于雒（同洛，指洛水一带，东周京城洛阳附近），观兵于周疆（在周的边疆上举行军事演习以示威），定王（周定王姬瑜）使王孙满（周朝大夫）劳（慰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鼎，指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是夏、商、周三代的传国宝，王位的象征。所以“问鼎”含有夺取周朝王位的意图。有之，有这种事情。

〔31〕射王中（zhòng）肩——《左传·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卒（周桓王的军队）大败，祝聃（郑国将领）射中王肩（肩膀）。”

〔32〕伐凡伯——《左传·隐公七年》：“王（周桓王）使凡伯来聘（pìn，派使节问候），还（回朝），戎（当时的一个部族）伐之于楚丘（今山东省曹县）以归。”伐，攻而取之，即“活捉”、“绑架”。

〔33〕诛苌（cháng）弘（hóng）——诛，杀。周敬王匄（gài）二十七年（公元前493年），晋国大臣赵鞅与范吉射相攻打，周朝大夫苌弘支持范吉射，后来范吉射失败，赵鞅责问周朝，周敬王被迫杀死苌弘。

〔34〕乖戾（lì）——反常。

〔35〕君君——第一个“君”字，用作动词，尊重。第二个“君”字，名词，君王，这里指周天子。

〔36〕余以为句——丧，失，指丧失了天子的权威。徒，徒然，只是。建，建立，这里是“保留”的意思，耳，句尾语气词，而已，罢了。

〔37〕得非句——得非，岂不是，难道不是。末大不掉，语出《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意思是，树梢大了一定折断树干，尾巴大了就摇不动了。这里比喻上弱下强，指挥不动。掉，摇动。《说文》：“掉，摇也。”咎（jiù），过失。欤（yú），疑问语气词，常用在句末，相当于“吗”。

〔38〕遂判为十二——于是周朝的王权就被十二个诸侯国所分。遂，于判，分。十二，指春秋时十二个主要的诸侯国，即鲁、齐、晋、秦、楚、

宋、卫、陈、蔡、曹、郑、燕。

〔39〕合为七国——到了战国时期，合并成了七个强大的国家，称“战国七雄”。《史记·六国年表索引》：“六国乃魏、韩、赵、楚、燕、齐，并秦凡七国，号七雄。”

〔40〕陪臣——古代天子以诸侯为臣，诸侯以大夫为臣，大夫对于天子是隔了一层的臣，即双重的臣，故称“陪臣”。陪，重。韩、赵、魏三国的祖先原是晋国的大夫，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各自立为诸侯国。齐原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公元前386年，齐大夫田和夺取君位，自立为齐侯。所以称韩、赵、魏、齐等国为“陪臣之邦”。

〔41〕国殄（tiǎn）于后封之秦——后封的秦国灭了周朝。国，指东周。殄，灭亡。《尔雅·释诂》：“殄，尽也，绝也。”后封之秦，秦原是周朝的附庸，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带兵护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国，受封时间比齐、鲁等都晚。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派秦相国吕不韦杀东周君，东周灭亡。

〔42〕败端——衰败的原因。端，起因。

〔43〕乎此——于此。乎，同“于”。此，指分封制。

〔44〕秦有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史记·秦始皇本纪》：“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chóu，仇敌），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裂，分。《广雅·释诂》：“裂，分也”。这里有“撤消”、“废除”的意思。都会，原六国的都城，这里用来代指六国的土地。郡邑（yì），郡县。侯卫，诸侯。侯，侯服，天子直属领地附近的诸侯叫“侯服”；卫，卫服，边远地区的诸侯称“卫服”。守宰，守卫地方的长官。守，郡的长官。宰，县的长官，即“县令”，宰就是“令”。雄图，雄伟的计划，这里指雄伟的版图，即险要的地方。都，用作动词，建立国都。六合，指天（上）地（下）和东南西北四方，这里指全中国。上游，秦朝的都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位于中国西北地区黄河的上游，地势居高临下，高屋建瓴，故称“上游”。摄制，控制。四海，全中国，古人以为中国四面环海，所以以“四海之内”或“四海”代指中国。下文“剖海内而立宗子”的“海内”同此。运，运转，这里是“操纵”的意思。掌握，手掌。其，代词，它，指秦朝。得，合宜，正确。

〔45〕不数载句——不数载，没有几年。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前209年陈涉、吴广起义，共十二年。坏，破坏，混乱。由，因由，原因。

〔46〕亟（qì）役句——亟役，屡次役使百姓。指秦始皇及二世为修造坟墓和阿房宫等，强迫七十多万人服劳役。亟，屡次。役，动词，役使。万人，众多的民夫。暴，用作动词，显示残暴。竭，耗尽。货贿（huì），财富。贿，财。

〔47〕负锄梃句——负，扛着。梃（tǐng），棍棒。谪戍（shù）之徒，被罚去防守边境的人。指陈涉、吴广起义。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百来个贫苦农民被强征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路经大泽乡，陈胜、吴广带头杀掉押送官吏而起义。圜（huán）视，向四周顾看。圜，通"环"。合从，同"合纵"，原指战国时六国从南到北联合起来反抗秦国，这里指各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秦王朝。

〔48〕相合——互相联合。劫，劫持，抓起来。

〔49〕咎（jiù）——过失，罪过。

〔50〕失——过失，毛病。

〔51〕汉有句——矫（jiǎo），纠正。枉（wǎng），弯曲，引申为偏差、错误。徇（xùn），顺从，沿袭。剖，分，划分。立宗子，封同姓王。汉高祖刘邦封自己的儿子、兄弟、侄子为王。宗子，正妻所生的长子，这里泛指同一宗族的子弟。封功臣，分封异姓有功劳的大臣。刘邦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为王。按，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曾分封"侯者百四十有三人"（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汉书》曾批评这是矫枉过正，《汉书·诸侯王表序》："汉兴之初，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其实，秦朝实行郡县制是完全正确的，无"枉"可矫；汉又实行分封制（汉初分封制和郡县制并行），是历史的倒退。

〔52〕奔命扶伤而不暇（xiá）——奔命，奔走应急。扶伤，医治创伤。暇，空闲。此句指诸侯王不断叛乱，刘邦手忙脚乱，调兵遣将，奔走救应，没有喘息机会。

〔53〕困平城——刘邦被围困在平城。《汉书·高帝纪》："（六年）秋九月，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汉置县名，在今山西省朔县西北），信降匈奴。

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上（刘邦）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汉置县名，在今山西省沁县西南，鞮读dī），斩其将。信亡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拒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汉置县名，在今雁门关北）。会大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汉置县名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

〔54〕病流矢——刘邦兵攻英布时，被飞箭射中，第二年因箭伤病死。《史记·高祖本记》："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黥布（即英布）反，高祖自往击之。十二年，布走。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

〔55〕不救者三代——不救，这里是“不振”的意思。三代，即“三世”。唐人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世”为“代”，下文的“百代”即“百世”。三世，指汉高祖刘邦以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这三代不时有诸侯谋反。

〔56〕后乃句——谋臣，指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据《汉书·诸侯王表序》，汉文帝时，采用贾谊的建议，分齐、赵等国为若干小国。景帝时采纳晁错的主张，削减了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汉武帝（刘彻）时听从主父偃的意见，将当年贾谊的建议加以发展，下令将诸侯王各自的土地分封给各自所有的子孙，不限于长子，以分散其力量。献画，献计策。画，同“划”，计谋。离，同“篱”，藩篱，指分封的诸侯王。自守，意思是仅能自守己土，无力谋反了。

〔57〕然而句——郡国居半，郡县和侯国各占一半。郡国，一本作“郡邑”。叛国，反叛中央王朝的侯国。亦，也，又。以，同“已”，已经。

〔58〕然犹句——犹，还有。桀猾，凶恶奸猾的人，指藩镇叛乱的首领。方域，地方，指州县。兵，指藩镇拥有重兵的兵制。革，革除。

〔59〕或者——有的人。指晋人陆机，他主张恢复“分封制”，写了《五等诸侯论》一文，下句所引是该文主要论点的概括。

〔60〕封建句——子，用作动词，以……为子。适，适应。俗，风俗民情。修其理，搞好那里的政治。理，治，政治。《广雅·释诂》："理，治也。”唐人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以“理”代“治”。下文的“理”字，都是如此。施化，施行教化。

〔61〕守宰者句——守宰，太守、县令，指州县的长官。苟其心，抱有得

过且过的心理。苟，苟且，得过且过。迁，升。秩，官阶，品级。

〔62〕非——否定，认为……不对。

〔63〕列侯句——列侯，泛指诸侯，汉时称异姓侯为"列侯"。盈，自满。黩（dú）货，贪污。黩，污辱。货，财物。事戎，从事战争，好战。戎，军事。大凡，大致。理国，治理得好的国家。

〔64〕侯伯不得变其政——侯伯，诸侯的首领。变，改变，变更。政，具体的政策法令。

〔65〕制——制度。指分封制。

〔66〕然——这样。

〔67〕有理人句——中央王朝有治理百姓的法令制度，并且不让郡县自搞一套，这是对的。

〔68〕郡邑句——郡县不能改变中央王朝的政令制度，地方官不得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能按中央王朝的政令办事）。政，动词，改正，变动。理，治，这里指政治主张。

〔69〕侧目——斜着眼睛看，形容怨恨愤怒的样子。

〔70〕汉兴句——政，政令。国，指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国。制，控制。

〔71〕国人虽病——国人，诸侯国的人民。病，因受害而困苦不满。

〔72〕及夫句——及，到。夫，指示代词，那种。大逆不道，不忠不孝，指造反，叛乱。掩捕，袭击，逮捕。迁，迁移，这里指流放。勒，统率。夷，平。这里用作动词，平定，消灭。

〔73〕大逆句——大逆未彰，叛乱的阴谋还未显露之时。彰，明显。奸利，非法取利。浚（jùn），取，搜刮。怙（hù）势，依仗权势。怙，依赖。大，非常。刻，刻毒，苛刻，这里是"伤害"的意思。无如之何，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74〕何以言之——即"以何言之"，凭什么这样说呢？以，介词，凭。

〔75〕且汉知孟舒于田叔——汉文帝通过田叔知道孟舒是个有才能的人。《史记·田叔传》："叔为汉中守（太守，郡的长官）十余年，孝文帝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有才能的贤人）乎？'叔顿首（叩头）曰：'故（原，过去）云中（今山西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一带）守孟舒，长者也。'是时（这时）孟舒坐（犯罪）虏（匈奴）大入塞（大举侵入边塞），盗劫云中尤甚，免（被免官），上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且，语首语气

助词。

〔76〕得孟尚于冯唐——汉文帝从冯唐那里又得到了孟尚这个好官。《史纪·冯唐传》:"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坐上功（向上级报功）首虏（匈奴的人头）差六级（多报六颗首级），陛下下之吏（皇帝手下的大臣），削（去掉）其（指魏尚）爵（官爵），罚作之。……文帝说（通"悦"，高兴），是日（当天）令冯唐持节（符节，执行命令的凭证）赦（免罪，释放）魏尚，复以为云中守。"

〔77〕闻黄霸之明审——汉宣帝闻知黄霸作官精明仔细，善于治事。《汉书·循吏传》:"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jiǎ，今海南省太康县）人也，徙（迁移）云陵。霸为颍（yǐng）川（今河南省许昌市、平顶山市一带）太守，外宽（宽大和气）内明（清明），得吏民心（得到部属官员和老百姓的拥护），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后来官至丞相，封为建成侯。

〔78〕睹（dǔ）汲（jí）黯（àn）之简靖——汲黯，汉代濮阳（今山东省鄄城县）人，汉武帝刘彻时任东海郡（今山东、江苏两省交界的沿海地带）太守，为政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很有政绩。后来，汉武帝又派他任淮阳郡（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他因病辞谢，武帝对他说："淮阳地方，官民关系不和睦，还得借重你的威望。有病不要紧，尽管躺在床上办事就是了。"下文"卧而委之"，即指此事。汲黯官至主爵都尉（主管封赏的长官），位列九卿之一。事见《史记·汲郑列传》。睹，看见，这里引申为"赏识"。简靖，简约清静，指简政安民，政令不繁。靖，通"静"。

〔79〕拜——任命，授予。

〔80〕辑——和睦。《尔雅·释诂》:"辑，和也。"这里用作动词，安抚的意思。

〔81〕黜（chù）——贬斥，免除。

〔82〕朝拜句——朝，早上。不道，不行正道。夕，晚上。斥，贬斥，罢免。受，通"授"，任命。不法，不守法，违法乱纪。

〔83〕设使句——设使，假使。侯王，用作动词，封为侯王。从令，即令，即使。其，代词，他们，指诸侯王。乱人，扰乱、残害人民。戚，忧伤，发愁。

〔84〕术——治国的方法。

〔85〕化——教化的方法。

〔86〕明谴句——明令责备和劝导他们，他们当面接受，过后就又违抗不听了。谴，责备。导，开导，教育。拜受，下拜表示接受。退，退朝，回去。

〔87〕下令句——朝廷一旦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就互相勾结，对朝廷怒目而视，气势汹汹地发动叛乱。缔交，结交。谋，策划叛乱的阴谋。周，遍及。同列，同位，同行列，即并立的诸侯。眦（zì），眼眶。勃然，突然愤怒的样子。

〔88〕幸而句——犹，尚且，依旧。瘁（cuì），积劳成疾，这里指遭受苦难。曷若，何不，何如。曷，通"何"。举，全，全部。移，改变，废除。全，保全。

〔89〕今国家句——今，现今，指唐朝。连，连续。固，肯定无疑。

〔90〕善制兵句——制兵，控制兵权。谨，慎重。理平，治理平定。

〔91〕或者——有的人。指曹元首、萧瑀、刘秩等人。这里所引言论，是曹元首《六代论》基本观点的概括。

〔92〕延——长久。《尔雅·释诂》："延，长也。"

〔93〕促——短暂。

〔94〕魏之句——魏，曹魏，三国时曹丕建立的魏国（公元220—265年）。承，承继。封爵犹建，分封国土，授予爵位，建立诸侯国。

〔95〕晋之句——晋，司马炎建立的西晋（公元265—316年）。因循，沿袭、遵照旧规。晋初大封侯国，大小达五百多个。

〔96〕而二姓句——而，然而。二姓，指魏国的曹氏和西晋的司马氏。陵替，颓废，衰落。祚（zuò），帝位。魏国王位只传五帝四十六年而亡，西晋王位传四帝五十二年而亡。

〔97〕今矫句——垂，垂及，将近。祀（sì），年。大业，国家基业，这里指唐朝政权。弥固，更加强固。弥，更，很。何系，有什么相干。系，干系，相干。于，通"与"，连词，和。

〔98〕以诸侯归殷者三千——因为三千诸侯归顺商汤。《尚书·大传》："汤放桀（夏桀，夏朝末代君主）而归亳（bó，今河南省商丘市），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玉制大印），置之于天子之坐（通"座"）左复而再拜，从（依从）诸侯之位，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以，因为。

〔99〕资以黜夏——资，资助。黜，这里是"消灭"的意思。

〔100〕归周者八百——指八百诸侯会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助周武王伐纣的事。

〔101〕仍——仍然，照老样子。因袭。

〔102〕力于己——为自己出力。力，用作动词，出力，效劳。

〔103〕卫于子孙——保卫自己的子孙后代。

〔104〕情——心情，指动机。

〔105〕臣畜——动词，臣服顺从。畜，象家畜一样驯服，封建统治者侮辱人民的说法。

〔106〕公天下之端——公天下，天下为公，端，开端，起点。

〔107〕夫天下句——道，常理，常规。理安，治安，国家治理得好，社会安定。斯，这才。得人，得人心，得到人们的拥护。

〔108〕不肖——不贤的人。

〔109〕继世——世袭。

〔110〕则生人句——那么，人们究竟是过太平日子，还是遭逢乱世，就无法测知了。

〔111〕将欲句——诸侯想要为他的封国做点有利的事情，统一封国内人们的思想认识，可是又有卿大夫世袭的封地占完了诸侯国的土地，即使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这就是封建制所造成的后果。社稷（jì），国家的代称。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建国必须立社稷进行祭祀，于是用“社稷”代称“国家”。一，统一。视听，看到的和听到的，指人们的认识。世大夫，奴隶社会里，诸侯国内的大夫都是世袭的。禄邑，分封给世袭大夫的土地。封略，疆界，这里指国内的全部土地。其时，那时，指实行分封制的殷、周奴隶制时代。为，动词，造成。之，代词，这种后果。

〔112〕生圣人句——难道圣人本意是要使他的制度造成这样的恶果吗？岂，难道。是，这，这种恶果。

〔113〕吾固曰句——所以我说：“分封制的产生，不是出于圣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固，通“故”，所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固、故字通。”

# 驳复仇议[1]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2]。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3]；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4]。"臣窃独过之[5]。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6]。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7]。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8]。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9]。诛其可旌，兹谓滥[10]，黩刑甚矣[11]。旌其可诛，兹谓僭[12]；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13]，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14]，违害者不知所立[15]，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16]。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17]。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18]，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19]，虐于非辜[20]，州牧不知罪[21]，刑官不知问[22]，上下蒙冒[23]，吁号不闻[24]；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25]，枕戈为得

礼[26]，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27]，介然自克[28]，即死无憾[29]，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30]，将谢之不暇[31]，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32]，不免于罪[33]，师韫之诛，不愆于法[34]，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35]。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36]？

且其议曰[37]：“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38]，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39]。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40]；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41]。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42]。其非经背圣[43]，不亦甚哉！

《周礼》[44]：“调人，掌司万人之仇[45]。”“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46]；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47]。”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48]曰：“父不受诛[49]，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50]。”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51]。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52]。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53]。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54]，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55]。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56]。谨议[57]。

【注　释】

〔1〕这篇文章写于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柳宗元任

礼部员外郎。当时正处于“永贞政治革新”的热潮中，本文为吏治的革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武则天执政时，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亲手杀死暴吏赵师韫（yùn），然后报官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提出对徐元庆“诛而后旌”。柳宗元反对这种自相矛盾、荒唐可笑的主张，认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是有罪应杀，还是无辜被杀，必须首先明辨是非，然后执法。如果官吏横行不法，也必须严惩。这种赏罚分明，并且要求严惩暴吏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本文说理清楚，驳斥有力，逻辑性强，是一篇有名的驳论文章。

〔2〕臣伏见句——伏见，看到。伏，是古代下级对上级表示敬畏的谦词。天后，即武则天。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注〔4〕。同州，唐朝州名，辖区在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州治在今大荔县。下邽（guī），唐朝县名，属同州，在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赵师韫，曾任下邽县尉，主管全县治安，后升迁为御史，旅宿驿亭时，被徐元庆所杀。卒，终于。手刃，亲手杀死。刃，刀刃，这里用作动词，用刀刺杀。仇，这里用作名词，仇人。束身，把自己捆起来。归罪，投案认罪。

〔3〕当时句——谏（jiàn）臣，专管向皇帝提出批评建议的官。唐代谏官设有御史和左、右拾遗。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初唐著名诗人。出身于富豪之家，二十四岁时中进士，为武则天所赏识。三十三岁任谏官左拾遗，在这期间写了《复仇议状》。他曾多次随军远征，但痛感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于三十八岁辞官回乡。四十二岁被县令段简害死。有《陈子昂集》。陈子昂的诗刚健质朴，富有浪漫气息。他也写了一些散文，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旌（jīng）其闾（lǘ），在徐元庆的家乡用立牌坊、赐匾额等方式对他进行表彰。旌，表彰。闾，里巷的大门。这里指“里巷”。

〔4〕编之句——令，法令。国典，国法。

〔5〕臣窃句——窃，私自。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过，不对，过失。这里用作动词。之，代词，指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提出的主张。

〔6〕臣闻句——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防止作乱。礼，封建伦理道德。大本，根本作用。

〔7〕若曰句——若曰，如果说。无为，不许做。贼虐，杀人逞凶。贼，动词，杀人。虐，暴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凡是作儿子的为双亲报仇而杀人，

都不可以赦免。

〔8〕凡为理者杀无赦——凡是治理人民的官吏，无故杀人的也不能赦免。

〔9〕其本句——“礼”与“刑”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它们具体的应用范围、对象则不同，根据“礼”来表彰和根据“刑”来处死是不能同时并用在一个人身上的。其，代词，代“礼”和“刑”。本，基本精神，根本作用。合，一致，相同。用，指具体应用的场合、范围、对象等。莫得而并，不能同时并用。

〔10〕兹谓滥——这叫做滥杀。兹，这。

〔11〕黩（dú）——滥用，轻率。

〔12〕僭（jiàn）——超越本分。

〔13〕果以是——果，果真，如果真的。以是，拿这个。

〔14〕趋义者不知所向——寻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努力的方向。趋，趋从，寻求。

〔15〕违害者不知所立——躲避祸害的人也会无所适从。违，背，躲避。

〔16〕盖圣人句——盖，发语词，表示说明事物原委的语气。制，规定，法则。穷理，彻底推究道理。这里是“据理”的意思。穷，彻底推究。本情，根据情理。本，本着，根据。褒（bāo），奖励。贬，惩罚。统于一，归于一致。指礼和刑的统一。

〔17〕向使句——向使，假使。刺谳（yàn），侦察判定。刺，侦察、调查。谳，审判定案，这里是“判定”的意思。诚，真。考正，辨正，分清。曲直，是非。原，推究。端，原因。判然，明显地。离，分离，区分开。

〔18〕公罪——违反国法而犯的罪。

〔19〕奋其吏气——依仗他做官的权势。奋，发作，施展。吏气，即“官气”，官吏的气焰。

〔20〕虐于非辜——虐，害。非辜，无罪的人。

〔21〕州牧不知罪——州牧，州的最高长官。不知罪，不知加罪于他。

〔22〕刑官不知问——刑官，司法的官吏。问，过问，问罪。

〔23〕蒙冒——蒙蔽、掩盖。

〔24〕吁（yù）号（háo）——这里指鸣冤叫屈。

〔25〕戴天——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底下。

〔26〕枕戈为得礼——枕戈，头枕着武器睡觉，形容时刻不忘报仇。得礼，符合于礼。典出《礼记·檀弓上》：子曰："居父母之仇……寝苫(shān，草垫子)枕干(盾牌，泛指武器)不仕，弗(不)与共天下。"

〔27〕冲——冲击。这里是"刺杀"的意思。

〔28〕介然自克——介然，耿介，坚贞。自克，自胜，自己约束自己，意即"下定决心"。

〔29〕即死无憾——即死，就死，赴难。憾，怨恨。

〔30〕执事者宜有惭色——执事者，执掌政事的官吏。宜，应当。惭色，惭愧的表情。

〔31〕谢之不暇(xiá)——向他认错还来不及。谢，谢罪，认错。暇，空闲。

〔32〕其或——假若。表示提出另一种情况。

〔33〕不免于罪——确实有罪。

〔34〕愆(qiān)——过失，差错。这里是"违背"的意思。

〔35〕仇天子句——戕(qiáng)，杀害。悖(bèi)骜(ào)，桀傲不驯，蔑视法律。凌上，犯上作乱。

〔36〕执而句——执，逮捕。正邦典，正国法。正，动词。

〔37〕其议——指陈子昂的《复仇议状》。其，指示代词。

〔38〕亲亲相仇——因为敬爱自己的父母而互相报仇。第一个"亲"字，是动词，当"爱"、"敬"讲；第二个"亲"字是名词，指父母双亲。

〔39〕惑——迷惑，不明白。

〔40〕礼之句——冤抑，冤屈压抑。无告，无处告状申诉。其，另本作"以"。

〔41〕非谓句——抵罪，犯罪。触法，触犯法律。大戮，死罪。

〔42〕暴寡胁弱——欺压孤寡，威胁弱者。暴，动词，用暴力欺压。

〔43〕非经背圣——违反经典，背离圣人。

〔44〕《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载周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以下引文均见《周礼·地官司徒》"调人"条。

〔45〕调(tiáo)人句——调人，官名。主管司法。掌司，主管。万人之仇，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46〕凡杀人句——义，合正义，有道理。仇，复仇，报仇。

〔47〕有反杀句——反杀，重杀。反，复。邦国交仇之，举国共同惩处他。邦国，全国。交，共同。

〔48〕《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再传弟子公羊高所作，是解释《春秋》的。与《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传，注解经义的文字。下面的引文见《公羊传》定公四年。

〔49〕不受诛——不该杀。

〔50〕父受诛句——推刃，推刀往来，相杀不止。不除害，不能除掉祸害。

〔51〕今若句——若，如果。取此，根据这一原则，指上文所引《周礼》、《春秋·公羊传》说的原则。断，判断，这里指断案判决。两下相杀，指赵师韫杀徐爽，徐元庆杀赵师韫。

〔52〕不爱死——不怕死。爱，吝惜。

〔53〕元庆句——不越于礼，不超出礼的范围。服孝，能尽孝道。死义，为义而死。达理，通达事理。闻道，懂得圣贤之道。

〔54〕议者——指陈子昂。

〔55〕请下臣议，附于令——请求下达我这篇驳议，附在法令的后面。下，下达，颁布。令，法令。

〔56〕有断句——斯狱，这类案子。宜，应当。以，用。从事，办理，处置。

〔57〕谨议——慎重小心地作了上面的议论。旧时“议”这种文体末尾习用的套语。谨，慎重小心，表示郑重和恭敬。

# 天　说[1]

韩愈谓柳子曰[2]："若知天之说乎[3]？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4]、倦辱[5]、饥寒甚者[6]，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7]！'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8]？'若是者，举不能知天[9]。夫果蓏[10]、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11]；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12]；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13]。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14]。其有能去之者[15]，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16]，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17]，而又穴为偃溲[18]，筑为墙垣[19]、城郭[20]、台谢[21]、观游[22]、疏为川渎、沟洫[23]、陂池[24]，燧木以燔[25]，革金以熔[26]，陶甄琢磨[27]，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28]。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29]。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30]；繁

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辨且美矣〔31〕。吾能终其说〔32〕。彼上而玄者〔33〕，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34〕，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35〕？蕃而息之者〔36〕，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37〕？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38〕；呼且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39〕。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40〕，生而死尔〔41〕，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42〕？”

**【注 释】**

〔1〕这篇文章是柳宗元与韩愈辩论关于天有无意志的著名哲学论文。文章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引述韩愈关于天人感应的话，作为批驳对象；第二段作者针对韩愈的言论，尖锐深刻地加以批驳，有的放矢，矢矢中的，有针对性，有逻辑性，有说服力。文句虽然不多，但十分雄辩地驳斥了韩愈的天命论，表达了柳宗元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2〕谓……曰——对……说。柳子，柳宗元自称。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一些文人常常喜欢用“子”自称。下文“吾为子言”的“子”，是对别人的尊称，略等于“您”。

〔3〕若知句——若，你。天之说，关于天的道理，即对天意的解说、看法。

〔4〕今夫——发语词，用在句首，表示要发议论。

〔5〕倦辱——困苦屈辱。

〔6〕甚——很，极。

〔7〕残民句——残害人民的人反而昌盛，保护人民的人反而遭殃。佑，保护。殃，祸殃，这里是“遭殃”，用作动词。

〔8〕何为句——何为，即“为何”，为什么。戾（lì），违背，这里是“背理”。

〔9〕若是句——若是者，象这样的人。举，全，都。

〔10〕果蓏（luǒ）——树木的果实叫“果”，瓜类等蔓生植物的果实叫“蓏”。《说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11〕人之句——血气，指人体内的血和气。败，败坏。逆，不顺。壅（yōng），阻塞。底，停滞。痈（yōng），大的毒疮，多生在颈部。疡（yáng），小的毒疮，多生在头部。疣（yóu）赘（zhuì），肿瘤。瘘（lòu），颈肿。痔（zhì），痔疮。

〔12〕木朽句——蝎（hé），木中蛀虫。《说文》：“蝎，蝤（qiú）蛴（qí）也，从虫，曷声，胡葛切。”蝤蛴，天牛的幼虫。中，动词，生在其中。草腐而萤飞，语本《礼·月令》：“腐草化为萤。”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萤，萤火虫。

〔13〕元气句——元气和阴阳坏了，才产生了人。这是韩愈的唯心主义说法。

〔14〕虫之句——食（sì）啮（niè）之，吃它，咬它。食，动词，吃。攻穴之，钻进去，在里面打洞。穴，动词，打洞。滋甚，更加厉害。

〔15〕其有能去之者——其，如果。去，去掉。

〔16〕繁而息——繁，繁殖。息，生长。

〔17〕窾（kuǎn）墓以送死——窾，中空。这里，用作动词，挖空。送死，这里指埋葬死人。

〔18〕穴为偃溲（sōu）——穴，动词，挖坑。偃溲，厕所。偃，通“匽（yǎn）”，储污水的坑池。溲，小便。

〔19〕垣（yuán）——低矮的墙。

〔20〕郭——外城。

〔21〕榭（xiè）——建筑在高台上的敞屋。

〔22〕观（guàn）游——可供游览的场所。

〔23〕疏为川渎（dú）、沟洫——疏，疏通。川渎，大小河流。渎，小

河，水沟。《说文》："渎，沟也。"沟洫（xù），田间水道。洫，水渠。

〔24〕陂（bēi）池——池塘。

〔25〕燧（suì）木以燔——燧木，钻木取火。燧，古代取火的用具，这里用作动词。燔（fán），烧。

〔26〕革金以熔——革，改革，变革，这里引申为熔化。金，金属。熔，熔铸。

〔27〕陶甄（zhēn）琢（zhuó）磨——陶，动词，制作陶器。甄，动词，制作瓦器。琢磨，雕制玉器。

〔28〕悴（cuì）然——憔悴的样子，形容衰弱。情，本性。

〔29〕幸（xìng）幸句——幸幸，同"悻（xìng）悻"，气势汹汹的样子。冲冲，来往不断，忙碌不停。攻残，侵害、摧残。败挠，败坏，扰乱。

〔30〕吾意句——残斯人，残害这些人。日薄岁削、一天天、一年年地减少。

〔31〕子诚有句——你果真是有所激愤才说这番话的吗？那确实是巧言善辩而且美妙动听。诚，果真。激，愤激。是，指示代词，这，指上述韩愈的言论。韩愈这段话很可能是贞元末年在长安时给柳宗元讲的。韩愈在贞元末年写的《与崔群书》中，也讲过类似的话。信，确实。辩，巧言善辩。美，美妙动听。

〔32〕终——尽，这里是"讲得透彻"的意思。

〔33〕玄——青黑色。

〔34〕浑然而中处——浑然，大而弥漫，混同一体。中处，这里指处在天、地之间。

〔35〕假而句——假，假如。去，除去，去掉。其，难道。报，报答，感谢。

〔36〕蕃——通"繁"，繁殖。

〔37〕其乌句——其，表示反诘语气，无义。乌，何，怎么。赏功，奖赏有功之人。罚祸，惩罚为祸的人。

〔38〕大谬——大错。

〔39〕呼且怨句——哀，可怜，同情。仁，仁慈，仁爱。愈，更加。

〔40〕子而信子之仁义从游其内——而，通"如"，如果。义，道义，主

张，生活的准则。游，活动，引申为"行动"、"生活"。其内，天地之间。另本无"仁"字。

〔41〕生而死尔——生和死而已。而，连词，与。尔，而已，罢了。

〔42〕置——寄托。

# 捕蛇者说[1]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2]。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3]。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4]。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5]。永之人争奔走焉[6]。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7]。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8]。"言之，貌若甚戚者[9]。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10]？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11]？"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12]："君将哀而生之乎[13]？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14]。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15]。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16]。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17]。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18]；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

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19]。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20]。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21]。谨食之，时而献焉[22]。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23]。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24]。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25]？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26]！"

余闻而愈悲[27]。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28]。"吾尝疑乎是[29]。今以蒋氏观之，犹信[30]。呜呼[31]！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32]？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33]。

**【注　释】**

〔1〕"此文无选本不录，读者最广，人谈柳文，必首及是篇"（章士钊《柳文指要》），确系广为传颂的名文。唐朝天宝以来，朝政腐败，藩镇割据，赋税繁重，"大率二户资一兵"，弄得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永贞革新"的内容之一就是改革赋税制度。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仍坚持革新主张，提出"均赋"的建议，并且指出："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税乱"（《答元饶州论政理等》）。当柳宗元目睹永州农民的痛苦生活以后，提笔写了这篇揭露统治阶级横征暴敛从而为民说话的好文章。文章采取了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同时对悍吏扰民的场面、蒋氏的心理描写都很生动，语言上偶句、散句并用，文章结尾处引用"苛政猛于虎"的名言以画龙点睛，突出主题，都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2〕永州句——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之，结构助词，的，表示领属关系。野，郊外。异，奇异，特别。黑质而白章，蛇身黑底儿上有白色斑纹。质，质地，事物的本体，这里指蛇身。章，斑纹。而，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并且。触，接触到。尽死，草木尽死，承前省略主语"草木"。尽，全。以，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如果，《经词衍释》："以，犹'如'也"。

啮（niè），咬。无御之者，没有抵挡它的办法，意即被咬后无药可治。之，代词，它，代毒蛇。者，指示代词，“的（办法）”，古汉语的“者”字结构，相当于现在的“的”字结构。

〔3〕然得句——然，转折连词，但是。而，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用在两个动词之间，表示动作的连续性。腊（xī），这里是动词，晾成肉干。之，它，代词，代异蛇。“以为饵”即“以之为饵”，省略代词“之(代异蛇)”。以，表示所用的介词，拿，用。为，动词，做。饵，食品，这里指药饵。可，可以。以，介词，用。已，止，这里是医治的意思。大风，麻疯病。挛（luán）踠（wǎn），手脚弯曲不展的病症。瘘（lòu），脖子肿大。疠(lì)，恶性疮疥。去，消除。死肌，因溃烂而失去机能的肌肉。三虫，蛔虫，赤虫，蛲虫。一说指“三尸之虫”，古代道家称胸、脑、腹为三尸，内有三虫，能向上帝进谗言使人生病、死亡。这是迷信说法。

〔4〕其始句——其始，在当初。其，指示代词，那，这里有“在”的意思。太医，即御医，宫中的医生。唐朝设有太医署。以王命，奉皇帝的命令。以，表示凭借的介词，用，凭。这里引申为“奉”。聚，收集。之，代词，它，代异蛇。岁赋其二，每年征收两次。赋，动词，征收。其，代词，它，指异蛇。

〔5〕募有能句——募，招募。者，代词，代捕捉异蛇的人。当其租入，抵他应交的赋税。当，动词，抵，顶替。

〔6〕争奔走焉——抢着去做捕蛇这件事。焉，指示代词，相当于“于是”，兼有介词“于”和代词“是”的作用，意即“在捕蛇这件事情上”。

〔7〕专其利三世矣——专，专有，专享。其，这种，代词，指“以蛇代赋”。利，好处。三世，三代，祖父、父亲、他自己。矣，了，语气助词，表示已经如此的语气。

〔8〕问之句——问之，我问他。省略主语“余”。则曰，他就说，主语省略。则，表示承接，关系的连词，就。死于是，死在捕蛇这件事上。嗣(sì)，继承，接续。为之，做这件事。几，几乎，差一点。数（shuò），很多次。

〔9〕言之句——蒋氏说这话时，脸上似乎露出很悲痛的样子。若，好象。戚，忧愁、悲哀。

〔10〕若毒之乎——你怨恨捕蛇这件事吗？若，你，第二人称代词。毒，这里用作动词，因苦痛而怨恨。之，代词，代捕蛇这件事。乎，吗，表示疑

问的语气助词。

〔11〕余将句——告，告诉。于，对，表示对象的介词。莅（lì）事者，临职管事的人，指地方官。莅，临，到。更，改换。役，劳役，差事。复，恢复。赋，赋税。则，就，那么。何如，即“如何”，怎么样。

〔12〕蒋氏句——汪然，泪汪汪的样子。然，形容词词尾，“的样子”。涕，泪。

〔13〕君将句——君，你，对人的尊称。将，要，打算。哀，怜悯。生，“使……生活下去”，使动用法。之，第一人称代词，我，代说话人自己。

〔14〕则吾句——斯，这，指示代词。未若……之甚也，相当于“不象……得厉害呀”。之，结构助词。得，用在形容词和补语之间，表示后面是补语。

〔15〕向吾句——向，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假使，与下文“则”相呼应。“向……则……”相当于“假使……，那么……”久已，早就已经。病，困苦不堪。

〔16〕自吾氏句——自，从。积，累计。于，表示时间的介词，到。而，转折连词，可是。生，生活。日，一天比一天，有“逐渐”的意思。蹙(cù)，穷困，窘迫。

〔17〕殚（dān）其句——殚，尽。其，代词，他们，指乡邻。地，田地。出，用作名词，指生产的东西。竭，尽。庐，房屋，这里指家庭。入，用作名词，指收入的东西。号呼，哭喊。转徙（xǐ），辗转、迁移，指逃荒。顿，困顿，疲乏。踣（pō），通“仆”，跌倒。犯，冒着。呼嘘（xū），呼吸。嘘，吐气。毒疠，毒气，指瘟疫的病毒。相藉，横七竖八相互枕藉，形容人死的很多。

〔18〕曩（nǎng）与句——曩，从前。室，家。

〔19〕非死句——非……则……，相当于“不是……就是……”。尔，通“耳”，表示感叹的语气助词。而，转折连词，可是。以，表示原因的介词，由于，因为，独。

〔20〕悍吏句——悍吏，强暴的小官吏。之，结构助词，取消“悍吏来吾乡”这个句子的独立性，使它成为主谓结构，作为“叫嚣”、“隳（huī）突”的时间状语。叫嚣，吵闹、喧嚷。乎，同“于”，表示处所的介词，在。东西，与下文的“南北”，都是“到处”的意思。隳突，破坏、奔突、

骚扰。《吕氏春秋·顺说》高诱注："隳，坏也。"突，冲撞。哗然，惊呼的样子。骇，惊吓。者，语气助词，在这里表示肯定语气。虽鸡狗不得宁焉，即便是鸡狗也不得安宁，（何况人呢！）虽，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即使。宁，安。焉，语末助词，啊。

〔21〕吾恂（xún）句——恂恂，小心谨慎的样子。而，连词，用在状语和动词谓语之间，表示修饰性的偏正关系。下文"则弛然而卧"的"而"同此。其，指示代词，那个。缶（fǒu），瓦罐。尚，表示重复连续的副词，还。弛然，放心的样子。

〔22〕谨食（sì）句——谨，小心。食，通"饲"，动词，喂养。时，按时，到时候。

〔23〕退而句——退，指献蛇回来。甘食，香甜有味地吃着。其土，那块田地。有，用作名词，指出产的东西。以尽吾齿，用来度完我的天年。以，表示所有的介词，用来。尽，用作动词，度完。齿，年寿，岁月。

〔24〕盖一句——盖，语首语气助词，表示大概，不十分肯定的语气。犯死者，冒着死亡危险的情况。熙熙，快乐的样子。

〔25〕岂若——岂，表示反问语气的副词，哪里，难道。若，象。旦旦，天天。哉，表示感叹的语气助词，呢。

〔26〕今虽——乎，同"于"，在。此，指示代词，代捕蛇这件事。则已后矣，那就已经（死得）比较晚了。安，疑问代词，怎么。耶，表示反问的语气助词，呢。

〔27〕余闻句——我听了以后就更加悲哀了。而，表示顺承关系的连词，就。愈，越，更。

〔28〕孔子句——引文见《礼纪·檀弓》。苛政，残暴的政治，这里指横征暴敛。于，表示比较的介词，相当于"比……更……。

〔29〕吾尝句——尝，表示时间的副词，曾经。乎，表示对象的介词，对于。是，代词，这，指"苛政猛于虎"这句话。

〔30〕今以句——以，表示方向的介词，从。之，代词，它，代"苛政猛于虎"这句话。犹信，还是可信的。

〔31〕呜呼——表示悲痛感情的叹词，唉。

〔32〕孰知句——孰，疑问代词，谁。乎，表示感叹的语气助词，呢。

〔33〕故为句——故，所以。为，介词，替，给。以，同"而"，表示承

接关系的连词。俟（sì），等待。夫，原是语气助词，这里用作指示代词，那。观人风者，原指采集民间风谣的官员。《礼记·王制》：《命大（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指朝廷派下来观察民间风俗情况的官员。观，观察，考察。人风，即“民风”，民间的风俗情况。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一般将“民”字改用“人”字。焉，同“之”，它，代词，代这篇文章。

# 愚溪诗序[1]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2]。或曰："冉氏尝居也[3]，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4]，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5]。古有愚公谷[6]，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龂龂然[7]，不可以不更也[8]，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9]，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10]，为愚泉。愚泉凡六穴[11]，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12]。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13]。

夫水，智者乐也[14]；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15]，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16]，蛟龙不屑[17]，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18]，然则虽辱而愚之[19]，可也。

宁武子[20]，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

不违如愚[21]，睿而为愚者也[22]。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23]。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24]。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25]；清莹秀澈，锵鸣金石[26]；能使愚者喜笑眷慕[27]，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28]，牢笼百态[29]，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30]。于是作《八愚诗》，记于溪石上。

**【注　释】**

〔1〕唐宪宗（李纯）元和五年（公元801年），即柳宗元被贬在永州的第六年，柳宗元迁入冉溪边上的新居，改溪名为"愚溪"，并为此写了《八愚诗》（已失传）。本文就是为《八愚诗》写的序文。文中描绘了当地的奇山异水，说明了更改溪名的原因，着重抒发了作者被埋没受屈辱而郁郁不乐的心情。愚溪，即"冉溪"，潇水的支流。《舆地纪胜》："永州：愚溪在州西一里，水色蓝，谓之染水，或曰，冉氏尝居于此，故名冉溪，又名染溪。柳子厚更名愚溪。"

〔2〕灌水句——灌水，湘江的支流，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源出灌阳县西南，故名"灌水"，流经全州注入湘江。阳，河流的北面为阳。潇水，也是湘江支流，源出湖南省道县的潇山，故名"潇水"，流经零陵县城，至苹岛注入湘江。灌水、潇水都在当时永州境内。

〔3〕尝——曾经。

〔4〕能——功能。

〔5〕余以句——以，因。愚，愚笨，不聪明，这里可视为反语。触罪，犯罪。触，犯。谪（zhé），特指贬官。这里指作者被贬为永州司马一事。是，这。尤绝者，指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尤，特别，突出。绝，极，这里是"绝妙"的意思。家，用作动词，安家，住下来。下文"今予家是溪"的

“家”同此。

〔6〕愚公谷——在今山东省临淄(zī)县西。《水经注·淄水》:“……西北径黄山东，又北历愚山。山东有愚公冢(zhǒng，坟墓)。时水又屈而径杜山北，有愚公谷。”又,《说苑·政理》:“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接着，这位老公述说了原由：自家的一头母牛生了一只小牛，把小牛卖掉买回一匹小马来。有一位蛮横的少年说:“牛是不会生马的，可见这小马不是你家的。”于是就把小马拉走了。邻人以为老公愚，故称为“愚公”，山谷取名“愚公谷”。齐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认为：老公并不愚，他不敢去报官，怕官府断案不公，这才无可奈何地让人把小马夺走了，这正说明政治不清明啊！柳宗元借用这个典故，暗示他改“冉溪”为“愚溪”，正是因为当时的朝政腐败、黑暗。

〔7〕龂(yín)龂然——争辩的样子。

〔8〕更——易，更改。

〔9〕上——上游水边。

〔10〕居——蓄积。

〔11〕凡六穴——共六个泉眼。凡，共。穴，洞。这里指泉眼。

〔12〕遂负句——遂，就，于是。负，担，挑。累石，积累石块。隘(aì)，狭窄的地方。

〔13〕嘉木句——嘉木，好看的树木。异石，奇形怪状的石头。错置，交错安放。咸，都。辱，屈辱，玷辱。

〔14〕夫水，智者乐(yáo)也——语出《论语·雍也》:“知(通“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夫，发语词。智者，聪明的人。乐，喜爱。

〔15〕坻(chí)——水中小洲。

〔16〕幽邃(suì)——幽静深远。幽，僻静。邃，深远。

〔17〕不屑(xiè)——认为事物轻微而看不上眼。从语义上看，这里是“不屑居住”的意思。

〔18〕适类于余——恰好和我相类似。适，正好。

〔19〕愚——使动用法，使之愚。

〔20〕宁武子——宁俞，春秋时卫国大夫，谥“武”。《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指假装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

〔21〕颜子——孔子的弟子颜回。《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不提不同意见）如愚。退而省（指孔子观察）其私（颜回的言行），亦足以发（把孔子所讲的道理加以发挥），回也不愚。"

〔22〕睿（ruì）——聪明。

〔23〕今余句——这句是反语。遭，遇。悖(bèi)，违背。莫我若，即"莫若我"，不象我，意为"比不上我"。若，象。

〔24〕夫然句——然；如此，这样。"余得专"，宋刻世彩堂本《柳河东集》作"余专得"，今据《唐文粹》改。

〔25〕鉴万类——照万物。鉴，照。

〔26〕清莹句——莹，光洁明亮。澈，澄清。锵(qiāng)，象声词，金玉的响声。金，金属制的乐器，如钟。石，石制乐器，如磬(qìng)。这里是说，水声象钟、磬等乐器发出的声音，铿锵作响。

〔27〕眷慕——留恋、爱慕。

〔28〕漱——洗涤。

〔29〕牢笼——包罗。

〔30〕以愚辞句——愚辞，指《八愚诗》。歌，颂。超，出脱，超脱。鸿蒙，自然界的元气，这里指宇宙。混，混同。希夷，《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混希夷，指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liáo)，寂静而空虚。寥，空虚，稀疏。莫我知，即"莫知我"，不知我，连自己的存在也不知道了，意即"形神俱忘"，忘却一切。

# 送宁国范明府诗序[1]

近制，凡得仕于王者，岁登名于吏部[2]。吏部则必参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为曹，谓之甲[3]。名书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书及门下[4]。每大选置大考绩，必关决会验而视其成[5]。有不合者，下有司罢去甚众[6]。由是吏得为奸以立威，贼知以弄权，诡窃窜易，而莫示其实[7]。必求端悫而习于事，辩达而勤其务者，命之官而掌之[8]。居三年，则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职[9]。有范氏传真者，始来京师[10]，近臣多言其美[11]。宰相闻之，用以为是职。在门下，甚获休问[12]。初命京兆武功尉[13]。既有成绩，复于有司，为宣州宁国令[14]。咸曰：由邦畿而调者，命东西部尉以为美仕[15]。范生曰[16]："不然。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17]。与其给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18]。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19]。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20]，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21]。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22]。"季弟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乎其僚，咸

悦而尚之[23]。故为诗以重其去，而使余为序[24]。

**【注　释】**

〔1〕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从蓝田尉调回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到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在这期间，柳宗元写了一些宣传政治革新的诗文，本篇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柳宗元已与王叔文等人形成政治革新集团，本篇序文实际上是为改革吏制作舆论准备的。文章不仅揭露了唐王朝吏制的腐败，而且更重要的是借范传真的话提出了"吏者人役也"的进步观点，敢于同"官为民牧"的封建传统观点唱反调。这一观点，在作者被贬永州后写的《送薛存义序》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宁国，在今安徽省宁国县，当时范传真被任命为宁国县令。范明府，即范传真。明府，原是对郡太守、州刺史的尊称，唐人用为对县令的尊称。诗序，赠序的一种，范传真要到宁国县去上任了，朋友们都写了诗赠别，本文就是柳宗元为这些赠别诗写的序文。文章立意很高，揭露很深；叙事简明，层次清楚。

〔2〕近制句——近制，近年来的制度。得仕，这里指得到做官资格。王，皇家，朝廷。岁，每年。吏部，唐朝尚书省下有六部，吏部是其中之一，掌管官吏的任免、升降等事宜。

〔3〕吏部句——参，检验。等列，品级、年资。分，分别。合之，把品级、年资相同的归为一类。合，合并归类。之，代词，它，指品级、年资。率(shuài)，大致。曹，批，群。谓之甲，称它做甲。

〔4〕名书句——名书为三，名单写成三份。书，动词，写。有司，指吏部主管的官吏。中书，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门下，门下省，长官称侍中。按：唐朝中央最高政权机构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是立法机关。门下省负责审核，是审议机关。尚书省负责执行，是行政机关。

〔5〕每大选置句——每，每逢。大选置，大规模选拔和安置官吏。大考绩，大规模考核现任官吏的政绩。必，一定。关决，官场用语，即"通过"。会验，指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共同考核检验。视其成，看他们的成绩。唐初每年选拔一次官吏，后改为三、四年选拔一次。选拔时要举行考试，主要内容是写判决词，根据所写判决词的文理和书法的优劣评定成绩，再考

察应试者的容貌和辞令，然后决定录用与否。

〔6〕有不合者句——不合，考试不合格，或与登记的名单不符合。罢去，取消候选资格。甚众，很多。

〔7〕由是句——由是，因此。吏，主管的官吏。为奸，作奸，指舞弊，干坏事。立威，作威作福。贼知，出坏主意。"知"通"智"。弄权，即滥用权力。诡窃窜易，暗中偷换或改动文书。莫示其实，不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示，显示，反映。《册府元龟·铨选》记载：安史之乱以后，"两都（长安、洛阳）士庶散在远方，三库敕甲（档案、文书）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wǎng，骗取，欺骗）冒（假冒，冒充），吏或诈欺，乃至制敕旨甲皆被改张毁裂，……至真伪混然。"

〔8〕必求句——必求，一定要寻求。端悫（què），正直忠厚。习，熟悉。辩达，辩，通"辨"，明辨；达，通晓。命之官，任命他做官。掌之，掌管选拔考核官吏的工作。

〔9〕居三年句——居，居官，这里指"任职"。益，增益，这里指"提升"。去，离开，这里指免除。

〔10〕京师——京城，指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详见韩愈《论佛骨表》注〔33〕。

〔11〕近臣——在朝廷的官吏。美——好，这里指具备上文所说"端悫"、"辩达"等优点。

〔12〕在门下句——在门下省工作时，得到很好的名声。休问，不用打问，指好名声。

〔13〕初命京兆武功尉——初次任命为京兆府的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县尉。初命，指范传真被调离门下省以后的初次任命。京兆，京兆府，原是汉代京畿（jī，京城及其附近）行政区划名，管辖京都长安及其附近的几个县。后称京都为京兆。《汉书·百官公卿表》注："京，大也；兆者，众数；言大众所在，故云京兆也。"尉，县尉，县令的辅佐，主管全县治安的官。

〔14〕既有句——既有，已有。复，这里是"上报"的意思。宣州，唐代州名，州治在今安徽省宣城。宁国县属宣州。令，县令。

〔15〕咸曰句——咸曰，都说。咸，全都。邦畿，即京畿，京都附近的州县。命，被任命。东西部尉，指唐代京都长安城内的万年、长安两县的

官员。长安城内朱雀街以东为万年县，以西为长安县。当时都称为"赤县"。部，官署，这里指县衙。尉，县尉，这里泛指"赤县"的县级官员。美仕，美差，好官位。

〔16〕范生——范传真。生，"先生"的省称。

〔17〕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官被认为好，是说他有利于人民。夫，发语词。乎，同"于"。人，即"民"，唐人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改"民"为"人"。

〔18〕与其句——与其满足于财物供应充分，不如安心于施行教化。给(jǐ)，丰富、充足。化导，教化，引导。

〔19〕故求句——故，所以。发，发挥。所学者，所学到的本领。施于物，施行于事物，用在办理事情上。而已矣，罢了。

〔20〕役于人——做人民的仆役。

〔21〕今吾句——致其，使他们达到。去，除掉。凌，侵凌。暴，粗暴。惠，动词，给予好处。有，享有，领受。其禄，那些俸禄。

〔22〕庶可句——庶可，可以。庶，副词，表示可能和希望。平，安。色，脸色，面部表情。苟，如果。获，得到。是，这些。足，满足。

〔23〕季弟句——季弟，排行最小的弟弟，指范传真的弟弟范传正。殿中侍御史，朝廷的监察官。僚，同僚，在同一个官署作事的人。悦，喜悦，高兴。尚，推崇。

〔24〕故为句——故，所以。"为诗"、"为序"的"为"，动词，作。重，看重，重视。其，代词，他，指范传真。去，离开，指范传真离开长安去宁国上任。

# 送薛存义序[1]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于觞，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2]。

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3]？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4]。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5]。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6]。岂唯怠之[7]，又从而盗之[8]。向使佣一夫于家[9]，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10]。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11]，何哉？势不同也[12]。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13]，得不恐而畏乎[14]！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15]。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16]。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17]，其知恐而畏也审矣[18]。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19]；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20]。

**【注　释】**

[1]这篇赠序作于永州。作者进一步发挥《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

的“为吏者人役也”的思想。文章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诵之有情，是一篇有名的赠序。薛存义，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柳宗元的同乡，曾在永州零陵县（今湖南省零陵县）作代理县令。离任时，柳宗元送他这篇序。

〔2〕河东句——柳子，柳宗元自称。载，装，盛。俎(zǔ)，古代祭祀时盛祭品的礼器，这里指盛肉的器具。崇酒，斟满了酒。崇，用作动词，斟满。觞(shāng)，酒杯。送之，送到。之，动词，到。江之浒(hǔ)，江边上。之，助词，另本无此字。浒，水边。饮(yìn)食(sì)之，请他喝，请他吃。饮，食，都用作使动词。之，代词，代薛存义。

〔3〕凡吏句——凡，大凡，所有。吏于土，在地方上作官。若，第二人称代词，你。职，职责。

〔4〕役——第一个“役”是名词，指被雇佣的人，即仆役。第二个“役”用作动词，“驱使”、“奴役”的意思。

〔5〕凡民句——食于土，靠种地吃饭。出其什一，拿出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指向官府缴纳赋税。佣乎吏，雇佣官吏。佣，雇佣。乎，助词，无义。“使”后省略“之”字，代词，代官吏。司，动词，掌管。平，动词，平定，治理。我，我们，指人民。

〔6〕今我句——我，指官吏，就官吏方面说的，与上句的“我”不同。其，代词，他们，指人民。直，通“值”，即俸禄。怠(dài)，懈怠，敷衍。天下皆然，到处都是这样。

〔7〕岂唯——哪里只是。

〔8〕盗之——窃取人民的财产。指贪污和敲诈勒索。

〔9〕向使——假如。

〔10〕黜(chù)——原指官吏被降职或免官。这里是“驱逐”的意思。

〔11〕肆——完全表露，放手施展。

〔12〕势——情势。指主仆关系和官民关系的不同。主可以黜罚仆，民却不能黜罚官。

〔13〕达——通达，明晓。

〔14〕得不——即“得无”，能不。

〔15〕假令——代理县令。

〔16〕早作句——早作，早上一起来，就工作、做事。讼(sòng)，诉讼，打官司。平，公平，这里用作动词，指公平合理的处理。赋，赋税。均，均

匀，这里用作动词，意思是“得到合理负担”。老弱，这里是“无论老少”的意思。无怀诈暴憎，没有内怀欺诈外露憎恨的。暴，露在外表。

〔17〕不虚取直也的——不白拿薪俸是的确的。的，的确，确实。

〔18〕审——确实，明确。

〔19〕吾贱句——贱，地位低贱。辱，指被贬官。与，参预。考绩，考核官吏的政绩。幽，暗，指不好的官吏。明，指贤明的官吏。说，意见，评议。《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zhì，提升）幽明。”大意是，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吏的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共九年），决定官吏的好坏而予升降。

〔20〕于其句——于，介词，在，正当。往，去。赏，赠送。重（chóng）之以辞，再加上这些话，指这篇赠序。

#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1]

二十一日宗元白[2]。

辱书云欲相师[3]。仆道不笃[4]，业甚浅近[5]，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6]。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7]。仆自卜固无取[8]；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9]？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10]。"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11]。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12]。独韩愈奋不顾流俗[13]，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14]。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15]，而增与为言辞[16]。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17]，又挈挈而东[18]。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19]。"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20]。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21]。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22]。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23]？

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24]。然雪与日岂有过哉[25]？顾吠者犬耳[26]。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衒怪于群目[27]，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28]，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29]，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30]？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31]！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32]！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33]。数百年来，人不复行[34]。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35]。"应之者咸怃然[36]。京兆尹郑叔刚，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邪？"廷中皆大笑[37]。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38]，何哉？独为所不为也[39]。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40]。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41]。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42]，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43]。今书来，言者皆大过[44]。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45]。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46]。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

以为能也[47]。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48]，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49]，惧其剽而不留也[50]；未尝敢以怠心易之[51]，惧其驰而不严也[52]；未尝敢以昏气出之[53]，惧其昧没而杂也[54]；未尝敢以矜气作之[55]，惧其偃蹇而骄也[56]。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57]。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58]。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59]。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60]。本之《书》以求其质[61]；本之《诗》以求其恒[62]；本之《礼》以求其宜[63]；本之《春秋》以求其断[64]；本之《易》以求其动[65]。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66]；参之孟荀以畅其支[67]！参之庄老以肆其端[68]；参之《国语》以博其趣[69]；参之《离骚》以致其幽[70]；参之太史以著其洁[71]。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72]。

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73]。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74]。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75]，则幸矣。宗元白。

【注　释】

[1]唐宪宗（李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韦中立请求拜柳宗元为老师，柳宗元给他写了这封复信。信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论师道之衰，并表示自己不敢为人之师；后一部分论述“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介绍自己学习和写作的经验和体会。

“文以明道”是柳宗元文艺理论的核心。柳宗元所说的“道”，是指他那朴素的唯物论和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勇于革新的政治主张。他提出的“文以明道”就是用文章来宣传这些思想和主张，要求文章为政治服务，对社会有益。这种进步的文学主张，在当时的“古文运动”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文章层次清楚，善于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而又有气势；文中插入“成礼造朝”一段趣闻作比，写得绘形绘声。韦中立，潭州刺史韦彪的孙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中进士。年轻时聪敏好学，对柳宗元很敬佩，他不计柳宗元当时正在贬中，也不顾世俗所讥，远道从京师（长安）赶到永州，请求柳宗元做他的老师。

〔2〕白——说，寄语。

〔3〕辱——辱没，谦词，是“承蒙”的意思。

　　云——说。

〔4〕笃（dǔ）——坚定，引申为“深”。

〔5〕业——学业。

〔6〕自是——自以为是。是，对，正确。

〔7〕不意句——不意，不料，意想不到。吾子，您，亲切的称呼。蛮夷间，这里指永州。蛮夷，古代对少数民族轻蔑的称呼。见取，被（你）取法。意思是被你称为老师。见，表示被动，相当于“被”。

〔8〕仆自卜（bǔ）固无取——自卜，自己估量。卜，占卜，这里是料想，估量的意思。固，本来。无取，没有可取之处。

〔9〕为众人句——众人，指普通人，一般的人，与现代汉语中“众人”的含义不同。况，何况，连词，表示更进一层的反问。

〔10〕患——忧患，祸患。引文见《孟子·离娄上》。

〔11〕由魏晋句——由，从。魏，朝代名，三国之一，公元200—265年，第一代君主是曹丕（pī）。晋，朝代名，公元265—420年，第一代君主是司马炎。益，更。事，从，倖事。

〔12〕辄哗笑之——辄，就。喧哗，声大而杂乱。

〔13〕独——单独，只有。

〔14〕抗颜——毫不客气的样子。

〔15〕指目牵引——意思是，很多人见了韩愈，就指手画脚，递眼色，拉扯衣角示意，以表示惊奇和轻蔑。指，动词，用手指。目，动词，目视，递

眼色。

〔16〕而增与为言辞——并且对韩愈说了不少坏话，加以毁谤。

〔17〕炊（chuī）不暇熟——饭都来不及煮熟。形容匆忙。炊，烧火做饭。

〔18〕挈（qiè）挈——孤独的样子。

〔19〕屈子——屈原。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23〕。引文见《楚辞·九章·怀沙》："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吠（fèi）狗叫。

〔20〕仆闻往句——往，已往，从前。庸、蜀，指四川。庸，古国名，在今湖北省竹山县东南。蜀，三国时的蜀国，在今四川省。恒（héng），经常，常常。日出则犬吠，太阳出来后，狗就对着太阳叫。成语"蜀犬吠日"原出于此，用以讥讽少见多怪。过言，言过其实。

〔21〕二年句——二年冬，指唐宪宗李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的冬天。逾岭，越过五岭，指岭南也下了雪，岭南一般是不下雪的。被，覆盖。南越，指广东、广西一带。

〔22〕数州句——苍黄，同"仓皇"，惊慌失措的样子。噬（shì），咬。累日，连日，好几天。乃已，才停止。

〔23〕不以病乎——不是很困窘难堪吗？以，同"已"，很，太甚。病，困窘、难堪。下句"见病"、"亦以病吾子"的"病"，动词，指责，不满。

〔24〕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不单是我被世俗指责非议，也使您受到世俗的指责非议。

〔25〕过——过失，错误。

〔26〕顾——顾虑，顾及。

〔27〕衒（xuàn）——炫耀，显露。

〔28〕谪过——贬官。指作者被贬永州司马。

〔29〕居南中九年——谪居永州九年，当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南中，南方，这儿指永州。

〔30〕岂可句——呶（náo）呶，喧哗，吵闹。咈（fú），扰乱，拂逆。

〔31〕则固句——愦（kuì），心乱。愈不可过矣，更不能过活下去了。

〔32〕平居句——望外，意外，料想不到。齿舌，口舌，非议。

〔33〕抑又句——冠礼，加冠仪式，周代根据氏族社会的"成丁礼"而规定的一种礼仪。周代贵族男子二十岁时在宗庙里举行冠礼，由父亲主持，

请尊贵的来宾加冠三次：先加黑麻布做的缁（zī，黑色）布冠，表示有了统治人的特权，再加白鹿皮做的皮弁（biàn，帽子），表示可以入伍；后加黑色平顶的爵弁，表示有权参加祭祀。责，要求。成人，成年人。尤，最，特别。

〔34〕不复行——不再举行（这种冠礼）。

〔35〕既成句——造朝，上朝，到朝廷上去。荐（jiān）笏（hù），把笏插在衣带中。荐，插。笏，古代大臣上朝时拿着的手板。某子，孙昌胤（yin）自称。冠毕，冠礼已经举行完毕。

〔36〕咸怃（wǔ）然——咸，全都。怃然，莫名其妙的样子。

〔37〕京兆句——京兆尹，官名，京兆的行政长官。汉以后，称京城所在的州郡为京兆，唐朝的京兆是雍州（今陕西省西安县西北一带）。怫（fú）然，忿怒的样子。这里是不高兴，不耐烦的样子。曳（yè），笏，一手拿着笏板而垂下。曳，拉，拖，这里是“垂下”。却，后退。何预我邪，（你家举行冠礼）与我何干！

〔38〕非——不是，不对，意动用法，以京兆尹郑叔刚的话为非。快——意动用法，以孙昌胤的举行冠礼为快。

〔39〕独为所不为也——只因为都不举行冠礼了，头一个“为”，因为。第二个“为”，动词，实行，举行。

〔40〕恢恢然——宽广有余的样子。这里指气魄宏大。

〔41〕愿悉陈中所得者——愿把学习的心得全部告诉你。悉陈，完全陈述，全都说出。中，心中。

〔42〕定是非——确定是（对）或非（不对）。

〔43〕非以句——并不是拿我的文章向你夸耀，姑且想用以观察您的脸色表情，确实了解您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啊。聊，姑且。诚，确实，果真。下文“吾子诚非”的“诚”同此。好（hào），喜欢。恶（wù），讨厌。何如，如何。

〔44〕大过——太过分。

〔45〕吾子句——佞（nìng），巧言谄（chǎn）媚。谀（yú），奉承讨好。直见爱甚故然耳，只不过被您偏爱过分所以这样罢了。直，只不过。

〔46〕始吾句——辞，文辞。工，巧。这句意思是说，柳宗元早年学写骈体文，以为讲究文辞就能把文章写好。

〔47〕及长句——炳（bǐng）炳和烺（lǎng）烺同义，都是明亮的样子，用以形容文章的文辞漂亮，形式好看。务，致力。采色，指华丽的辞藻。声音，指文章的声韵。

〔48〕可吾文——认为我的文章还可以。可，意动用法，“认为……还可以”。

〔49〕轻心掉之——轻心，用心轻率，不经意。掉，摇动，大摇大摆，指放纵，随便。之，代词，指写文章，下文“易之”、“出之”、“作之”的“之”同此。此句后来形成成语“掉以轻心”，一般用来指对事物采取轻率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50〕剽（piào）——轻而易动，得来容易。

〔51〕怠（dài）——轻漫，不严肃。易之——使之易。易，简单，草率。使动用法。

〔52〕弛（chí）而不严——弛，松懈。严，谨严。

〔53〕昏气——头脑不清醒。

〔54〕昧（mèi）没——不明朗。昧，暗。

〔55〕矜（jīn）气——骄气。矜，骄傲。

〔56〕偃蹇（jiǎn）——骄傲的样子。

〔57〕抑之句——压缩文字使文章深奥含蓄，尽情发挥使文章通畅明快。抑，抑制，压缩。奥，深，这里是“含蓄”的意思。扬，发扬，指尽情发挥。明，明快。

〔58〕疏之句——这句是说，文章既要通畅，又要简洁。疏，疏通。通，通畅。廉，洁，不贪多。节，节制，节约。

〔59〕激而句——这句是说，文章既要清新不俗，又要有深度而不轻浮。激，激扬，比喻扬弃污浊。固，凝固。存，积存。重，深沉，不轻浮。

〔60〕羽翼——羽毛翅膀。这里是“辅助”的意思。

〔61〕本之《书》以求其质——本，原本，本源，指“道”的来源。《书》，《尚书》，亦称《书经》。求，追求，得到。质，质朴，朴实。作者认为《尚书》的特点是朴实，所以追求，学习。

〔62〕《诗》——《诗经》，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恒——永恒，常，久。作者认为《诗经》所表达的情理是永恒的。

〔63〕《礼》——指《周礼》、《仪礼》、《礼记》。宜——合理。作者认为《礼》的

特点是合理。

〔64〕《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记述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这二百四十多年间各国的大事。断——评论判断，这里指判断是非，进行褒贬。

〔65〕《易》——《周易》，亦称《易经》，由《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动，有变化，有发展。柳宗元认为这是《周易》的特点。

〔66〕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参考，这里指创作方法的借鉴和学习。穀梁，复姓，这里指《穀梁传》。厉，磨，引申为磨练，加强。气，文气。作者认为《穀梁传》很有文气，值得学习。

〔67〕孟荀——孟柯作的《孟子》，荀卿作的《荀子》。支——同"枝"，借指文章的条理。作者认为孟子、荀子的文章畅通而有条理。

〔68〕庄老——《庄子》和《老子》。肆——放纵。庄子说自己的文章是"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69〕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博，大，使动用法。趣，奇趣，情味。柳宗元曾经写过《非〈国语〉》，对《国语》中的"诬怪阔诞"的内容进行严厉批判，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中把《国语》比作"文锦"覆盖着的"陷阱"。他的态度是，"陷阱"要揭露，"文锦"要借鉴，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是批判吸收。

〔70〕致其幽——致，使达到，穷尽。幽，隐微，深沉。

〔71〕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太史，这里代指司马迁著的《史记》。著，显著，彰明。使动用法。洁，精练，简洁。柳宗元认为这是《史记》的特点。

〔72〕此吾句——旁推，从旁推究。推，推究，推求，学习的意思。交通，相通。

〔73〕余——空闲，余暇。

〔74〕苟亟（qì）句——如果常来共同广泛研讨这个"道"，你可能没什么收获，我却会很有收获啊。这是客气的说法。亟来，常来。亟，屡次。得，有所得，收获。

〔75〕外廷所笑——照应上文"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廷中皆大笑"。

# 与韩愈论史官书[1]

正月二十一日[2]，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3]，前获书言史事[4]，云具与刘秀才书[5]，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6]，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7]。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8]。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9]？若果尔[10]，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11]，近密地[12]，食奉养[13]，役使掌固[14]，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15]？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16]。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17]。史以名为褒贬，尤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18]。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19]？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20]。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廷外衢而已耶[21]？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22]？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

史者然，亦甚惑[23]。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24]。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25]。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犹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26]。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27]。司马迁触天子喜怒[28]，班固不检下[29]，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30]，皆非中道[31]。左丘明以疾盲[32]，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33]，其余皆不出此[34]。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35]。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36]。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37]。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38]？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39]？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40]。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41]。日以滋久[42]，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43]，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44]。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45]？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46]。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47]？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

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48]？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49]！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50]；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51]？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52]。不勉已而欲勉人，难矣哉[53]？

**【注　释】**

〔1〕柳宗元这封信，实际上是一篇杰出的驳论文章，深入透辟地批驳了韩愈散布的史官危险论。文章义正词严，逻辑性强，能够抓住韩愈言论的要害及其自身矛盾，毫不留情地深入批驳，痛快淋漓。文中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陷对方于前后自相矛盾的境地，方法高明。韩、柳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又是好朋友。当韩愈写出《毛颖传》受到世人非议的时候，柳宗元力排众议，著文予以褒扬；但是，当韩愈散布错误观点的时候，柳宗元却不护短，能够毫不留情地给予批驳：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

〔2〕正月二十一日——指唐宪宗（李纯）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十一日。古人写信有把日期写在开头的，这与今天写信将日期写在结尾不同。

〔3〕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某顿首，即“宗元顿首”。某，代写信人的名字。在起草时，为了省事，所以用“某”代替本名，实际上正式写信时，还是要写上本名的。刘禹锡在编《柳河东集》时是根据原稿编的，也就依原稿把“某”字保留了下来。其他人的文集也常是这种情况。顿首，叩头。古人书信中常用的客气套语。十八丈，指韩愈。十八是韩愈在同族兄弟中的排行，古人常用排行相称呼，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十二”就是这样。丈，丈人，古代对男性长辈的尊称。韩愈的年岁比柳宗元大，又是柳宗元的父亲柳镇的朋友，所以称“丈”。侍者，在身边侍奉的差人。在收信人名字下加“侍者”，是古代书信的一种客套，表示自己不敢直接写信给收信人，只能给他身边的侍从，请代转达。

〔4〕前获书言史事——以前接到您谈论做史官编史书的信。获，收，得到。史事，做史官编史书的事。韩愈给柳宗元的这封信，《韩昌黎集》未收，可能已佚。

〔5〕云具与刘秀才书——说详见给刘秀才的信。指《韩昌黎集·答刘秀

才论史书》。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以比部郎中兼任史馆修撰,刘秀才写信勉励他修好国史，他在同年元月九日写了《答刘秀才论史书》,信中讲了一大堆史官难当的理由，散布史官危险论。刘秀才，名轲,韩愈的朋友，也在史馆工作。

〔6〕私心——个人心里。

〔7〕谬(miù)——乖谬,差错，引申为不符合。

〔8〕若书中句——如象你信中说的那样,韩愈你一天也不应当呆在史馆里。若，如，象。不宜，不应该。馆，史官的官署。

〔9〕安有句——哪能猜测宰相的意思,认为宰相是随意用“史官”的头衔给你韩退之增添荣誉呢？安有，哪有。哪能。探，测，猜度。苟，苟且,草率随便。史,这里指史官。荣，用作动词，使得到荣誉。唐朝“史馆修撰”这个官职多由会写文章的官员兼任，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荣誉。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猜想宰相以为自己别无才能;“苟加一职以荣之耳”，此句就是批驳韩愈这种说法的。

〔10〕若果尔——如果真是这样。若,如果,假若。果,果真。尔，同“然”,这样。

〔11〕虚受宰相荣己——白白地接受宰相给自己的荣誉。虚,空,白白地。冒居馆下——在史馆里挂个空名，意即滥竽充数。冒，假冒，冒充。

〔12〕近密地——处在皇帝身边。密地，机要之地，指宫廷。近，靠近。

〔13〕奉养——薪俸,俸禄。

〔14〕役使掌固——使用馆内的小官吏。役使，驱使，使唤。掌固,即“掌故”,指掌管史馆内历史资料的小官吏。

〔15〕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利用史馆中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用来供给子弟的费用。利，利用。为私书，替私人写文章。指韩愈假公济私，给达官显贵写墓志铭,取得优厚的报酬。

〔16〕古之句——自古以来有志于政治主张的人,不象你这样。

〔17〕且退之句——并且韩愈你认为史官会受到天罚人祸,避开而不肯就任尽职,尤其是不对的。且，并且。纪录者，记下史实编写史书的人，即史官。刑祸,天刑人祸。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避。逃避，避开。就,就任，从事。

〔18〕史以句——史官只是用善、恶、美、丑等名目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

行颂扬和批判，尚且害怕而不敢作，假如你做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表扬、批评人，成全、打击人，就越加明显了，你的恐惧心理就会更大了。史，史官。名，名目，指善、恶、美、丑等。犹且，尚且。设使，假使，如果。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官名，监察御史中的最高长官，职务是对官吏实行监察、弹（tán）劾（hé）。成，成全。败，使败，打击。

〔19〕则又句——扬扬，得意的样子。台府，御史中丞办公的官署。行呼唱于朝廷，在朝廷上行呼唱的礼仪。呼唱，向皇帝山呼万岁和唱名。而已也，就算了吗？而已、罢了，算了。耶，吗。

〔20〕在御史句——犹尔，尚且如此。尔，如此，这样。生杀，有权决定人们的生和死。出入，把官吏调出朝廷和调入朝廷。升黜（chù），提升和贬降。益众，更多。

〔21〕则又句——政事堂，宰相办公的官署。内廷，宫廷之内。外衢，指朝堂上，大庭广众之处。衢，四通八达的道路。

〔22〕何从句——以上的情况，和不做史官的实际工作只贪图史官的光荣称号和优厚俸禄的人有什么两样呢？何以异，有什么不同。荣其号，以其号为荣。利其禄，以其俸禄为利。

〔23〕又言句——你的信中又说“不是有人为的灾祸，就是有天降的刑罚”，如果把古代有的史官得罪受祸就认为确是这样，也是很糊涂的看法。“不有……则有……”，相当于“不是有……就是有……”。若，如果。以，介词；把，将。罪，得罪，归罪。夫，语气助词。前古之为史者，古代当史官的人。然，这样。惑，迷乱、糊涂。

〔24〕凡居句——凡是处在那种官位，就要考虑正确执行那种官位应有的政治原则和职责，如果这种政治原则和职责是正确的，即使丢了性命也不能改变它；如果改变它，不如立刻离开那个官位。思，思考，谋虑。直，正，正确；这里用作动词，正确执行。苟，如果。虽，即使。回，回头，改变。莫若，不如。亟，急速，赶快。去，离开。按：此句照应上文“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句。韩愈曾在以前写的《争臣论》中说过：“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在这里将韩愈的话稍加改变，引来用以批评韩愈，使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使韩愈陷于前后自相矛盾的境地。

〔25〕孔子句——困，困窘，处境艰难，引申为“碰壁”。鲁、卫、陈、

宋、蔡、齐、楚，春秋时代国名。其时暗，那时时代黑暗。按：柳宗元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孔子到处碰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孔子的政治主张不符合以上各国国情和时代要求。行，采纳执行。不遇，没有遇到被赏识和提拔的机会，即不得志，不被重用。不以作《春秋》故也，不是因为编写史书《春秋》的缘故。按：孔子作《春秋》仅是相传而已。

〔26〕若周公句——若，象。周公，见韩愈《原道》注〔43〕。史佚(yì)，周朝的史官尹佚，周朝实行世官世禄制度，所以略去姓，在名前加上官名。纪言书事，古代史官的职责，“左史纪言，右史纪事”。纪，通“记”。言，朝廷上的言论。事，政事。显，地位显赫。累，牵累，连累。

〔27〕范晔（yè）句——范晔（398—445），字尉宋，南北朝时期南朝宋代顺阳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人，官至尚书吏部郎，著名的史学家，著有《后汉书》。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因受孔熙先谋反案的牵连，被杀。悖（bèi）乱，叛乱。悖，乱，冲突。虽不为史，即使不写历史著作《后汉书》。赤，光。这里指被杀光，被诛灭九族。此句的意思是说，范晔的被杀，不是因为他写了历史著作《后汉书》。

〔28〕司马迁触天子喜怒——司马迁触犯天子，使天子发怒。司马迁，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27〕。触，独犯。喜怒，偏义词，不取“喜”义，只取“怒”义。

〔29〕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汉和帝永元初年，随大将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后来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牵连免官。以前他的仆人曾骂过洛阳县令种兢，种兢为了报复就借机会捕他入狱，死于狱中。“不检下”即指此事。不检下，不使下人检点，即不约束教育手下的人。

〔30〕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崔浩，南北朝时北朝魏国人，官至司徒。出身汉族大世族。北魏的皇帝是鲜卑族的贵族。这两大贵族之间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以修史暴露“国恶”（北魏贵族祖先的丑事）的罪名，被灭族。沽其直，卖弄他的正直。沽，卖，引申为卖弄。斗，对抗。暴，凶残。虏，奴虏，汉族统治者对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

〔31〕皆非中道——都不合“大中之道。”

〔32〕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人，据说《春秋左传》（即《左传》）和

《国语》是他所作，因病双目失明。《史记》："左丘失明，厥（副词，乃，就）有《国语》"。

〔33〕子夏句——子夏，姓卜名商，孔子的学生。因儿子死后流泪过多而双目失明。戒，鉴戒。

〔34〕其余皆不出此——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除了以上列举的人之外，还提到其他一此史官，如陈寿、王隐、魏收等人，"其余"，当指这些人。皆不出此，都不是因为写史书而遭不幸。

〔35〕无以他事自恐——不要因为别的事自己害怕起来。

〔36〕退之句——你韩愈应当担心警惕的，只是在于不正直和不坚守"中道"，而不在于所谓的"天刑"、"人祸"。

〔37〕凡言句——你在信中说二百年来文臣武将很多，的确是这样的。二百年，指唐王朝建立以来的时间。诚，诚然，的确。

〔38〕何能明——意思是，怎能一一明写清楚。

〔39〕则同职者句——则，那么。同职者，同事，指同在史馆工作的人。所云若是，所说的话都象你说的话那样。后来继今者，后来继任史官的人。卒，终究，最后。纪传之，为他们作传记。传，传记。纪，帝王的传记，称"本纪"。

〔40〕如退之句——如果你韩愈只要把你所知道的孜（zi）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的史官也都各自把所知道的写出来，那么历史事实也许不会坠落失传，使它终于能够记载明白。如，如果。但，只，只要所闻知，所知道的。孜孜，勤奋的样子。怠，松懈。遮几，也许。坠，失落，失传。卒有明，终于有记载明白的时候。

〔41〕不然句——不然，不这样。徒，只。口语，口头传说。异辞，言辞不同，指说法不一。

〔42〕日以滋久——时间越大。以，同"已"。滋，更加。

〔43〕磊磊轩（xuān）天地者——磊磊，才气卓越。轩天地者，顶天立地的人，指杰出的历史人物。轩，高大。

〔44〕非有志者所忍恣（zì）——这不是有志向的人能够忍心放任不管的。恣，放纵，引申为放任不管。

〔45〕果有志句——果，如果，果真。督责迫蹙（cù），督促催逼。迫，逼迫。蹙，紧迫。官守，这里指史官的职守。

〔46〕又凡句——荒惑，荒谬迷乱。无可准，没有定准，即没有根据。明者所不道，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讲这一套的。道，说。

〔47〕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你韩愈这聪明人却还害怕鬼神这种东西。

〔48〕今学句——辞，文章，指会写文章。自谓，自称。行（hâng）行，刚强的样子。史述，历史的记述。其，通“岂”，岂不，难道。卒无可托，终于没有人可以委托了。

〔49〕明天句——史才，编写史书的人才。不果，没有成果，这里指没有达到编好史书的目的。痛，痛惜。

〔50〕退之句——更思，再思，再三考虑。更，再。可为速为，可以做，就迅速去做。为，动词，做。

〔51〕果卒句——果，如果。则，就。一日，一天之内，“马上”的意思。引去，离开，即辞官。“行且谋”，且等将来再议。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有“行且谋引去”的话。

〔52〕今当句——当，应当。诱，引诱。后生，青年人。大惑已，太糊涂了。已，通“矣”。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曾说：“仆（韩愈自己谦称）虽呆，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轻率的样子）为也。”“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zuǎn，编写）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53〕不勉句——不要求自己却想去勉励别人，太困难了啊！

#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1]

崔生足下：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2]。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3]。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4]。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5]。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6]；斯取道之内者也[7]。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8]？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9]；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10]？

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11]。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12]。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13]。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也[14]。

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15]。吾不幸蚤得二病[16]。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17]。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18]？斯固有潜块积瘕中子之内藏，恬而不

悟，可怜哉[19]！其卒与吾何异[20]？均之二病，"书"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则子之病又益笃[21]。甚矣，子癖于伎也[22]！

吾尝见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咸者，不得则大戚[23]。其亲爱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与之[24]。观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虽未得亲爱吾子，然亦重来意之勤[25]，有不忍矣。诚欲分吾土炭酸咸，吾不敢爱，但远言其证不可也，俟面乃悉陈吾状[26]。未相见，且试求良医为方已之[27]。苟能已，大善，则及物之道专而易通[28]；若积结既定，医无所能已，幸期相见时[29]，吾决分子其啗嗜者。不具[30]。宗元白。

**【注　释】**

〔1〕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崔黯（ǎn）曾给他写信寄文，请他就文辞和书法方面提意见，加以指导。本篇就是柳宗元给崔黯的复信，实际上是一篇重要的文艺论文，它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柳宗元对青年的帮助、关怀和对当时"古文运动"的指导和关切。文章通过说明"道"、"辞"、"书"三者的关系，表明了写文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明道"，进一步发挥了"文以明道"的思想，深入批评了那种"好辞工书"舍本逐末的做法，并把这种做法比作"病癖"要加以治疗。文中善于用比，使文章形象生动。崔黯，字直卿，唐代卫州（今河南省汲县）人，唐文宗（李昂）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

〔2〕辱书句——辱，谦词，承蒙。辞意良高，文辞和意境很高。良，很，甚。向慕，向往羡慕。凡近，平凡浅近。诚，确实。乎，这里用如"于"。圣人之言，圣人的言论。指作者认为正确的言论。

〔3〕然圣人句——期，期望。明道，阐明正确的道理和主张。参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注〔1〕。诸，之于。遗，抛弃。

〔4〕书——用如动词，书写下来。

〔5〕道假句——假，借，依靠。要之，总之。之道，归于道。之，动词，往，到，这里引申为“归于”。而已耳，罢了。

〔6〕道之句——及，达到，引申为“影响”、“起作用”。及乎物，及于物，对于社会有影响，有益处。物，人物、社会。

〔7〕斯取道之内者也——这样才抓住道的实质。斯，此，这样。取，取得，抓住。内，内在的东西，实质。

〔8〕今世句——贵辞，贵重文辞。矜（jīn）书，注重书法。粉泽，香粉油脂等化妆品，这里指字体美观。工，工细，精巧。遒（qiú）密，刚劲、严密，这里指字的笔画有力，间架结构紧凑。能，擅长，技能。外，指外表、形式，意即脱离了道的实质。

〔9〕匪辞而书——不是文辞就是书法。匪，通“非”，不是。

〔10〕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这不是离开对社会有益的道更加远了吗？去，离开。

〔11〕仆尝句——尝，曾经。穷，穷困，处境困难。已，止。庶几，差不多，这儿有希望的意思。语于古，说到古人之道，即对于古人之道能够说出点认识和体会。

〔12〕恨与句——恨，遗憾。不同州部，不同地区。闭口无所发明，不能当面交谈，亲口阐明道理。发明，启发阐明。

〔13〕观吾子句——自秀士，自来是聪明有才能的人。自，本来是。秀，特别优异的。通，通晓。

〔14〕吾且句——且，尚且，还。负，辜负。弃，嫌弃。朽废者，腐朽没用的人，作者自谦之词。

〔15〕凡人句——好（hào）辞工书，爱好文辞，善于写字。病癖（pǐ），毛病、癖好。癖，对事物偏爱成为习惯。

〔16〕蚤——通“早”。

〔17〕学道句——砭（biān）古代用磨制成的石片或石针治病。针，古代用金针（金属制针）治病。熨（yùn），古代用热敷方法治病。卒，终于。去，去掉。斯须，须臾，一会儿。克，能。窃，私下，谦词。尝自毒，曾经暗自悔恨。毒，这里是“悔恨”的意思。

〔18〕今吾子句——现在您竟开始念念不忘地想把我的病移到您身上去，不也太糊涂了吗？钦钦，念念不忘的样子。易，移。惑，迷惑，糊涂。

〔19〕斯固句——斯固，这本来。潜块，藏在腹中的肿块。积瘕(jiǎ)，久积腹中的肿块。中(zhòng)，伤害。恬(tián)，安然，坦然。

〔20〕卒——结果。

〔21〕均之句——均，衡量，比较。益，更。笃(dǔ)，厚，深。这里指病重。

〔22〕伎——通“技”。技能，技巧。

〔23〕吾尝句——病心腹之人，心腹有病的人。啗(dàn)，吃。嗜(shì)，爱好成癖。戚，忧愁。

〔24〕因探句——因，于是。探，寻找。

〔25〕勤——殷勤。

〔26〕诚欲句——诚，果真。爱，吝惜。但，只。证，即“证候”，指症状。俟(sì)，等待。面，用如动词，见面。悉，详尽，全部。陈，陈述。

〔27〕已——止。这里是诊治好的意思。

〔28〕专——专一。

〔29〕幸期——幸，希望。期，期待。

〔30〕不具——不详。具，具体、详备。旧时书信的结语，意思是就写到这里，不再详细写下去了。

# 与友人论为文书[1]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2]？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纇之不除也[3]。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4]。

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5]？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6]。家修人励，刓精竭虑者，几千年矣[7]。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8]？登文章之箓，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9]！其余谁不欲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10]？率皆纵臾而不克，踯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11]。

嗟乎[12]！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13]；谈之辩讷，升降系焉[14]；鉴之颇正，好恶系焉[15]；交之广狭，屈伸系焉[16]。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17]。而又荣古虐今者，比肩迭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18]。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19]。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者哉。固

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20]。

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21]，戕贼文史[22]，抉其意[23]，抽其华[24]，置齿牙间[25]，遇事蜂起[26]，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27]。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28]。是其所以难也[29]。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退发囊笥，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于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滞而不往也[30]。今往仆所著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也[31]。击辕拊缶，必有所择，顾鉴视其何如耳，还以一字示褒贬焉[32]。

**【注　释】**

〔1〕这篇文章是柳宗元论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结合自己的文章，提出了“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的看法，主张文章的内容要有独到的见解，反对盲目崇古与摹拟剽窃，这在唐朝中叶“古文运动”中是有指导意义的。文章首先提出论点，然后层层论述，脉络清晰，结构谨严。友人，柳宗元谪居永州时的朋友，姓氏不详，待考。

〔2〕古今句——古往今来，人们都认为写文章是一件难事，您知道难在什么地方吗？号称，认为。为难，是困难的。足下，敬词，大致相当于“您”。

〔3〕非谓句——非谓，不是说。比，《诗经》六艺之一，是作诗的一种手法，即比喻。《诗·大序》：“《诗》有六艺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兴（xìng），《诗经》六艺之一，指触景生情，因事寄兴。郑司农曰：“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恢拓（tuò），开拓，扩展。远，远大。指文章意境开阔深远。钻砺（lì），钻研磨砺。工，工细，精巧。这里指文章的构思和修辞。颇纇（lèi），比喻文章的毛病。颇，偏颇，不平正。纇，丝上结的疙瘩。

〔4〕得之句——得之为难，文章中具有独到的见解，即有创造性，是很困难的。得，心得，指独到的见解。知之愈难耳，了解文章的好坏就更加困难了。知，知道，评价。

〔5〕苟或句——假若文章有那种高明的见解，探索那种深刻的道理，即使有缺点，那也只是象日月有蚀，圭玉有瑕（xiá）一样，怎能损害它的光辉，降低它的珍贵价值呢？苟或，假若。其，指示代词，那种。高朗，高明的见解。深赜（zé），精微深刻的道理。赜，精深。芜败，杂乱败坏，指文章的缺点、败笔。芜，长满乱草，比喻杂乱。圭（guī），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手拿的一种玉器，上圆下方。瑕，玉石上的斑点，这里有无关大局，瑕不掩玉的意思。曷足，怎能，岂能，不足以。曷，通"何"。伤，损害。黜（chù），官吏被降职或罢免，这里是贬低的意思。宝，宝贝，这里指珍贵的价值。

〔6〕且自句——自，自从。孔氏，孔丘。兹道，此道，指作文之道。兹，此，这。阐（chǎn），说明，阐发，指道理已被深入说明。

〔7〕家修句——家修人励，家家学习，人人努力。修，学习。励，勉励，努力。刓（wán）精，削刻得很精美，比喻写文章很下功夫。刓，削，刻。竭虑，尽心思虑，指写文章认真构思。竭，尽。几（jī），及，达到。

〔8〕其间句——这些年间，耗费纸墨，用尽心思和精力去写文章的人，难道可以数得清吗？其间，这些年中间。耗费，消费，使用掉。简札，古代书写用的竹片和木片，代指一切书写材料，如纸、墨等。役，使。其，同"岂"，难道。

〔9〕登文章句——在文坛上有名望，并能对后世有影响的，不过几十个人罢了。登文章之箓（lù），写在文章的功劳簿上，或登载在文学史上。意思是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登，登载，记载。箓，簿籍。波及，影响到。越，发语词，无实际意义。一说，越，动词，超越。

〔10〕其余句——其余的人又谁不想把文章写得华丽精美，争相攀登文坛高峰，凌驾于万物之上，称雄于百世以后呢？争裂绮（qǐ）绣，争抢着剪裁美丽的丝绸。比喻争取把自己的文章写得华丽精美。裂，撕开，剪裁。绮绣，有花纹的丝织品。互攀，相互争先攀登。日月，比喻最高峰。高视，昂首而视，这里有"凌驾"的意思。万物，一切事物。雄峙（zhì），称雄。峙，直立，耸立。百代之下，百世以后。

〔11〕率（shuài）皆句——一般来说都是全力以赴而不能达到目的，处于徘徊不前，疲惫不堪的困境，壮志未酬而死，所以说，在写作中具有某种独到的见解是很困难的。率，大抵，一般。纵（sǒng）臾（yǒng），同“怂恿”，鼓动。这里是努力去做的意思。克，胜，成功，指达到目的。踯(zhí)躅（zhú），徘徊不前。蹙（cù），窘迫，穷困。势，情势，处境。穷，困苦，艰难。吞（tūn）志，形容志向不能伸展。吞，整个咽下去，比喻藏在肚里发作不出来。没（mò），同“殁”，死。

〔12〕嗟乎——感叹词，相当于“唉”。

〔13〕道之句——正确的道理行通行不通，在于人的遭遇好坏。道，正确的道理和主张。显晦（huì），明显和隐晦。引申为行通行不通。晦，昏暗不明。幸，幸运，好运气，指遭遇好。系，相联系。

〔14〕谈之句——一个人的言谈话语，同他的地位高低有关。谈，言谈话语。辩，善于说话。讷（nè），语言迟顿，不爱讲话。升降，升官和降职，指地位高低。

〔15〕鉴之句——评价文章的好坏，与他的爱好与否有关。鉴，鉴别，欣赏，评价。颇正，偏颇与正确，指文章的好坏。好恶（wù），喜好和厌恶。

〔16〕交之句——交际广不广，在于他得志不得志。交，交际。广狭，范围的宽广与狭窄。屈伸，屈曲与伸展，比喻不得志与得志。

〔17〕则彼句——那么那些具有卓越的独到见解，能在文坛上奋发有为的人，合不合人们的口味，那是不可预料的。则，那么。彼，那些。卓(zhuō)然，不平凡的样子。自得，自己有独到的见解。奋，奋发，振作。其间，其中，那中间，指文坛。合乎否乎，合不合人们的要求或口味。是，指示代词，这。

〔18〕而又句——荣古虐（nuè）今，意同“厚古薄今。”虐，残暴。比肩迭迹，形容人多而且不断而来。大抵，一般来说。不遇，不被重视重用。垂声，即垂名，意思是享有盛名。垂，传下去，传留后世。

〔19〕扬雄句——扬雄去世后他的《法言》兴盛闻名，司马迁活着的时候他的《史记》并不为大家所重视。扬雄，西汉末年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法言》，详见韩愈《原道》注〔62〕。兴，盛行。马迁，即司马迁。为了和上句对偶，省去“司”字，这是特殊情况。“司马”是复姓，一般是不能这样省略的。司马迁，详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27〕。振，振兴，这里指被

人重视。

〔20〕固有句——确实有文章没有流传到后世，名声就在社会上埋没的人了，所以说了解、评价文章的好坏就更难了。固，确实。后祀，后代。声，声望，名声。遂，就。

〔21〕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而且那班做文章的人也往往剽窃前人的作品。渔猎，捕鱼打猎，比喻“剽窃”。前作，前人的作品。

〔22〕戕（qiāng）贼——动词，损害，割裂。戕，杀害，损害。贼，抢劫，伤害。文史，文章史籍。

〔23〕抉其意——抉（jué），剔出，指摘抄、抄袭。意，思想内容。

〔24〕抽其华——抽，抽取，指抄袭。华，名词，华美的词藻。

〔25〕置齿牙间——挂在嘴边。

〔26〕蜂起——蜂涌而起。

〔27〕金声玉耀，诳聋瞽（gǔ）之人，徼（jiǎo）一时之声——写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来骗骗那些无知之人，以求得一时的声誉。金声玉耀，好象金属发出的声音那样动听，好象美玉的光泽那样耀眼。这里比喻文章华而不实，空有外表。诳，欺骗。聋瞽之人，聋子和瞎子，比喻没有见识的人。徼，求。

〔28〕虽终句——虽然它终究会沉没或被抛弃，但是它以假乱真，为害是很大的。沦，沉沦，沉没。弃，被抛弃。夺朱乱雅，即以假乱真。语出《论语》：“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朱，大红色，古人认为是正色。郑声，春秋时郑国的民间音乐。雅乐，统治阶级的正统音乐。原意是孔丘讨厌紫色和民乐扰乱了他所谓的正音正色。后来演化为成语“夺朱乱雅”，表达“以假乱真”的意思。

〔29〕是其所以难也——这就是上述两种“难”的原因啊。

〔30〕间闻句——间闻，最近听说。仆，谦词，作者自称。退发囊笥（sì），回来打开箱子。囊，口袋。笥，箱子。编，编辑，整理。芜秽（huì），杂乱不好的文章，指自己的文章不好，自谦的说法。悸，心跳，心情紧张。交，交集。未知孰胜，不知道哪一篇好。孰，谁，哪一篇。胜，优胜，好。滞（zhì），停留，延搁。往，送。

〔31〕今往句——碣（jié），古代一种文件。碣是墓石，比碑小。古代官阶高的立墓碑，官阶低的立墓碣。刻在碑上的碑文叫“碑”，刻在碣上的文

字叫“碣”；就文体来说，“碑”、“碣”并无差别。凡，总共。一通，一份，一套。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我想您会给管理书籍的奴仆读一读的。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意思是，我的文章不好，不值当您读，您让奴仆读吧。苍头，古代私家所属的奴隶，即奴仆。吟讽，吟咏诵读。

〔32〕击辕句—— 低级粗糙的东西，想必也有可取之处，只在您如何评价它罢了，回复我一字表示褒贬吧。击辕拊（fǔ）缶（fǒu），低级的音乐，这里比喻低级粗糙的作品，是作者自谦的说法。击，打。辕，车辕。拊，拍打。缶，古代瓦制的打击乐器。顾，但，只是。鉴视，鉴别，评价。何如，如何。还，回复。示，表示。一字，极言对方言词的珍贵，即使回复一个字，也是欢迎并尊重的。褒贬，这里是评论、评价的意思。褒，夸奖、赞扬。贬，批评。

# 段太尉逸事状[1]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2]。王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3]。邠人偷嗜暴恶者，率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4]。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5]。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6]。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7]，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8]？"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侯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9]。"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既署一月[10]，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11]，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12]。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13]。"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14]，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

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15]："尚书固负若属邪[16]？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17]？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18]。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19]，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20]。"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21]。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22]，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23]。泾大将焦令谌[24]，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25]，曰："且熟，归我半[26]。"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27]，使人来谕谌[28]，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29]；舆来庭中[30]，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31]；取骑马卖，市谷代偿[32]，使勿知。淮西寓军帅尹少荣[33]，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

诚人邪[34]？泾州野如赭[35]，人且饥死，而必得谷[36]，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37]，汝将何以视天地[38]，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39]，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40]。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岐，朱泚幸致货币，慎勿纳[41]。”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42]，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43]。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44]，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45]。”以如司农治事堂[46]，栖之梁木上[47]。泚反，太尉终[48]，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49]。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50]。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51]，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52]；太尉为人姁姁[53]，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54]，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55]，必达其志[56]，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57]，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复校无疑[58]，或恐尚逸坠[59]，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60]。谨状。

**【注　释】**

〔1〕这篇文章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柳宗元在永州作员外司马，时年四十二岁。文章内容，是经过调查研究写成的。早在德宗（李适）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柳宗元二十二岁时，曾到邠（bīn）州（今陕西彬县一带）探望在军中任职的叔父，有机会接触一些下层士兵和当地群众，得知军士蛮横、人民疾苦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了解到段秀实的一些轶闻逸事，二十年后记忆犹新，为写作《段太尉逸事状》积累了素材。段太尉，即段秀实（公元719—783年），字成功，唐代汧（qiān）阳（今陕西省千阳县）人，曾任泾（泾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北）原（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等州节度使，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公元784年），召为司农卿。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军阀朱泚（cǐ）反，在长安称帝。有一次议事时，段秀实骂朱泚为“狂贼”，并用手里的笏（hù)击中朱泚头部，鲜血直流。秀实因此被害。唐德宗（李适）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朱泚被杀，追封秀实为太尉，因称“段太尉”。太尉，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逸事，同轶事，散佚未经正史记载的事迹。逸事状，是行状的变体。行状，记述死者身世事迹的一种文体。逸事状只记录轶闻逸事，不一定全面详细地记载死者的生平事迹。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过：“逸事状则但录其逸者，其所已载，不必详焉，仍状之变体也。”这里采用徐说。“传”（zhuàn），“状”可以归为一类，但也有差别，状，指行状，即提供行状，作为史官写作正式传记的参考，可见它还不是正式传记。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把传状列为第七类。本文作者用写实手法选录了三件轶事，刻画出段秀实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鲜明突出。而且文章的结构谨严，剪裁得当。是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齐名的一篇优秀文章，是唐代传状文中出类拔萃的一篇。

〔2〕太尉句——太尉，指段太尉，段秀实。刺史，州的长官。据《资治通鉴》，唐代宗（李豫）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段秀实任泾州刺史。汾阳王，指唐代中期著名将领郭子仪（公元678—781年），因平定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有功，唐肃宗（李亨）上元三年（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二月，郭子仪晋封汾阳郡王。广德二年正月，被任命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等职，驻军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在唐代是河东道河中府的府治所在地）。

〔3〕王子句——王子晞（xī），汾阳王郭子仪的第三个儿子郭晞。善骑射，在平定安史之乱时，随父征伐，有战功，官至御史中丞，死后赠兵部尚书。郭晞当时为左散骑常侍，并非尚书。《通鉴考异》："据《实录》，时晞官为左常侍，宗元云尚书，误也。"领，兼任。寓军，在直接管辖以外的地区驻军。寓，寄居。纵，放纵。无赖，用作动词，做强横不法的事。

〔4〕邠人句——偷，巧诈。嗜，贪婪。暴，凶残。恶，邪恶，行为不善。率（shuài），大抵，通常。《唐柳先生集》为"卒"，据《唐文粹》改为"率"。货，财货，指贿赂。窜，藏匿，这里是混进去的意思。军伍，行伍。《管子·小匡》："五人为伍。"意妄为，随心所欲。问，过问，干涉。

〔5〕日群行句——丐（gài）取，这里是白白索取，有"敲诈勒索"的意思。嗛（qiè），通"慊"，满足，快意。辄，总是。另本作"则"。椎（chuí），同槌，敲击，用如动词。釜（fǔ），锅。鬲（lì）有三足的锅，似鼎而小。瓮（wèng），一种口小肚大的陶制容器。盎（àng），瓦盆，大腹敛口。盈，满。袒臂，露着胳膊。袒，另本作"把"。至，甚至于。

〔6〕邠宁句——宁，宁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宁县。白孝德，唐代安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西）人，李光弼部下的将领，广德二年为邠宁节度使，后封为昌化郡王。以王故，因为汾阳王的缘故。戚，忧愁。

〔7〕太尉自州以状白府——州，指泾州。状，官府文书。白，动词，告知。府，官府，指白孝德的节度使府。

〔8〕天子句——生人，即生民，指老百姓。付公理，交付给你治理。因，仍旧。恬（tián）然，安闲的样子。且，即将。

〔9〕公诚句——诚，果真，如果。"诚……者"句式，相当于"如果……的话。"虞侯，军中执法的官。都虞侯，职位比虞侯高。命，任命。某，段秀实自称。已，止。

〔10〕署——代理。这里指代理都虞侯官职。

〔11〕酒翁——酿酒而卖的人。"翁"是"工"的借字，不一定是老年人。《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酒翁，酿酒者也，今人呼为'酒大工'。"

〔12〕太尉句——列卒，布置士兵。取，捕捉。注，附着，贯穿。槊(shuò)，长矛。植，树立。噪（zào），吵闹骚动。甲，铠甲，这里用作动词，指披上铁甲，全副武装，准备械斗。下文"何甲也"的"甲"同此。

〔13〕无伤也，请辞于军——不妨事；请让我到郭晞军中去解说一下。

辞，动词，解说。

〔14〕老躄（bì）者——年老而疾足的人。躄，脚有毛病，跛脚。

〔15〕谕——动词，晓谕，开导。

〔16〕固负若属——固，难道。负，辜负，亏待。若属，你们这班人。

〔17〕副元帅句——塞，充满。当务始终，应当力求有始有终。务，力求，努力从事。恣，放纵。

〔18〕尚书句——倚，仗着。戢（jí）士，约束，士兵。戢，止，管束。

〔19〕火伍——队伍，行列。《新唐书·兵志》："府兵十人为火，火有长。彍骑（宿卫兵）十人为火，五火为团。"

〔20〕吾未句——晡（bū）食，夕食，古人日两餐，这是指第二顿饭。晡，申时，下午三时至五时。假，暂且。设，置。草具，粗糙的，饭食。具，馔具。

〔21〕戒候卒击柝（tuò）——命令卫兵打更。戒，告戒。候卒，负责巡逻警卫的士兵。柝，打更用的木梆子。

〔22〕谢不能——道歉说自己没有治军的才能。

〔23〕先是句——在这之前，段秀实在泾州作营田官。指段秀实任泾州刺史前，曾在邠宁节度使白孝德手下任支度营田副使（协助节度使掌管财政，垦田的官）。唐朝兵制，诸军万人以上设营田副使一人。

〔24〕泾大将焦令谌（chén）——泾州刺使马璘手下的大将。

〔25〕给与农——这里是佃给农夫耕种。

〔26〕且熟、归我半——将来庄稼成熟了，一半收成归我。

〔27〕太尉判状，辞甚巽（xùn）——营田副使段秀实判决这个案子的文书，言辞很委婉。判，判决，裁断。状，状子。巽，通"逊"，谦逊。这里可解释为委婉、客气。

〔28〕使人来谕谌——派人来劝解焦令谌。"来"，《唐柳先生集》作"求"，现据《资治通鉴》校改。谕，明晓，这里用作动词，有劝解的意思。

〔29〕取判句——判，用作名词，指判决的文书。铺背上，铺在农夫的背上。垂，将近，几乎。

〔30〕舆（yú）——轿子，这里用如动词，抬。

〔31〕即自句——自，指段秀实亲自动手。裂裳衣疮，段秀实撕下自己衣服上的布，给农夫裹伤。裳，原指下衣，这里泛指衣服。衣（yì），裹，

包札，用如动词。疮，指杖击的伤。注，敷。哺，喂。

〔32〕市——买，用如动词。

〔33〕淮西寓军帅——淮西客军的主将。淮西，唐方镇名，全称淮南西道，大历以后治所在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当时淮西军正调驻泾州。

〔34〕诚——果真，当真。

〔35〕赭（zhě）——赤土。形容天旱禾苗干枯。

〔36〕而——汝，你，第二人称代词。

〔37〕主人——指段秀实。尹少荣是客军将领，所以称当地的营田官为主人。

〔38〕视天地——见天地，指活在世上。

〔39〕暴抗——强横。抗，通"伉"。《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伉，强也"。

〔40〕自恨死——自己感到悔恨而死。《通鉴考异》："按《段公别传》，大历八年，焦令谌犹存。盖宗元得于传闻，其实令谌不死也。"直到唐代宗（李豫）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焦令谌还任泾原兵马使。

〔41〕及太句——段秀实从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九月起，任泾原节度使，居泾州。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段秀实自泾州被征召回京，任司农卿（主管粮食的储备和供应的官吏）。征，召。岐，岐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当时朱泚任陇右节度使，驻岐州。朱泚，封建大军阀。曾任幽州节度使，卢龙、陇右节度使。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部路经长安，部队哗变，德宗仓皇出奔，逃往奉天。朱泚当时正以太尉官衔在京闲居，他趁机叛乱，自立为帝，国号"大秦"，又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后被唐名将李晟(shèng)击败，为部将杀死。幸致，万一赠送。幸，幸或，可能。

〔42〕固——副词，固执地。

〔43〕不得命——得不到许可，指推辞不掉。

〔44〕处贱——地位卑下。

〔45〕不以在吾第——不能放在我家里。第，第宅，家里。

〔46〕如——动词，送到。

〔47〕栖——安放。

〔48〕太尉终——太尉死，指段秀实以笏击朱泚后，被杀死。

〔49〕故封识——原来包装的标记。识，通“志”。

〔50〕元和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柳宗元当时官职的全称。员外置，在定员以外设置的官。唐太宗时，规定全国官员共七百三十员。这个定员以外的官，属“员外置”。同正员，指地位、待遇与正员相同。

〔51〕出入——不外乎。这里是不出某个范围的意思。《新唐书》改“出入”为“大抵”。下文“尝出入……”“出入”，是“往来”的意思。

〔52〕宗元句——周，指周朝的“周原”，在岐山下，今陕西省郿县一带。斄（tái）同“邰”，县名，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境。真定，地名。在今何处，待查。一说是今河北省正定县。一说“真定”即“真宁”，今甘肃省正宁县。马岭，即马岭山，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北。亭，边防的哨所，障，要塞上的防御工事。堡，堡垒。戍（shù），岗楼，用作名词。校，低级军官。退卒，退伍士兵。

〔53〕姁（xǔ）姁——和乐的样子。

〔54〕未尝以色待物——不曾以严厉傲慢的态度对待人。色，脸色，指怒色、傲慢之色等。待物，即待人接物。

〔55〕不可——指不合理的事。

〔56〕必达其志——一定要达到自己的心愿。

〔57〕会州刺史崔公来——会，适逢，正巧。州，指永州。崔公，崔能，字子才，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由御史中丞出任永州刺史。

〔58〕校（jiào）——审查，校对。

〔59〕逸——失。

〔60〕敢以状私于执事——状，指这篇《段太尉逸事状》。下句，“谨状”的“状”用作动词，指写这篇“状”。私，用作动词，“私自交上”。执事，指史馆的管事官员。

# 种树郭橐驼传[1]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2]。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3]。"因舍其名[4]，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5]。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6]，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7]。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8]。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9]。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10]，能顺木之天[11]，以致其性焉尔[12]。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13]。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14]。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15]。故吾不害其长而已[16]，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17]，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18]。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19]。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20]。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21]。吾又

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22]？”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23]。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勗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24]。”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25]。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26]？故病且怠[27]；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28]？”

问者嘻曰[29]：“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30]。”传其事以为官戒也[31]。

**【注　释】**

〔1〕这篇传记文实际上是一篇寓言。全文通过生动的对话来说明种树的方法和道理，篇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一语点破中心。末句“传其事以为官戒”，表明写作目的，本文写于唐德宗（李适）贞元末年（公元804年），当时柳宗元正在长安积极参加王叔文一派的政治革新运动，文中提出执政者要“安民”，不要“扰民”，学会“养人术”，显然是为“永贞革新”作舆论准备的。郭橐（tuó）驼，郭某，不知何名，因为驼背，故号为“橐驼”，是一位善于种树的工匠。

〔2〕病偻（lóu）句——患了脊背弯曲的病。隆然，高高突起，形容驼背的样子。伏行，弯曲着腰走路。有，语助词，没有实际意义。类，类似，好象。号之，称呼他。之，代词，他，指郭某。

〔3〕甚善句——甚善，很好。名，用如动词，相当于“用这个名字叫我”。固，诚，的确。当，恰当。

〔4〕舍——放弃。

〔5〕长安——唐代都城，故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

〔6〕为观游——修建观赏游玩的花园、庭院。为，动词，这里是修建的

意思。

〔7〕争迎取养——争着（把郭橐驼）迎来，养在家中。

〔8〕硕(shuò)茂蚤实以蕃——硕茂，高大茂盛。蚤实，早结果实。蚤，通“早”。蕃，繁多。

〔9〕他植者句——他植者，其他种树的人。窥(kuī)伺(sì)，偷看，暗中观察。效慕，仿效羡慕。

〔10〕寿且孳(zī)——活得长久而且生长得快。

〔11〕天——天性。即自然生长的规律。

〔12〕致其性焉尔——让它按照自己的本性生长罢了。性，本性，习性。尔，罢了。

〔13〕凡植木句——植木之性，移植树木的习性（规律）。本，根。舒，伸展。培，培土。故，旧，原有的，植树时，要适当保留根部的原土。筑，捣土。密，紧。

〔14〕既然句——既，已经。然，这样。已，以后。去，离开。不复顾，不再去管它。

〔15〕其莳(shì)句——植树时要象爱护子女一样细心，植好以后就搁置起来。象抛弃了它一样不去管它，那么它的生长规律就不会被破坏，就可以按照它的本性生长了。莳，移栽植物。置，搁，放。弃，抛弃。全，保全，不受损伤。

〔16〕害其长——妨害它的生长。

〔17〕抑耗——抑制、损耗。

〔18〕根拳而土易——树根屈曲而更换新土。拳，曲。易，更换。

〔19〕苟有句——苟，如果。恩，深情，含有“过分”的意味。勤，多。旦，早上。暮，傍晚。抚，摸。

〔20〕甚者句——甚者，更过分的情况。爪，这里用作动词，用指甲掐(qiā)。肤，这里指树皮。验，检验。离，背离，违背。

〔21〕不我若——即“不若我”，不如我的意思。

〔22〕以子句——子，您。道，种树的道理。移之，转移到。官理，当官治理政事。理，治，下句的“理”同此。

〔23〕然吾句——然，转折连词，然而。长人者，当官长的人，指官吏。好，喜好。烦，多而乱。令，政令。若甚怜焉，好象很爱护、同情老百姓。

怜，爱护，同情。而卒于祸，结果却给老百姓以灾难。卒，结果，终于。

〔24〕官命句——官命促尔耕，长官下令催促你们耕种。尔，你们。勖(xù)勉励。蚤缫（sāo）而绪，蚤织而缕（lǚ），早点缫你们的丝，早点把你们的纱织成布。缫，同“缫”，煮茧抽丝。而，同“尔”，你们。绪，丝头，这里指丝。缕，纱。字，养育。遂，生长，这里有喂养的意思。豚(tún)，小猪。

〔25〕鸣鼓句——聚之、召之，都是召集老百姓的意思。击木，敲木梆子。

〔26〕吾小人句——吾小人，我们这些老百姓。辍（chuò），停止。飧（sūn），晚饭。饔（yōng），早饭。《孟子·滕文公》：“饔飧而食。”赵岐注：“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劳，慰劳，这里指接待官吏。暇（xiá），空闲。

〔27〕怠（dài）——疲乏。

〔28〕若是句——若是，象这样。吾业者，我同行业的人，指上文“他植者”。其，副词，表示测度语气，相当于“大概”。亦有类乎，也相类似吧。

〔29〕嘻——感声。

〔30〕养人术——即“养民术”，指统治老百姓的办法。人，即“民”。

〔31〕官戒——作为官吏的鉴戒。

# 蝜蝂传[1]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2]。行遇物，辄持取[3]，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4]。其背甚涩[5]，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6]。人或怜之[7]，为去其负；苟能行[8]，又持取如故[9]。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10]，至坠地死[11]。

今世之嗜取者[12]，遇货不避[13]，以厚其室[14]，不知为己累也[15]，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16]，黜弃之[17]，迁徙之[18]，亦已病矣[19]。苟能起，又不艾[20]。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21]，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22]，其名[23]，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24]！

**【注 释】**

〔1〕这篇寓言是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写的。文章可分两段：第一段描写一种爱负重、向上爬、最后被摔死的小虫子。这是比喻，比得生动、形象而恰切。第二段直接写人，写那种好向上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这一段是讽刺，讽刺得辛辣、尖锐而深刻。文章短小精悍，饶有趣味而又发人深省。

〔2〕蝜（fù）蝂（bǎn）——一种黑色的小虫，背上有隆起的部分，爱

背东西，背上以后就不能放下来。

〔3〕辄——总是。

〔4〕虽困剧——虽，即使。困剧，十分疲累。

〔5〕涩（sè）——不光滑。

〔6〕卒踬（zhì）仆（pū）——卒，结果，终于。踬仆，跌倒。

〔7〕或——或者，倘若。

〔8〕苟——如果。

〔9〕如故——象以前那样。

〔10〕极其力不已——用尽了力气，仍不停止。极，用尽。已，止。

〔11〕坠——掉下。

〔12〕嗜（shì）取者——贪得无厌的人。嗜，喜欢，爱好。

〔13〕货——财物。

〔14〕厚其室——充裕他的家。厚，富厚，这里用作动词，充裕。

〔15〕累——累赘。

〔16〕及其怠——等到他疲累。

〔17〕黜（chù）弃——被罢免不用。

〔18〕迁徙（xǐ）——迁移。指被贬官放逐远方。

〔19〕病——困苦。

〔20〕艾（yì）——悔改。

〔21〕滋甚——更加厉害。滋，副词，益，更加。

〔22〕魁然——强壮高大的样子。

〔23〕名——名义。

〔24〕亦足哀夫——也实在可悲啊！

#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1]

永州龙兴寺东北陬有堂[2]。堂之地隆然负砖甓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3]。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锸者尽死[4]。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5]。

《史记·天官书》[6]及《汉志》有地长之占[7]，而亡其说[8]。甘茂盟息壤，盖其地有是类也[9]。昔之异书，有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10]。其言不经见[11]。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岂帝之所爱耶？南方多疫[12]，劳者先死。则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13]？余恐学者之至于斯，征是言，而唯异书之信，故记于堂上[14]。

**【注　释】**

〔1〕这篇文章是柳宗元贬官永州时，专为破除关于"息壤"的迷信传说而作的，表现了作者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龙兴寺，在永州（即永州治所在的今湖南省零陵县）城东南。柳宗元被贬初到永州时曾寄居在寺里。息壤，古代传说中一种能自生自长，永不减损的土壤，其实这是一种地壳局部变化的自然现象。息，动词，生长。

〔2〕陬（zōu）——角落。堂——佛堂。

〔3〕堂之句——隆然，凸起的样子。负，背负，顶起。砖甓（pì），砖地砖墙。甓，砖。广，宽，指方圆。步，古代长度单位，五尺为一步。

〔4〕始之句——始，当初。为，动词，建造。夷，平，这里用作动词，铲平。锸（chā），铁锹。

〔5〕永州句——居，地处。楚，战国时楚国所在的地面，在今湖南、湖北一带。越，春秋时越国所在的地面，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其人鬼且禨（jī），那里的人迷信鬼神。《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禨。"楚越一带比中原开化晚些，当时迷信风气很盛行。鬼，用作动词，迷信鬼。禨，吉祥的征兆，这里用作动词，迷信吉祥的征兆。由是，因此，从此。神之，以之为神。之，代词，它，指"息壤"。神，用作动词，神化。莫，没有。

〔6〕《史记·天官书》——司马迁《史记》中的一篇，记载古代的天文知识，是现存最早的我国古代天文文献资料。其中有"水澹泽竭，地长见象"，意思是：水波翻动，沼泽干涸，是土地长高的预兆。

〔7〕《汉志》——指班固《汉书·天文志》。其中有"水澹地长，泽竭见象"，意思是，水波翻动，地层升高，是水泽干涸的预兆占——预兆，征候。

〔8〕而亡其说——但没有解说。亡，同"无"。

〔9〕甘茂盟句——甘茂，战国时秦国秦武王的丞相。盟，订盟约。息壤，秦国地名。据《史记·甘茂传》：秦武王派甘茂攻打韩国，为此在息壤这个地方发誓订约。盖，大概。这一类，指息壤。

〔10〕昔之句——异书，记载怪异事物的书。这里指《山海经》。鲧（gǔn），传说中夏禹的父亲。湮（yīn）），填，堵塞。祝融，人名，传说中他是帝尧的臣子，主管火，即"火神"。羽郊，指羽山，在今山东省。这个传说详见《山海经·海内经》。

〔11〕不经见——不常见。含有荒诞而没有根据的意思。经，常。

〔12〕疫——瘟疫，流行性的传染病。

〔13〕乌——哪，怎么。

〔14〕余恐句——余，我。学者，求学的人。之，助词，这里没有实际意思，斯，这里。征，引证。是言，这话，指因铲"息壤"而死的迷信说法。唯异书之信。唯信异书。唯，只，一味地。故，所以。

# 始得西山宴游记[1]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2]。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3]。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4]；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5]。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6]。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7]。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8]，望西山，始指异之[9]。遂命仆人，过湘江[10]，缘染溪[11]，斫榛莽[12]，焚茅茷[13]，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14]，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15]。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16]，若垤若穴[17]，尺寸千里，攒蹙累积[18]，莫得遁隐[19]。萦青缭白，外与天际[20]，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21]。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22]，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23]。

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24]。苍然暮色[25]，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26]。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27]，游于是乎始。故为

之文以志[28]。是岁元和四年也[29]。

**【注　释】**

〔1〕这篇文章是著名的"永州八记"的第一篇。柳宗元于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被贬为永州员外司马，心境郁闷不乐，于是就放情于山水之间，并把那些山水景物作为描写对象，写成了不少山水游记一类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八篇，即后人广为传诵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晏游记》、《钴（gǔ）鉧（mǔ）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前四篇是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写成的。这八篇游记各自独立成篇，但前后连贯，构成一个整体。每篇都能抓住所要描述的山水景物的特点，给予生动细致地精心描绘，形象鲜明逼真，读之，如观其景，如闻其声。同时，作者能把自己的身世感情同描写山水结合得水乳交融，巧妙自然，这是"永州八记"的另一突出特点。由于作者被贬后心绪不好，也给秀丽的山水涂上了一层伤感的色彩，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彩笔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表达了对祖国山水的热爱。《永州八记》就象一幅连贯的丰富多采的画卷，将永州秀美的山光水色展现在我们面前。《始得西山宴游记》，开头写作者被贬后的恐惧之情，中间写西山之美。写法可不一般：作者不写西山上的景物，却着力写山顶上望到的景物，并把千里美景缩小在尺寸画面之内，使人感到既境界开阔，又"镜头"集中；结尾写西山之美使人忘却恐惧之情，与开头照应。西山，在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西面潇江边上。现称粮子岭。《清一统志》："永州府：西山在零陵县西。县志，在县西隔河二里，自朝阳岩起，至黄茅岭北，长亘数里，皆西山也。"宴游，喝酒玩乐。

〔2〕自余句——余，我。僇（lù）人，即，"戮民"，有罪的人。这里指遭贬谪的人。语出《庄子·大宗师》："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僇，同"戮"，杀戮。这里指贬谪。是州，这个州，指永州。恒，常常。惴（zhuì）栗(lì)，恐惧不安。惴，惧怕，不安。栗，因恐惧而发抖。《广雅·释训》："栗栗，惧也。"栗，同"慄"。

〔3〕其隙句——其隙，有空闲的时候。隙，空隙。施（yí）施，徐行，舒缓地。漫漫，随意地，没有目的地。

〔4〕日与句——徒，指跟随着自己的一些人，如同伴、学生、佣人等都

可称徒。这里指同游者。穷回溪，沿着溪水一直找到它的源头和流向。穷，尽。回溪，回环，曲折的溪流。

〔5〕相枕——互相枕在对方的身上。枕，动词。

〔6〕意有所极，梦亦同趣——意想中能到的美好境界，做梦也同样走向这种境界。意思是意想的和梦中的是一样的。极，到。《尔雅·释诂》："极，至也。"趣，趋向，走到。《汉书·王吉传》颜师古注："趣，向也。"

〔7〕以为句——异态，奇异特殊的形态。未始，不曾。怪特，奇怪独特。

〔8〕法华西亭——法华寺西边的亭子。柳宗元《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觉照，照居寺西庑（wǔ，古代堂下周围的屋子）下。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大木）蒸（小木）篠（xiǎo，小竹）簜（dàng，大竹），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遂命仆人持刀斧，群而翦焉，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然茫然，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官吏的俸禄）以为其亭。"

〔9〕指异之——指着西山觉得特别。

〔10〕湘江——又名湘水。源出广西僮族自治区兴安县的海阳山。入湖南省境，在零陵县纳入潇水，经长沙市流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余公里。《元和郡县志》："永州零陵县，湘水经州四十余里。"

〔11〕缘染溪——缘，沿着。染溪，潇水的支流，即"愚溪"。详见《愚溪诗序》注〔1〕。

〔12〕斫(zhuó)榛莽——斫，砍。榛（zhēn）莽，杂乱丛生的草木。莽，丛生的草。《说文》："茻，众草也，经传皆以莽为之。"

〔13〕茅茷（fá，又读fèi）——茅草。茷，草叶茂盛。

〔14〕箕踞而遨——箕踞，伸开两腿坐在地上，这是一种不守礼节，放任自适的举动。古人席地而坐，坐时屁股压在脚后跟上。遨，游玩。

〔15〕衽（rèn）席——席子。衽，坐卧用的席子。

〔16〕岈（xiā）然洼（wā）然——岈然，山深的样子。洼（wā）然，山谷低洼的样子。

〔17〕垤（dié）——蚂蚁封窝的土堆。泛指小土堆。

〔18〕攒（zǎn）蹙（cù）累积——千里以内的景物聚集收拢在眼前的视线内。攒，聚集。蹙，收缩。

〔19〕遁隐——隐藏。

〔20〕萦（yíng）青缭白，外与天际——在视线的外边，围绕着一道青或白的线，同天相接。萦，围绕。缭，缠绕。际，用如动词，合，接。

〔21〕培塿（lǒu）——小土堆。

〔22〕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广大得如同大气没有人能看到它的边际。是说西山空间的广大。悠悠乎，广大的样子。颢（hào）气，即"浩气"，大气。俱，同在一起。涯，边际。

〔23〕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欣然自得地与天地作朋友而没有尽期。洋洋，完美满意的样子。游，交游，来往。穷，尽期，尽头。

〔24〕引觞(shāng)句——引觞，举起酒杯。颓（tuí）然，倒下的样子，指醉倒。日之入，日落。

〔25〕苍然——青灰色，形容黄昏时的天色。

〔26〕心凝句——心象凝结一样忘掉了一切，形体象消散那样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好象自己融化在万物里，跟万物暗合在一起了。凝，凝结，停止活动。释，消散。万化，指不停变化的万物。冥合，暗合。

〔27〕向——以前。

〔28〕志——记。

〔29〕是岁句——是岁，这一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 钴鉧潭记[1]

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2]；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3]。流沫成轮[4]，然后徐行[5]；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6]，有树环焉[7]，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8]，以予之亟游也[9]，一旦款门来告曰[10]："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11]。"

予乐而如其言[12]。则崇其台，延其槛[13]，行其泉于高者坠之潭[14]，有声潨然[15]，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16]。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17]，非兹潭也欤[18]？

**【注　释】**

〔1〕本篇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章先写钴（gǔ）鉧（mǔ）潭的位置、形势和景色，语言精练，用词准确。倒如"荡击益暴，啮（niè）其涯"，"暴"、"啮"都是用于人或动物的动词，这里用来指无生命的水的猛烈和"侵蚀"，赋予水以生命力，文章就显得生动形象了。这在修辞学上是拟人的手法。文章中间提到了避居山中的农民，"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透露出了一些现实情况。最后结合自己的身世和思想，说风景之美

使自己忘记故乡，写法与前篇不同。钴鉧潭，形状象熨（yùn）斗的水潭。钴鉧，熨斗。《清一统志》："永州府：钴鉧潭，在零陵县西三里，中有小泉，经愚溪入潇水。"范成大《骖鸾录》："渡潇水即至愚溪，溪上愚亭以祠子厚。路旁有钴鉧潭，钴鉧，熨斗也，潭状似之。其地如大小石渠、石涧之类，询之皆芜没篁竹中，无能为知其处者。"

〔2〕其始句——盖，是，用以承接上文，解释原委。冉水，即冉溪，又名染溪或愚溪。详见《愚溪诗序》注〔1〕。屈折，曲折。屈，同"曲"。

〔3〕其颠委句——其，代词，指冉水。颠委，首尾，指上游和下游。势峻，流势峻急。荡击益暴，冲击得更猛烈。益，更。啮（niè），咬。这里有"侵蚀"的意思。涯，边沿。毕至，最后碰到。毕，完。这里是最后。乃止，才停下来。

〔4〕流沫成轮——水流激起的旋涡，成为车轮那样一圈一圈的。

〔5〕徐行——缓缓流去。

〔6〕且——将近。

〔7〕有树环焉——环，围绕。焉，于是，在那里。"有泉悬焉"的"焉"同此。

〔8〕居者——在这里住家的人。

〔9〕亟（qì）——屡次，数次。《释文》："亟，欺冀切，数也。"

〔10〕一旦款门——一旦，有一天。款门，敲门。《广韵》："款，叩也。"

〔11〕不胜（shèng）句——不胜，不能承担。胜，能承担，能承受。私券（quàn），私人借据，指债务。委积，积压，累积。芟（shān），除草，这里指开荒。贸财，换钱。《尔雅·释言》："贸，买也。"缓，缓解，解救。祸，灾祸，指"官租私券"。

〔12〕如其言——照他的话办。

〔13〕崇其台，延其槛——加高原有的台，延长原有的栏杆。崇，高，用如动词。

〔14〕行其泉——沟通泉水。行，沟通，引导。

〔15〕潨（zhōng）——小水流入大水的声音。这里指水流到潭里的淙淙水声。《说文》："小水入大水曰潨。"

〔16〕气之迥（jiǒng）——空气的清明。迥，辽远，这里指气清，气清

才望得远。

〔17〕居夷——住在夷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夷，古代东方部落名，引申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18〕兹——这。

# 钴鉧潭西小丘记[1]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2]。

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3]。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4]。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5]；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6]。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7]。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8]。"问其价，曰"止四百[9]。"余怜而售之[10]。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11]，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12]。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13]。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14]。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15]。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16]。今弃是州也，农夫，

渔夫过而陋之[17]，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18]？

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注　释】**

〔1〕这篇写小丘。是“永州八记”的第三篇。文章情景交融，以景寓情，寓义深刻。文中说这个小丘是“唐氏之弃地”，隐喻作者自己是唐王朝的“弃人”，被贬弃到这边远荒凉的永州，正和这小丘一样，“今弃是州也”！篇末贺小丘遇到了能够赏识自己的新主人，实际隐含着自己的遭遇不好，一直无人赏识，未能再被朝廷重用，还不如这个小丘呢！这就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贬谪的愤懑情绪。这种“怀才不遇”的寓意，《容斋三笔》卷九曾谈及：“柳子原《钴鉧潭西小丘记》云，贾（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苏子美《沧浪记》云，以钱四万得之。予谓二境之胜绝如此，至于人弃不售，安知其后卒终于为名人赏践！沧浪亭者，今为韩蕲（qí）王家所有，价值数百万矣。但钴鉧复埋没不可识，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此外，作者还通过“铲刈秽草，伐去恶木”，使“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的描述，暗示了他“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愿望和理想。从写景状物的艺术性看，除了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之外，还运用了静景动写的手法。石头是静物，但作者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加以动化，把形状奇异的石头比作“牛马饮于溪”，比作“熊罴登于山”就把石头写活了。可见，柳宗元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特点，不仅是肖其貌，而且能够传其神。小丘，小山。《明一统志》：“湖广永州府：小丘，在钴鉧潭西。”丘，原义是四方高、中央低的土阜，这里指小山。

〔2〕得西山句——此句紧承“永州八记”的前两篇。得，发现、得到。后八日，据《始得西山宴游记》，得西山是在唐宪宗（李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九月二十八日，后八日当是十月初七日。“八日”，含有不到一旬（十天）又有发现的意味。下文“不匝旬”句与此照应。寻，探，这里是探索着向前走，即“漫步寻胜”的意思。道，用作动词，在道上走。步，五尺。

〔3〕潭西句——湍（tuān），急流。《说文》：“湍，疾濑也。”

濑（lài），流在沙石上的溪水。这里形容水急。浚（jùn），深。鱼梁，用石头垒成的拦水堰（yàn），中间有空缺，可以放置捕鱼用的鱼笱（gǒu，竹制的捕鱼器物）。

〔4〕其石句——小丘上的石头突起，象是发怒，态度骄横，背负着泥土从地下钻出来，争着做出各种奇形异状的，几乎多到数不清。突怒，突起似怒，形容石头耸立。偃，（yǎn）蹇(jiǎn)，骄横的样子。《左传》杜预注："偃蹇，骄敖也。"负土，背着土，指石头上有土。负，背。殆（dài），几乎，差不多。

〔5〕其嵚句——嵚（qīn）然，原指山势高耸，这里指石头高峻倾斜的样子。相累，互相连缀、重，叠。累、叠。下，其势向下。

〔6〕其冲然句——冲然，突起向前的样子。角列，象野兽角那样斜列。角，邪（斜）。上，其势向上。罴（pí），熊的一种。

〔7〕丘之句——不能，不足。笼而有之，整个占有它。笼，动词，包举。

〔8〕货而不售——标价出卖而卖不掉。货，用作动词，卖。售，古代买、卖都可称"售"，这里是"卖"。下文"怜而售之"的"售"，是"买"的意思。

〔9〕止四百——只四百文。止，只，仅仅。

〔10〕怜——爱。

〔11〕李深源、元克己——都是柳宗元的朋友。与柳宗元同游。生平不详。

〔12〕即更（gēng）句——即，立刻。更，更替，轮流。器用，指割草、伐木的工具。铲，削、平。刈（yì），割。秽（huì）草，杂草。烈，用作动词，使火烧得猛烈。

〔13〕由其句——其，指小丘。遨游，自由自在地游玩。举，全，都。熙熙然，和乐的样子。回，回旋，这里是"献"的意思。效，呈献。兹，此，这。

〔14〕枕席句——清泠（líng），清凉。谋，协商，引申为和谐，这里有接触而适应的意思。瀯（yíng）瀯，水回流的声韵。悠然，形容遥远空虚。渊然，形容静默。

〔15〕不匝（zā）句——不匝旬，没有超过十天。匝，周，《说文》：

“匝，周也。”异地者二，奇异的风景胜地二处，指钴鉧潭和潭西小丘。

〔16〕以兹句——致之，把它放到。致，送。沣（fēng），水名，流经长安县，借为“酆”。《说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即今陕西省户县东。镐（gǎo），在今西安市东南。鄠（hù），在今陕西户县。杜，杜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以上四个地方都在唐朝京都长安附近，是当时贵族居住、游乐的地方。贵游之士，没有做官，闲散游玩的王公贵族子弟。语出《周礼·地官·师氏》：“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贵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无官司者。”

〔17〕陋之——以之为陋。意思是“瞧不起它（指小丘）”。陋，用作动词。

〔18〕是其果有遭乎——其，同“岂”，难道。果，果真。遭，遭际，遇合。这里指好的遭遇，即得到赏识。

#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1]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2]，闻水声，如鸣佩环[3]。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4]。全石以为底[5]，近岸，卷石底以出[6]，为坻，为屿，为嵁，为岩[7]。青树翠蔓[8]，蒙络摇缀，参差披拂[9]。潭中鱼可百许头[10]，皆若空游无所依[11]。日光下澈[12]，影布石上，佁然不动[13]；俶尔远逝[14]，往来翕忽[15]，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16]。其岸势犬牙差互[17]，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18]，凄神寒骨，悄怆幽邃[19]。以其境过清[20]，不可久居[21]，乃记之而去[22]。

同游者，吴武陵[23]、龚古[24]、余弟宗玄；隶而从者[25]，崔氏二小生[26]：曰恕己，曰奉壹。

**【注　释】**

〔1〕本篇是紧接《钴鉧潭西小丘记》之后写的，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写法与前篇不同：前篇在写景状物之外，加了几句议论，抒发感慨；这篇没有议论，却在写景之中抒发了感情。写鱼的游乐，“似与游者相乐”，

写出了作者游玩山水，乐而忘忧的心情。写鱼写人，情景交融。篇末写小石潭的“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suì）”，情寓景中，作者受贬后寂寞悲凉之情，隐含字里行间，真有“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游南亭还叙志七十韵》）的意境，诗情画意，跃然纸上。此外，作者能抓住小石潭的特色，一是写潭，一是写潭上景物。写潭，主要写潭中游鱼，没有一笔写水，而明净清澈的潭水却呈现眼前。写潭上景物，先写小溪，善于用比：“斗折”，写溪身象北斗星那样曲折，是静写；“蛇行”，写溪流象蛇那样游动，是动写；“犬牙差（cī）互”，写溪岸象狗牙那样交错不齐，是状物。笔锋精妙入微，工细精美。小石潭，《清一统志》：“小石潭在零陵县西小丘西。”

〔2〕篁（huáng）竹——竹林。篁，竹田，一说竹名。

〔3〕如鸣珮（pèi）环——好象身上佩带的玉珮、玉环碰击时发出清脆的响声。珮、环都是古代玉制的装饰品。

〔4〕冽——寒冷，清凉。《说文》：“冽，寒貌。”

〔5〕全石以为底——即“以全石为底”，是说潭底是一整块石头。以，介词，用。

〔6〕近岸，卷石底以出——靠近岸边，石底有些部分翻卷出来，露出水面。卷，翻卷。以，连词，而且。

〔7〕为坻（chí），为屿（yǔ），为嵁（kān），为岩——成为坻、屿、堪、岩各种不同的形状。坻，水中高地。《尔雅·释水》：“小沚曰坻。”沚（zhǐ），小沙州，这里指高出水面的小而平的沙石。屿，小岛。《说文》：“屿，岛也。”这里指高出水面的大而平的石头，比坻大。堪，高出水面的小而不平的石头。岩，岩石，比堪大，这里指高出水面的大而不平的石头。

〔8〕翠蔓——翠绿的茎蔓。蔓，草本植物的茎，与“青树”的“树”（木本）有别。

〔9〕蒙络摇缀（zhuì），参（cēn）差（cī）披拂——枝茎覆盖缠绕，摇动下垂，参差不齐，随风飘动。缀，连缀下垂。参差，长短不齐。

〔10〕可百许头——大约有一百来条。可，约略估计数目的虚词，大约。许，光景，表示数目不确定。

〔11〕皆若空游无所依——都好象在空中游动，没有什么依靠似的。此句明写游鱼自由自在的神态，暗写潭水清澈。“空”、“无”两字，使水清之状

具有实感，实是宗元惊人的妙笔。

〔12〕日光下澈——阳光直射，透过清澈的潭水，照到水底。

〔13〕佁（yí又读ǎi）然——停滞，痴立不动的样子。《说文》："佁，痴貌。"佁，另本作"怡"，愉快的样子。

〔14〕俶（chù）尔——忽然，突然。《方言》："俶，动也。"

〔15〕翕（xì）忽——即"倏忽"，形容轻快、迅疾。

〔16〕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小溪象北斗七星的形状那样曲折，溪水象蛇行那样的弯曲，或隐或显，一段看见，一段看不见。斗，北斗星。明，亮。灭，暗，隐而不见。

〔17〕其岸势犬牙差互——小溪岸的形状象狗的牙齿那样交错、不整齐。其，指示代词，相当于"那"。差互，交错的样子。

〔18〕寂寥（liáo）——寂寞空虚。寥，空虚，稀疏。

〔19〕凄神寒骨，悄（qiǎo）怆（chuàng）幽邃（suì）——冷静寂寞得心神凄凉，寒气透骨，使人感到忧伤。悄怆，凄惨悲伤。邃，深。《广雅·释诂》："邃，深也。"

〔20〕以其境过清——以，因为。过清，太凄凉冷清。过，太，过分。

〔21〕久居——久留。

〔22〕乃记之而去——乃，于是。而去，就离开。

〔23〕吴武陵——柳宗元的朋友，当时也被贬永州。

〔24〕龚古——人名，生平不详。

〔25〕隶而从者——作为随从跟着来的人。隶，隶属，随从。

〔26〕崔氏二小生——姓崔的两个年轻人，即崔简的两个儿子。崔简，字子敬，柳宗元的姐夫。

# 袁家渴记[1]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2]；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3]，水行至芜江[4]，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5]，音若衣褐之褐[6]。渴上与南馆高嶂合[7]，下与百家濑合[8]。其中重洲小溪[9]，澄潭浅渚[10]，间厕曲折[11]。平者深墨，峻者沸白[12]。舟行若穷，忽又无际[13]。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14]，冬夏常蔚然[15]。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16]；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17]；草则兰芷[18]，又有异卉[19]，类合欢而蔓生[20]，轇轕水石[21]。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22]，掩苒众草[23]，纷红骇绿，蓊勃香气[24]；冲涛旋濑[25]，退贮溪谷；摇扬葳蕤[26]，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27]。永之人未尝游焉[28]。余得之，不敢专也[29]，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30]，故以名焉。

**【注　释】**

〔1〕这篇是“永州八记”的第五篇。用词简练精确，善于修辞，是本文的特色。苏轼在《书子厚梦得选语》中说：“‘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rǎn）众草，纷红骇绿，蓊（wěng）勃（bó）香气，’子厚善选语，若此句殆入妙矣。”风从四面山上吹下来，摇动了树枝，所以用“振动”。众草随风而倒，所以用“掩苒”，下句更妙，红花绿叶被风吹得纷乱颤动，象有点受惊害怕似的，散发出浓烈的香气来。不但动词用得准确，而且使用了拟人的手法，显示出作者善于修辞的杰出才能。袁家渴（hé），水名。《舆地纪胜》：“永州：袁家渴，在州南十里，尝（曾经）有姓袁者居之，两岸木石奇怪，子厚记叙之。”渴，原义为干涸，《尔雅·释诂》：“涸，渴也。”《说文》：“渴，尽也。”这里是湖广方言，称“水之反流”即“回流”为渴。

〔2〕莫若——没有象，没有比得上。

〔3〕朝阳岩——地名，在永州南二里潇江边上。原无名，此名为唐朝诗人元结（字次山）所取。元次山《朝阳岩铭序》：“永泰（唐代宗李豫的年号）丙午（公元766年），自舂陵诣都使计兵，至零陵，爱其郭中有水石之异，泊舟寻之，得岩与洞，此邦之形胜也。自古荒之而无名称，以其东向，遂以朝阳命焉。”

〔4〕芜江——永州地名或水名，不详。也许是“潇江”之误。

〔5〕反流——回流。“世彩堂本”作“支流”，现据《文苑英华》改。

〔6〕褐（hé）——粗麻布衣。

〔7〕南馆高嶂——山名，袁家渴发源处的高山。

〔8〕百家濑（lài）——水名。《湖南通志》：“永州府零陵县：百家濑，在县南里许，一泓寒碧，其容如练。”

〔9〕重洲——重叠的洲，指洲多。洲，露出水面的土地。

〔10〕浅渚（zhǔ）——刚露出水平的土地。渚，《尔雅·释水》：“小洲曰渚。”

〔11〕间厕——夹杂。

〔12〕平者深墨，峻者沸白——平的潭水很深，呈现黑色，高起的水面是急流激起的雪白浪花，象水沸似的翻腾。

〔13〕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船向前行进，好象到了尽头，忽然一转弯

又显得前面广阔得没有边际。

〔14〕青丛——常青的树丛。

〔15〕蓊然——茂密的样子。

〔16〕砾（lì）——小石子。《说文》："砾，小石也。"

〔17〕其树句——枫，枫树，秋天叶变红色。枏楠：湖南一带称"梅"，江苏一带称"楠"。一种常绿树。石楠，常绿树，生于石间，身材高大，叶似枇杷。楩（piān），黄楩木，可制器物。槠（zhū），常绿树，子可食，木可做柱。樟，常绿树，可制樟脑。柚，常绿树，结柚子，似桔大，可食。

〔18〕兰芷（zhǐ）——兰，兰草。《说文》："兰，香草也。"芷，白芷，多年生草本植物，夏开白花，可入药。

〔19〕异卉——特殊的花草。

〔20〕类合欢而蔓生——形状象合欢树，却是草本蔓生的。合欢，树名，入夜，叶子合拢，故名"合欢"。

〔21〕轇（jiāo）轕（gě）水石——在水石中纠结着。轇轕，交结，杂乱。

〔22〕振——摇。

〔23〕掩苒（rǎn）——野草随风倾倒的样子。

〔24〕纷红骇绿，蓊（wěng）勃香气——红，借代"花儿"。绿，借代"草。"纷，纷乱，微动。骇，惊怕。蓊勃，浓郁。

〔25〕冲涛旋濑——浪涛冲激，溪水回旋。

〔26〕葳（wēi）蕤（ruí）——形容果实下垂的样子。《玉篇》："葳蕤，草木实垂貌。"

〔27〕余无以穷其状——我无从把景物的形状尽量描写出来。

〔28〕永之人未尝游焉——永州的人不曾把这里当做风景区前来游玩过。

〔29〕专——专有，据为私有。

〔30〕其地主——那块地的主人。

# 石　渠　记[1]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2]。有泉幽幽然[3]，其鸣乍大乍细[4]。渠之广或咫尺[5]，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6]，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7]，昌蒲被之[8]，青鲜环周[9]，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10]，清深多鲦鱼[11]。又北曲行纡余[12]，睨若无穷[13]，然卒入于渴[14]，其侧皆诡石[15]，怪木，奇卉、美箭[16]，可列坐而庥焉[17]。风摇其巅，韵动崖谷[18]。视之既静，其听始远[19]。

予从州牧得之[20]。揽去翳朽[21]，决疏土石[22]，既崇而焚[23]，既酾而盈[24]。惜其未始有传焉者[25]，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26]，书之其阳[27]，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28]。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29]，蠲渠至大石[30]。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31]。

**【注　释】**

[1]本文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写石渠和渠上景物各具特色。写石

渠，着重写泉水在渠中缓缓细流，用“幽幽然”来形容。因此，泉水碰到大石阻遏，并不激起轩然大波，而是“伏出其下”，这就显得与别处不同。写渠上景致，并不一般地泛写，而是抓住此处的特点，着重写“风”：风吹动木、竹、花、草，声音在山谷里响动，风停物静之后，还听到那声音在远处回响。作者如此细致描摹，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这篇写“风”，与前篇有所不同。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说：“亦善写风，前篇骇动，此篇静远。”石渠，石头构成的水渠。

〔2〕自渴句——此句紧承前篇《袁家渴记》。民桥其上，当地人民在它上面架起了一座桥。桥，用作动词，架桥。其，代词，它，指石渠。

〔3〕幽幽然——形容泉水细微缓流的样子。

〔4〕乍(zhà)大乍细——忽大忽小。乍，忽然。

〔5〕咫(zhǐ)尺——一尺以内。咫，八寸。

〔6〕其——代词，它，指渠水。“伏出其下”的“其”，指“大石”。

〔7〕石泓(hóng)——石头洼下处，即石洼，比石渠水深。《说文》：“泓，下深貌”。

〔8〕昌蒲——菖蒲，药用植物。《图经》：“水菖蒲，生溪涧水泽中甚多。”被之——笼盖在石泓上面。

〔9〕鲜——苔藓。

〔10〕幅员——面积。宽窄叫幅，周围叫员。减——少，不足。

〔11〕鲦(tiáo)——白条鱼。

〔12〕纡(yū)余——形容曲折的样子。纡，弯曲，绕弯。

〔13〕睨(nì)——注视。

〔14〕卒入——终于流入。

〔15〕诡(guǐ)石——奇特的石头。诡，奇异，出乎寻常。

〔16〕美箭——美好的竹子。箭，小竹子。

〔17〕庥——同“休”，休息。

〔18〕风摇其巅，韵动崖谷——风摇动木竹花草的梢头，声音在山谷里响动。

〔19〕视之既静，其听始远——看看那些被风吹动的木竹花草已经静静地不动了，它们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声音开始在远处回响。

〔20〕州牧——一州的长官。这里指永州的地方官，即永州刺史。柳宗元

任州司马，是刺史手下的属官。当时永州刺史是韦彪。

〔21〕揽去翳（yì）朽——揽去，归敛成堆，然后除去。揽，敛在一起。《释名》："揽，敛也。"翳朽，枯草腐木。翳，腐木。《诗·皇天》毛传："木自毙曰翳。"一说：翳，遮蔽。

〔22〕决疏——决，开决，凿通。疏，疏通。

〔23〕既崇而焚——枯草腐木已经堆集起来烧掉。崇，充满、这里指聚集成堆。

〔24〕既酾（shī）而盈——渠道既已疏通，泉水就充满了。酾，原意是滤酒，这里引申为疏通。

〔25〕惜其未始有传焉者——可惜这石渠还没有人讲起它的。其，代词，代石渠。未始，尚未，还没有。焉，代词，它，代石渠。

〔26〕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所以完备地记下它所有的景物，留给那些爱好山水的人。

〔27〕书之其阳——书，动词，写。阳，石渠的北面。水北为阳。

〔28〕俾（bǐ）——使。

〔29〕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30〕蠲（juān）——清除，整修。《方言》："蠲亦除也。"

〔31〕渠之美于是始穷——石渠的美景到这里才算完毕。穷，尽，完毕。

# 石　涧　记[1]

石渠之事既穷[2]，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3]，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4]，亘石为底，达于两涯[5]。若床若堂[6]，若陈筵席，若限阃奥[7]。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8]。揭跣而往[9]，折竹扫陈叶，排腐木[10]，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11]。交络之流[12]，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13]，龙鳞之石[14]，均荫其上[15]。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16]？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17]？得之日[18]，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19]，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20]。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21]，道狭不可穷也。

**【注　释】**

〔1〕这篇是“永州八纪”的第七篇。善于用比是这篇的突出特点。对水中的石头，用“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kǔn）奥”来比；对泉水，用“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来比。这些比喻使用了比喻词“若”，用“甲若乙”的典型格式是明喻。对泉上的树，用“翠羽”来比；对泉上的碎石，则用“龙鳞”来比。这些比喻部分（“翠羽”、“龙鳞”）都直接放

到定语的位置上来直接修饰，中间不用“若”、“如”、“类”、“似”之类的比喻词，是形容性的暗喻。这些比喻全都用得恰切、生动、新颖，使文章的语言形象化。这充分显示出作者运用比喻手法的纯熟和高明。石涧（jiàn）山石间的水沟。涧，夹在两山间的水沟。

〔2〕石渠之事既穷——游赏、修整石渠的事儿已经完毕。此句紧承上文《石渠纪》。

〔3〕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上去，从石渠的桥上向西北下去到土山的阴面。阴，山北坡。

〔4〕倍石渠三之——比石渠大三倍。“世彩堂本”“三”字下有“一”字，现据“音辩”本删。

〔5〕亘（gèn）石为底，达于两涯——横着的石头从这岸连到那岸，构成涧底。亘，横贯。涯，水边，岸。

〔6〕堂——正屋，四方而高。

〔7〕若限阃奥——象用门槛分隔的内屋。限，门限，即门槛。这里用作动词，用门槛分隔。阃奥，内屋。阃，古代宫中的小路，引申为妇女居住的内室。奥，深，指屋子的深处。

〔8〕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水流的波纹就象织布的布纹，水流的响声就象弹琴。文，同“纹”。

〔9〕揭（qì）——拎起衣裳。《释文》：“揭，芳例反，褰（qiān，把衣服提起来）衣渡水也。”跣（xiǎn）——赤脚。

〔10〕排——排除，除去。

〔11〕可罗胡床——罗，排列。胡床，交椅。

〔12〕交络——交织，水波象交织的纹理。

〔13〕翠羽——翡翠鸟的羽毛，翠绿而美丽。

〔14〕龙鳞——鱼鳞甲。

〔15〕荫——用作动词，遮荫。

〔16〕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古代的人难道有在这里娱乐的吗？其，同“岂”，难道。乎，这里同“于”，介词，在。

〔17〕追余之践履——追随我的行踪。践履，足迹。

〔18〕得之日——发现石涧的日期。另本作“得意之日”，恐非。

〔19〕涧之可穷者——石涧的源头能够找到的。穷，尽，这里指源头。

〔20〕可乐者——可以玩赏游乐的风景之地。

〔21〕逾峭险——越来越陡峭艰险。

# 小石城山记[1]

自西山道口径北[2]，逾黄茅岭而下[3]，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4]，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5]，有积石横当其垠[6]。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7]；其旁出堡坞[8]，有若门焉[9]，窥之正黑[10]，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11]，其响之激越[12]，良久乃已[13]。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14]，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15]。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16]，及是，愈以为诚有[17]。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18]，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19]，是固劳而无用[20]。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21]？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22]。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23]。是二者余未信之。

**【注　释】**

[1]这一篇是“永州八记”的最后一篇。文章可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极力写小石城山景物的美好，而这美好的景物好象是“天公”有意安排的；后

一部分则是议论"天公"的有无，借题发挥，含蓄地表现出作者被贬后的愤懑情绪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

作者曾写过一篇《天说》，说明天是没有意志的。本篇通过写景加以发挥，进一步表现了无神论思想。石城山，《清一统志》："石城山在零陵县西，县志，此山与石城相似而差小，故名。"

〔2〕径北——直，往。

〔3〕逾——越过。

〔4〕少北而东——路稍微偏向北又转向东。

〔5〕土断而川分——土路断绝，为河流分开。

〔6〕垠（Yín）——边际，岸涯。

〔7〕睥（bì）睨（nì）——女墙，即城墙上齿形的矮墙，俗称"城垛子"。《释名·释宫室》："城上墙曰睥睨，言于其孔中睥睨（斜着眼睛看）非常也。"梁欐（lì）——栋梁。梁，屋梁。欐，屋栋。

〔8〕堡坞(wù)——堡垒，城堡。《广韵》："坞，村坞，亦壁垒。"

〔9〕有若门焉——好象石城的城门。

〔10〕窥（kuī）之正黑——窥，看。正黑，很黑。正，副词，很。

〔11〕洞然——深远而清脆。形容小石投入洞中而发出的水声。

〔12〕响之激越——响，回响。激越，形容声音高亢激烈。

〔13〕良久乃已——良久，很久。良，副词，甚，很。乃已，才停止。

〔14〕美箭——见《石渠记》注〔16〕。

〔15〕其疏旬——美观的树木、竹子，长得参差错落，疏密合度，有高有低，好象聪明人精心安排布置的那样。疏，稀。数（cù），密。偃(Yǎn)，伏，俯，引申为"低"。仰，昂，引申为"高"。类，类似。

〔16〕造物者——创造万物的上帝，即"天公"。下文"神者"，同此。

〔17〕及是，愈以为诚有——到此，越认为（造物者）确实是有的。按：作者是不信天有意志的，这在《天论》中已表明。这里故意这么说，使文章生出波澜，到篇末再加以否定。及是，到此。即看到上述美景。愈，越。诚，真，确实。

〔18〕中州——中原，指黄河中下游文化发达地区。夷狄——古代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这里指地处边远地区的永州。

〔19〕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jì）——经历了千百年得不到一次显示

它的奇妙景色的机会（指无人游赏）。更，经历。售，卖，这里是显示、表露的意思。伎，同“技”，技巧，这里指小石城山的美景。作者借题发挥，这里隐喻自己的遭遇。

〔20〕是固劳而无用——这才是劳而无功，白花力气没有什么作用。是，这。固，乃。

〔21〕神者句——如果不是神灵这样安排，那么就真的没有造物者吗？倘（tǒng），假使，如果。宜，应当。则，那么。果，果真。

〔22〕以慰句——用来安慰那些贤明而受辱被贬谪到这里的人的。辱，受屈辱，指被贬谪。

〔23〕其气句——这里地气的灵秀，不造就伟大的人物却单单造成这些秀美的风景，所以楚国的南部（永州）缺少人才而多奇山异水。气之灵，天地的灵气。物，景物，指美好的山水风景。楚之南，指永州。

# 全义县复北门记[1]

贤者之兴，而愚者之废[2]。废而复之为是，循而习之为非[3]。恒人犹且知之，不足乎列也[4]。然而复其事必由乎贤者。推是类以从于政，其事可少哉[5]？

贤莫大于成功，愚莫大于吝且诬[6]。桂之中岭而邑者曰全义。卫公城之，南越以平[8]。卢遵为全义[9]，视其城[10]，塞北门[11]，凿他雉以出[12]。问之其门人[13]，曰："余百年矣[14]。或曰[15]，巫言是不利于今[16]，故塞之；或曰，以宾旅之多，有惧竭其饩馈者，欲回其途，故塞之[17]。"遵曰："是非吝且诬欤[18]？贤者之作，思利乎人[19]；反是[20]，罪也。余其复之[21]。"询于群吏，吏叶厥谋[22]，上于大府，大府以俞[23]。邑人便焉，欢舞里闾[24]；居者思正其家，行者乐出其途[25]。

由道废邪，用贤弃愚[26]，推以革物，宜民之苏[27]。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28]。为之记云[29]。

**【注　释】**

〔1〕这是一篇记事的文章，唐宪宗（李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写于永州。文章通过全义县城北门修复这件事，提出政事应"由道废邪"，"用贤弃愚"的进步主张，批判了自私、迷信，保守思想。文章叙事简洁，

篇末议论深刻。全义县，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西。复，恢复，修复。

〔2〕贤者句——贤能的人兴办的事业，正是愚蠢的人所要废弃败坏的。之，助词，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使它变成一个词组。兴，兴建，指创办事业。废，废弃，破坏。

〔3〕废而句——为是，是对的。是，对，正确。循而习之，沿袭愚蠢的人所造成的老样子而习以为常。循，沿袭、依旧。习，习以为常。为非，是不对的。非，不对，不正确。

〔4〕恒人句——一般的人尚且知道的道理，不值得去列举陈述了。恒（héng）人，一般的人。恒，平常，一般。犹且，尚且，还。不足，不值得。列，列举，陈述。

〔3〕推是类句——推论这类道理运用到政治事物上来，这样的事可以缺少吗？推，推论，推广运用到……。表示由此及彼的动词。是类，这类事情的道理。政，政事，治理国家。

〔6〕贤莫大于句——所谓贤能，没有比成就功业更大的了，所谓愚昧，没有比自私和迷信更甚了。莫大于，“没有比……更大”。成功、成就功业。吝（lìn），吝啬，自私。且，连词，并且，和。诬，胡说八道，骗人的谎话。这里指迷信。

〔7〕桂之句——桂州境内有个在岭中建立的县城叫全义。桂之中，桂州的境内。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邑（yì），县。

〔8〕卫公句——唐初名将李靖（公元548—627年），被封为卫国公，人称卫公。唐高祖时，李靖为桂州总管，曾在桂州山岭中筑城（即全义城），负责安抚、平定广东岭南一带。平定南越即指此事。城之，建筑了这座城。城，用作动词，筑城。南越以平，即“以平南越”，凭借这座城平定了南越。南越，指岭南一带。越，广东，广西地区。以，介词，用，凭借。平，动词，平定。

〔9〕卢遵为全义——卢遵，柳宗元的表弟，当时为全义县的县令。

〔10〕视其城——巡视，视察这座城。其，代词，指全义县城。

〔11〕塞——堵塞。

〔12〕凿他雉以出——挖开城墙的另一个地方作为出口。凿，开凿，挖开。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这里借代城墙。

〔13〕门人——守城门的人。

〔14〕余百年矣——即“百余年矣”，有一百多年了。

〔15〕或曰——有人说。或，无定代词，有的人。

〔16〕巫言是不利于今——巫婆讲这座北门对现在不吉利。巫，以装神弄鬼骗人的迷信职业者。有男巫，女巫，以女巫为多，称巫婆。

〔17〕以宾旅句——因为往来旅客太多，北门附近有人害怕会因供应客人而把自家的食物用光，想让旅客绕道走，所以堵塞了北门。宾旅，往来过路的客人。竭，尽。饩（xì），粮食、肉等食物。馈（kuì），以食物赠人。也可与“饩”合指食物。回其途，使他们绕道走。回，转弯，迂回。

〔18〕是非吝且诬欤——这不就是吝啬和迷信吗？是，指示代词，这。非，不是。

〔19〕贤者之作，思利乎人——贤能的人作事，考虑的是对于人民有利。乎，这里同“于”，对于。

〔20〕反是——与此相反。这样的反面。

〔21〕余其复之——我将修复它。其，将。之，代词，指城北门。

〔22〕询（xūn）于群吏，吏叶（xié）厥谋——征询县衙官吏们的意见，他们都赞同修复城北门的想法。询，问。叶，同“协”，协和，这里是同意，赞成。厥，其，这个。谋，谋划，想法，打算。

〔23〕上于句——上，上报，有请示的意思。大府，上级官府，即州府。俞（yú），然，应允。

〔24〕邑人句——邑人，全县的人。欢舞里闾，在里巷里欢歌跳舞。里，居民点，二十五家为一里。闾（lú），里巷的大门，这里指里巷。

〔25〕居者句——正其家，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使其不“吝”不“诬”。正，用如动词，使正，治理好。出其途，从北门这条路上出入。

〔26〕由道句——由道，遵循正道。由，顺，遵循。道，政治主张。废邪，废除邪门歪道。邪，邪道，指迷信。贤，指贤者的兴利除弊。愚，指愚者破坏贤者创造的事业这种愚昧作法。

〔27〕推以句——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对事物的改革方面，人民会得到生息的。以，介词，用，把。革物，改革不合适的事物。宜，当，会。苏，苏生，生息。引申为有好处。

〔28〕若是句——象以上这样的事不加以陈述，恐怕不是孔子的信徒。传说，孔子修《春秋》对当时的历史有所褒贬，本文记全义县修复北门的事，

也是有所褒贬的，所以这么说。殆（dài）,恐怕，大概。徒，信徒。

〔29〕为之记云——为这件事写了这篇《记》。云，语末助词，无义。

# 零陵郡复乳穴记[1]

石钟乳，饵之最良者也[2]。楚越之山多产焉[3]。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4]。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5]。以贡，则买诸他部[6]。

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7]。邦人悦是祥也[8]，杂然谣曰[9]："甿之熙熙[10]，崔公之来。公化所彻，土石蒙烈[11]，以为不信，起视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恶知所谓祥耶[12]？向吾以刺史之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货也，吾是以病而绐焉[13]。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洁[14]，先赖而后力[15]，欺诬屏息[16]，信顺休洽[17]，吾以是诚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冰雪之所储[18]，豺虎之所庐[19]。由而入者，触昏雾，扞龙蛇[20]。束火以知其物[21]，縻绳以志其返[22]。其勤若是[23]，出又不得吾直[24]，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25]。今而乃诚[26]，吾告故也[27]，何祥之为！"

士闻之曰[28]："谣者之祥也，乃其所谓怪者也[29]。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谓真祥者也[30]。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31]。诚乎物而信乎道[32]，人乐用命[33]，熙熙然

以效其有〔34〕。斯其为政也，而独非祥也欤〔35〕！”

**【注　释】**

〔1〕这是一篇记事的文章，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文章通过连州石钟乳由“告尽”到“以乳复告”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官吏的贪婪残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唐政治的腐败，同时歌颂了新刺史崔简的政绩。文章对于劳动人民的勤劳、机智和反抗精神，也作了生动形象的刻画。故事是通过民谣和“穴人”之口叙述的，笔调幽默明快，生动有趣。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县。郡，古代行政区名，相当于州，辖数县。文中，所说产石钟乳的地方是连州，与零陵无关，零陵当是连州之误。复，恢复。乳穴，生成石钟乳的山洞。石钟乳，一种炭酸钙的形成物，在石灰岩的山洞里，溶有碳酸钙的水自洞顶下滴，水分逐渐蒸发，石灰质自上而下凝结，形成状如钟乳的石块，故名石钟乳。

〔2〕饵——食物，这里指药物。

〔3〕楚——战国时的楚国，疆域在今湖南、湖北一带。越——春秋时的越国，疆域在今浙江一带，这里借指广东、广西一带。

〔4〕于连句——于，介词，在。连，连州，今广东省连县。韶，韶州，今广东省曲江县。独，单独。名，闻名，出名。

〔5〕连之人句——告尽，报告石钟乳已经采完，再没有了。载，年。

〔6〕以贡句——用以进贡的石钟乳，就到其他地方去买。贡，进贡，献给朝廷。诸，之于。

〔7〕今刺史句——如今崔简到连州来当刺史，过了一个多月，穴人前来告知石钟乳又有了。刺史，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崔公，崔简，字子敬，柳宗元的姐夫。穴人，专门钻山洞采石钟乳的工人。

〔8〕邦人悦（yuè）是祥也——当地的人对这件吉利的事情很高兴。邦人，国人，这里指当地人。悦，喜悦，高兴。祥，吉祥、福瑞。《说文》：“祥，福也。”

〔9〕杂然谣曰——杂然，众人纷纷的样子。谣，用作动词，传唱歌谣。

〔10〕甿（méng）之熙熙——甿，同“氓”，老百姓。熙熙，快乐的样子。

〔11〕今化所彻，土石蒙烈——崔公的教化是很深透的，就是土石也蒙受

恩惠。化，教化。彻，深透。蒙，蒙受。烈，功烈，功绩。

〔12〕恶（wū）——怎么。

〔13〕向吾句——向，以前。吾，我们。以，因为。戾（lì），残暴。嗜（shì），特别爱好。徒吾役而不吾货，白白地叫我们去服劳役，（指去采石钟乳），但不给我们报酬。徒，空，白白地。役，劳役，这里用作动词，服劳役。不吾货，不给我们报酬。是以，因此。病，用作动词，不满意，怨恨。绐（dǎi），欺骗。

〔14〕令明而志洁——号令严明并且品德高尚。

〔15〕先赖而后力——先给我们利益，再叫我们出力。赖，利。

〔16〕欺诬屏息——欺，欺骗。诬，胡说八道，骗人的谎言。屏息，停止，消除。

〔17〕信顺休洽——信，讲信用。顺，顺通一致。休，喜乐，美善。洽，融洽。

〔18〕储——集聚。

〔19〕所庐——即"庐所"，住的地方。庐，房子，这里用作动词，住。

〔20〕由而句——触，接触。昏雾，瘴气，毒雾。扞，同"捍"，防卫，抵御。

〔21〕束火——点起一束火把。

〔22〕縻（mí）绳以志其返——一路上系结绳子，作为出洞的标志。縻，系结。

〔23〕勤——劳苦。

〔24〕出又不得吾直——采了石钟乳出来，我们又得不到报酬。直，通"值"，价值，报酬。

〔25〕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我们因此怎能不以石钟乳已经采尽的话告诉他们呢。用是，因此。安得，怎么能。

〔26〕诚——真诚。

〔27〕吾告故也——即"故吾告也"，所以我才真情相告啊。

〔28〕士——读书人。这里是柳宗元自指。

〔29〕谣者句——唱歌谣的人说它是吉祥、福瑞，是说这是件奇怪的事。

〔30〕笑者句——笑的人说它不是吉祥、福瑞，这才是真的吉祥、福瑞啊。笑者，笑的人，指"穴人"，照应上文"穴人笑之曰"。

〔31〕君子句——君子所说的吉祥、福瑞，是良好的政治，不是神怪之事。

〔32〕诚乎物而信乎道——对于事物要诚恳，对于政治主张要坚信。乎，这里同“于”，对于。道，政治主张。

〔33〕人乐用命——人民乐于听命效劳。

〔34〕以效其有——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来报效刺史和官府。效，报效。

〔35〕斯其句——他这样的当官执政，难道不就是吉祥、福瑞吗！斯，这。

# 永州铁炉步志[1]

江之浒[2]，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3]。永州北郭[4]，有步曰“铁炉步”。

余乘舟来，居九年，往来求其所以为铁炉者，无有[5]。问之人，曰：“盖尝有锻者居，其人去而炉毁者不知年矣，独有其号冒而存[6]。”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7]？”步之人曰：“子何独怪是[8]？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9]，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10]。’问其位与德[11]，曰：‘久矣，其先也[12]。然而彼犹曰‘我大’[13]，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号有以异于兹步者乎[14]？向使有闻兹步之号，而不足釜、錡、钱、镈、刀、鈇者，怀价而来，能有得其欲乎[15]？则求位与德于彼，其不可得亦犹是也[16]。位存焉而德无有，犹不足大其门，然世且乐为之下[17]。子胡不怪彼而独怪于是[18]？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19]。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僇，斯可以甚惧[20]。若求兹步之实，而不得釜、錡、钱、镈、刀、鈇者，则去而之他，又何害乎[21]？子之惊于是，

末矣[22]！”

余以为古有太史观民风、采民言[23]。若是者，则有得矣[24]。嘉其言可采，书以为志[25]。

**【注　释】**

〔1〕本文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即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九年。这篇带有寓言性质的作品，以名不副实的“铁炉步”为例子，揭露了唐朝中叶豪门地主依靠世袭特权形成的“不肖者居上”的社会现实，辛辣地讽刺了那班依仗祖宗门第名望，显赫一时，作威作福的贵族子弟，表现了作者要求改革弊政，主张“任人唯贤”的进步思想。文章以“铁炉步”这一具体事物为喻，采用对话方式，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这种文章作法对后世亦有影响，元末明初著名作家刘伯温的《卖柑者言》，就很有些与此文相类。步，同“埠”，停船码头。志，记，古代记事的一种文体。

〔2〕浒（hǔ）——水边。

〔3〕縻（mí）——拴，系结。

〔4〕北郭——北郊。郭，外城。

〔5〕余乘句——余乘舟来，我坐船来。指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柳宗元乘船由水路到达永州贬所。来往所求，经常寻求。所以为铁炉者，所以叫作铁炉的原因。

〔6〕盖尝句——盖，发语词。尝，曾经。锻者，打铁的工匠。独，单单唯独。号，名号，名称。这里指“空名”。冒，假冒，冒充，名不副实。

〔7〕固——本来，果真。

〔8〕子何独怪是——您为什么唯独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呢？子，您。

〔9〕负其姓——倚仗他的姓氏门第。立，立足，站立。

〔10〕吾门大，他不我敌也——我家的门第高，他人比不上我。门，门第。他，他人，别人。敌，匹配，相等，平等。

〔11〕位与德——位，官职、地位。德，才德、功业。

〔12〕久矣，其先也——很久了，那是他祖先传下来的。先，祖先。

〔13〕然而彼犹曰：“我大”——可是那人还说：“我家的门第高。”彼，那人。犹，还。

〔14〕其冒句——这种徒冒空名的情况，同这个“铁炉步”的徒冒空名有什么不同呢？有以异，有所不同。兹，这。

〔15〕向使句——假使有个听说这个步的名字叫“铁炉”，而正好缺少锅铲、刀斧等铁器的人，带了钱来买，他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吗？向使，假使，如果，有……者，相当于“有……的人。”不足，不充足，缺少。釜（fǔ），有两耳的铁锅。锜（qí），有三足的铁锅。钱（jiǎn），铁铲。镈（bó），铁锄。鈇（fǔ），铡刀。怀价，身上带着钱。价，这里是钱币。

〔16〕则求句——那么要在自称门第高的人身上寻求官位和才德的相称，也象带钱来铁炉步买铁器一样的不可得啊！

〔17〕位存句——有官位而没有才德，不足以光大他们的门第，然而社会上的人却甘心拜倒在他们的门第之下。乐，乐于，甘心。为之下，处于他的下面。

〔18〕子胡句——胡，为什么。彼，那个，指门阀势力。是，这个，指铁炉步。

〔19〕大者句——大者，从大的方面讲。桀（jié），夏桀，夏朝最末一个君主。禹，夏禹，夏朝的第一个君主。纣（zhòu），殷纣王，商朝最末一个君主。汤，商汤，商朝第一个君主。幽，周幽王姬宫涅，西周最末一个君主。厉，周厉王姬胡，西周第十个君主，周幽王的祖父。文，周文王姬昌，商朝末年周部族的领袖，曾占领陕西渭河流域，为他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武，周武王姬发，西周第一个君主。禹、汤、文、武，是开国之君，被说成贤王；桀、纣、幽、厉，传说中的暴君。傲，傲视，瞧不起。

〔20〕由不知句——由于桀、纣、幽、厉不知推求禹、汤、文、武之所以声望很大的根本原因，而只是空冒他们从前的声望，以至于身败名裂，被世人耻笑羞辱，这很可以引为警惕。由，由于。推，推求，研讨。本，根本。姑，姑且，暂且。故，旧。僇（lù），侮辱。斯，这。惧，恐惧，引申为警惕。

〔21〕若求句——如果求得这个码头名实不符的实情，却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铁器，就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又有什么害处呢？若，如果。去，离开。之他，到别的地方去。之，动词，到。

〔22〕子之句——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惊奇，见识未免太浅薄了。末，细

小，浅薄。

〔23〕余以为句——太史，古代史官。传说周代史官兼采民间诗歌，观察民间风俗得失。观民风，观察民间的风尚习俗。采民言，采集民间的言论。

〔24〕若是句——象这样的话（指本文所述的言论）就是有所得益的。

〔25〕嘉其言句——我赞赏这段话可以采用，写下来作为一篇“志”。

# 三　戒[1]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2]。或依势以干非其类[3]，出技以怒强[4]，窃时以肆暴[5]，然卒迨于祸[6]。有客谈麋[7]、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8]。入门，群犬垂涎[9]，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10]。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11]。稍使与之戏[12]。积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13]，抵触偃仆，益狎[14]。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15]。然时啖其舌[16]。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17]。麋至死不悟[18]。

##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19]。至则无可用，放之

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20]，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21]。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22]。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23]。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24]。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25]。虎因喜，计之曰[26]："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27]。

噫[28]！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29]。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30]，今若是焉，悲夫[31]！

##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32]。以为己生岁值子[33]，鼠，子神也[34]，因爱鼠，不畜猫犬。禁童勿击鼠[35]。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36]。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37]，饮食大率鼠之余也[38]。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39]。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40]，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41]，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42]，阖门[43]，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44]。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45]。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46]！

**【注　释】**

〔1〕这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写的一组三篇寓言。总题《三戒》，是说三件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开头有短序，说明写作的意图。作者通过小麋、驴子、老鼠三种动物的悲剧，尖锐地讽刺了当时那班得意忘形、外强中干、作威作福、仗势欺人的反动统治者及其奴才。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到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第883—884页）。在这里，庞然大物的驴子被比作反动派，小老虎被比作新生的革命力量，结论是"小"可以胜"大"，八路军新四军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庞然大物"，后来都成了成语。这组寓言语言生动，故事性强，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是寓言文学中的珍品，是柳宗元寓言的代表作。

〔2〕吾恒句——吾，我。恒，常常，一贯。恶（wù），厌恶，憎恨。推，推究，弄清楚。本，本来面目，指真实情况。乘，凭借，依仗。物，外物，外界条件。逞，逞强，表现自己比别人强。

〔3〕或依势以干非其类——或，无定代词，有的。干，干求。这里有与对方友善、要好的意思。非其类，不是它的同类。此句指第一个寓言《临江之麋（mí）》。

〔4〕出技以怒强——技，本领，怒强，激怒强者。怒，用如动词，激怒。强，用如名词，作"怒"的宾语。此句指第二个寓言《黔之驴》。

〔5〕窃时以肆暴——窃时，趁机，利用时机。肆暴，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肆，放肆，任意。此句指第三个寓言《永某氏之鼠》。

〔6〕卒迨（dái）——卒，终于、最后。迨，及，遭到。

〔7〕麋——鹿的一种。

〔8〕临江句——临江，唐代县名，即今江西省清江县。畋（tián），打猎。麑麛（ní），小鹿。畜，用如动词，养。

〔9〕垂涎（xián）——流口水。欲食的表现。

〔10〕怛（dá）之——吓退群犬。怛，恐吓。之，代狗。

〔11〕自是句——自是，从此。日，天天。就，接近。习示之，经常让它

看。勿，不要。

〔12〕稍使与之戏——稍，逐渐。戏，游戏，玩耍。

〔13〕良我友——真正是我的朋友。良，真正是。

〔14〕抵触偃（yǎn）仆，益狎（xiá）——相互碰撞滚翻，越来越亲热。偃，仰面倒下。仆，俯面倒下。益，越来越，更加。狎，亲昵而不庄重。下文“稍近，益狎”的“狎”，同此，但语义偏重在“不庄重”。

〔15〕俯仰——弯腰抬头。这儿形容依从的样子。

〔16〕然时啖（dán）其舌——但是，狗时常舔着舌头，想要把麋鹿吃掉。啖，嚼，这里是“舔”的意思。

〔17〕狼藉——散乱的样子。

〔18〕悟——醒悟、明白。

〔19〕黔无句——黔，唐代的黔中道，辖区包括今四川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南部、湖南省西部、贵州省北部。后来贵州省简称“黔”。好（hào）事者，爱管闲事的人。船载以入，用船装载而运入。“船”字前省略“以”字。“载”后省略“之”（代驴子）。以，相当于“而”。

〔20〕庞然大物——形容驴子庞大而蠢笨。庞，大。然，样子。后来“庞然大物”成为成语，用来形容很大很笨的东西或人，往往带有嘲讽的意味，多含贬义。

〔21〕蔽林句——蔽，隐蔽，躲。窥（kuī），偷看。慭（yìn）慭然，小心恭谨的样子。莫相知，不知道（它）是什么。即弄不清驴子的底细。相，这里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不是互相的关系。

〔22〕他日句——他日，有一天。骇（hài），惊恐，害怕。遁（dùn），逃避。且，将要。噬（shì），咬。

〔23〕异能——特殊本领。

〔24〕益习句——益，更加。习，习惯，熟悉。其声，驴子的鸣叫声。搏，击，捕捉。

〔25〕稍近句——荡，碰撞。倚，靠近。冲，冲撞。冒，冒犯。不胜（shēn），忍不住。胜，禁得住。蹄，用作动词，踢。

〔26〕计——盘算。

〔27〕因跳句——因，因而，因此。跳踉（liáng），跳跃。㘎（hǎn），虎吼声。乃去，才离开。

〔28〕噫——唉！叹息声。

〔29〕形之句——形，形体，外形。类似，好象。德，道德修养。能，能力，本领。

〔30〕向不句——向，假使。出，使出显示。卒，终于。

〔31〕今若句——若是，如此，象这个样子。悲夫，可悲呀！夫，语末助词。

〔32〕永有句——永，永州。畏日，怕触犯忌日。迷信的说法，不吉利的日子要避忌。这里通指年月日的避忌。异甚，特别过分，很不一般。

〔33〕生岁值子——出生的年份正当子年。子年生的人，生肖属鼠。

〔34〕子神——子年的生肖。古时以十二地支纪年，又配以十二种动物为生肖，成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样，以人的生年确定他所属的生肖，也叫"属相"。例如，子年生人，属鼠，丑年生人，属牛，依次类推。

〔35〕僮——童仆，这里泛指仆人。

〔36〕仓廪句——仓廪（lǐn），粮仓。庖（páo），厨房。悉，全部。恣鼠，任凭老鼠横行。恣，放纵。

〔37〕椸（yí）——衣架。

〔38〕大率——大都。

〔39〕昼累句——累累，一个接一个。兼行，同行，一同走。窃啮(niè)，偷咬。斗暴，激烈地打架。

〔40〕徙（xǐ）——迁移。

〔41〕阴类恶物——在阴暗地方活动的坏东西。


〔42〕假——借。

〔43〕阖（hé）——关闭。

〔44〕购——此处是"奖励"的意思。

〔45〕乃已——才止。已，止，这里有"消散"的意思。

〔46〕可恒——可以长久。



# 宋·欧阳修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溢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宋史》卷三百十九有传。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带他到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去投靠在那里做官的叔父。生活清寒,买不起纸笔,母亲就用荻草教他在沙地上学字。十岁时,到当地有藏书的人家借书来读,过目成诵。有一次,在李家偶然发现一部破旧的《韩愈文集》,视为珍宝,求得此书,补缀诵读,保留终生,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和领导“古文运动”,都有很大影响(参看《记旧本韩文后》)。

欧阳修不喜欢“险怪奇涩”的所谓“时文”(骈体文),但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还是深入钻研了“时文”。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二十四岁,由于他“时文”作得好,考中了进士,连考三场,都得了第一名。人们以为他可以成为著名的“骈文”大家,但是,科举考试一过关,他就抛弃了这种讨厌的“时文”,不再写它,进而坚定地反对“时文”了。后来,当欧阳修任知贡举(主考官)时,就利用职权,禁写“时文”,打击了当时浮靡空泛的文风,大大地推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这当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抗拒。有一次,乘欧阳修早晨上朝的时候,一群落选的读书人将他包围在街头,任意指责辱骂,甚至有

人给他写了一篇“祭文”送到他家里。这说明当时的斗争是很尖锐的。

在欧阳修中进士的第二年，授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推官（地方行政长官的助手），做了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洛阳三年，他结识了同在洛阳的著名诗人梅尧臣和古文家尹师鲁，三人志同道合，共同推进了当时的“古文运动”。

北宋中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都是十分尖锐的。以范仲淹为首的开明派受到了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的打击，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与高司谏书》，刺痛了这班保守派的官僚，因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县）令。之后，保守派诬蔑他们是“朋党”，他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朋党论》以回击。他为人正直，敢于诤谏，一直站在范仲淹革新派的一边。但是，他晚年做了高官，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全国军事的副长官）、参知政事（副宰相），由于地位的改变，政治态度也逐渐趋于保守，当王安石变法时，他竟站到保守派一边，反对变法了。

欧阳修是北宋中叶“古文运动”的主将，是当时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其主张是与韩愈一脉相承的。他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是内容，是本质；“文”是形式，是明道的工具。把“道”比作金玉，把“文”比作金玉发出的光辉。欧阳修在领导“古文运动”中，很注意培养人才，除了那些志同道合的文学家，如梅尧臣、尹师鲁、苏洵等团结在他周围之外，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古文大家都出于他的门下，这就形成了一支十分可观的队伍，阵容整齐宏大，这是取得“古文运动”胜利的有力保证。

欧阳修不但领导了“古文运动”，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

对浮靡侈丽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的“时文”，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他的诗、词、赋写得都很好，尤其是散文，独具风格，自成一家。他的文章是宗法韩愈的，但比韩文明白流畅、平易朴实，能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形成了一种自然清新、抒情委婉、说理透辟的独特风格，读之，使人感到从容不迫，情趣横生，耳目为之一新，《醉翁亭纪》是这种文风的代表作。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比喻是恰当的。

欧阳修的著作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一五三卷。另有《六一词》、《诗本义》、《六一诗话》。“诗话”为后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史学方面，曾与宋祁合著《新唐书》，又单独编纂了一部“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的《新五代史》，都具有史学和文学价值。

本书所选欧阳文十九篇，分别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版)。

# 朋 党 论[1]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2]。大凡君子与君子[3]，以同道为朋[4]；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5]，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6]，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7]，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8]，则反相贼害[9]；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10]，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11]，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12]；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13]，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14]，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15]，君子八元[16]、八恺十六人为一朋[17]。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

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18]。

《书》曰[19]："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20]。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21]。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22]。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23]。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24]。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5]。"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26]，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27]，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28]。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9]。

夫兴亡治乱之迹[30]，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是欧阳修写给仁宗皇帝的

一封奏章。当时范仲淹、杜衍、韩琦等革新派执政，保守派就诬蔑他们是“朋党”，把欧阳修也牵连进去。于是，欧阳修就写了这封奏章进行辩解，给保守派以有力的回击。本文是一篇著名的政论，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有力；文中连用排比和对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说服力。

〔2〕幸——副词，表示祈使语气，有“希望”，“请求”的意思。

〔3〕大凡——副词，表示推断，有“大约”、“大体上”的意思。

〔4〕同道为朋——志同道合结为朋党。道，道义。

〔5〕谓——以为，认为。

〔6〕好（hào）——喜爱。

〔7〕党引——勾结，纠集。

〔8〕交疏——交情疏远。

〔9〕贼害——暗害、残杀。

〔10〕守——坚守，信奉。

〔11〕名节——名声节操。

〔12〕济——成，指成就大事。

〔13〕但——只要。退——斥退，不用。

〔14〕尧——和下文的舜、周武王都是传说中的圣王。

〔15〕共工、驩（huān）兜（dōu）——古代传说称为“四凶”中的两个恶人。另二人是三苗、鲧。“四凶”，另一种说法，是指：浑敦、穷奇、梼（táo）杌（wù）、饕（tāo）餮（tiè）。

〔16〕八元——上古帝喾（kū，即高辛氏）的八个贤臣（一说是高辛氏的八个儿子），名叫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世称“八元”，元，贤良。

〔17〕八恺（kǎi）——上古颛顼（zhuān xū，即高阳氏）的八位贤臣（一说是高阳氏的八个儿子）名叫苍舒，隤（tuí）敳（ái），梼檱（yín）、大临、尨（páng）降（hóng）、庭坚、仲容、叔达，世人称为“八恺”。恺，和乐，善良。

〔18〕及舜句——及，等到。皋（gāo），皋陶（yáo），舜时贤臣，掌管刑狱。夔（kuí），舜时贤臣。稷（jì），后稷，舜时农官，相传为周朝的始祖。契（xiè），舜时贤臣，相传为商朝的始祖。并立于朝，同时在朝做官。更相称善，互相赞美。

〔19〕《书》——《尚书》，又名《书经》。引文见《尚书·周书·泰

誓》，此篇是武王伐纣，会师孟津（河南省孟津县）时发表的誓师词。纣，帝辛，商朝亡国之君。臣，臣民。“亿万”和“三千”相对，说明一个众多，一个较少，都不是实数。

〔20〕以——因此。

〔21〕用——同“以”，因此。

〔22〕后汉句——献帝，刘协，东汉(即后汉)的亡国之君，公元190——220年在位。汉桓帝（刘志，公元147——167年在位）时，朝廷官员李膺、陈蕃、范滂（pāng）等联合太学生首领郭泰、贾彪等反对宦官专权，但被诬为结党营私，视为“党人”，下狱治罪。灵帝(刘宏，公元168——184年在位)即位，又杀了李、范等百余人，株连千余人，造成“朋党大冤案”。以上事件都发生在献帝之前。文中说“献帝时”，系作者误记。

〔23〕及黄巾句——黄巾，东汉末年张角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黄巾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贼，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蔑。

〔24〕唐之句——唐穆宗（李恒，公元821——824年在位）时，牛僧儒与李德裕各树朋党，展开斗争，史称“牛李党争”。这次党争一直延续到文宗（李昂，公元827——840年在位），武宗(李炎，公元841——846年在位)、宣宗（李忱，公元847——859年在位）时代，历时近四十年之久。

〔25〕及昭宗句——昭宗，李晔（yè），公元889——904年在位。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李振唆使奸臣朱温（即朱全忠）杀死朝臣裴枢等三十多人，李振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入黄河，使为浊流！”本文中说“昭宗时”，是作者误记。

〔26〕诮（qiáo）——责备。

〔27〕聪明——听的清楚，看的明白。《说文》：“聪，察也”。

〔28〕以——因为。

〔29〕不厌——不满足。

〔30〕迹——迹象，事物发展变化的线索。

# 论《尹师鲁墓志》[1]

《志》言[2]："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3]。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4]"。

既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5]。

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议论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

既述其议论，则又述其材能，备言师鲁历贬[6]，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材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7]。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8]。其事不可遍

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9]。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学、其议论、其材能、其忠义，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10]。

《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11]。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12]。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13]”。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14]，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15]。今止直言所坐[16]，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17]。

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18]。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19]。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20]，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21]。

《志》云：师鲁“喜论兵”。论兵，儒者末事，言喜无害。喜，非嬉戏之“嬉”，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学[22]”，岂是薄颜回乎？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苟恣所见，岂足听哉[23]？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24]。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25]。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26]！

**【注　释】**

〔1〕欧阳修为亡友尹洙写的《尹师鲁墓志铭》，是一篇“言简而意深”的好文章，有些人看不懂，却妄加非议，于是作者又写了这篇《论尹师鲁墓志》。这是一篇答辩的文章，又是一篇反批评的文章，是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作自我分析评论的文章，也是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如此深刻全面准确的自我分析的评论文字，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不多见的珍品。文中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富于启发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对于人物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宋代的古文，“不敢断自师鲁始”，就是个突出的例证。在唐宋作家的笔下，碑志文多是陈辞滥调，随意夸饰，“谀墓”是普遍的，韩愈亦如此。欧阳修能一反常态，以历史学家的严肃态度来写碑志一类的传记文学，无疑是正确的。二、在题材处理上，欧阳修主张重点选材，“止记大节”，例如《尹师鲁墓志铭》中只举“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两件事。这就使文章能够重点选材，而重点突出；简而有详，而详略得当。三、提倡“文简而意深”的风格。四、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手法。五、主张吸取他人的创作经验。欧阳修在这篇文论中提出的创作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

〔2〕《志》言——《尹师鲁墓志铭》中说。

〔3〕薄——轻视，不厚道。

〔4〕而世句——考，思考，研求。但，只。责，责问。不合，不应该。

祇，同“只”。若，同“着”，用。道了，说完。

〔5〕此语句——若，如果。必，一定。求，寻找。其可当者，当之无愧的人。惟，只有。

〔6〕备言师鲁历贬——详备地叙述师鲁屡次贬官的情况。

〔7〕末事——枝末小事。末，树梢，引申为非根本的，不重要的，形容微不足道。

〔8〕其大句——笃（dǔ），忠诚。

〔9〕其事句——取信，取得人们的了解、信服。

〔10〕既已句——具，逐条地，全面地。为，被。挟（xié）情论告，怀着私情发泄怨恨以诬告。挟，心里怀着。贬死，贬官后含愤而死。所以，即“以所”，因此。斯，此，这个。

〔11〕《春秋》句——义，义理，要旨。痛之益至，越是悲痛到了极点。辞亦深，言辞也是很深沉的。“子般卒”，《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在寝宫去世）。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欧阳修引用这个典故的用意是，《春秋》的作者十分哀痛庄公与其子相继死去，但并不用更多的文字去大声哭叫。

〔12〕诗人句——责之愈切，斥责的越深切。言愈缓，言辞越含蓄深刻，言表却显得缓和。“君子偕老”，是《诗经·鄘风》中的一篇，诗题和首句都是“君子偕老”。孔颖达《正义》：“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卫夫人宣姜）有淫佚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可见这句诗是采用“反语”辞格，语气平缓，但讽刺、斥责却很深切。

〔13〕不辩师鲁以非罪——不辩明师鲁是无罪的。

〔14〕为——因为。

〔15〕区区曲辩——在细微处返复辩解。

〔16〕直言作坐——直接说出获罪的原因（诬告）。坐，获罪。

〔17〕故勉徇（xùn）议者添之——所以勉强依从议论者的意见添上几句。徇，曲从。

〔18〕若作句——若，如果（说），“若”后省略了“言”之类的字。穆修、郑条，都是宋朝初叶推崇韩、柳的古文家。辈，等人。先达，前辈。

〔19〕偶俪（lì）句——偶俪之文，指四六骈文，即“时文”。俪，相并，对偶。苟，假如。头一个“非”，名词，不是不好。后一个“非”，动词，

否定，“认为……不对”。是，动词，肯定，“认为……对”。这一句说明欧阳修反对的是形式主义文风、并不否定某一文体。

〔20〕范公《祭文》——指范仲淹（字希文）写的《祭尹师鲁文》。

〔21〕皇甫句——皇甫湜（shí）和李翱都是韩愈的学生，唐代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死后，他们二人分别写了《韩文公墓志》和《行故正义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行状》，概述死者生平功绩的文章，目的是向朝廷为死者请求谥号。

〔22〕回也好学——语见《论语·雍也》：“有颜回者好学。”《先进》篇也有此语。

〔23〕后生句——未经师友，意即没有经过良师益友的教诲和帮助。苟，苟且，轻率。恣（zì），任意，放纵。所见，意见，见解。

〔24〕修见句——孟郊，字东野，参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1〕。联句，一人一句地作诗，共同完成一首诗。韩愈和孟郊曾作过《斗鸡联句》。樊宗师，字绍述，唐代作家，韩愈在他死后作过《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25〕慕其句——慕，羡慕，爱慕。志，墓志。师鲁文简而意深，据邵伯温《闻见录》：钱惟演守西都（洛阳），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和尹洙作记，修文千余言，洙只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

〔26〕恤（xù）——担心，忧虑。

# 尹师鲁墓志铭[1]

师鲁，河南人，姓尹氏，讳洙。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师鲁，盖其名重当世。而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才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2]，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3]，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4]。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5]。师鲁少举进士及第，为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6]。举书判拔萃，迁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7]。王文康公荐其才，召试，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8]。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9]。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10]，又徙唐州[11]，遭父丧，服除，复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县[12]。赵元昊反[13]，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奏起为经略判官[14]。师鲁虽用怀敏辟，而尤为经略使韩公所深知[15]。其后诸将败于好水，

韩公降知秦州，师鲁亦陟通判濠州[16]。久之，韩公奏，得通判秦州。迁知泾州[17]。又知渭州[18]，兼泾原路经略部署。坐城水洛与边臣异议，陟知晋州，又知潞州[19]。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累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议论益精密[20]，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又欲训士兵代戍卒以减边用，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21]，西兵解严，师鲁亦去而得罪矣。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于其才能，亦未必尽知之也。初，师鲁在渭州，将吏有违其节度者，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师，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贬崇义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22]。得疾，无医药，舁至南阳求医[23]。疾革，隐几而坐，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24]。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25]。师鲁娶张氏，某县君[26]，有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前一岁卒。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27]；丧其父，又丧其兄。有子四人，连丧其三，女一，适人，亦卒。而其身终以贬死。一子三岁，四女未嫁，家无余赀[28]，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平生故人，无远近，皆往赙之[29]。然后妻子得以其柩归河南[30]。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光茔之次[31]。余与师鲁兄弟交，尝铭其父之墓矣[32]，故不复次其世家焉。

铭曰：

"藏之深，固之密[33]；石可朽，铭不灭。"

**【注　释】**

〔1〕欧阳修和尹洙是好朋友，情同兄弟，亲如手足。尹洙被诬告贬官气愤而死，欧阳修是很悲痛的。但是，他在写这篇墓志铭时，不是痛哭疾呼，鸣冤叫屈，而是采用诗人的艺术手法："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这种写法是独出心裁，不同凡响的。尹洙的文风是"言简而意深。"欧阳修在为尹洙写这篇墓志铭时，有意学习尹洙的文风，作到"用意特深而语简"，写出了这篇"简而有法"的好文章。

〔2〕穷达——穷困、显达。达，显贵。

〔3〕简而有法——简练而有章法。

〔4〕其与句——是是，肯定对的。前一个"是"，是动词，"认为……对"，后一个"是"是名词。非非，否定不对的。结构与"是是"相同。务，务必。乃已，才完。苟，苟且，草率。妄，胡乱，轻率。随，跟从，随声附和。罕，少。过，超越。

〔5〕卒——终于。

〔6〕师鲁句——进士及第，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尹洙进士及第。及第，考中科举。第，科举考试的等级。绛州正平县，宋朝属河东路，在今山西省绛县。主簿，主管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的官员。户曹，府设六曹之一，通掌府院户籍，考课税赋。邵武军，宋朝属福建路，在今福建省邵武县。

〔7〕举书判句——书判拔萃，科举名，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六月，御崇政殿试书判拔萃科，尹洙得选。山南东道，在河南省邓县。伊阳县，宋朝属京西河南府，在今河南省嵩县。

〔8〕王文句——王文康公，即王曙，深爱尹洙之才。太子中允，东宫侍从之官。

〔9〕天章句——天章阁待制，皇帝左右侍从的官。范公，范仲淹。饶州，在今江西省饶州市。

〔10〕郢州——宋朝属京西南路，在今湖北省钟祥县。

〔11〕唐州——宋朝属京西南路，在今河南省泌阳县。

〔12〕河南县——即宋朝京西北路河南府长水县，在今河南省洛宁县。

〔13〕赵元昊——西夏国君主。

〔14〕葛怀敏——葛霸，字怀敏，武将，曾任马步军副总管。

〔15〕师鲁句——辟（bì），征召。韩公，韩琦，字稚圭。

〔16〕其后句——好水，即今甜水河，源出宁夏隆德东六盘山，西流至甘肃静宁注入苦水河。秦州，宋朝属陕西秦凤路，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濠州，宋朝属淮南西路，在今安徽省凤阳县。

〔17〕泾州——宋朝属陕西秦凤路，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北。

〔18〕渭州——宋朝属陕西秦凤路，治所在今甘肃省平凉县。

〔19〕坐城句——水洛，城名，宋朝属陕西秦凤路德顺军，在今宁夏隆德县东南。晋州，宋朝属河东路，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潞州，宋朝属河东路，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县。

〔20〕益——更。另本作"亦"。

〔21〕臣——用如动词，臣服，称臣。

〔22〕初，师鲁句——尹师鲁在渭州任崇信军（即随州）节度使时，部将孙用，在京师借债不还，师鲁爱惜人才，对孙用不但不以军法处置，而且用自己的和军中的一些钱替他偿还。但是，后来孙用到了京师，恩将仇报，上书告师鲁"自盗"军款，师鲁因而被贬。果，果断。均州，宋时属京西南路，在今湖北省均县北。

〔23〕舁（yú）至南阳——舁，抬。南阳，在今河南省南阳市。

〔24〕疾革(jí句)——革，急。《礼记·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郑玄注："革，急也。"隐（yǐn）几而坐，倚靠着桌子坐下。语出《孟子·公孙丑》："隐几而卧。"隐，依凭。稚（zhì），幼小。

〔25〕四十有六——"六"，另本作"七"。

〔26〕某县——指鹿邑县。

〔27〕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十年，自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6年），共十年。三贬官，第一次，景祐三年五月，贬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第二次，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降濠州通判；第三次，庆历五年七月，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

〔28〕赀（zī）——同"资"，财产。

〔29〕平生句——故人，老朋友。迩（ěr），近。赙（fù），拿钱财帮助别人办理丧事。

〔30〕然后句——妻子，妻和子女。柩（jiù），灵柩，装有尸体的棺材。

〔31〕以某旬——某年某月，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十二月。某日，不详。茔（yíng），坟地。

〔32〕尝铭其父之墓——欧阳修曾经为尹师鲁的父亲尹仲宣写墓志铭，名为《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墓志铭》。

〔33〕固之密——把它严密地封固起来。固，用作动词，封固，使牢固。

# 六一诗话[1]（选二）

## 一

陈舍人从易[2]，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3]。其诗多类白乐天[4]。盖自杨、刘唱和[5]，《西崑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6]，谓之"崑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7]。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8]，文多脱误[9]，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10]，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11]，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12]。"

## 二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

之句[13]。孟有《移居》诗云："借东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14]。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15]。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16]。"就令织得[17]，能得几何？又有《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18]。"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19]！

**【注 释】**

〔1〕欧阳修原号"醉翁"，晚年告老归田，更号"六一居士"，因而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命名为《六一诗话》。这部书总共二十八条，就其表达的文学主张来看，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主张作家要深入体验社会生活，作品要反映社会生活现实。在这方面，仅选了其中的第十条。在这一条中，作者借别人的话，充分肯定了孟郊、贾岛的诗对穷苦生活的反映和这两位诗人备尝苦寒的生活体验。二、主张诗歌要锤炼雕琢。在这方面，仅选了其中的第八条。这一条记述了"西崑派"统治文坛时的一个小故事。它从正面说明锤炼语言的重要性，同时从侧面又给所谓"崑体""时文"以幽默、辛辣的嘲讽。"时文"的特点是毫无内容而玩弄文辞。那么，"时文"盛行时，"文辞"一定很好吧？否！"虽一字，亦不能到也。"作者并未对"时文"及其作家直接抨击，而是从娓娓动听的故事中含蓄而深刻地给予嘲讽。《六一诗话》是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话"，作者用随意漫谈的方式来论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后来各家诗话开了先河。这里所选的"一"，是原书的第八条；"二"是原书的第十条。

〔2〕陈舍人从易——陈从易，字简夫，北宋晋江人，著有《泉山集》。舍人，官名，专为皇帝起草诏令。

〔3〕独以醇儒古学见称——独自凭着坚守纯正的儒家学派的身份，被世人所称道。醇儒，学识精粹的儒者。醇，通"纯"，纯一不杂。

〔4〕白乐天——白居易，字乐天，唐代伟大的诗人。

〔5〕杨、刘——杨亿、刘筠。见《记旧本韩文后》注〔6〕。

〔6〕风雅一变——诗风和创作倾向都改变了。指"西崑派"空虚靡丽的文风统治了文坛。风，国风。雅，大雅和小雅。这里指诗歌等文学创作。

〔7〕由是句——由是，从此。唐贤诸诗集，指唐朝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集。废，废止。不行，不流行，失传。

〔8〕杜集旧本——《杜甫诗集》的旧版本。

〔9〕脱误——文字有脱漏错误之处。

〔10〕或——无定代词，有的。

〔11〕善本——有重要价值又珍贵稀见的图书刊本。

〔12〕诸君——各位先生。指补杜诗脱字的几个人。

〔13〕孟郊句——孟郊，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1〕。贾岛(779—842)，字浪仙，当过僧人，法号无本。还俗后任长江主簿，著有《长江集》。以，因。尤，尤其。

〔14〕都无一物耳——都，总共，合计。无一物，极言贫穷。

〔15〕备尝——全都亲身经历过。备，全，尽。尝，经历。

〔16〕鬓边句——鬓边虽说有白发如丝，但不能织成御寒的衣物。堪，可，能。这两句是贾岛《客喜》中的诗句。

〔17〕就令——即使，即令。

〔18〕冻折（zhé）——冻断。折，断。

〔19〕人谓句——其，他，指贾岛。不止，不只。止，通“只”。其寒，那种寒冷。何，如何，怎么。忍，忍受。

# 《五代史·伶官传》序[1]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2]。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3]，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4]；燕王，吾所立[5]；契丹[6]，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7]！"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8]。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9]，函梁君臣之首[10]，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11]，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12]！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13]？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14]。"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15]；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16]，

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17]，而智勇多困于所溺[18]，岂独伶人也哉[19]！作《伶官传》。

【注 释】

〔1〕这篇文章选自《新五代史》。《五代史》是欧阳修撰写的一部历史著作，“二十四史”之一。薛居正曾作过《五代史》，所以一般称薛著为《旧五代史》，欧著为《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历来为史学家和散文家所公认。清人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评价《新五代史》时说：“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传记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尤其是那几篇有名的“传”前序文，既是深刻的史记，又是优美的散文。伶官，宫廷里的乐官。《新五代史》列传里有一篇《伶官传》，本文是传前的一篇序论。这篇序论通过五代时后唐兴衰的过程，着重说明成败由人不由天，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是有教育意义的。文章说理透彻，议论和情韵相结合，气势雄健，沉厚淋漓，是历代传颂的名文。明人茅坤评此文为“千年绝调”，清人沈德潜评论此文说：“抑扬顿挫，得《史记》精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2〕原庄宗句——原，推求原因。庄宗，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xù)。他的父亲李克用，原是少数民族沙陀部族的首领，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封陇西郡王，后又封为晋王，死后，李存勖继承王位，消灭后梁称帝，于公元923年建立后唐。他游乐荒淫，宠信乐官，以致后唐覆灭，丧身乐官之手。得天下，指建立后唐王朝。

〔3〕世言——社会上传说，据说。

〔4〕梁，吾仇也——梁国的国王朱温是我的仇敌。朱温原是黄巢起义军的将领，叛变降唐，赐名朱全忠，封为梁王。后篡唐自立，于公元907年建立后梁。他曾经企图谋害李克用，因而结下不解的冤仇。

〔5〕燕王——指燕王刘守光的父亲刘仁恭。李克用曾向唐朝廷保荐他为卢龙节度使，又帮他击退敌军。后来与李克用发生武装冲突，战后，依附于李克用的敌国后梁。其子刘守光手中兵力渐强，就自称大燕皇帝。

〔6〕契丹——指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他于公元907年与李克用拜为

兄弟，联合灭梁，但后来背约投降了后梁，与李克用反以为仇。

〔7〕与尔句——与，给。尔，代词，你。其，语气助词，表示希望、命令等语气。乃，代词，你的。

〔8〕其后句——则，就。遣，派。从事，原指州刺使所辖的地位较低的小官，这里泛指一般的幕僚随从。少牢，祭祀用的猪和羊（没有牛）。告庙，祷告于宗庙。及，等到。纳之，把箭交回庙里。

〔9〕方其系燕父子以组——方，当。其，他，代词，指李存勖。系，捆绑。燕父子，指刘仁恭和刘守光。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公元912年刘氏父子被俘，次年绳缚械送太原。以，介词，用。组，绳索。

〔10〕函梁君臣之首——函，原是木匣，这里用作动词，用木匣装的意思。梁君臣，指梁末帝朱友贞和梁将皇甫麟。公元923年，李存勖领兵攻梁，朱友贞为了不在仇敌手里死，要将领皇甫麟杀了他，然后，皇甫麟也刎颈自杀。

〔11〕仇雠（chóu）——仇敌。

〔12〕一夫句——公元926年，庄宗李存勖之妻刘皇后，听信宦官诬告，杀死大臣郭崇韬，一时人心惶惶。这时，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发生兵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带兵镇压，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中途被部下推为皇帝，只好与邺都乱军联合进攻京城洛阳。李存勖仓皇逃往汴京（今开封市），途中狼狈不堪。随从的部将元行钦等一百多人，断发向天明誓，表示忠于后唐，君臣相对大哭。

〔13〕抑本——抑，或。本，考察本源。

〔14〕《书》曰句——语见《尚书·大禹谟》，引用时有改动。原文是："满招损，谦受益"。

〔15〕举——全。

〔16〕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李嗣源叛变后，乐官郭从谦作乱，李存勖被乱箭射死。

〔17〕忽微——细小。忽，也是微小的意思。

〔18〕所溺——所溺爱的人或事物。

〔19〕岂——只。

# 《苏氏文集》序[1]

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2]，而集录之以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3]，遂以其集归之[4]，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5]。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揜也[6]。故方其摈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7]。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至其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揜蔽之也[8]。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9]？公其可无恨！"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10]。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11]。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12]。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13]，何其难之若是欤？岂非难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14]，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

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15〕。

子美之齿少于予〔16〕，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17〕。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18〕，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19〕，其终始自守〔20〕，不牵世俗趋舍〔21〕，可谓特立之士也〔22〕。

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废，后为湖州长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23〕。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24〕，久而愈可爱慕。其才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25〕。赖天子聪明仁圣，凡当时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26〕，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27〕，皆蒙保全，今并列于荣宠。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多一时之豪俊，亦被收采〔28〕，进显于朝廷。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29〕！庐陵欧阳修序。

**【注　释】**

〔1〕这篇序文写于宋仁宗赵祯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正值苏子美亡后四年。苏氏，指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省中江县），生于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宋史》有传，说他“少慷

慨，有大志”。中进士后，任集贤校理（集贤院中主管校勘书籍的官），监进奏院（主管进奏院的官员）。他曾屡次上书，议论时政得失，致令“群小为之侧目”。在政治上，他属于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集团。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他在进奏院任职时，动用出售旧纸的公款宴请宾客，受政敌御史中丞王拱辰使人弹劾（tán hé，对官吏进行检举、揭发），因而被除名。失官后闲居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沧浪亭。后又被任用为湖州长史，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一岁。苏舜钦是北宋中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尤其是他的著名散文《沧浪亭记》，广为传诵。他的文章风格，雄健奔放，与梅尧臣齐名。他在欧阳修领导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作品，欧阳修集为十卷。《宋史·艺文志》有《苏舜钦集》十六卷，有后人续入的。

〔2〕杜公——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省山阴县）人，历任宰相，太子太傅（一品高官），封祁国公。是苏舜钦的岳父。

〔3〕婿——女婿。

〔4〕遂以其集归之——就把编成的《苏舜钦集》归还杜衍。遂，就。

〔5〕斯文句——斯，这，此。金玉也，是金子美玉，意思是苏文象金玉一样可贵。“埋没”下省略一介词“于”字。见遗，被抛弃。见，被。遗，遗弃。

〔6〕虽其句——虽，即使。精气，精英之气。光怪，奇异的光芒。自发见（xiàn），自己发出和显现出来。见，同“现”，显露，现出。物，外界事物。揜，同“掩”，掩盖。

〔7〕故方句——故，所以。方……之时，相当于“当……的时候。”摈(bìn)，摈弃，排除，指苏舜钦被除名。斥，排斥，驱逐，被斥退。摧，摧残，打击。挫，挫折。穷厄(è)，穷困。厄，困苦，灾难。自行，自然流行。

〔8〕虽其句——冤家仇人，指苏氏的政敌王拱辰等人。至，至于。少，稍微，略微。

〔9〕凡人句——忽近而贵远，忽视近代的而重视古代的，“厚古薄今”的意思。语出《汉书·扬雄传》：“桓谭曰：‘凡人贱近而贵远。’”伸，伸展，显现，与“屈”相对。这句的意思是说，苏子美的文章必将在后世得到伸展显现。

〔10〕予尝句——考，考查，研究。政理，政治。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650年在位。爱好文学，写过很多诗文，但不能脱离五代靡丽的文风。致治，达到大治。致，达到。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及周武王。革，革除，改变。五代，这里指东晋、宋、齐、梁、陈。

〔11〕后百句——韩、李之徒，韩愈、李翱及其门徒，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徒，门徒，党徒。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12〕唐衰句——唐衰兵乱，指唐朝末年，朝廷衰败，农民起义以及兵荒马乱的情况。天下一定，天下统一安定。宴然，安定的样子。宴，安。几(jī)百年，近一百年。几，近。

〔13〕或迟久而不相及——或者过了很久，还赶不上以前文章兴盛的时代。迟，等待。

〔14〕苟——如果。

〔15〕嗟吾句——以，因为。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指苏子美因祭神宴客而被除名的事。流涕，落泪。为(wèi)，替。与，给。乐育贤才，语出《诗经·序》："菁（jīng）菁（茂盛的样子）者莪(蒿草)，乐育才也。"惜，可惜，惋惜。

〔16〕子美之齿少于予——苏子美的年龄比我小（小一岁）。齿，牙齿，这里引申为年岁。

〔17〕天圣句——天圣，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欧阳修中进士。务，专门，专力。以，介词，用，就。言语声偶，文章的字句声律对偶。擿，同"摘"。摘裂，摘取古书上的文句而成文章。时文，当时流行的文章，指进士的诗文。夸尚，夸赞。才翁，苏舜元，字才翁，善作诗。穆参军伯长，穆修，字伯长，任泰州司理参军，故称"穆参军"。

〔18〕近古——近于古人的文章。

〔19〕举世——全世。举，全。

〔20〕自守——自己坚守。

〔21〕不牵世俗趋舍——不被世俗的意向所牵引。牵，牵引，改变。"牵"字下省一"于"字。趋，向。舍，背。

〔22〕特立之士——指立场、意志坚定卓越的人。

〔23〕子美句——大理评事，官名，断狱的小官，为正八品。废，废除，免官。湖州，宋朝属两浙路，治所在今浙江省吴兴县。长史，州刺史（州

的长官）的属官。《职官志》："诸州长史为正九品。"以，通"而"。卒，死。

〔24〕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昂然，高大的样子。昂，高。即，就，接近。温温，和蔼可亲的样子。

〔25〕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那些打击并排挤子美使他丢失官职的人，本意并不在子美身上，而在于借以打击杜衍、范仲淹等人。意，本来的心意。

〔26〕二三大臣而下——二三大臣，指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

〔27〕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根，根由。累，连累、牵连。这里指当时因苏子美而受牵连的孙甫、余靖、欧阳修等人。

〔28〕收采——收纳、采用。

〔29〕悲夫——悲伤啊！夫，语末助词。

# 《梅圣俞诗集》序[1]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2]？盖世所传诗者[3]，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4]。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5]；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6]。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7]。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8]。其家宛陵[9]，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10]，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11]；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12]。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13]。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14]："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15]，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16]，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

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17〕，次为十卷〔18〕。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19〕。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20〕，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21〕，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22〕，故不复云。庐陵欧阳修序。

【注 释】

〔1〕这篇是欧阳修给他的朋友梅圣俞的诗集写的一篇序言，但主旨却不是评诗。首段首先立论，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论断；中段竭力推崇梅圣俞的诗文，先文后诗，以文衬诗，而且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借"长老"和"世人"的反映充分肯定了梅圣俞诗文的高度成就；末段简略交待梅诗收藏和编辑的经过。全文有叙有意，饱含作者对诗人的深厚友谊，表达了作者对诗人一生穷困潦倒、怀才不遇的同情。梅圣俞，即梅尧臣（1002—1060），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县）人，宋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与苏舜钦齐名，在反对"西昆派"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的文学主张与"西昆派"针锋相对，反对艳丽、贫乏，主张"平淡"、朴实。欧阳修十分推崇他"清新质朴"的诗风，并自叹"弗如"。

〔2〕予闻句——达，尊贵显达，即成为达官贵人。穷，与"达"相反，指穷困潦倒不得志。下句的"穷人"同此，并非与"富人"相对的"穷人"。夫，发语词。岂然哉，难道真是这样吗？

〔3〕盖——句首语气助词，表示推测的语气，有大概、大约的意思。

〔4〕凡士句——凡，大凡，大约。士，读书人。蕴其所有，怀中藏有学问

和才干。蕴，藏，蓄集。不得施于世，不能在当世得到实现。施，实施。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独自放浪于山水之间。放，放浪，有“纵情”的意思。状类，形状，种类。探，探究，这里是“描写”的意思。奇怪，奇形怪状。《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5〕内有句——内，内心。兴于怨刺，见物起兴，表示怨恨和讽刺。兴，古代诗歌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这里用作动词。羁(jī)臣，“羁旅之臣”(语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泛指被贬斥放逐在外的官员。工，精美，精善。

〔6〕然则句——然则，既然如此，那么。穷人，使人潦倒不得志。穷，动词。“穷人”，是个动宾词组，不是名词，与上文“古穷人之辞”的“穷人”不同。殆(dài)，大概，大约。

〔7〕予友句——荫补为吏，凭父辈或祖上功德的荫庇而充任低级官员。这里指梅尧臣因其叔父梅询(曾任侍读学士)的功德，而充任河南主簿(县里的副长官)。累举进士，多次参加进士考试。辄，总是，往往。抑，压制。有司，主管的官府或官员，这里指主考官。困于州县，被困在低级的地方官中，得不到提升。年今五十，年龄将近五十岁。本文写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这年梅尧臣四十四岁。今，近，将要。辟书，召聘的文书。辟，召。佐，辅佐，这里指幕僚。

〔8〕郁其句——郁其所蓄，压抑着胸中蓄藏着的学问和本领。郁，郁闷，压抑。所蓄，聚集、隐藏着的本领。奋见，发挥，表现。

〔9〕宛陵——今安徽省宣城县，梅尧臣的家乡，因而世人称他为“宛陵先生”。

〔10〕长(zhǎng)老——长辈，老年人。

〔11〕学乎六经仁义之说——乎，同“于”。六经，即“六艺”，见韩愈《师说》注〔26〕。说，学说。下文“苟说于世”的“说”同“悦”，喜欢、欢心的意思。

〔12〕徒——只，仅。

〔13〕荐于上——推荐给皇帝。荐，推荐，介绍。上，皇上。

〔14〕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河南人。文康是他的谥号。曾任洛阳留守，后任宰相。

〔15〕雅，颂——《诗经》中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

颂，分周颂、鲁颂、商颂。这里泛指歌功颂德的作品。

〔16〕荐之清庙——献给皇家宗庙。荐，奉献。清庙，《诗经·周颂》中一篇颂诗的篇名，《诗序》说《清庙》这首诗是祭祀周文王的，周文王的庙叫“清庙”，这里借指皇家的宗庙。

〔17〕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指梅尧臣前期十年间的作品。梅尧臣于宋仁宗（赵祯）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任河南主簿，住在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到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任湖州监理盐税的官吏，其间约十年。

〔18〕次——编。

〔19〕予尝句——尝，曾经。嗜，特别爱好。遽喜，惊喜。遽，急。类次，分类编排。辄，即。序，作序，动词。

〔20〕铭之——为他写了墓志铭，指《梅圣俞墓志铭》。

〔21〕掇（duō）其优者——选取其中优秀的作品。掇，拾取。

〔22〕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欧阳修在他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书梅圣俞稿后》、《梅圣俞墓志铭》等诗文和《六一诗话》中，都曾论及梅圣俞诗歌的成就。

# 记旧本韩文后[1]

予少家汉东[2]，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3]，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4]。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5]。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6]，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7]。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8]。年十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9]。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10]："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11]，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12]。后七年，举进士及第[13]，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14]，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15]，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16]。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17]，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18]，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19]。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20]。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21]，而后大施于今[22]。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23]。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24]，于是就而学之[25]，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26]。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27]。

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缪尤多[28]。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29]，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30]。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31]。

【注　释】

〔1〕这是一篇重要的书跋。以一部珍藏旧本韩文的得来始末为线索，叙述了自己反对"时文"，学习韩文，领导宋代"古文运动"的经过，提出了"非韩不学的"的观点。欧阳修的文学主张以至文章风格，都是继承韩愈并加以发展提高的，从本文可以看出欧阳修文学思想发展的轮廓。记……后，写在……后面，即后记，或者叫"跋"。

〔2〕家汉东——家住汉东。家，家住在，用如动词。汉东，汉水以东，指随州（今湖北省随县）。

〔3〕大姓——有钱有势的大户。

〔4〕见有句——弊筐，破筐。弊，同“敝”，破，坏。故书，古书、旧书。发，翻开。昌黎，韩昌黎，即韩愈。因，于是，乞，讨，求人给予。以，同“而”。

〔5〕读之句——见，发现。雄博，雄劲广博。犹，还。少，年少。悉，全部。究，彻底探求。徒，只，下文“徒时时独念于予心”的“徒”，同此。浩然无涯，广大无边。若可爱，象是很可爱。若，好象，似乎。

〔6〕杨、刘——杨，杨亿，刘，刘筠。他们是《西崑酬唱集》的主要作者，西崑体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虽风靡一时，但毫无内容，只是玩弄辞章、典故，是宋朝“古文运动”所要革除的对象。

〔7〕能者句——能者取科第，能够写“时文”的人就能在应考时被录取。擅，专擅、占有。道，称道，赞美。

〔8〕以礼部诗赋为事——把礼部规定的诗赋体制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9〕为有司所黜（chù）——被主考官员废退，即不被录取。黜，废，贬退。

〔10〕喟（kuì）然——叹气的样子。

〔11〕而顾——然而，但是。顾，但。

〔12〕以谓句——方，正。从，从事，这里有追求的意思。干，求。禄，俸禄，官吏的薪俸。亲，父母双亲。苟，如果。斯文，这文章，指韩文。偿其素志，实现自己平素的志向。偿，偿还，满足。素，平素。志，志向，心愿。

〔13〕及第——科举考中。第，科举考试的等级。

〔14〕徒——同类的人，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等人”，不含贬义。

〔15〕补缀——修补装订。

〔16〕校定——校正改定。

〔17〕亦渐趋于古——也逐渐趋向于写作韩愈那样的古文。

〔18〕盖——大概，大约。

〔19〕道固有句——道本来就有当时不流行而流传后世，或在过去被忽视而在今天被重视的情况，不仅是世人的好恶使它这样，而且是事理本身应该使它这样的。道，泛指圣人之道，即圣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实指韩文所宣扬的圣人之道）。贵，用作动词，被珍贵，被重视。其理有当然，按它本身的事理应该这样。理，道理，事理。下文“其道当然”的“道”，与“理”互文。

〔20〕而孔、孟句——而，如。惶惶，不安的样子。一说，同“遑遑”，

奔忙的样子。第二个“而”，然而，却。师法于千万世，被千代万世的人所效法。师法，效法。

〔21〕没而不见——被埋没，即不被流传。见，同“现”。

〔22〕施——行。

〔23〕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这又不止是世俗的好恶所能左右的。非特，不止，不仅。

〔24〕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我本来就知道它不能够迎合世人的喜好来取得高官厚禄。固，本来。其，指韩文。追，追随，迎合。

〔25〕于是就而学之——在这个时候去接触它，学习它。是，这。就，接近，靠近。之，指韩文。

〔26〕亦志乎久而已矣——也不过是长久以来有这样的志向罢了。

〔27〕故予句——所以我做官，对于提升不高兴，贬谪也不忧惧。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志向早已确定而所学的内容又使我应该这样吧！进，升官。退，贬谪。宜然，适宜如此，应当这样。

〔28〕集本句——集本，这部《昌黎先生文集》的版本。蜀，四川。世俗本，社会上流行的本子。脱缪(miù)，脱落，错误。

〔29〕善本——珍贵稀见、精善完美的版本。

〔30〕其最句——卷帙(zhì)不足，卷数不够，有残缺。者，的(原因)。重增其故，文字疑有讹误。一说，保持它的原貌。重增，重复，引申为“保持”。增，层，重复。故，旧有的样子。一说，增，“赠”的误字，很珍重李氏赠书的缘故。存疑。

〔31〕特以——只因。

# 送徐无党南归序[1]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2]。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3]，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4]。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5]。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6]？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7]；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8]。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

焉[9]。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10]。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11]？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12]。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13]。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14]。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15]。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16]。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17]，亦因以自警焉[18]。

**【注　释】**

〔1〕这篇序是欧阳修送别他的学生徐无党时的临别赠言。欧阳修以师长的身份对徐无党语重心长的劝勉，有一定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本文反映了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本文与《答吴充秀才书》互为补充。在那篇《书》中，他指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主张重道以充文，是就“文”的角度，强调文人不能沉溺于“文”而轻“道”，并不等于说“有道即有文”或“有德者必有言”。在本文中，他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分开来讲，以颜渊为例，说明德行之士不一定都能“立言”（指著书作文）。可见“道”为“文”之本，而不能代替“文”，换句话说，“道”能充“文”，而不能代“文”。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文”与“道”的关系，防止走向“轻文”这一极端，对当时的新“古文运动”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另外，本文以“古圣贤”为榜样，批判了弃道求文的浮艳文风，实际上，是深刻地批判了“文章丽”“语言工”但无内容的“西昆体”时文。徐无党，北宋东阳郡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县）人，曾跟从欧阳修学古文，并为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作注。他自京师回南方的家乡，故曰南归。

〔2〕一归于腐坏、澌（sī）尽、泯（mǐn）灭而已——一，全、都。腐坏、澌尽、泯灭，指人与草木鸟兽等物死后本体腐烂消灭。澌，尽的意思。“澌尽”是同义复合词。泯，消灭。而已，罢了。

〔3〕生且死于其间——且，并列连词，并且。其间，万物中间。其，代词，它，这里代万物。

〔4〕弥存——更能存留。意思是更加光荣伟大。弥，更加。

〔5〕其所句——不朽，指立德、立功、立言。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修之于身”指立德，“施之于事”指立功，“见之于言”指立言。是，指示代词，这。

〔6〕自《诗》句——《诗》，《诗经》。《书》《书经》，即《尚书》。《史记》，汉朝司马迁的历史和文学著作。此处以这三部典籍代表一切记言、记事的书。其人，那些人，指以上书中所记的人物。岂，难道。能言之士，能够立言的人。

〔7〕孔子句——孔子把他的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

〔8〕若颜回句——颜回，即颜渊，孔子的弟子。陋巷，简陋的小街巷，穷人所住的地方。《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曲肱（gōng）饥卧，曲着胳膊当枕头，饿着肚子睡觉。形容颜回生活朴素、穷困。《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默然终日如愚人，指颜回专心听孔子教诲，心领神会，全然了解，无须发问，整天不说话，很象个愚蠢的人。《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然，转折连词，然而，可是。不敢望而及，即望尘莫及。《论语·公冶长》：子贡说：“赐（即子贡）也何敢望回。”

〔9〕予读句——《艺文志》，指班固《汉书·艺文志》。《四库书目》，唐朝中央书库所藏图书的书目，将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百不一、二存焉，所存留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

〔10〕予窃句——予窃，我私下认为。其人，那些人，指历史上散亡磨灭的文章作者。草木荣花，即“草荣木华”。荣，草木植物的花。华，木本植物的花。《尔雅·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

〔11〕汲汲营营——奔忙以速求。《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汲汲，欲速之义。营营，周旋貌。"

〔12〕卒与三者——卒，终于，最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

〔13〕恃（shì）——依靠，依赖。

〔14〕见称于人——被人称道。见，被。

〔15〕既去句——既去，指徐无党在欧阳修门下学业完成后已经离去。去，离开。试于礼部，宋制，由礼部主持科举考试，文章写得好的，名列高等。由是，因此。

〔16〕予欲句——摧其盛气，徐无党新科及第，荣归故里，自恃才高，盛气凌人。欧阳修想打一打他的傲气，泼点冷水，使他冷静下来，考虑点问题。摧，折服。《广雅·释诂》："摧，折也。"其，代词，他，指徐无党。勉其思，勉励他用心思考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关系，从而决定自己的努力方向。欧阳修的意思是，光凭"立言"（著书立说）去求不朽是很难的，要注意到"三不朽"的统一。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也说过这个意思："履之以身，施于事，而又见于文章。"

〔17〕固——本是，原本。

〔18〕自警——自我警诫。

# 送曾巩秀才序[1]

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2]。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3]。虽有魁垒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4]。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已事者[5]。诿曰[6]："有司有法，奈不中何[7]？"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8]。皆曰："其不中法也[9]"。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10]。呜呼！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11]？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业[12]，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13]。

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14]。夫农不咎岁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则已，使有一获，则岂不多邪[15]？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无求曾生者，然生亦不以干也[16]。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17]。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18]，而有司又失之，而余独得也[19]。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

知生者可以吊有司失之而贺余之独得也[20]。

**【注 释】**

〔1〕这一篇序，是作者给曾巩的临别赠言。曾巩是有真才实学的，但在礼部应考不中。因为礼部录取的标准，是要求考生们作毫无内容，只是玩弄词句的“四六骈体”时文。这也正是欧阳修领导的宋代“古文运动”所要革除的对象。文中作者充分肯定了曾的才学，同时抨击了当时的科举制度，表示与之势不两立。最后指出“有司失之”正是“余之独得”，阵线分明。在曾巩科举落选失意的时候，欧阳修能发现他的才学并给以鼓励，表现出欧阳修对青年后学者的关怀和热爱，更说明欧阳修很有眼力，“慧眼识才子”，可谓宋代的“伯乐”。后来曾巩在文章方面果真表现出了自己的才能。

〔2〕广文句——广文，广文馆，唐代设置，不久即废，相当于“国子监”（最高学府），这里沿用旧称。太学，国子监的下属机构。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和那些太学生们一同去礼部应考。有司，主管部门的官员，这里指主管进士考试的礼部。

〔3〕有司句——敛，聚集。操，拿，掌握。尺度，这里指录取标准。概以一法，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削平。概，古代量米麦时刮平斗斛的器具，引申为削平、衡量。《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概者，平量者也。”

〔4〕虽有句——此句和以下几句揭露当时科举的弊病。魁垒，正直磊落。拔出，拔尖，出类拔萃。累（lěi）黍，形容十分微小或轻微。累、黍，都是古代重量单位。《孙子算经》：“称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一累。”

〔5〕幸而句——幸好遇到好的主考官，不过同一般人一样，对那些有才而未考取的人，感叹惋惜，也无能为力，好象决定取舍不是自己的职责。

〔6〕诿（wěi）——推卸。

〔7〕奈不中何——即“不中奈何”，考不取也无法。

〔8〕有司句——固，本来。任，承担。责，责任。后一个“责”，是，要求，责备的意思。以，因。“以”后省略代词宾语“之”或“此”。

〔9〕其——代词，指考生中未被录取的优秀人才。

〔10〕失多而得少——指有用人才。

〔11〕果良法邪——果真是好办法、好标准吗？

〔12〕况若曾生之业——何况象曾巩的学业水平。

〔13〕然曾生句——然，然而，但是。非，动词，非难。同进，同考而被录取的人。罪，动词，怪罪，责难。思，想，打算。广其学，扩大自己的学识。坚其守，坚持（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守，操守。

〔14〕骇其文，壮其志——他的文章（很好）使我吃惊，他的大志使我感到他的雄壮。

〔15〕夫农句——农夫不责怪年成不好而勤恳耕作，岂能因为水旱灾就停止，假如能有一点收获，那怎能不大加赞扬呢？咎（jiù），怪罪，憎恨。岁，年成。菑（zhī），锄草。是，句中助词，用在动词和宾语中间，帮助宾语提前。其，同“岂”。已，停止。多，赞美。

〔16〕曾生句——橐（tuó），袋子，这里用作动词，用书袋子装着。求，寻找，求取。以，介词，用，凭。“以”后省略代词宾语“之”（代文章）。干，向人求告。

〔17〕顾——探望，拜访。

〔18〕是——这样，如此。

〔19〕得——发现，得到。

〔20〕于其句——于其行，在他临行时。遂，于是，就。见，同“现”，公开出来。吊，哀悼，这里是“叹惜”的意思，与“贺”对举而义相反。

# 与高司谏书[1]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2]。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3]。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4]。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5]。其后更十一年[6]，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7]，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8]，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9]？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10]，论前世事，历历可听[11]，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12]，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13]。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14]，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15]，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16]，足下诋诮希文为人[17]。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18]，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20]，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21]，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22]。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23]。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24]，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25]。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26]，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27]，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28]。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29]。

且希文果不贤耶？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30]。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31]？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32]。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33]，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然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耶？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34]，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35]，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36]。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37]，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38]，望之与章为不

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耶？望之与章果不贤耶？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耶？是直可欺当时之人[39]，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40]。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41]。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42]，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43]。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44]！

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45]，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46]。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47]，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为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48]。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49]，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50]，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51]，伏维幸察[52]，不宣[53]。修再拜。

**【注　释】**

〔1〕宋仁宗（赵祯）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批评朝政触怒宰相吕夷简，被贬江西饶州。当时朝廷较为开明的官员都同情范仲淹，而左司谏高若讷却迎合宰相旨意，认为该贬。欧阳修十分愤恨高若讷谄媚权贵的作法，写了这封信予以痛斥。这封信观点鲜明，说理透彻，文笔犀利，痛快淋漓，表现了作者刚正的品质，揭露了高若讷的虚伪卑鄙，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宋王朝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欧阳修终因这封信受到降职夷陵县令的处分。高若讷，字敏之，并州榆次（今山西省榆次县）人。

〔2〕修顿首句——顿首，叩头。再拜，两次下拜。白，禀告。足下，敬称，相当于"您"。

〔3〕某年句——某，即欧阳修，古时书信中常用"某"代称写信人自己。家，家住在，这里用作动词。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天圣，宋仁宗（赵祯）的年号。榜，实际上是榜文的抄件。

〔4〕是时句——是时，这个时候。接，接触，指交际、往来。但，只。宋舍人兄弟，指宋庠（xiáng）和宋祁（qí），雍丘人，兄弟俩同年中进士。宋庠曾任起居舍人（官名），官至工部尚书。宋祁官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封郑国公。叶道卿，即叶清臣，苏州人，曾任两浙转运副使。郑天休，即郑戬（jiǎn），吴县人，曾任吏部侍郎。得人，指这次进士考试，选得了不少有才干的人。

〔5〕而足句——厕（cè）其间，勉强挤在他们中间，有滥竽充数的意思。厕，置，参加。卓卓，卓越，优异，出色。固，本来。何如人，什么样的人。

〔6〕更——又。

〔7〕御史里行——官名，职责同监察御史，但品级低一些。

〔8〕尹师鲁——即尹洙。当时任太子中允，因范仲淹事被贬郢州监酒税。

〔9〕以不可句——节，节操，品德。明，眼光，洞察力。俯仰默默，随人沉浮，默不作声。众人，普通人、平常的人。

〔10〕侃（kǎn）然正色——侃然，刚直的样子。侃，刚直。正色，公正的面孔。

〔11〕历历可听——清楚动听。历历，清楚，明白。

〔12〕孰——谁。

〔13〕是予句——是，这样。及，到。凡，总共。有，又。

〔14〕推其实迹而较之——考察你的实际言行而加以比较。推，推求，考察。实迹，实有的言行。较，比较，对照。

〔15〕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

〔16〕安道——余靖，字安道，当时任集贤校理，因反对范仲淹被贬事，被贬为筠州监酒税。

〔17〕诋（dǐ）诮（qiào）——诋毁，讥刺。

〔18〕非——非难，责难。

〔19〕本末——始终。

〔20〕非辜——无罪。

〔21〕黜（chǔ）——贬斥，降职。

〔22〕夫人句——性，性情，性格。刚，刚强。果，果断。懦，怯懦。软，软弱。禀，承受。

〔23〕虽圣人句——虽，即使。责，责成，要求。

〔24〕忤（wǔ）——逆，不顺从，触犯。

〔25〕不才谏官尔——不才，没有才能，不称职。尔，罢了，而已，句末助词。

〔26〕闵——同“悯”，怜悯，同情。

〔27〕了无——丝毫没有。

〔28〕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希图掩饰自己不谏诤的罪过。庶乎，庶几，表示希望、企图。

〔29〕夫力句——逮（dài），及。文其过，掩饰自己的过错。文，掩饰。君子之贼，外表是君子，内心是贼。即伪君子，君子中的败类。

〔30〕自三四年句——大理寺丞，中央司法的官员。范仲淹于天圣二年至六年任大理寺丞。前行员外郎，即吏部员外郎。前行，唐宋时尚书省六部分前行、中行、后行，吏、工、兵三部属前行。待制，即天章阁待制，是在皇帝左右侍从的官员。宋仁宗（赵祯）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被提升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和天章阁待制。日，日子，时候。日备顾问，每天都准备接受皇帝的咨询。班行（háng），班次，行列，指同班朝臣。

〔31〕骤用——破格任用。

〔32〕聪明——这里比喻皇上的智慧。

〔33〕耳目之官——指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上达下情，提出建议，帮助皇帝明辨是非，就象皇帝的耳目一样。

〔34〕以忤意逐贤人——因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贬逐贤能的人。

〔35〕是则——如此那么。

〔36〕大抵——大略，大概。

〔37〕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省峄县）人，汉宣帝时任太子太傅，受宣帝遗命辅政，汉元帝继位后，任宰相。被石显等人诬告下狱，被迫服毒自杀。王章——字仲卿，泰山钜平（今山东省宁阳县）人，汉成帝时任京兆尹，被王凤害死。

〔38〕石显——字君房，原是宦官，汉元帝时任中书令。王凤——字孝卿，汉成帝的舅舅，官至大司马、大将军。

〔39〕直——只，仅。

〔40〕伏以句——伏以，发语词，表示恭敬。已来，即以来。已，同"以"。曹修古，字述之，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宋仁宗时，刘太后临朝听政，修古敢于直言，被贬官。刘越，字子长，官至秘书丞。殁（mò），死。

〔41〕孔道辅——字原鲁，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都因谏阻废郭皇后而被贬。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又起用孔道辅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皆自谏诤擢用"，即指此。擢，提拔，这里指起用被贬官员。

〔42〕御史台榜朝堂——御史台，御史的官署。榜，通告，用作动词，贴榜，榜示。

〔43〕去之——离开这个职位，即辞职。去，离开。之，代词，代"左司谏"的官职。

〔44〕堪其任——能胜任这个职务。堪，胜任。

〔45〕待罪——等待处分。

〔46〕《春秋》句——《春秋》，见韩愈《进学解》注〔37〕。责贤者备，批评贤能的人格外严格。责，批评，要求。备，完备，严格。

〔47〕区区——这里是诚恳的意思。下文"故辄布区区"的"区区"，是

微小的意思，古时书信的谦词。

〔48〕朋邪——结党营私，狼狈为奸。

〔49〕释然——了然，明白。

〔50〕坐有他客——在座的还有别的客人。坐，通“座”。

〔51〕辄布——辄，就，专门。布，表达，告知。

〔52〕伏惟幸察——想请你审察是幸。伏惟，俯伏思惟。幸，表谦副词。

〔53〕不宣——意犹未尽，但就此停笔，不再多写。古人书信结尾的套语。

# 答吴充秀才书[1]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2]：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3]。非夫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御之势[4]，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5]，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才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6]。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7]！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求，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8]？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9]。非道至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10]。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11]。世之学者往往溺之[12]。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13]。"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14]。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用其功

少而自然于至也[15]。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16]。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道未足而强言者也[17]。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18]，以为学者文而已[19]，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轩序[20]，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不足也。若道之充焉[21]，虽行乎天下，入于渊泉，无不至也。

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至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22]。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23]。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24]。修白。

**【注 释】**

〔1〕这是一篇指导后学青年的文学书简。文中热情肯定了吴文的优点，中肯地指出了吴文的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重道以充文"即"文道统一"的文学主张。这种主张宗法于韩愈，可以参看韩愈《答李翊书》。欧阳修在论文时推原及道，论道时指出现实生活中的"百事"是所谓道的具体内容。这样以来，本文就不仅是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而且论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宋代"古文运动"中起了理论指导作用。吴充（1021——1080），字仲卿，宋代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担任过国子监直讲，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欧阳修通信时，他还是个秀才，比欧阳修小十三岁，算是后学之辈。

〔2〕先辈——宋代对秀才的尊称。

〔3〕前辱句——辱，谦词，承蒙。示，对别人来信的敬称。浩，原指水势广大，这里形容文章气势宏大。若，好象。少定，稍停片刻，冷静以后。定，定神。尔，而已，罢了。

〔4〕霈（pèi）然有不可御之势——（文章）象大雨暴落那样有不可阻挡的气势。霈然，大雨暴落的样子。

〔5〕伥（chāng）伥——迷茫不知所措的样子。《荀子·修身》："人无法则伥伥然。"杨倞注："伥伥，无所适貌。言不知所措履。"

〔6〕修才句——这是欧阳修自谦的话，说自己的才学、官职等都不高。不足用于时，不足以为当世所用，即没有济世之才。仕，官职。毁誉，动词，诋毁和赞誉，这里指对吴充文章的褒贬。动人，打动人心。

〔7〕世之句——假誉，假借名人的赞扬称誉。假，借。重，受重视。进，前进，进步。奚取于修焉，在我欧阳修这里又能取得什么呢？奚，何，什么。

〔8〕然而句——惠然见临，对别人来访求教的谦虚说法。语见《诗·邶风·终风》："终风且霾（mài，阴霾），惠然肯来。"惠然，和顺的样子。惠，顺。见临，光临。得非，岂不是。谋道，谋求作文的途径。道，道路，途径。其人，那人，指合适的人。焉，于他。欤（yú），表示疑问的语气词。

〔9〕夫学者句——学者未始不为道，治学的人并非不追求圣贤之道。语出韩愈《送陈秀才彤序》："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未始，未尝。鲜，少。

〔10〕溺（nì）——淹没，沉溺滞留。

〔11〕盖文句——大凡文章的言词，很难达到精湛与可喜的程度，却容易使人沾沾自喜而自我满足。工，指言词精湛。

〔12〕溺之——沉溺于言词。之，指文章的言词。

〔13〕职于文而已——以文为专职罢了。

〔14〕昔孔子句——孔子周游列国，六十五岁时才返回鲁国，几年之间，很快就完成了"六经"。六经，即"六艺"，见韩愈《师说》注〔26〕。倾，倾刻，时间短。按："六经"并非孔子所作，而是经过孔子删改加工而成书的，这个工作，也并非孔子晚年"顷刻"完成的。

〔15〕然读句——这句是说当时的读书人不懂得"六经"是相互联系、彼此可以印证的，他们不用功竟到了极点。语本李翱《答朱载言书》："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16〕故孟子句——孟轲游说诸侯，没有时间著书(晚年才著《孟子》七章)。荀况晚年才住在楚国兰陵(今山东省峄县)，著作《荀子》一书。皇皇，同"遑遑"，匆忙的样子。不暇，没有空闲时间。暇，空闲。

〔17〕若子云句——子云，扬雄字子云，他的《太玄》模仿《易》，《法言》模仿《论语》。仲淹，隋末学者王通，字仲淹，他的《六经》模仿《春秋》，《中说》模仿《论语》。方，并，都。勉，强，为互文，都是"勉强"的意思。

〔18〕徒——只。

〔19〕文——动词，作文，指专搞文辞、形式。

〔20〕轩(xuān)序——屋室。轩，有门槛的小室。序，在中堂两旁的东西厢房。

〔21〕之——动词，到达。

〔22〕孟、荀可至而不难——可以达到孟子、荀子的文章水平而不很困难。

〔23〕幸——本来。

〔24〕因吾句——因为您能够不停地进取，从而激励我也稍有进步，幸运得很。吾子，对对方的亲切称呼，您。

# 洛阳牡丹记[1]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2]。春时，城中无贵贱[3]，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4]。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5]。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6]，张幄帟[7]，笙歌之声相闻[8]。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9]，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10]，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11]，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12]，乃数日不落。

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13]。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14]，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15]，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16]，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17]。秋时，立契买之[18]，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19]，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20]。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21]，过此，不堪矣。

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22]，不令见风日，惟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23]。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24]。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25]；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分其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26]。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27]。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28]，入其肤[29]，花辄死[30]。此花之忌也。

**【注　释】**

[1]这是欧阳修早期的作品。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进士及第。次年，任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推官（地方行政长官的助手），本文当写于此时。牡丹，是多年生落叶灌木，毛茛科植物。牡丹花是我国名花之一，花朵硕大，花容端丽，雍容华贵，超逸群卉，素有“花王”之称（见《洛阳名园纪》）。牡丹古名“白术”（见《广雅》），我国很多地方都有栽培，约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栽培史。自唐、宋以来，洛阳牡丹最盛，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因称牡丹为“洛阳花”（见《群芳谱》）。欧阳修曾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的著名诗句（见《洛阳牡丹图》诗）。“洛阳牡丹”也同“洛阳名园”一样，几度盛衰。目前，洛阳

已有专门培植牡丹的花圃，各公园都有大型的牡丹花坛，其中以王城公园，牡丹公园最盛。洛阳牡丹已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个品种。每当花开时节，“姚黄”金光灿灿，“魏紫”光彩灼灼，花海锦绣，姹紫嫣红，游人如潮，笑逐颜开，正是名花遇盛世，祖国逢新春。牡丹根的皮叫“丹皮”，可入药，有清热化瘀的功效。牡丹花也可入药，能降压解毒。欧阳修这篇《洛阳牡丹记》，是一篇著名而珍贵的关于牡丹的专著，文章分为“花品序第一”、“花释名第二”、“风俗记第三”和“牡丹记跋尾”四部分，这里仅选“风俗记第三”。文章记叙了洛阳人爱花的习俗，并对“接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等方法，要言不繁、有条不紊地加以说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章知识性很强，文风也朴实自然。

〔2〕大抵——大都。

〔3〕无贵贱——无论贵贱。无，无论，不分。贵，指达官贵人。贱，指平民百姓。

〔4〕虽负担（dàn）者亦然——虽，即使。负担者，指挑担子的劳动人民。亦然，也是这样。

〔5〕士庶竞为游遨——士庶，指士大夫阶层与庶民。游遨，旅游，游玩。遨，“游”的意思。

〔6〕市井——市场，做买卖的地方。《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7〕张幄（wò）帟(yì)——张起小篷帐。

〔8〕笙(shēng)——一种吹奏乐器名，通常用十三根长短不同的竹管制成。

〔9〕六驿（yì）——六个驿站的路程。驿，驿站，古代传递政府文件的人中途休息的地方。

〔10〕岁遣衙校一员——每年派遣一名留守衙门里的下级武官。

〔11〕姚黄、魏花——牡丹花中极为名贵的品种，被举为牡丹的“王”和“后”。欧阳修在《花品序》中列姚黄第一，魏花第二，并在《花释名》中说：“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zhuó，砍）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曰：此花初出时，人

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收十数缗（mín,一千文铜钱为一缗）。其后破亡，鬻（yù，卖）其园。”

〔12〕花蒂（dì）——花朵跟枝茎相连的部分。

〔13〕不接则不佳——不接枝的就长不好。接，接枝，将优良品种的牡丹花枝嫁接到一般牡丹上。佳，美，好。

〔14〕寿安山——山名，在寿安县城东十里。寿安县，宋时属京西北路河南府，在今河南省宜阳县治（据《中国地名大辞典》）。

〔15〕畦（qí）塍（chéng）——畦，田园中用土埂分成的小区。塍，田间的土埂。

〔16〕门园子——姓西门（或东门）的园丁。门，复姓西门（或东门）的省称。《欧阳文忠公集》原注：“盖本姓东门氏，或是西门，俗但（只）云：‘门园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

〔17〕直——同“值”。

〔18〕契（qì）——契约，买卖双方所立的文书。

〔19〕惜——珍贵，热爱。

〔20〕汤——热水。

〔21〕社后重阳前——指夏历的八、九月间。社后，社日以后。社日，古代春、秋两次祭祀土神的日子。叫“春社”、“秋社”。这里指“秋社”，一般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赉（lài）送。”重阳，夏历的九月九日。

〔22〕以蒻（ruò）叶作庵(ān)子——用蒲叶作成庵形的罩子。蒻，香蒲，一种水草名。《急就篇》：“蒲蒻。”颜师古注：“蒻，谓蒲之柔弱者也。”庵，圆形的草屋。

〔23〕惟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只在向阳的一面留下一个小窗来通气。惟，只。户，窗口。达，通。

〔24〕白敛——即白蔹，一种解毒的中草药，能杀虫。

〔25〕旬日——十天。

〔26〕棘（jí）——一种落叶灌木，茎上多刺。

〔27〕簪（zān）——原指用以绾（wǎn）住头发的一种首饰，这里用作动词，插入。

〔28〕乌贼——一种软体动物，身体椭圆形而扁平，苍白色，有黑斑。

近肛门处的囊状物能分泌黑色液体，遇到危险时放出。俗称“墨鱼”或“墨斗鱼”。

〔29〕肤——另本作“皮”。

〔30〕辄（zhé）——立即，就。

# 王彦章画像记[1]

太师王公，讳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也[2]。事梁为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死国，葬于郑州之管城[3]。晋天福二年，始赠太师[4]。

公在梁，以智勇闻。梁晋之争数百战，其为勇将多矣，而晋人独畏彦章[5]。自乾化后[6]，常与晋战，屡困庄宗于河上[7]。及梁末年，小人赵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不见信，皆怒而有怠心[8]。而梁亦尽失河北，事势已去，诸将多怀顾望。独公奋然自必[9]，不少屈懈。志虽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10]。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11]。公本武人，不知书，其语质[12]。平生尝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13]。至于公傳，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14]。

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15]，求于滑人，得公

之孙睿所录家传[16]，颇多于旧史。其记德胜之战尤详。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经于帝前[17]。公因用笏画山川，为御史弹而见废[18]。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节，此皆旧史无之。又云，公在滑，以谗自归于京师，而史云召之。是时梁兵尽属段凝，京师羸兵不满数千，公得保銮五百人之郓州，以力寡、败于中都，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19]。

公之攻德胜也，初受命于帝前，期以三日破敌。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时庄宗在魏[20]，闻公复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驰马来救，已不及矣。庄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21]，何其神哉！

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败军杀将，连四五年，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22]。予尝独持用奇取胜之议，而叹边将屡失其机。时人闻予说者，或笑以为狂，或忽若不闻；虽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读公家传，至于德胜之捷，乃知古之名将必出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23]：此天下伟男子之所为，非拘牵常筭之士可到也[24]。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

后二年[25]，予复来通判州事。岁之正月，过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26]，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善用枪，当时号王铁枪。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犹以名其寺，童儿牧竖[27]，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一枪之勇，同时

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

画已百余年矣，完之，复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28〕，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区区如此者〔29〕，盖其希慕之至焉耳。读其书，尚想乎其人〔30〕，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画既完，因书予所得者于后，而归其人，使藏之。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当时西夏威胁着宋朝的边防，战火连年不息。这时欧阳修再次通判滑州，过"铁枪寺"，自然深切怀念百年前的老将"王铁枪"（即王彦章）。《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都有王彦章为传，不需作者再全面记叙王彦章的事迹，仅举善战、忠节两点来写，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写法上看，这叫重点选材，中心突出。同时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篇末才点出"画像"，增强了文章的魅力。本文与韩愈的《张中丞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相类似而各具特色，同为广泛传颂的名文。

〔2〕太师句——太师王公，王彦章死后，追赠太师官衔。太师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一，故称王公。郓（yùn）州，唐代属河南道，治所在今山东省郓城县。寿张，唐代属郓州，今山东省寿张县。

〔3〕事梁句——事梁，王彦章是后梁太祖朱全忠部将，骁勇善战。宣义军节度使，据《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载：龙德元年（公元921年），"王彦章为宣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宣义节度使，治所在滑州（今河南省滑县）。节度使，沿袭唐代地方军事设置，统辖所属各州军事。以身死国，为国而死。后梁末帝龙德三年（公元923年，，王彦章兵败被俘，宁死不屈，被后唐庄宗所杀。郑州，唐代属河南道，州治在管城（今河南省郑州市）。

〔4〕晋天福二年——即公元937年。晋，后晋。天福，后晋高祖的年号。

〔5〕晋人独畏彦章——据《新五代史·死节传》："晋人畏彦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晋人，指李存勗（xù），他继承其父李克用的封爵"晋

王”，后建国后唐，为唐庄宗。他曾说：“彦章骁勇，吾尝避其锋。”

〔6〕乾化——后梁太祖（朱全忠）的年号(公元911—912年)，末帝（朱友贞）沿用这个年号（公元913—914年）。

〔7〕屡困庄宗于河上——当时晋军占据黄河以北，在德胜口筑河南、河北两城，号“夹寨”。德胜北城故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城在其东南五里。在这次著名的“德胜之战”中，作战百余次，庄宗多次被围困。

〔8〕及梁句——据《新五代史·死节传》：“梁末帝昏乱，小人赵岩、张汉杰等用事，大臣宿将多被谗间（离间），彦章虽为招讨副使，而谋不见用。”梁末帝时，赵岩任户部尚书等职，后梁亡，赵被杀。

〔9〕自必——自己下定“必死”的决心，毫不动摇。

〔10〕五代句——五代、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后周（951—960），史称“五代”。五十年，举其整数而已，自后梁太祖（朱全忠）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到后周恭帝（柴宗训）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其间共五十三年。十有三君，后梁太祖朱全忠、末帝朱友贞；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闵（mǐn）帝李从厚、末帝(废帝)李从珂（kē）；后晋高祖石敬瑭、出帝石重贵；后汉高祖刘知远、隐帝刘承祐；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恭帝柴宗训。八姓，后梁姓朱；后唐姓李（唐赐姓李、明宗为李克用养子，原是胡人，无汉族姓氏、末帝为明宗养子，本姓王）；后晋姓石；后汉姓刘；后周姓郭（世宗为太祖养子，本姓柴），共五代八姓。

〔11〕鲜——少。

〔12〕质——质朴，朴素。

〔13〕予于句——五代书，指欧阳修所撰的《五代史记》，为了与《旧五代史》相区别，称《新五代史》。善善恶（wù）恶（è），扬善贬恶。语本《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14〕惜乎——惜，婉惜。旧史，指薛居正等撰的《旧五代史》。残略、残缺不全而简略。备，用作动词，使完备。

〔15〕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任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到了滑州。

〔16〕家传（zhuàn）——保留在家中的叙述先人事迹的传记。

〔17〕又言句——事见《新五代史·死节传》："宰相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为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敬翔，字子振，冯翊（今陕西省大荔县）人，后梁开国重臣，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梁亡国，自缢而死。自经，自缢，吊死。

〔18〕公因句——事见《新五代史·死节传》："（段凝）乃上书言：'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赵岩等从中日夜毁之，乃罢彦章，以凝为招讨使。彦章驰至京师入见，以笏（hù）画地，自陈胜败之迹，岩等讽有司劾彦章不恭，勒（令）还第（宅）。"笏，大臣上朝时所执手板。为，被。御史，主管监察的官员。弹（tán），弹劾（hé），检举违法失职的官吏。见，被。废，废黜，免官不用。

〔19〕是时句——段凝，名明远，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原为招讨副使，因上书诬陷王彦章，代彦章为招讨使，率精兵五万人投降后唐。羸(léi)兵，弱兵。保銮，保卫皇帝的军队。銮(luán)，皇帝车驾所用的铃，因而指代皇帝的车驾。之、动词，到。以，因。中都，地名，唐时属郓州，故址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南。而史云将五千，所将士兵人数，说法不一。《旧五代史·王彦章传》注："案《欧阳史》（即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从家传作'保銮士五百人'，又作《画像记》（即本文《王彦章画像记》）极辨旧史'领数千人以往'之非。今考《资治通鉴》云：'梁主命王彦章将保銮士及他兵合万人，屯兖（yǎn，州名，在今山东省兖州）、郓之境'，是彦章所将不止《薛史》（即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所云'数千'矣。"

〔20〕魏——魏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

〔21〕出奇——出奇兵，奇袭。

〔22〕今国家句——罢兵四十年，自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双方停战，到欧阳修写此文（公元1043年），正好四十年。元昊（hào）反，西夏主赵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宋史·仁宗本纪》："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二月"鄜（fū）延路言：'赵元昊反'。"

〔23〕果——果断。

〔24〕拘牵常筭——拘泥牵挂，只会按照常规打算。筭，同“算”。

〔25〕后二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欧阳修自请外调，再次任滑州通判。

〔26〕亟（jí）——急切。

〔27〕牧竖——牧童。竖，童仆。

〔28〕泯（mǐn）——灭。

〔29〕区区——喜爱。

〔30〕读其书，尚思乎其人——意出《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 醉 翁 亭 记[1]

环滁皆山也[2]。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3]。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4]。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5]。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6]。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7]，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8]，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9]。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10]。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11]，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12]，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13]；山肴野蔌[14]，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15]，非丝非竹[16]；射者中[17]，弈者胜[18]，觥筹交错[19]，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20]，太守

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21]，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22]，鸣声上下[23]，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24]。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25]？庐陵欧阳修也[26]。

**【注　释】**

〔1〕这篇文章是宋仁宗（赵祯）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chú）州（今安徽省滁县）太守时作的，不免带有官场失意、寄情山水的情调。但主旨是通过滁州优美山水的描写，展现出了一幅官民同乐的图画，赞美了祖国秀丽的山河。滁人是否真“乐”，倒不一定，但作者主观上是想“乐民之乐”的。这就从侧面夸张地颂扬了作者自己在滁州的政绩。清人过珙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及‘太守之乐其乐’两段，有无限乐民之乐意，隐见言外。若止认作风月文章，便失千里。”不把本文看作“风月文章”，这是对的。至于“乐民之乐”，完全是作者主观臆想。欧阳修把滁州描绘成一块世外“乐土”，粉饰太平，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写法上，文章贯穿一个“乐”字，结构严谨，层次井然，而又变化多端，有如行云流水。文中大量运用骈偶句，与散句配合，错落有致，形成似骈非骈，似散非散的风格。文章连用“……（者）……也”句式，共用了二十一个“也”字，使人感到回环往复，清新别致，造成一种一唱三叹的吟咏格调。

〔2〕环滁皆山也——环，环绕。滁，滁州。皆，全、都。《朱子语类大全》卷一三九：“欧阳公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见文章的修改之功。

〔3〕壑（huò）——山谷。

〔4〕望之句——蔚（wèi）然，草木茂盛的样子。深秀，幽深秀丽。琅（láng）琊（yá），山名，在滁县西南，东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琊王时，曾在此山居住，山因此得名。

〔5〕峰回句——峰回，山势回环、弯曲。翼然，好象鸟儿展翅欲飞的样子。临，靠近。

〔6〕名之句——名，用作动词，给……起名。之，代词，它，指亭。太守，郡的长官，管理一郡的政事。秦朝设“郡守”，汉朝景帝时更名“太守”（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宋朝改郡为府或州，已无“太守”的官名。州的长官叫“知州”，全名是“知某州军州事”。欧阳修当时是“知州”，相当于“太守”。这里用“太守”自指，是沿用汉代的称号。自谓也，用自己的名号“醉翁”来给亭子命名。

〔7〕辄——就。

〔8〕醉翁之意不在酒——醉翁的心意不在酒上。这句话后来成为成语，用来比喻本意不在此，而在另外的方面；也比喻别有用心。

〔9〕若夫句——若夫，至于，相当于“要说那……”，用在段落的开头，承接上文，而又引出另一种意思。林霏开，树林里的雾气就散开了。霏，雾气。暝（míng），昏暗（指夜色）。晦（huí），阴暗。

〔10〕野芳句——这一句分别写出春、夏、秋、冬的景色。野芳发，野花开放。芳，花，这里用作名词。幽香，清幽的香味。佳木，好的树木。秀，茁壮生长。繁阴，浓郁的树阴。风霜高洁，即“风高霜洁”，洁，洁白。水落而石出，冬季水落下去，石头就露了出来。这句话后来成为成语，用以比喻事情的真象完全暴露出来，即真象大白的意思。四时，四季。

〔11〕休于树——在树下休息。

〔12〕伛（yǔ）偻（lóu）提携——老人和小孩。伛偻，弯腰曲背的样子，这里指老年人。提携，搀扶、携领着，这里指小孩。一说是指滁人背上背着东西，手里提着东西。

〔13〕泉香而酒洌（liè）——泉水香甜，酒也清洌美好。洌，清。《说文》：“洌，水清也。”一说此句是“泉洌而酒香”的颠倒。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说：“欧阳永叔守滁，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为大书重刻，作‘泉洌而酒甘‘为‘泉甘而酒洌’。今读之，实胜原句。”由此可知，此句为苏轼所改。但，方勺所引原句和改句中，“香”都作“甘”。洌，另本作“冽”冽，寒冷。《说文》：“冽，寒貌。”

〔14〕山肴（yáo）野蔌（sù）——野味，野菜。山肴，山中猎获的鸟兽肉做的菜，俗称“野味”。肴，鱼、肉等荤菜。蔌，菜。

〔15〕酣（hān）——酒喝到最高兴的时候。

〔16〕丝、竹——泛指音乐。丝，指弦乐器，弦，一般是用丝做成的，所以弦乐器用"丝"指代。竹，指管乐器，这种乐器古代是用竹子做成的，所以用"竹"指代。

〔17〕射——指投壶。这是古代举行宴会时的一种游戏，是把箭往壶里投，以投中多少来决定胜负，负者被罚喝酒。所用的壶，腹圆、颈直而高。《礼记》有《投壶》篇，记载这种游戏的具体作法。另外，还有两种解释，录备参考：1，射，指"射侯"。侯是用皮革（也有用布的）做的箭靶子，上面绘有各种动物形象的图案。以射中多少分胜负。2、射，指猜谜语。古代称猜谜语为"射覆"，是古代酒令之一。

〔18〕弈（yì）——下围棋。

〔19〕觥（gōng）筹——酒杯和酒筹。觥，用犀牛角制成的酒杯。筹，酒筹，用来计算饮酒数量的竹签。

〔20〕颓然乎其间——醉醺醺地坐在众人中间。颓然，原是精神不振的样子，这里是醉后昏然欲倒的样子。乎，同"于"，介词，在。

〔21〕已而——过后。

〔22〕翳（yì）——遮蔽。

〔23〕鸣声上下——高处低处都有鸟鸣的声音。上下，高低。

〔24〕乐其乐——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即"乐民之乐"，含有与民同乐的意思。第一个"乐"是动词，第二个"乐"是名词。其，代词，他们，这里指滁人、宾客。下文"醉能同其乐"的"其"，同此。一说，其，指太守自己。乐其乐，是太守他自己感到快乐的事儿，形容太守自得其乐的心情。此说亦通。

〔25〕谓——这里同"为"，是。

〔26〕庐陵——地名，即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县）欧阳修的籍贯。古人在文章、书稿上署名，常在名字上冠以家乡的地名。

# 相州昼锦堂记[1]

仕宦而至将相[2]，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3]。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4]。此一介之士[5]，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6]。公，相人也。世有令德[7]，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士，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8]。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9]。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10]。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11]！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

堂于后圃[12]。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13]，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14]。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15]，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16]，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17]。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18]。

**【注　释】**

〔1〕这篇"记"写得很别致，与众不同。作者并未到过相州昼锦堂，也没有记昼锦堂的外观和内景，只是记了昼锦堂的主人韩琦以"衣锦昼行，夸耀乡里"为戒的好品德，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韩琦，字稚圭，官至宰相，封魏国公。相州，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韩琦的故乡。古代以为在本乡做官，就好象穿了锦绣衣服在白天行走，可以夸耀乡里，所以把在本乡做官叫作"衣绣昼行"。语出《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出为雍州刺史，太祖（曹操）谓既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衣绣昼行"，源于"衣锦夜行"。《史记·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汉书》作"锦"）夜行，谁知之者？"韩琦知相州，可谓"锦衣昼行"了，但是他不愿以富贵夸耀乡里，乃建"昼锦堂"，刻诗于石，引以为戒。"衣锦还乡"是一种封建思想，韩琦是个封建官僚，但他反对"衣锦还乡、衣绣昼行"，就这一点来说，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自然清新，语句精练，用词恰切，读之，琅琅上口。这是欧阳修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对文章反复修改的结果。"前辈尝言公（指欧阳修）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宋·周必大《欧阳修全集跋》）本文开头两句原无"而"字，清人梁章钜说："百工治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闻欧阳文忠作《昼锦堂记》，原稿首两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再三改订，最后乃添两'而'字。……此皆后学所当取法

也。”（见《退庵论文》）添上两个“两”字（连词），分别将“仕宦”和“至将相”；“富贵”和“归故乡”紧密连接起来，使语义更加明显，使语句更加流畅，读起来就更加上口了。

〔2〕仕宦而至将相——做官并且登上宰相、大将的地位。

〔3〕盖士句——方，正，厄，苦难、穷困。闾（lǘ）里，乡里。闾，原是里巷的大门，后通指里巷。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庸人，平常人，这里指见识浅陋的俗人。孺子，儿童。得，能够，引申为“敢于”。易（yì），轻慢，贱视。

〔4〕若季子句——若，像。季子不礼于其嫂，季子的嫂嫂对季子不以礼相待，即瞧不起季子。季子，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据《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初说（shuì，说服）秦，十次上书，都未成功，回到家乡，“嫂不为炊”（嫂嫂瞧不起他，连饭都不给他吃），但后来他以“合纵”成功，身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这时“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赔罪）”。此即“前居（傲慢无礼）后恭”的故事。买臣，朱买臣，家贫，他的妻子嫌他贫穷，离开了他。后来他做了高官，衣锦还乡，他的妻子又来找他，他终不相认。见弃，被遗弃。高车驷（sì）马，古代显贵高官的车乘，形容显贵。驷，一车驾以四马。旗旄（máo），旗帜。旄，古代旗杆头上用牛尾作的装饰，因而也指有这种装饰的旗子。骈（pián）肩，并肩，肩挨着肩。骈，并列。累迹，脚印重叠，形容人多。瞻（zhān），观看。咨（zī）嗟(jiē)，赞叹。骇（hài）汗，因惊恐、惶惧而流汗。骇，惊恐。悔（huǐ）罪，悔恨赔罪。

〔5〕一介——一个。介，通“个”。

〔6〕不然——不是这样。

〔7〕令德——美德。令，美，善　。

〔8〕自公句——擢(zhuó)高科，指中进士。擢，选拔，提升。显士，达官，显赫有名望的高官。士，通“仕”。

〔9〕素有——向来就有。素，原本，一向。

〔10〕然则句——然则，既然如此，那么。高牙大纛（dào），指高官的仪仗。高牙，高大的车子。牙，车轮上的牙，这里指代大车。纛，古代仪仗队的大旗。桓（huán）圭（guī），古玉器名，长条形，上端为三角状，大臣见帝王时所执。桓，大。衮（gǔn）裳，也作“衮衣”，古代帝王及上公

的礼服，即上绣卷曲龙形的衣裳。

〔11〕惟德句——被，及，加。生民，人民，老百姓。施，与“被”互文。加，给予。社稷（jì），古代帝王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后作为国家的代称。勒，刻。金，指彝（yí）鼎。石，指石碑。播，传播，传扬。垂，传留。

〔12〕公在句——至和，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尝，曾。武康之节，武康节度使。乃，于是，就。作，建造。之，加在名词“昼锦堂”之间，调整音节，无义。圃（pǔ）），花园。

〔13〕以快恩仇、矜（jīn）名誉为可薄——以，把。快恩仇，快意于自己的恩怨。矜，夸耀。薄，鄙薄，轻视。

〔14〕夷险一节——夷，平，指太平时日。险，难。指患难危急的时刻。一节，一致，一个样。

〔15〕垂绅正笏（hù）——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论语·卫灵公》：“子张书诸绅。”邢昺疏：“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笏，朝笏，也叫“手板”，古代大臣上朝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作记事用。

〔16〕措——安放，筹划办理。

〔17〕其丰功句——烈，功烈，即功绩，功业。《国语·晋语》：“君骄泰而有烈。”韦昭注：“烈，功也。”铭，刻。彝，古代青铜器的通称，包括鼎在内，上可刻字，以记功德。鼎，三足两耳的大锅。邦家，国家。

〔18〕余虽句——获，能够。道，称道。书，写。指写这篇记。另本末尾还有一句：“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 卖油翁[1]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2]，当世无双[3]，公亦以此自矜[4]。尝射于家圃[5]，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6]，久而不去[7]。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8]。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9]？吾射不亦精乎[10]？"翁曰："无他，但手熟尔[11]。"康肃忿然曰[12]："尔安敢轻吾射[13]！"翁曰："以我酌油知之[14]。"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勺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15]。因曰[16]："我亦无他，惟手熟尔[17]。"康肃笑而遣之[18]。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19]？

**【注释】**

〔1〕本文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归田录》是欧阳修的一本笔记文集，共二卷，一百十五条。是欧阳修晚年辞官居颍州时所作。内容多记述士大夫趣闻和朝廷遗事，多为作者目睹耳闻。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本文用对比、对话的方法来记叙故事，情节安排得曲折有致，富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全文通过叙述故事来阐明了"熟能生巧"的道理。

〔2〕陈康肃公尧咨（zī）善射——陈康肃，即陈尧咨，字嘉谟，谥号康肃。北宋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县）人。宋真宗时进士，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武汉军节度使等职。他工隶书，又善射，曾经

以铜钱为靶子，矢贯钱眼。详见《宋史·陈尧咨传》。公，旧时对男子的尊称。善射，擅长射箭。

〔3〕当世无双——当世，当代。无双，独一无二。

〔4〕公亦以此自矜（jīn）——他也以善射这件事自傲。公，指陈尧咨。亦，也。以，介词，拿。自矜，自傲自负，自尊自大。

〔5〕尝射于家圃——尝，曾经。于，介词，在。家圃（pǔ），家里射箭的场地。圃，花园、菜园、果木园，这里指场地，场所。

〔6〕释担而立睨（nì）之——释担，放下担子。释，放。而，顺接连词，表示先后。睨，斜着眼看，形容不在意的样子。

〔7〕久而不去——看了很久可是还不离去。而，转折连词，可是。去，离开。

〔8〕但微颔（hàn）之——只是稍稍对此点头，略微表示赞许。但，只，仅仅，不过。下文"但手熟尔"的"但"，同此。颔之，即"对之颔"。颔，下巴。这里用作动词，点头。之，代词，指代陈尧咨射箭十中八九这一情况。

〔9〕汝亦知射乎——汝，第二人称代词，你。亦，也。射，射箭的方法。乎，吗。此句表示对卖油翁的不满和轻视。

〔10〕吾射不亦精乎——射，射箭技术。亦，语助词，起强调"精"字的作用，没有意义。精，精妙。此句表示自负。

〔11〕无他，但手熟尔——没有别的（奥妙），不过手很熟练罢了。尔，同"耳"，而已，罢了。下文"惟手熟尔"的"尔"，同此。

〔12〕忿（fèn）然——气愤地。然，作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相当于"地"。

〔13〕尔安句——尔，第二人称代词，你。这儿有轻视的语气。安，怎么。轻，看轻，用作动词。

〔14〕以我酌（zhuó）油知之——凭我酌油的经验了解到它。以，凭，靠，根据。酌，斟酒，这里指舀油。之，代词，它，指射箭也是凭手熟的道理。

〔15〕乃取句——置，安放。覆，盖。其，代词，代葫芦。徐，慢慢。勺，油勺，舀油的一种工具。沥，滴注。之，代词，指葫芦。而，转折连词，可是。

〔16〕因——于是。

〔17〕惟——仅仅，只，不过。

〔18〕遣（qiǎn）之——让他走。遣，打发。之，代词，代卖油翁。

〔19〕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zhuó）轮者何异——这件事和庄子所说的解牛、斫轮有什么两样呢！庄生，庄子，著有《庄子》一书。详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22〕。解牛，即“庖丁解牛”，《庄子·养生篇》中的一个寓言故事。斫轮，车工斫木制造车轮。《庄子·天道》：“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后因称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人为“斫轮老手”。斫，本义为大锄，引申为砍、斩、削。解牛斫轮这两个故事，都有“手熟”、“熟能生巧”的含义，所以作者在这里引以类比。

# 祭石曼卿文[1]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县官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敭，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2]：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3]。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4]。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5]。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6]。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7]。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8]；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9]，悲鸣踯躅而咿嘤[10]。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11]？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12]！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13]，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

情[14]。尚飨[15]！

**【注　释】**

〔1〕石曼卿，名延年，宋州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市)人，《宋史》有传："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喜剧饮，……然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延年与欧阳修友善，欧阳文中多次提到他，除本文外，欧阳修还专门写过《石曼卿墓表》，较详。这篇祭文语句流畅，结构严谨，作者三次感叹"呜呼曼卿"，从三个方面悲歌抒怀，音节悲恸，条理清晰。

〔2〕维治平句——维，发语词。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治平，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具官，具有官爵品级者的省称。尚书都省，即尚书省，主管全国行政的中央官署。令史李敭(yáng)，李敭当时在尚书省任令史，生平不详。令史，主管文书的官，位次于"郎"。太清，乡村名，石曼卿的故乡，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清酌，清澈的美酒。庶羞，各种美味食品。庶，众多。羞，也写作"馐"，美味的食品，奠，祭品。

〔3〕生而句——英，英俊，这里指不凡的才能。灵，神灵。形，形体，指身体。卓然，卓越高超的样子。全句意思是说，身体不存在了，但英名是不朽的。

〔4〕此自句——著，写，记载。简册，史书。简，古代用以写字的竹片。昭如星月，象日月星辰一样地清楚。

〔5〕吾不句——子，你，指石曼卿。仿佛，动词，依稀想见。平生，生平事迹，这里指石曼卿的一切。

〔6〕其轩昂句——轩昂，仪表英俊，气度不凡。磊(lěi)落，光明、坦率、正大。突兀(wù)，高而不平。峥(zhēng)嵘(róng)，高峻，这里形容人品的崇高、优秀。朽壤，腐朽的土壤。金玉之精，最好的金玉。

〔7〕灵芝——一种稀有的菌类药用植物。古代把它看作"瑞草"。

〔8〕走磷——随风飘动的磷火。动物骨骼中含有磷，氧化时发出淡绿色的火光。古代不能科学解释这种现象，称之为"鬼火"。

〔9〕与夫——以及，还有。

〔10〕踯(zhí)躅(zhú)——踩脚，表示感情激动，十分悲痛的动作。"踯躅，以足击地也。"(见《荀子·礼论》杨注)。咿(yī)嘤(yīng)——鸟

兽悲鸣的声音。

〔11〕今固句——千秋而万岁，千年、万年，指很多年以后。兮(xī)，啊。貉(hé)，一种形似狐狸的野兽。鼯(wú)，鼯鼠，形似松鼠，会飞。鼪(shēng)，黄鼠狼。

〔12〕累累——重叠相连的样子。

〔13〕盛衰——昌盛和衰败，这里指人的生和死。

〔14〕而感句——畴(chóu)昔，从前，往日。陨(yǔn)涕，落泪。太上忘情，语见《世说新语·伤逝》：“圣人忘情，最下（下等人）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太上，最上，即圣人。

〔15〕尚飨——祭文结尾的套语，意为“请享用祭品吧！”尚，语助词。飨，同“享”。

# 秋 声 赋[1]

欧阳子方夜读书[2]，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3]，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4]。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5]。余谓童子[6]："此何声也？汝出视之[7]！"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8]，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9]！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10]？盖夫秋之为状也[11]：其色惨淡，烟霏云敛[12]；其容清明，天高日晶[13]；其气栗冽[14]，砭人肌骨[15]；其意萧条[16]，山川寂寥[17]。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而争茂[18]，佳木葱茏而可悦[19]；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20]。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21]。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22]。天之于物，春生秋实[23]。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24]，夷则为七月之律[25]。商，伤也[26]，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27]，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28]，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29]，必摇其精[30]。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31]。奈何以非金石之质[32]，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33]，亦何恨乎秋声[34]？”

童子莫对[35]，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36]，如助余之叹息。

【注　释】

〔1〕本篇写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欧阳修已五十三岁。由于三次贬谪，他对仕途生活已感厌倦，思想上渐趋消极保守，打算辞官归田。这篇赋反映了作者思想上消极伤感的一面，赋中的“悲秋”之感，在别的诗文中也有流露。这种封建文人的消极情调，显然是不足取的。但是从艺术上看，这篇赋有较高的成就，历来为人传颂。开头一段，连用几个形象的比喻，描摹无形的秋声。中间一段采用传统赋的铺张手法，以散体为主，辅以骈偶，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末段情景交融。全篇写景、抒情，议论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实为一篇优美的散文诗。

〔2〕欧阳子——欧阳修自称。子，古代男子的通称，可称己，可称人。方——刚才，正当。

〔3〕悚（sǒng）然——惊恐的样子。

〔4〕初淅沥句——淅（xī）沥（lì），风雨声或落叶声。以，这里同“而”。萧飒（sà），风声。砰（pēng）湃，同“澎湃”，汹涌的波涛声。惊，惊起，这里有起伏、汹涌的意思，是修辞学上的拟人法。骤至，突然到来。骤，急，突然。

〔5〕其触于句——其，代词，这里代秋声。纵（cōng）纵铮（zhēng）铮，金属相击发出的声响。赴敌，奔赴战场与敌作战。兵，部队。衔枚疾走，士兵口衔着“枚”快速前进。衔，叼，口含。枚，形似筷子的小棒，古代行军时，常令士兵横衔口中，以防喧哗和泄密。疾，快。走，跑。但，只。

〔6〕谓——告诉，对……说。

〔7〕汝出视之——汝，你。之，代秋声。

〔8〕明河——银白的天河。

〔9〕噫嘻——咦，感叹词。

〔10〕胡为——何为，怎样。胡，何。

〔11〕盖夫——发语词，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盖，表示承接上文以说明理由或原因。夫，表示要发表议论，以提起下文。状——景象。

〔12〕烟霏云敛——烟消云散。烟，烟雾。霏，飞，飘散。敛，收。

〔13〕日晶——太阳特别光亮。晶，光亮。

〔14〕栗冽——同“凛冽”，寒冷。

〔15〕砭（biān）——古代用石针扎皮肉以治病，这里是“刺”的意思。

〔16〕萧条——冷落凄凉。

〔17〕寂寥（liáo）——寂静空虚。

〔18〕缛（rù）——茂盛。

〔19〕葱（cōng）茏（lóng）——形容草木青翠繁茂。

〔20〕一气之余烈——秋天肃杀之气的余威。一气，天地间混然为一的秋气。烈，威。

〔21〕夫秋句——刑官，掌刑法、狱讼的官，即“司寇”，为“秋官”。周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称为“六卿”。于时为阴，古代将四时分为阴阳，春夏属阳，秋冬属阴。兵象，战争的象征。于行用金，在五行中属于金。行，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代将四时与五行相配，秋属于金，金又是刀兵之象，因为兵器多是金属制成的，所以说：秋，“又兵象也”。用，作为，引申为“属于”。

〔22〕是谓句——是谓，这是说。义气，正气，指阴阳二气的正常变化。肃杀，严酷摧败，指秋天万物凋敝。语出《礼记·乡饮酒》：“天地肃杀，此天地之义气也。”

〔23〕春生秋实——成语，即“春华（同‘花’）秋实”。春天萌芽生长，秋天结实。实，结果实。

〔24〕商声主西方之音——商，五声之一。五声是：宫、商、角、徵（zhǐ）、羽，相当于西乐中的1、2、3、5、6。古代将“五声”与四时相配，角属

春，徵属夏，商属秋，羽属冬，宫属中央。“五声”与“五行”相配，商声属金，与“四方”相配，商属西，所以商主西方之音，西方是秋的方位。

〔25〕夷则为七月之律——夷则是七月的声律。夷则，十二律之一。十二律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è)、应钟。古代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与七月对应。《史记·律书》：“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又，《史记·正义》引《白虎通》：“夷，伤也；则，法也。言万物始伤被刑法也。》

〔26〕商，伤也——作者将“商”释为“伤”，是用“训诂”学中的“声训”法，即从同音字中去寻找它们在意义上相关联的训诂方法，这本身就不是十分可靠的。况且，作者的意图，是将秋天这种自然现象强作唯心的解释，以附会自已悲秋的思想感情。

〔27〕夷，戮（lù）也——将“夷”释为“戮”，是同义互训的方法。夷，铲平，特指“灭族”，有“杀”的意思。戮，杀。

〔28〕惟物之灵——是万物中最聪灵的。惟，是。灵，聪灵、精明。语出《尚书·泰誓》：“惟人万物之灵。”

〔29〕中——内心。

〔30〕精——精神，精力，元气。

〔31〕而况句——宜，应是。其，代词，指人们。渥（wò）然丹者，形容容颜红润，比喻青春年华。语本《诗经·秦风·终南》：“颜如渥丹。”渥然，润泽的样子。丹，朱红色。槁木，枯木，比喻体衰年老。《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黟（yī）然黑者，指乌黑的头发。黟，深黑色，另本作“黝”。星星，斑白。

〔32〕奈何——为何，为什么。质——指人的质体。

〔33〕戕（qiāng）贼——残害。

〔34〕何恨乎秋声——何，何必。乎，这里同“于”。

〔35〕莫对——不回答。

〔36〕唧（jī）唧——虫叫声。

# 宋·苏 洵

苏洵（公元1009—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宋朝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宋史》上有他的传。

苏洵少不习文，二十七岁才开始下决心认真读书。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举进士不第，回去后，他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宋仁宗嘉祐初年，与其子苏轼、苏辙同到京师，晋谒翰林学士欧阳修，修很赏识他的文章，认为：就是贾谊、刘向的文章，也并不比苏洵写得好。于是，欧阳修把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呈献皇帝。因此苏洵享有盛名，一时许多文人学士争相传诵、模仿他的文章。宰相韩琦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向朝廷推荐他。朝廷召试舍人院，苏洵托辞有病，不应试，于是授他秘书省校书郎。后又为霸州文安县（今河北省文安县）主簿，与他人同修礼书，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

苏洵对《孟子》、《战国策》研究很深，受其影响很大，逐渐形成自己纵历雄奇的文章风格。苏洵长于策论，论点鲜明，论

据有力，语言犀利，善于用比，曾巩称他的文章“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六国论》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此外，苏洵的记叙文也有好的篇章，如《张益州画像记》等。苏洵的文章都收在《嘉祐集》（二十卷）里。

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都是著名文学家，世人并称之为“三苏”。这在我国文学史上，除“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外，是不多见的。

这里所选苏洵文四篇，均选自《嘉祐集》(《四部丛刊》本)。文字上参照他本校勘，择善而从，不一一注明。

# 六　国　论[1]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2]、战不善，弊在赂秦[3]。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或曰[4]："六国互丧[5]，率赂秦耶[6]？"曰："不赂者以赂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7]，故曰[8]'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9]，小则获邑[10]，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11]，其实百倍[12]。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13]。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14]。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15]，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16]，奉之弥繁[17]，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18]，——至于颠复[19]，理固宜然[20]。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21]。"此言得之[22]。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23]，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24]；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25]，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

用兵之效也〔26〕。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27〕。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28〕。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29〕。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30〕，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31〕，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32〕。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33〕，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34〕。悲夫〔35〕！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36〕，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勿使为积威所劫哉〔37〕！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38〕。

**【注 释】**

〔1〕本文选自《嘉祐集·权书》。《权书》包括《心术》、《法制》、《强弱》、《攻守》、《明间》、《孙武》、《子贡》、《六国》、《项籍》、《高祖》等十篇论说文。本文是其中第八篇，原题《六国》，现据通行选本作《六国论》。这是一篇史学论文，主要论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七雄"中除秦以外的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灭亡的原因在于"赂秦"，从而得出必须团结抗敌的历史教训，借题发挥，以古喻今，以批评北宋朝廷屈辱求和的外交路线。战国时期，"七雄"混战，最后由秦灭六国而完成统一大业。其基本形势是：从土地面积来看，楚国最大，秦、赵、齐次之，魏、燕又次之，韩国最小。从地理位置上看，秦据今陕西、甘

肃、四川一带，号称“天府之国”，地势险固，宜于防守，便于出击；韩、赵、魏据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大部为平原，无险可守，且与秦国近邻；燕据今北京市、河北省及山海关外辽东半岛地区，齐国据今山东半岛地区，这两个国家离秦国较远；楚据中原以南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从政治态度上看，秦国在秦孝公时，经过商鞅变法，国富兵强，急于向东发展，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图谋吞并六国，六国也曾“合纵以抗秦”，但是，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巩固的；韩、魏、楚三国屈服于强秦，多次割地赂秦以求和；齐、楚、燕不但不大力支援处于抗秦前线的韩、赵、魏三国，而且还自相攻伐。结果，“六国”全部被秦国所灭。由于时代的局限，苏洵不可能全面地、科学地分析“六国破灭”的原因，也未能论及秦国灭亡六国而统一中国的进步性，但是，苏洵能够抓住“赂秦”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加以论证，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是可取的。他所总结的历史教训，在当时是切合现实的。

清人朱晴川评论此文说：“借六国赂秦而灭，以暗刺宋事。其言痛切悲愤，可谓深谋先见之智。”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软弱的王朝，经常受契丹、西夏的威胁和侵略，朝廷不敢坚决抵抗，采取妥协的办法，以财赂敌，求得苟安。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朝廷答应每年给契丹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契丹要求割地，结果又给每年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宋朝同意每年赠给西夏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叶三万斤。这就增加了敌人的财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和平”并未换来，终不免于灭亡。这同六国“赂秦”而亡的实质是一样的。苏洵主张坚决抵抗外族侵略，反对妥协投降，因而写了这篇借古讽今的《六国论》。

明代古文家茅鹿门评这篇文章时说：“一篇议论，由《战国策》纵人（主张合纵抗秦的一派）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这篇文章老辣犀利，谨严缜密，纵横捭阖，“博辩宏伟”，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

〔2〕兵——兵器、武器。与现代汉语中“士兵”的“兵”不同。

〔3〕赂（lù）秦——向秦国行贿，这里指割让土地给秦国。语出贾谊《过秦论》：“于是从(纵)散约败，争割地以赂秦。”

〔4〕或曰——有人说。这是设问，下边“曰”是对设问的回答。或，无定代词，不是连词“或者”。

〔5〕六国互丧——六国彼此都丧亡了。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以下类推）灭韩，十九年灭赵（赵公子嘉立为代王，一直到秦始皇二十五年才灭亡），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互，相互，彼此，这里有一个接一个的意思。

〔6〕率——一概，全部。

〔7〕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盖，发语词，用在句首，下面陈述理由。独完，单独保全。完，完整无损。

〔8〕故——所以。

〔9〕以攻取——用战争夺取。

〔10〕邑——小城。下句的"城"，指大城。

〔11〕所得——所，代词，代"贿赂"。

〔12〕其实——它的实际（数量）。下文"其实亦百倍"的"其实"同此。

〔13〕固——本来，原本。

〔14〕思厥句——思，句首助词，无意。厥，其，他们。先，祖先。祖父，泛指祖辈父辈。暴（pù），暴露，这里有"冒着"、"不避"之意。斩荆棘，披荆斩棘，这里比喻创业的艰难。举、皆、都。予，同"与"，给。草芥，比喻轻微的东西。《方言》："芥，草也。"

〔15〕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概括地叙说六国割城赂秦的情况。例如，公元前三三二年，魏国因战败向秦国献河西之地求和，前三二八年，又献上郡十五县（现在陕西榆林、绥德等地）于秦，前二九〇年，又献黄河东岸地四万方里于秦。

〔16〕厌——同"餍"，饱，引申为满足，如成语"贪得无厌"，即"贪得无餍"。

〔17〕弥——越，更加。

〔18〕判——分明，判定。

〔19〕至于颠复——直到灭亡。至于，终究，"到……的结局"。与现代汉语中表示他转的连词"至于"不同。

〔20〕宜然——应该这样。

〔21〕古人句——古人，指战国时期魏国的苏代，他是苏秦的弟弟，极力游说六国"合纵"抗秦。云，说。所引的话，是苏代说的。语出《史记·魏世家》。魏安厘（xī）王四年，秦国打败了魏国，魏国被迫割地求和，这

时，苏代向魏安厘王说了这段话。事，侍奉。薪，柴。

〔22〕此言得之——这话说得对。得之，得其理。之，代词，代上文所说的道理。

〔23〕迁灭——灭亡。迁，改变。

〔24〕与嬴（yíng）——与，相与，结交。一说，“与”是“助”的意思，也通。嬴，秦始皇的姓，这里指秦国。

〔25〕始——起初。

〔26〕斯——这。

〔27〕至丹句——至，到。丹，燕太子丹。荆卿，即荆轲。卿，敬词。公元前二二七年，燕太子丹派勇士荆轲以献地图为名，刺杀秦王，没有成功，荆轲被杀。于是秦国大举进攻燕国，燕国遂亡。始，这才。速，招致，这里用作动词。

〔28〕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这是借用苏秦的话。苏秦对燕文侯说：“秦、赵五战，秦再（二次）胜而赵三胜。”见《史记·苏秦列传》。这是一种约略的说法，实际上秦、赵不只五战，赵国也不只失败二次。这里的用意是说，只要坚决抗秦，就有胜利。

〔29〕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再，二次。却，打退。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幽缪王（名迁）三年（公元前 233 年），秦兵攻赵，“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在今河北省南部），却之。”四年，“秦攻番（pán）吾（在今河北省平山县），李牧与之战，却之。”李牧，赵国的良将，领兵抗秦，屡立战功。

〔30〕洎（jì）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洎，同“及”，等到。诛，杀，这里是被杀。据《史记·李牧列传》记载，公元前二二九年，秦将王翦攻赵，李牧领兵连败秦军，秦用“反间计”，重金买通赵王宠臣郭开，郭诬陷李牧谋反，赵王听信谗言，派人夺李牧兵权，李牧不受命，被杀。李牧既死，秦兵灭赵，虏赵幽缪王。秦始皇十九年（公元228年），秦置邯郸郡，即秦灭赵后，把赵国都城邯郸改为秦国的一个郡。郡，古代行政区域，秦以前比县小，秦以后比县大，辖数县。

〔31〕革灭殆（dài）尽——革灭，消灭，灭亡。殆，几乎，差不多。

〔32〕向使句——向，以前。使，假若。三国，指韩、魏、楚。刺客，指荆轲。良将，指李牧。胜负之数（shù），胜败的命运。数，定数，命运。当，

倘若。相较，较量。量，判断，估计。

〔33〕并力西向——协力对付西面的秦国。

〔34〕食之不得下咽——食，动词，吃，吞。之，这里通“而”。不得下咽，咽不下去。

〔35〕悲夫——真可悲啊！

〔36〕积威之所劫——积威，久积的威势。劫，协迫，挟制。

〔37〕为（wéi）国者——治理国家的人。为，动词，治理。

〔38〕苟以句——苟，假若。天下，指北宋时国家的版图。从，随。故事，过去的事，前例。是，这。

# 送石昌言使北引[1]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2]，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3]；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4]，甚狎[5]。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6]。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7]，守官四方[8]，不相闻[9]。吾日益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10]。又数年，游京师[11]，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12]。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13]；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14]，而昌言官两制[15]，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16]，建大旆[17]，从骑数百[18]，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19]。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20]。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21]，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22]，剑槊相摩[23]，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24]。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

禁[25]。”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26]，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27]，以为夷狄笑[28]。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大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29]。今之匈奴[30]，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31]。"况于夷狄？请以为赠。

【注　释】

〔1〕这是一篇送别的赠序。苏洵的父亲叫苏序，因避家讳，所以用"引"代"序"。石昌言，即石扬休，眉州人，苏洵的同乡，又是亲戚。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34年）八月，官任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的石扬休，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出使契丹。契丹是北宋王朝北方的敌国，屡次侵犯北宋，朝廷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外交使节，任务是很艰巨的。因此，作者在这篇赠序里，赠以孟子的话："说（shuì）大人，则藐之。"文章简洁明快，感情真挚，如叙家常，促膝谈心，亲切感人。使北，另本作"北使"。

〔2〕府君——原指太守，后来用于子孙对其父祖的尊称，这里指苏洵的父亲苏序。

〔3〕啖（dàn）我——给我吃。啖，通"啗"。《汉书·王吉传》："吉妇取枣以啖吉。"颜师古注："啖，谓使食之。"

〔4〕亲戚——苏、石两家是亲戚。苏序的幼女嫁给石扬言为妻。扬言、扬休是弟兄。苏轼《苏廷评（苏序的字）行状》："女二，幼适石扬言。"

〔5〕狎（xiá）——亲近。《左传·襄公六年》杜预注："狎，亲习也。"

〔6〕吾后句——句读（dòu），见韩愈《师说》注〔2〕。属（zhǔ）对，在诗文中撰成对偶句。属，撰写。声律，诗词中声韵、平仄等格律。未成而废，即"半途而废"。废，荒废，停止。苏轼《苏廷评行状》："轼之先人，少时独不学；已壮，犹不知书，公未尝问。既而果自发愤力学，卒显于世。"

〔7〕及第第四人——考中进士第四名。

〔8〕守官四方——据《宋史·石扬休传》："为同州观察推官，迁著作郎，知中牟县，改秘书丞，为秘阁校理，开封府推官，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历三司度支盐铁判官，出知宿州。"守官，做官。

〔9〕不相闻——互不通音讯。

〔10〕吾日益句——日，一天天。原无"日"字，据《宋文鉴》补。感悔，另本作"感悟"。摧折复学，意思是改变以前废学的行为，又重新致力于学。摧折，即"折节"，改变平时的志向和行为。《后汉书·段颎传》："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

〔11〕游京师——宋仁宗庆历五、六年（公元1046年、1047年），苏洵第一次游京师。

〔12〕劳苦如平生欢——语出《史记·张耳传》："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使泄公持节问之，泄公劳苦如平生欢。"劳苦，慰劳。

〔13〕中——心中。

〔14〕又来京师——指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第二次游京师。距上次游京师已十二、三年了。

〔15〕两制——官名。《容斋三笔》："国初谓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为'两制'，言其掌行内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则云'知制诰'。"当时石昌言"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所以称"两制"。

〔16〕虏(lǔ)——敌虏，对敌方的蔑称。

〔17〕旆（pèi）——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杜预注："旆，大旗也。"

〔18〕从骑(jì)——随从的马队。

〔19〕慨然——慷慨愤激的样子。

〔20〕折冲——折退敌方的战车，意思是抵御敌人。引申为外交谈判，言辞上的斗争。冲，名词，战车。

〔21〕彭任从富公使——富公，富弼，字彦国。据《宋史·仁宗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夏四月庚辰，知制诰富弼报使契丹。"彭任，字有道，曾跟从富弼出使契丹。

〔22〕介马——带甲的马。《左传·成公二年》："不介马而驰之。"杜预注："介，甲也。"

〔23〕剑槊（shuò）相摩——剑和长矛两种武器相撞击。槊，古代兵器，

长矛。

〔24〕怛(dá)然——惊恐的样子。《广雅·释诂》："怛，惊也。"

〔25〕尚心掉不自禁——还不能控制惊恐的心情。心掉，心里震惊害怕。不自禁，自已不能控制自已。

〔26〕恻(cè)——凄怆，伤痛。

〔27〕失辞——失言。

〔28〕笑——耻笑。

〔29〕昔者句——奉春君，汉朝人刘敬，号奉春君，原姓娄，刘邦赐姓刘。冒(mè)顿(dú)，汉时匈奴君主之名。匿，隐藏。见，同"现"。《史记·刘敬传》："娄敬赐姓刘，拜为郎中，号奉春君。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léi，弱)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同"现")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同"现")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上怒，械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

〔30〕今之匈奴——指契丹。《旧五代史·外国传》："契丹者，匈奴之种也。"

〔31〕孟子句——引文见《孟子·尽心》："说(shuì)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说，游说，劝说。大人，大人物，诸侯王公等。藐，小。这里是藐视，小看的意思。

#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1]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2]。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3]。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4]，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5]。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6]。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7]。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8]。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9]。喜

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10]，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11]。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12]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13]。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14]，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15]。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16]。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17]，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18]。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19]。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20]。陆贽之文[21]，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

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22]，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23]。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24]。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25]，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26]，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27]，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28]，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29]！区区而自言[30]，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重游京师，以此文自通于欧阳修，希望得到引荐。文分三段，第一段历叙诸君子离合，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错落有致；第二段为称赞欧阳修之文而论及孟子、韩愈、李翱、陆贽的文章，论述较为精到公允；第三段自叙学习经历，很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文字婉曲周折，波澜起伏，精致细密，是苏洵着意用力的作品。欧阳内翰，即欧阳修，时任翰林学士（即内翰）。

〔2〕内翰句——执事，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的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布衣，古代平民穿布衣，所以用“布衣”借代无官职的人。尝窃有叹，曾经私下感叹。尝，另本作“常”。有，另本作“自”。不肖，不贤。

〔3〕往者句——天子，指宋仁宗赵祯。范公，范仲淹，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除（拜受官职）参政知事（副宰相）。富公，富弼，字彦国，宋代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庆历三年，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执事，指欧阳修，庆历三年任谏官。余公，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庆历三年为右正言（谏官）。蔡公，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庆历三年任谏官。尹公，尹洙，字师鲁，庆历初年，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又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治所在渭州即今甘肃平凉）经略部署。

〔4〕毛发丝粟——形容才能的细小平凡。

〔5〕而洵句——而，然而。也，句中语气助词，起舒缓语气的作用。度(duó)，考虑。幸，希望，希冀，与下句“不幸道未成”的“幸”不同。将成，将有所成就。

〔6〕不幸句——范公西，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公北，庆历四年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执事与徐公、蔡公分散四出，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出知滁州（治所在今安徽省滁县），余靖出知吉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吉安市），蔡襄出知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尹公亦失势，指尹洙被贬监均州（治所在今湖北省光化县）酒税。

〔7〕洵时句——时，指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苏洵第一次游京师。

忽忽，忧愁的样子。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君则忽忽若有所亡。"张铣注："愁乱貌。"

〔8〕浩浩乎——广大的样子。曩（nǎng）——从前。

〔9〕而余公句——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余靖迁工部侍郎；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迁翰林学士；同年，蔡襄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召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10〕粗成——粗有成就，略有所成。

〔11〕而六人句——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范仲淹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尹洙卒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潸（shān）然，流泪的样子。《诗经·小雅·大东》："潸然出涕（泪）。"毛传："潸，涕下貌。"

〔12〕汲（jí）汲——心情急切的样子。《汉书·扬雄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颜师古注："欲速之义。"

〔13〕而富公句——遽（jù），急，骤然。余公，当时余靖尚留广西；蔡公，宋仁宗至和二年，蔡襄出知泉州。差（chā），稍微。扳（pān）援，攀引。

〔14〕痼（gù）——老病。

〔15〕克——能。

〔16〕愈——超过。

〔17〕巉刻斩绝——形容文辞锐利尖刻。巉（chán），山势险峻。

〔18〕韩子句——韩子，尊称韩愈。浑浩流转，大水奔涌澎湃，这里形容文章有气势。鼋（yuán），爬行动物，鳖科，亦称"绿团鱼"。渊然，深邃的样子。苍，深青色，形容深水的颜色。迫，逼近。

〔19〕执事句——纡余委备，形容文辞曲折详备。语出司马相如《上林赋》："纡余委蛇。"刘良注："屈曲貌。"委，委曲，曲折。备，详细完备。容与闲易，形容文章风格从容舒缓，不急迫。容与，《后汉书·冯衍传》注："容与，犹从容也。"闲易，安闲和悦。

〔20〕惟李翱句——李翱，字习之，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黯然，幽黯的样子，形容深长。油然，自然流畅的样子。幽，深长。

〔21〕陆贽——字敬舆，唐朝苏州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县）人，官至翰

林学士，谥号“宣”，因称“陆宣公”，其文章委婉畅达，有《陆宣公集》。

〔22〕乐道人之善——乐于说别人的长处。语出《论语·季氏》：“乐道人之善，益矣。”

〔23〕知我——知己。

〔24〕草野泥涂——荒野乡村，指没有官职的人居住的地方。涂，同“途”。

〔25〕咫（zhǐ）尺之书——书信。《汉书·韩信传》：“广武君曰：‘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颜师古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今俗言尺书或言尺牍，盖其遗语耳。”

〔26〕刻意厉行——锻炼意志，砥砺德行。语出《庄子·刻意》：“刻意尚行。”司马彪注：“刻，削也。峻其意也。”

〔27〕兀然端坐——端庄而坐，一动也不动。表示读书时庄严认真。兀然，稳坐不动的样子。

〔28〕浑浑乎——泉水涌流的样子。《荀子·富国》：“财货浑浑如泉源。”

〔29〕嘻——感叹声。

〔30〕区区——微小，自谦之词。

# 张益州画像记[1]

至和元年[2]，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足，变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3]。"乃推曰[4]："张公方平其人[5]。"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6]。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7]。"明年，正月，朔旦[8]，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9]，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以无乱弛[10]。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攲[11]，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12]，无矜容[13]。为天子收小民不倦[14]，惟尔张公。尔繄以生[15]，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

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16]。重足屏息之民，而以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17]。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18]。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19]，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20]，曰："然。"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21]。今夫平居闻一善[22]，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邻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小大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23]，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24]。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祚[25]，岁在甲午[26]。
西人传言[27]，有寇在垣[28]。
庭有武臣，谋夫如云。
天子曰嘻[29]，命我张公。
公来自东，旗纛舒舒[30]。
西人聚观，于巷于涂[31]。
谓公暨暨[32]，公来于于[33]。

公谓西人，安尔室家，
无敢或讹。讹言不祥，
往即尔常。春尔条桑[34]，
秋尔涤场[35]。西人稽首，
公我父兄。公在西囿[36]，
草木骈骈[37]。公宴其僚，
伐鼓渊渊[38]。西人来观，
祝公万年。有女娟娟，
闺闼闲闲[39]。有童哇哇[40]，
亦既能言，昔公未来，
期汝弃捐。禾麻芃芃，
仓庾崇崇[41]。嗟我妇子，
乐此岁丰。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42]。天子曰归，
公敢不承。作堂严严，
有庑有庭[43]。公像在中，
朝服冠缨。西人相告，
无敢逸荒[44]。公归京师，
公像在堂。

**【注　释】**

〔1〕本文记叙了张方平奉朝廷之命知益州安民的经过，生动地塑造了张方平“为天子牧小民不倦”的封建官吏的形象。文章可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散文，写张方平知益州的政绩及益州之民为张方平造堂画像的经过。后一部分用韵文，将前一部分的内容用诗的形式返复一次，有一唱三叹的风韵。

〔2〕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至和，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3〕天子句——天子，指宋仁宗。毋，不要。朋兴，群起。文令，文教政令，目的在于“感化”。孰，谁。兹，此，这。抚，安抚，抚慰。

〔4〕推——推举，推选。

〔5〕张公——名詠，字方平。

〔6〕公以句——张公用侍奉父母亲为理由来推辞，得不到许可，于是就动身赴任。

〔7〕至之句——至之日，到任的那天。归屯军，遣散防守边疆的士兵。撤守备，撤除守备的官员。使谓郡县，派人对所属郡县的长官说。尔，你们。

〔8〕正月朔旦——一月一日，即阴历新年。朔，阴历每月初一。

〔9〕净众寺——又名万福寺，在成都西北。

〔10〕弛（chí）——松，不急。从容不迫。

〔11〕攲（qī）——倾侧不平。这里指倾斜将倒的状态。

〔12〕油然——温谨而自然的样子。

〔13〕无矜（jīn）容——没有居功自傲自夸的表情。

〔14〕牧——治理，治民。古代统治者蔑视劳动人民，把官吏统治人民比做牧人放牧牛羊。

〔15〕緊（yī）——是。

〔16〕且公句——常性，固定不变的性情。待，对待，对付。多变，多生变乱。绳，原是木工取直用的墨线，引申为按一定的标准去衡量、纠正。

〔17〕重（chóng）足句——重足，迭足而立，不敢前进，形容非常害怕的样子。《后汉书·陈龟传》：“龟既到职，州郡重足震栗。”屏（bǐng）息，由于恐惧而不敢出大气。屏，忍住，抑制住。息，气息，出气。以锧（zhēn）斧令，用刀斧等刑具命令他们，使他们畏惧而服从。锧，古代刑具。《汉书·项籍传》：“身伏斧质。”颜师古注：“质，谓锧也；古者斩人，加于锧上而斫之也。”锧，另本作“椹”。每每、常常。

〔18〕齐鲁——春秋战国时的两个小国，地在今山东省一带。由于孔丘生于鲁国曲阜，所以信奉儒家的统治者认为齐鲁是“教化”最好的地区。一说，齐为姜太公的封邑，鲁为周公的封邑，是教化兴盛之地。

〔19〕齐民——齐等的民众。指无辜的善良百姓。

〔20〕稽（qǐ）首——叩头到地，古代的一种跪拜礼。稽，叩头至地。

〔21〕释——放下。

〔22〕平居——平日，在日常生活中。

〔23〕诘（jie）——追问，进一步深问。下文“苏洵无以诘”的“诘”，无话可说的意思。

〔24〕属（zhǔ）——通“嘱”，托付。

〔25〕祚（zuò）——皇位。

〔26〕甲午——甲午年，即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

〔27〕西人——西方的人，指蜀人。

〔28〕垣（yuán）——墙，这里指边防。

〔29〕嘻（xī）——惊惧声。

〔30〕旗纛（dào）舒舒——纛，古代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舒舒，形容旗帜漫卷的样子。

〔31〕涂——同“途”，道路。

〔32〕齐（jì）齐——果断刚毅的样子。

〔33〕于于——行动舒缓自得的样子。

〔34〕条——用作动词，砍去枝条。

〔35〕涤（dí）——扫除。

〔36〕囿（yòu）——园林花圃。

〔37〕骈（pián）骈——并生茂盛。

〔38〕渊渊——鼓声平和不猛烈。

〔39〕有女句——娟娟，美好的样子。闺（guī）闼（tà），女子的卧室。闲闲，宽裕的样子。

〔40〕哇哇——小儿啼叫声。

〔41〕禾麻句——禾麻，泛指农作物。芃（péng）芃，植物茂密旺盛的样子。仓庾（yǔ），粮仓。庾，露天的积谷处。崇崇，高大。

〔42〕股肱（gōng）——比喻帝王左右辅助得力的大臣。股，大腿。肱，手臂从肘到腕的部分。

〔43〕作堂句——作，建造。严严，严肃庄重的样子。庑（wǔ），堂周的廊屋。

〔44〕无敢逸荒——不敢图安闲而荒废。



# 宋·曾 巩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宋朝著名的文学家。

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曾巩中进士，历官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越州（治所在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通判，齐州（治所在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福州（治所在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等州知州，史馆修撰，官至中书舍人，卒年65岁。他在做地方官时，救灾荒，擒盗贼，平冤狱，减赋税，很有政声，深受民众爱戴。他在史馆工作时，整理校勘古籍如《战国策》等，很有成绩。

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字正臣，善为诗文，有《曾致尧文集》十卷，对巩很有影响。曾巩少年时代就能写一手好文章，闻名四方。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很赏识并推崇他的文章，其文风也最接近欧阳修。曾巩的文章温醇典重，雍容自如，舒缓不迫，平易淡远，严谨明洁，透辟穷理。《宋史》三百十九卷《曾巩传》说："巩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骤，愈出而愈工。本源'六经'，斟酌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辞者，鲜能过也。"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

这里所选曾文五篇，均选自《元丰类稿》（《四部丛刊》本），个别文字据他本校勘，不一一注明。

# 《战国策》目录序[1]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2]，《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3]。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4]，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5]：向叙此书[6]，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7]。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8]，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9]？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10]。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11]。二子之道，如是而已[12]。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13]。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14]？能勿苟而已矣[15]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

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16]。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17]，言战之善而蔽其患[18]。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19]，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20]、商鞅[21]、孙膑[22]、吴起[23]、李斯之徒以亡其身[24]，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25]。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26]，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27]，则此书之不泯[28]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29]，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30]；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31]？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32]，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33]。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34]，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35]，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注　释】**

[1]这是作者在史馆任职时，为整理校勘《战国策》而写的一篇序文。文章条理清楚，语言简洁明快。文章肯定了《战国策》的史料价值，主张用说理的方法而不是用简单粗暴的"灭其籍"的方法来对待"邪说"，这些见解是可取的。《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策士的言论行动记录，杂糅各家的思想，并非"一家之言"，但以纵横家的思想贯串全书。该书作者已无法查考，大

约在战国末年成书，西汉刘向校勘整理，定名为《战国策》，全书按国排列，分为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共三十三篇。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长短》，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2〕刘向（公元前79——前8年）——名更生，字子政，汉朝皇家宗室，汉初著名的学者，汉成帝时，奉命校勘宫中藏书二十多种，并著有《新序》、《说苑》、《烈女传》等书。

〔3〕《崇文总目》——一部大型类书，宋朝王尧臣等编著，全书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以四库分编。原书已佚。

〔4〕正其误谬（miù）——正，用作动词，改正。谬，差错。

〔5〕叙——同"序"。

〔6〕向叙此书——指刘向《〈战国策〉书录》

〔7〕卒以句——卒，终于，最后。度（duò），考虑，估计。然，这样。笃（dǔ），忠实。

〔8〕去——离开。

〔9〕二子句——二子，指孔子、孟子。强，强迫。天下之主，即国君。后世之所不可为，当时不可去做，即行不通的事。"后世"，是与"周之初"相对而言的。

〔10〕乎——这里用法同"于"。

〔11〕二帝三王句——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本末，根本和枝节。未尝，不曾，没有。

〔12〕如是而已——象这样罢了。

〔13〕理之不易——道理是不可改变的。

〔12〕故二子句——守，坚守，保持。好，爱好。

〔15〕苟——苟且，顺从。

〔16〕一切之计——权宜之计，暂时性的办法。一切，临时性的，不是经常的，与现代汉语的"一切"不同。《汉书·平帝纪》颜注："一切者，权宜之事，非经常也。犹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齐，不顾长短纵横，故言一切。"

〔17〕讳——避讳，避开不谈。

〔18〕蔽——覆盖，掩饰。

〔19〕不胜（shéng）——不尽，没完没了。

〔20〕苏秦——战国时著名的说客，主张六国“合纵”，属纵横家。后为刺客所杀。详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25〕。

〔21〕商鞅——战国时杰出的政治家，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22〕孙膑——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子的孙子。他的同学庞涓嫉忌他的才干，设法将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挖掉膝盖骨）。孙膑虽未“亡其身”，但身受重刑，与那些“亡身”者是相类的。

〔23〕吴起——楚国名将，任国相，楚悼王死后，在楚国内乱中被射杀。

〔24〕李斯——见韩愈《送孟东野序》注〔26〕。

〔25〕而俗犹莫之悟也——但是世俗之人还没有觉悟到它啊。俗，世俗之人，这里暗指刘向。

〔26〕疵（cī）——毛病、缺点。

〔27〕放——抛弃。《说文》:“放，逐也”。《小尔雅》:“放，弃也。”

〔28〕泯（mǐn）——泯灭，消灭。

〔29〕明——这里用作动词，指明，揭露。

〔30〕齐——齐心，大家看法一致。

〔31〕籍——书籍。

〔32〕有为神农之言者——语出《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指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派。为，动词，治，研究。神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名，即神农氏。言，道，学说。

〔33〕著而非之——著，记载。非，非议，驳斥。

〔34〕下至楚、汉之起——下到项羽、刘邦交争的兴起。楚、汉，指秦末汉初时期。起，兴起。

〔35〕高诱——东汉涿郡涿（今河北省涿县）人，著名学者，精通注释。

# 《南齐书》目录序[1]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2]。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3]。

臣等因校正其讹谬[4]，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5]。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6]，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7]。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8]，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9]，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10]，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

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11]，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12]，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13]，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14]，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15]，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16]！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17]。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18]，而其文益下，岂夫才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19]，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20]，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21]，亦幸而

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22]，岂可忽哉！

**【注　释】**

〔1〕这是一篇重要的文论。作者继韩愈、欧阳修之后，进一步阐发了“文以贯道”的文学主张。本篇是就史传文说的。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也谈到“文以贯道”问题，是就碑志文说的，可以参读。曾巩提出，要真正做到“文以贯道”，必须“得其人”，强调了作者人选的重要，写碑志文必须是畜道德能文章的人，譬如欧阳修这样的人；写史传文，必须是良史之才，即既是“圣人之徒”，又是能文之士。文中对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也表示了不满，《南齐书》的撰者萧子显就更不在话下了。这就有点过分了。曾巩过分地强调了“文以贯道”，忽略了《史记》形象性的优点。其不良影响是，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史传文的艺术性。本文是曾巩在史馆任职时，为整理校勘《南齐书》而写的一篇序文。文章条理清楚，议论深刻，善用排比，适当反复，文笔流畅而有气势。

〔2〕萧子显（489——537）——字景阳，南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豫章王萧嶷（yí）的儿子。梁武帝（萧衍）时，撰《南齐书》。《南齐书》，共五十九篇，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虽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史著。

〔3〕始江淹句——江淹（444——505），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个王朝，年轻时很有才华，善长诗赋。晚年封醴陵侯，居高官，文思减退，时人谓之“江郎才尽”。著有《齐史》十三卷，已佚亡。沈约（441——513），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著名诗人，开创“永明体”，使诗歌逐步向格律化发展。著有《齐纪》二十卷。《隋书·经籍志》：“《齐纪》二十卷，沈约传。梁有江淹《齐史》十三卷，亡。”

〔4〕校（jiào）——订正。

〔5〕故虽有句——殊功，特殊的功勋。韪德，美德。张衡《西京赋》薛综注：“韪，善也。”暗，隐藏不露，章，通“彰”，表彰。梼（táo）杌（wù），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常用来比喻恶人。《左传·文公十二年》：“颛（zhuān）顼（xū）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语言，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杜预

注："顽凶无俦（chóu，同伴）匹之貌。"嵬（guī）琐，狂怪猥琐。《荀子·非十二子》："嵬字嵬琐。"杨倞注："嵬谓为狂险之行者也，琐谓为奸细之行者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嵬琐，犹委琐也，嵬、委声近，故相通借。嵬琐为委曲琐细之尤，言小人极不足道者也。"奸回，奸邪。《尚书·泰誓下》："崇信奸回。"孔安国传："回，邪也。"慝（tè），邪恶，恶念。掩，掩盖，掩饰。

〔6〕良史——良好的史传文作者。

〔7〕称——称职。

〔8〕唐虞——唐尧、虞舜。唐，陶唐氏，远古部落名，居于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其首领为尧，传说中"五帝"之一。虞，有虞氏，远古的部落名，居于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县），其首领为舜，传说中"五帝"之一。

〔9〕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这是古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语出《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顺从。名，名状，指出。

〔10〕二典——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

〔11〕乎——同"于"，在。下文"如即乎其人"的"乎"同此。

〔12〕方是之时——正在这个时候。

〔13〕执简操笔——拿着纸笔。简，竹简，用以写字。这里指写字的纸张。

〔14〕五帝三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kù）、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15〕区区掇（duō）拾——一点一滴地选取，收集。区区，少，小。掇，选取。拾，收拾，收集。

〔16〕然而句——此句语本《汉书·司马迁传赞》："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蔽，蒙蔽。摭（zhí），采取，摘取。

〔17〕至于句——宋，《宋书》一百卷，梁沈约撰。齐，《南齐书》。梁，《梁书》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陈，《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后魏，《魏书》一百十四卷，北齐魏收撰。后周，《周书》五十卷，唐令狐德棻（fēn，令狐，复姓）等撰。

〔18〕藻繢（huì）——文辞的藻饰描绘。繢，同"绘"。

〔19〕暧（ài）昧（mèi）——不清晰，不明朗。

〔20〕赫（hè）然——声威盛大。

〔21〕悖（bèi）——违背。

〔22〕岂可忽哉——怎么可以忽视呢！岂，副词，“难道”、“怎么”。

# 寄欧阳舍人书[1]

巩顿首载拜舍人先生[2]：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3]。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4]，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才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5]。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6]？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7]。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8]。至于通才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9]。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10]？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11]。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12]。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13]。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14]。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15]，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16]，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17]。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蓄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18]？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19]！

然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20]，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21]。先祖之言行卓卓[22]，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23]，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24]？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25]。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宏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26]？潜遁幽抑之士[27]，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28]？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29]！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30]？愧甚，不宣[31]。巩再拜。

**【注　释】**

〔1〕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欧阳修应曾巩之请，为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写了墓道碑铭，庆历七年，曾巩写了这封信向欧阳修道谢。虽是道谢信，却与一般的道谢信不同，并不去说通常感谢的话，也不作空泛的美誉之辞，不同于寻常的应酬，而是借以述说“立言”，阐发“文以贯道”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篇出色的文论。文章并不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而是娓娓而谈，渐渐入归，最后才归结到主旨，语势舒缓，从容不迫，平易淡远，但是布局完整、结构谨严，体现了曾巩文风的特点。欧阳舍人，指欧阳修。舍人，官名，《宋史·职官志》：“中书省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诰。”“中书舍人为正四品。”

〔2〕巩顿首载拜舍人先生——顿首，叩头。载，通“再”。不称名、字，只称官名（舍人）和敬称（先生），是古时写信十分尊敬的一种称法。

〔3〕去秋句——人还，派去的人回来。先大父，已故的祖父。这里指曾致尧，官至吏部郎中。铭，碑文末了赞扬的文字，一般用韵文写。感，感激。惭，惭愧。并，兼，并存。

〔4〕夫铭志句——夫，发语词。著，著称。义，作用，意义。史，史书。

〔5〕盖史句——无所，没有……的。功，功劳，功勋。德，道德。才，才能。行，品行。志，志向，志气。义，仁义，骨气。铭，这里用作动词，写作铭志。见（xiàn），同“现”，显现，表彰。纳，放入。庙，家庙，祠堂。一也，作用是一样的。

〔6〕苟其人句——苟，假若，如果。于铭乎何有，有什么可以铭志呢？

〔7〕其辞句——其辞，它的文辞。其，代词，代铭志。憾，遗憾。得致其严，能够表达他的尊敬。得，得以，能够。致，表达。严，尊敬。《礼记·学记》郑玄注：“严，尊敬也。”

〔8〕而善人句——见传，被流传。见，被，得到。纪，记载。以，因。

〔9〕至于句——达识，通达的见识。义烈，正义壮烈。节士，有气节的人。嘉言，美好的言辞。善状，良好的事迹。篇，文章，指铭志。足为后法，足以作为后世人们的准则。

〔10〕警劝句——警，警戒，劝，劝勉。之，助词，的。道，作用，意义。非近乎史，其将安近，不接近于史书，又同什么相近呢？乎，于。其，那么。

安，什么。

〔11〕及世句——及，到了。世之衰，社会风气衰退败坏。一欲，一心想要，只管要。亲，这里指先人，死去的亲人。本，根据。

〔12〕故虽句——虽，即使。务，力求。勒，刻。

〔13〕立言句——立言者，写作铭志的人。立言，著书立说，流传后世。莫之拒，即“莫拒之”，之，代词，他，代请托作铭志的人，在句中作“拒”的宾语。在文言文中，否定句以代词作宾语，一般要前置，即放在动词前边。以，因，由于。始，才。

〔14〕后之句——常，另本作“当”。其人，那写作铭志的人。“托之”的“之”，代词，指所托写铭志的人。非人，即“非其人”，不是公正无私的人。“书之”的“之”，代词，代铭志。公与是，公正与正确。

〔15〕而传者盖少——而，转折连词，可是。盖，大概。

〔16〕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有很高的道德而又会作文章的人，意即欧阳修这样的人。“蓄”，原作“畜”，二字通假。

〔17〕盖有句——于，对于。“于众人”的“于”同此。不受，不接受作铭的请托。铭，用作动词，作铭以记。之，代词，他，指恶人。众人，普通的人。辨，分辨、区别。焉，语末助词。

〔18〕而人句——行，行为。情善，心情善良。迹非，表现不那么好。意奸，内心奸恶。外淑，外表善良。《尔雅·释诂》：“淑，善也。”相悬，相差悬殊，差别很大。实指，准确如实地指出来。侈（chǐ），大。恶（wū），哪，怎么。不惑，不迷乱，公正，即上文的“是”。不徇，不徇私，即上文的“公”。

〔19〕岂非然哉——难道不是这样吗？岂，难道。

〔20〕并世——并立于世，即同时代。

〔21〕固——本，真。

〔22〕卓卓——优秀杰出。这里形容言行高尚。

〔23〕衋（xì）然——悲伤的样子。《说文》：“衋，伤也。”涕——泪水。

〔24〕其追句——睎（xī），仰望。《说文》：“睎，望也。”由，原因。推，让。一赐，一件赐给的事物。赐，这里是名化用法，指欧阳修为他祖父写的墓志铭。及，到。其，代词，这里代曾巩自己。三世，三代。这里指从曾巩祖父到他自己共三代。感，感谢。报，报答。若何，怎样，如何。图，图谋，思虑。

〔25〕抑又句——抑，表示转折的连词，可是。滞拙，蠢笨，呆板。进，提携鼓励。

〔26〕先祖句——屯（zhūn）蹶（jué），难于前进，很不顺利。屯，艰难。否(pǐ)塞，境遇不好。指曾致尧屡次被贬。显，动词，使显现，表彰。魁宏，魁伟宏大。愿进于门，愿拜在欧阳修的门下。

〔27〕潜遁幽抑之士——即隐士。潜，隐藏。遁，逃，这里指逃避现实。

〔28〕以——连词，而。

〔29〕一——全。

〔30〕既拜句——拜，受。进，进言，上达。谕，示。另本作"论"。世族，氏族。世，指世系，氏族世代相传的系统。次，次第，顺序。承，受，领受。加详，加以审核。详，审核。

〔31〕不宣——不尽。意为，书不尽意，不再述说了。旧时书信的套语。

# 越州赵公救灾记[1]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2]。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3]。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4]。故事[5]，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6]。使自十月朔[7]，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8]，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9]，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10]，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11]。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12]。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13]。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14]。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15]。又僦民完

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16]。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17]。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18]。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19]。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20]。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21]。

法[22]，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23]。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24]。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25]，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26]，得免于转死[27]，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28]，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29]，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30]。公所拊循[31]，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32]。其施虽在越[33]，其仁足以示天下[34]；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35]。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36]；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37]。予故采于越[38]，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39]。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40]。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41]？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42]。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43]。著

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44]。

**【注　释】**

〔1〕这是一篇著名的记叙文，记叙了赵公在越州救灾的始末。所记内容繁杂琐碎，头绪纷多，但能作到不枝不蔓、要言不烦。读之，使人感到文章细密而有条不紊，表现出作者技巧的成熟和写作的成功。文章结尾采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指明本文仅记赵公救灾这一个方面，其他诸如"正道直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则未涉及，使人想见赵公的美德及为人，言有尽而余味无穷。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赵公，赵抃（biàn），字阅道，祖籍京兆奉天（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迁居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县）。在朝廷中的官衔是右谏议大夫和资政殿大学士（《职官志》："资政殿大学士为正三品。"），晚年知越州，即越州的政务长官，这是他的具体官职。象他这种朝中高官出任州郡的情况，当时是常见的。他在越州的政绩照著，尤其是在救灾方面，苏轼在《赵清献公神道碑》中也有记述："吴越大饥，民死者过半，公尽所以救荒之术，发廪劝分，而以家赀（zī，同"资"，钱财）先之，民乐从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藏（埋葬），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虽饥而不怨。"

〔2〕熙宁句——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熙宁，宋神宗（赵顼）的年号。吴越，原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小国。吴国建都苏州，越国建都绍兴，两国地处今江苏省、浙江省一带，所以后人称江浙一带为"吴越"。

〔3〕九月句——这是一个长句，主语是"赵公"。前民之未饥，在饥荒尚未到来，老百姓还没有挨饿之前。前，这里用作动词，在……之前。为书，写信。问，询问，了解。属县，北宋越州所辖的县有会稽、山阴、嵊（shèng）、诸暨（jì）、余姚、上虞（yú）、萧山、新昌等八县。灾所被，旱灾所及的地方。被，覆盖，这里是"及"的意思。乡，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廪（lǐn），仓廪，国家的粮仓。这里用作动词，受官仓的米粮供应。下文"岁廪穷人"的"廪"同此。沟防构筑，沟渠、堤防工事和建筑工程。僦（jiù），动词，租赁。这里是"雇佣"、"招募"的意思。治，治理，修建。所，处所。募，广泛征求，募捐。羡，多余。籍，簿籍，帐本。具存，实存。对，答复，这里是上报的意思。谨其备，抓紧防荒救灾的准备。谨，慎重，这里有"抓紧"的意思。

〔4〕录——记录，登记。

〔5〕故事——先例，按照过去的老规矩。故，老，旧。事，事例。

〔6〕公敛句——敛，收聚，集拢。佐其费，补助赈济穷人的费用。佐，辅助，帮补。其，代词，指代上文“岁廪穷人”。费，费用。

〔7〕朔（shuò）——夏历每月初一日，月晦（huì）后开始复苏的意思。晦，指夏历每月最后一天。

〔8〕忧其众相蹂——担心领米的众人互相拥挤、践踏。忧，忧虑，恐怕。蹂，践踏。

〔9〕且流亡——将要离乡逃荒。且，将要。亡，逃。

〔10〕以便——就便。以，这里有“就”的意思。

〔11〕计官句——考虑到官府现有的人员不够用，录用住在越州境内而没有职务的小官吏，发给他们粮食，委任他们担负一定的工作。计，计算，考虑。

〔12〕不能句——不能弄到粮食自给的人，有了这些办法，就可以得到粮食的供应了。

〔13〕能自句——能够买得起粮食的人，官府替他们告诫富户粮商，不得囤积米粮不卖。能自食者，指能自己出钱买粮的人。为（weì），替，给。之，代词，代“能自食者”。下句“又为之出官粟”的“之”同此。闭，封闭，停止。粜（tiào），卖粮。

〔14〕又为句——官粟，官仓中的粮食。平其价予民，按平价卖给老百姓。平，这里用作动词，把高价拉平。予，同“与”，给。

〔15〕使籴者自便如受粟——使买粮的人如同受救济领粮的人一样方便。籴（dí）），买进粮食。

〔16〕又僦句——完城，修补城墙。完，完善。佣（yōng），雇工，这里指工时，工作日。

〔17〕民取句——取息钱，借债。息钱，有息贷款。纵予之，放手尽管借给他们。熟，田中的青苗成熟。责，责成，命令。其，代词，代借钱的人。

〔18〕明年春，大疫——明年，第二年，即熙宁九年。疫，瘟疫，流行性传染病。

〔19〕为病坊句——为，动词，设立。病坊，治病的场所，类似现代的医院。处，动词，安置。

〔20〕募僧句——属（zhǔ），同“嘱”，委托。视，看管，照料。恃(shì)，依靠。

〔21〕凡死者句——在处，所在之处，指地方上。瘗（yì），埋葬。

〔22〕法——法令。这里是指法令规定和以往的惯例。

〔23〕事有句——非便文，不便于见之公文。一以自任，一概自己担当起来。累，为难，劳累。属，所属官员。

〔24〕有上请句——上请，请示上级。或便宜多辄行，有的事好处较大，就立刻执行。或，有的。辄，立即。

〔25〕蚤夜惫心力不少懈——日夜费尽心力，从不懈怠。蚤，同“早”。惫，动词，劳。少，稍微。

〔26〕罹（lí）——遭受到。

〔27〕转死——辗转流离而死。

〔28〕被——遍及。

〔29〕殆（dài）——差不多，将近。

〔30〕天子句——东向，面向东。吴越在当时的京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所以说“东向”。忧劳，苦思劳心。州县，指各州县的官员。推布，推广布达。上恩，皇上的恩惠。上，皇帝。

〔31〕拊（fǔ）循——慰安，善于理政安民。拊，同“抚”。

〔32〕所以句——所以，用以。经营，筹划。绥辑，绥靖安顿。绥，安。辑，聚集。先后，指先作什么，后作什么的步骤。之际，之间。委曲，委宛曲折。纤，细微。悉，详尽。备，完备，周到。

〔33〕施——实施，这里指“政绩”。

〔34〕示——昭示。

〔35〕盖灾沴句——灾，灾荒。沴（lì），病疫。治世，盛世，大治之年。备，防备，预先作好准备。

〔36〕民病句——病，这里指受灾疫。图，谋图，救济。与夫，和，用在两件事物之间，有比较的作用。间（jiàn），远，很大差距。

〔37〕不习句——习，学习。为，作为。素得之，平素已经有所得，即平时已经吸取别人的经验。

〔38〕采——采访。

〔39〕识（zhì）——同“志”，记。

〔40〕岂独句——思，思念感恩。其，代词，指救灾。科条，章程条例。不待顷，不须等待顷刻，指用不了很多时间。具，周全。

〔41〕则公句——那么赵公的恩惠难道是小且近吗？泽，恩泽，恩惠。岂……乎？相当于“难道……吗？”反问句式。

〔42〕公元丰句——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元丰，宋神宗（赵顼）的年号。致仕，告老回家。家，用作动词，住家，安家。衢，衢州，治所在今浙江省衢县。

〔43〕其直道句——他在朝做官的正直品行，他自身康乐平易的品质，这篇文章里都不记述。岂（kǎi）弟（tì），也写作“恺悌”，平易近人，康乐大度。此不著，这篇文章里不著述。

〔44〕荒政可师——荒政，救灾度荒的政令、办法。师，师法，值得效法。

# 墨池记[1]

临川之城东[2]，有地隐然而高[3]，以临于溪[4]，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5]，曰王羲之之墨池者[6]，荀伯子《临川记》云也[7]。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8]，池水尽墨，此为其故迹，岂信然耶[9]？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10]，而尝极东方[11]，出沧海[12]，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13]，而又尝自休于此耶[14]？羲之之书，晚乃善[15]，则其所能[16]，盖亦以精力自致者[17]，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18]？则学固岂可以少哉[19]！况欲深造道德者耶[20]？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21]。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22]，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23]，又告于巩曰：“愿有记！”

推王君之心[24]，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25]，而因以及乎其迹耶[26]？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耶[27]？夫人之有一能[28]，而使后人尚之如此[29]，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30]，被于来世者何如哉[31]！庆历八年九月

十二日[32]，曾巩记。

【注　释】

〔1〕这篇文章通过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是"以精力自致"而不是"天成"的，说明勤学苦练在学业成就上的重要作用。文章首先简约地记叙墨池的位置、形状、颜色，然后即景生情，借题立论，论述了王羲之专心苦练以成的学习态度和学业成就，最后说明应邀著文，勉励后学的用意。文章有记有议，委婉生动，发人深省。

〔2〕临川——宋朝江南西路抚州临川郡，治所在今江西省临川县。

〔3〕隐然而高——微微高起。

〔4〕临——靠近。这里是"居高临下"的意思。

〔5〕洼然而方以长——洼（wā）然，低深的样子。方以长，即长方形。以，用如"而"，而且。

〔6〕曰王羲之之墨池者——曰，称谓，叫做。曰……者，"叫做……的"。王羲（xī）之（公元321—379年），字逸少，临沂（yí，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是晋朝著名的书法家，《晋书·王羲之传》评他的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世称"书圣"。

〔7〕荀伯子——南北朝时南朝宋代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人，曾任临川内史（掌管民政的官），著有《临川记》六卷，其中记载临川城东新城山上有王羲之的墨池。传说中的王羲之墨池或洗笔池，除临川这个外，浙江省永嘉县积谷山也有一个，宋代画家和书法家米芾（fú）题有"墨池"二字。江西庐山归宗寺内有王羲之洗墨池，浙江会稽、湖北蕲（qí）水等地也有王羲之墨池。

〔8〕张芝——东汉著名书法家，字伯英，敦煌渊泉（今甘肃省安西县）人，他勤学苦练，家中衣帛，必先在上面练字而后染色。尤善草书，世称"草圣"。王羲之十分推崇他，在《致友人书》中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dān，酷爱）之若（象）是，未必后之也。"（见《晋书·王羲之传》）。由此可见，"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原是张芝学书的故事，这里借用来表现王羲之学书的刻苦。"临池"这个词，后来成为常用的典

故，指练习书法。

〔9〕岂信然邪——难道是可信的吗？信然，可信，真的。邪，同“耶”。

〔10〕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方，当……的时候。之，结构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不可强以仕，不可勉强他做官。王羲之曾经接替王述任会稽内史，两人齐名，但感情不合。后来朝廷派王述任扬州刺史，管十八郡，会稽郡是其中之一。王羲之耻于作他的下级官员，就称病辞官，不再做官。强，勉强。仕，做官。以，连词，用如“而”，作用是把“强”连接到“仕”上。

〔11〕尝极东方——曾经遍游东方。极，穷尽。

〔12〕出沧海——乘船出海游览。沧海，这里指东海。沧，暗绿色。

〔13〕岂有徜徉肆恣——岂有，莫非，或者。有，这里有“或”的意思。徜（cháng）徉（yáng），徘徊，游逛。《广雅·释训》：“徜徉，戏荡也。”肆恣（zì），通常写作“恣肆”，自由放纵，不受拘束。

〔14〕休——休息，停留。

〔15〕羲之之书，晚乃善——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完善精美。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的书法，早年还不如当时的书法家庾翼、郗（xì）愔（yīn），到了晚年才达到最高水平。他曾给庾翼的哥哥庾亮写信，庾翼看见以后十分叹服，认为可以和张芝比美。

〔16〕能——才能，擅长。

〔17〕盖亦以精力自致者——大概也是用自己的精神毅力达到的。致，取得，达到。

〔18〕岂其学不如彼邪——莫非他们的勤学苦练不如王羲之吧？用疑问句表肯定意。

〔19〕固——本来。

〔20〕深造道德——使品德方面也有很高成就。造，造诣。

〔21〕舍——校舍。

〔22〕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教授，宋朝路学、府学、州学中主管教育的官员称“教授”。其，代词，它，指墨池。彰，明显。

〔23〕于楹（yíng）间以揭之——楹，房屋前面的柱子。揭，揭示。《说文》：“揭，高举也。”

〔24〕推——推究，猜想。下文“以推其事”的“推”，是“推广”的

意思。

〔25〕一能——一技之长。

〔26〕迹——遗迹。

〔27〕其亦句——第一个“其”，同“岂”，难道，表示反诘。第二个“其”，代词，他，代羲之。第三个“其”，代词，那些。学者，求学的人。

〔28〕夫——发语词，用在句子的开头，作用是提起议论。

〔29〕尚之——尚，推崇，尊重。之，代词，他，指王羲之。

〔30〕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庄士，端庄、正直的读书人。遗风，遗留下来的教化，规范。风，教化。余思，后人的思念。余，这里同“遗”。

〔31〕被于——影响到。

〔32〕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庆历，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公元1041—1048年）。

# 宋·王安石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属江西省，临川镇今为抚州市）人。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封舒国公，又改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号“文”。《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传。

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青少年时期，随父到过很多地方，使他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心里埋下了“立志改革”的种子。宋仁宗（赵祯）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登上了北宋风雷激荡的政治舞台。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知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很有政绩。王安石在州县任职近十七年，他在自己任职的地区内，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显示出不平凡的政治才干。这为后来全国性的变法，积累了经验。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他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俗称《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酝酿多年的革新主张。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政治文件，当时虽未被仁宗皇帝采纳，但为后来的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作了舆论准备。在哲学上，王安石具有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万物都是由“五行”（金、木、水、火、土）构成的，所谓“行”，就是运动，就是发展、变化。这种观

点运用到人类社会上，就产生了革新的主张。他说："有处有辨，新故相除，人也。"（《字说》）除旧布新是人的特点。这就是王安石为变法寻找的哲学根据。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被召入中央王朝，任三司度支判官。宋神宗（赵顼）即位，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设变法的总机构——"制置三司条理司"，实行变法。次年，擢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全面展开以"理财、整军"为中心的变法运动。当时北宋王朝朝政腐败，外患日益严重，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以"均贫富"为战斗口号的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震撼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毅然决然地实行变法，先后颁布、实行了"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等所谓"新法"。因此，王安石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疯狂反对，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迫罢相。第二年春天，王安石再度出任宰相，继续坚持推行新法。推行新法，以求富国强兵，显然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北宋封建统治的，客观上却减轻了一些人民的负担，发展了生产，暂时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加强了国防力量。新法在历史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由于新法严重触及了大官僚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引起他们拚命的反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王安石被迫第二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变法运动遂告失败。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起用旧党领袖司马光为相，新法一概废除。王安石忧心如焚，郁愤而死。王安石曾两度为相，不过九年。这不平凡的九年，在王安石的一生中是一个炽烈光灼的重要时期。他为人刚正不阿，具有胆识和魄力，他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力排众议，推

行新法，不愧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见《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注二）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王安石主张文章要“适用”，“务为有补于世”（见《上人书》），即为社会服务。王安石的文章多是些政治、学术论文，即使是一些记叙文，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其中也有很浓重的议论成分。这些政论文章正是他的文学主张的体现。例如《兴贤》、《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都是为变法服务的，能切中时弊，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性，同时也不乏艺术性。他的政论文，不管是长达万言的长篇，还是只有几百字的“短制”，都能作到说理透彻，逻辑性强，结构严谨，语言犀利简洁，形成一种峭拔、雄健的独特风格，具体体现出他那种刚毅、果敢的政治家、改革家的风度，真是“文如其人”！总之，王安石的政论文写得很出色，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历来都被当作政论文的典范来传诵。王安石的诗长于达理，精于修辞，成绩卓著。词很少，但能“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卷四）。王安石在诗文上的卓越成就，即使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也加以推崇。著作有《临川集》一百卷、《周官新义》、《唐百家诗选》等。

本书所选王文十八篇，均选自《临川集》（《四部丛刊本》），个别字句，参考他本校改，不一一说明。

# 取　　才[1]

夫工人之为业也，必先淬砺其器用，抡度其材干，然后致力寡而用功得矣[2]。圣人之于国也，必先遴柬其贤能，练核其名实，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济矣[3]。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务也[4]。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于是哉[5]？然其间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无焉；称职者有之，谬举者不能无焉[6]。必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所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为得矣[7]。

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8]，必也通古今[9]，习礼法[10]，天文人事，政教更张[11]，然后施之职事[12]，则以详平政体[13]，有大议论[14]，使以古今参之是也[15]。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16]，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17]，时政沿袭[18]，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19]，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20]。

以今准古[21]，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22]。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

或见排于俗[23]。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可尚也，于政事何为哉[24]？"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25]？"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何哉[26]？其取舍好尚如此[27]，所习不得不然也[28]。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涂，一旦国家有大议论，立辟雍明堂，损益礼制，更著律令，决谳疑狱，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29]？是必唯唯而已[30]。

文中子曰[31]："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32]。必若差别类能，宜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33]。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34]。策经学者，宜曰：礼乐之损益何宜，天地之变化何如，礼器之制度何尚，各傅经义以对，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35]。然后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鉴灼于目前，是岂恶有用而事无用，辞逸而就劳哉[36]？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则业专而修矣[37]；一心治道，则习贯而入矣[38]。若此之类，施之朝廷[39]，用之牧民[40]，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议，亦无取矣[41]。

【注　释】

〔1〕这是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制度的重要论著，文章有破有立，不但深刻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的罪恶，而且明确地指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为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宋神宗下令改革科举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取才，选取人才。

〔2〕夫工人句——工人，这里指木工。为业，做工。淬砺，磨炼。淬（cuì），即淬火，把烧红的钢质器材醮入水、油或其他液体里，使之具有弹性或硬度。砺，磨。器用，用具，工具。抡度（duó），挑选、度量。材干，材料和树干。这里指木材的质量、大小、长短、曲直等情况。致力寡，用力小。用功得，得到了功效。

〔3〕圣人句——圣人，这里指国王。遴（lín），谨慎选择。柬（jiǎn），选择。练核，选拣考核。练，通"拣"，挑选。名实，名称和实际。名，这里指"文吏"、"诸生"、"进士"、"经学"等名目。实，指这些名目的实际标准。任使逸而事以济，使用起来不费劲而事情才能办得好。逸，安逸，不费劲。济，有利，成功。

〔4〕故取人句——道，办法。急务，紧要的任务。

〔5〕自古句——自古以来，遵守成法的君王，谁不重视取人之道呢？文，法律条文，成规。孰，谁。是，代词，这，指"取人之道"。哉，句末语气助词，表示疑问或兼带感叹的语气。

〔6〕然其句——然，然而，但是。人，这里指人才。士，贤士，人才。谬举，选错了人。

〔7〕必欲句——欲，希望。宜，应当。如，象。左雄，字伯豪，东汉时南郡涅（niè）阳（今河南省镇平县）人，曾任尚书令。汉顺帝（刘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左雄上书议论人才的考选，其中有"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话。诸生，众位儒生。家法，汉儒经学传授，五经博士及其所传弟子以师法说经，自成一家，叫家法。文吏，文官，执掌文书法令的官吏。课，考试，考核。笺（jiān）奏，古代公文，如奏章等。得，这里是"合适"的意思。

〔8〕不徒苟尚文辞——不徒，不仅仅。苟尚，只崇尚。苟，只。尚，崇尚，看重。文辞，文章辞藻。

〔9〕通古今——通，通晓，了解。古今，历史和现状。

〔10〕礼法——礼制法度。

〔11〕政教更张——政教，政治教化。更张，更改，扩大。

〔12〕施之职事——用于职务。之，于。

〔13〕详平政体——周密而妥当地处理政事。详，详细、周密。平，平正，这里用如动词，妥当处理。政体，政务事体，即政事。

〔14〕大议论——对重大问题的讨论。

〔15〕参——参照，参考。

〔16〕训习句读（dòu）——训习，解释记诵。训，解释词义。句读，指文章的字句。句，全句末了的停顿。读（dòu），句中的停顿。

〔17〕臣主威仪——臣主，君主。威仪，表现君主威严的各种礼节、仪式、仪仗等。

〔18〕沿袭——沿用，继承。

〔19〕缘饰治道——缘饰，给衣服镶边。比喻给某种言论、措施找理论根据，义同“文饰”。治道，治国的方法、措施。

〔20〕经术断之——经术，儒家的经典、学问、方法。断，判断。

〔21〕以今准古——用现在来比照古代。准，比照。

〔22〕然其句——策，即“策问”，考试。章句，文章的章节和句子。声病，韵文的声律和应避忌的弊病。类，大抵，大概。记问，死记书本的所谓学问。不责大义，不求掌握经典的“大旨”和“要义”。责，求。蒙鄙，肤浅幼稚。

〔23〕使通才句——通才，事理通达，有知识，有才能。见赘（zhuì）于时，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多余的。意思是被时代所抛弃。见，被。赘，多余，无用。高世之士，才能超出当时一般的人。见排于俗，被世俗所排斥。

〔24〕故属（zhǔ）句——故，所以。属文者，写文章的人。属文，撰著文辞。属，缀辑，撰著。至，甚至。相戒，相互告诫。涉猎，指泛览书本。为，动词，做。诬艳，浮华，华而不实。于政事何为哉，对于政治有什么可考虑呢？

〔25〕守经句——搞经学的人。守经，死死守住经学不放。传写，转抄。义理，经书的大义、道理。

〔26〕故其句——勖（xù），勉励。门人，门徒，学生。追，追随。时

好，当时人们的喜好、趣味。世资，世上的声望。资，资格，声望。何哉，什么道理呢？

〔27〕舍——放弃。

〔28〕然——这样。

〔29〕若此句——若此，如此，象这样。擢（zhuó），选拔。历，进入，经历。仕涂，官场，做官之路。涂，通“途”，道路。辟雍，西周王朝所设立的大学，汉以后作为学校的代称。明堂，朝堂，皇帝举行朝会、庆赏等盛大典礼的宫廷。损益，修改。损，删减。益，增加。礼制，礼乐制度。更著，改写，订正。律令，法律，条令。决谳（yàn），审判。决，判决。谳，审判定罪。疑狱，疑难的案件。狱，讼事，官司。恶（wū），怎么。

〔30〕唯唯——顺从的答应声，意为随声附和，不加可否。

〔31〕文中子——王通，隋朝末年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著有《中说》十卷。引文的大意是：文啊，文啊，难道仅仅是写文章就算了事吗？一定要贯串圣人的思想和主张啊！学啊，学啊，难道仅仅是广泛地背诵字句就算了事吗？一定要掌握和运用经书的大旨和要义。云乎哉，表示否定的反诘语气。贯，贯串。

〔32〕苟——苟且，随便，轻易。

〔33〕必若句——一定要区分他们的德行和才能，那就应当依照汉朝时考试笺奏、家法的办法。若，句中语助词，无义。下文“若曰”的“若”是“象”，“例如”的意思。差别，区分，区别。类，指德行的类别。能，才能。

〔34〕邦家句——邦家，国家。安边，安定边疆。“使之”的“之”代词，他们，指考进士的人。“时务之”的“之”，助词，的。“言之”的“之”，代词，它，代以上的几个问题。宜，适宜。不直，不但，不只。累其心，耗费他们的心血。累，劳累，耗费。

〔35〕策经学句——“宜曰”的“宜”，应当。“何宜”的“宜”，适宜，合适。礼器，祭器。傅，同“附”。对，对答。

〔36〕然后句——署之甲乙，写上甲乙的名次。升黜（chù），升官和降官。庶，庶几，也许可能，表示希望。鉴，鉴别。灼于目前，明白地摆在眼前。灼，明。岂，哪能。恶（wù）），厌弃，憎恶。事，动词，从事。辞逸而就劳，放弃安逸而寻找麻烦。

〔37〕专而修——专门而完善。修，完善，美好。

〔38〕贯——贯通。

〔39〕施之朝廷——用之于朝廷，即在朝廷做官。之，"之于"，"于"字省略。"用之"的"之"同此。

〔40〕牧民——象收养牲畜那样来治理百姓。这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侮辱性的说法。这里指在地方上做官。

〔41〕其他句——限年，限定年资，指任职的年限和资历。无取，不足取。

# 兴　贤[1]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2]，弃贤专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商之兴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3]。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4]。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5]。魏、晋而下，至于李唐[6]，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欤？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已[7]。博询众庶[8]，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9]；不迩小人[10]，则谗谀者自远矣[11]；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12]；不责人以细过[13]，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14]。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

哉[15]！

**【注　释】**

〔1〕这是一篇论述举贤任能的文章，指出“任贤”还是“弃贤”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文章以古证今，古为今用；语言明快，说理透辟，很有说服力。

〔2〕任贤使能——任用贤能的人。贤，贤德，有高尚的德行。能，才能，有才干。

〔3〕商之句——商，商朝。仲虺（huī），商汤的左相。伊尹，名挚，曾五次就桀，但得不到重用。后来助汤伐桀，灭夏建商，立有大功。《孟子·告之下》：“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赵注：“伊尹为汤见贡于桀，桀不用而归汤，汤复贡之，如此者五。”三仁，指殷朝末年的微子、箕子、比干三位贤人。《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4〕周之句——周，周朝。同心者十人，指周公旦、召公奭（sh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hóng）夭、散宜生、南宫适（kuò）、文母等十位大臣。《尚书·泰誓》：“予有乱（治）臣（乱臣，治理国家的大臣）十人，同心同德。”祭（zhài）公谋父（fǔ），祭国公，名谋父，有功于周。《左传·昭公十三年》：“昔穆王（周穆王姬满）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周穆王读了祭公谋父的诗后，停止周游，免除了一场宫廷政变。内史过（gē），周朝大夫。

〔5〕两汉句——萧，萧何，西汉开国名相，辅佐刘邦建立汉王朝有大功。曹，曹参，与萧何同佐刘邦定天下，后来代萧何为相，进一步推行萧何既定的政策，史称“萧规曹随”。寇，寇恂，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是东汉开国功臣。邓，邓禹，幼时与刘秀亲善，后佐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功劳最大。王嘉，西汉哀帝时丞相，后被迫害，绝食而死。傅喜，西汉哀帝时任右将军，官至大司马，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职。陈蕃，字仲举，东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陈蕃任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欲诛宦官曹节、王甫，事泄，被杀。李固，东汉顺帝时任大司农，因反对外戚而被害。

〔6〕李唐——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称唐朝为李唐。

〔7〕古虽句——扰攘，纷乱。与“太宁”相对为文。太宁，太平，安定。若是，如此，象这样。君上，皇帝。

〔8〕博询——广泛询问。询，谋，访问。

〔9〕谠直之路——忠直敢谏的言路。谠（dàng），正直。

〔10〕迩（ěr）——近。

〔11〕谗谀——进谗言以奉承。谗（chán），在上司面前说谄害某人的坏话。谀（yú），谄媚，奉承。

〔12〕辨治——明辨是非，办事毫不尽疑。辨，判别，不疑惑。

〔13〕细过——细小的缺点、过失。

〔14〕效——功效，效率。

〔15〕苟行句——苟，假若。虑，忧虑。轶（yì），超过，超越。三代，夏、商、周，上古的三个朝代。践，踏，达到。五帝，古代五位帝王，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zhuān）顼（xū）、帝喾（kù）、唐尧、虞舜为五帝。三皇，说法不一，《尚书·大传》以遂人、伏羲、神农为三皇。涂，通“途”，道路，这里引申为境地。

# 太　古[1]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2]！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3]。下而戾于后世[4]，侈裳衣[5]，壮宫室[6]，隆耳目之观[7]，以嚣天下[8]；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9]，仁义不足泽其性[10]，礼乐不足锢其情[11]，刑政不足网其恶[12]，荡然复与禽兽朋矣[13]！

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14]。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15]，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16]？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17]。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也[18]，奚补于化哉[19]？吾以为识治乱者[20]，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21]！

**【注　释】**

[1]这篇短文反映了王安石的进化论观点。作者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的，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硬要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开倒车，回到太古去，即"去禽兽而之禽兽"，这样的人，不是蠢才，就是骗子。文章短小精悍，文笔雄健，逻辑严密，不枝不蔓。特别是结尾，一语破的，锋芒毕露，雷霆千钧。太古，远古时代。

〔2〕太古句——朋，相等同，相近似。几何，多少，多大。

〔3〕圣人句——恶（wū），厌恶。制作焉以别之，于是就制造工具、制定礼乐，使人类与禽兽区别开来。制作，指远古时代人类的一些发明创造以及礼乐等文明。焉，于是，在这个时候。别，加以区别。

〔4〕下而戾——下，往下传。戾（lì），到。

〔5〕侈裳衣——使衣服奢华。侈，使奢侈华美，使动用法。

〔6〕壮——使壮丽堂皇，使动用法。

〔7〕隆耳目之观——隆，加多，使丰盛，使动用法。观，观赏，享受。

〔8〕嚣（xiāo）——乱。

〔9〕皆不得其所当然——都不能按照应当做的那样去做，即正常关系乱了套。

〔10〕泽——受雨露滋润。这里引申为感化，陶冶。

〔11〕锢（gù）其情——锢，禁止，控制。情，性情，感情。

〔12〕刑政不足网其恶——刑政，刑法、政令。网，禁网，引申为防范，制约，束缚。

〔13〕荡然句——荡然，放纵不法的样子。复与禽兽朋矣，又跟禽兽相等同起来了。

〔14〕圣人句——圣人不出现，愚昧的人不知道怎样教化人的方法，反而引导人们回到远古去。兴，兴起，出现。昧，愚昧无知。“化之”的“之”代词，指人们，人类。“之术”的“之”，结构助词，的。“归之”的“之”，介词，于。顾，反而。归，回归，回到。

〔15〕道——道，道理、方法。果——果真。

〔16〕恶（wū）——岂，何必。

〔17〕为太古之不可行也——因为远古的那套道理或方法行不通。为，因为。

〔18〕去禽兽而之禽兽——去，离开。之，动词，往，回到。

〔19〕奚补于化哉——对人类的教化有什么帮助呢？奚（xī），何，什么。补，补益，帮助。

〔20〕识治乱者——懂得社会治和乱的政治家。

〔21〕曰归句——说要回到远古去，那种人不是蠢才就是骗子。诬，欺骗。

# 知　　人[1]

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非终然也，规有济焉尔[2]。王莽拜侯，让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玺而喜，以廉济贪者也[3]。晋王广求为冢嗣，管弦遏密，坐埃被之，陪晨未儿，而声色丧邦，以洁济淫者也[4]。郑注开陈治道，激昂颜辞，君民翕然，倚以治平，卒用奸败，以直济佞者也[5]。呜呼！“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6]，”古今一也。

【注　释】

〔1〕这篇短文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全文一共一百一十三个字，却写得环环相扣，层次分明，结构严谨。文章一开始先提出“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三种情况，然后举三个历史人物作为具体例子加以说明，逻辑严密，很有说服力。结尾引用《尚书》名句作结，发出知人难的慨叹，引人深思，余味无穷。

〔2〕贪人句——佞（nìng），花言巧语，讨好别人。终然，永远这样子。规，规划，摹仿。这里是“伪装”的意思。济，补益，达到。焉尔，语末助词，罢了。

〔3〕王莽句——王莽，字巨君，西汉孝元皇后的侄儿。汉元帝时，任大司马，掌管朝政。他最初被封侯时，假意推让不受，对人也很谦恭。公元五年，他发动宫廷政变，代汉自立，国号“新”，不久就被消灭了。假僭皇

命，指王莽为了代汉自立，先当了假（代理）皇帝，然后搞阴谋诡计，暗中策人将两个刻有文字的匣子放入汉高祖（刘邦）庙中，假称汉高祖显灵，让他王莽当皇帝，以达到他代汉自立的目的。拜，授给官位。僭（jián），假冒。玺（xǐ），皇帝专用的玉印。

〔4〕晋王句——晋王广，指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次子，封为晋王。他为了和他的哥哥杨勇争夺太子位，就伪装自己。有一次，文帝到他的住所，见他的琴断了弦，上面满是尘土，以为他不好声色，终于立他为太子。但当他即皇帝位后，荒淫无度，巡游作乐，不久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冢嗣，嫡长子，指皇太子。遏密，指停止一切娱乐。被，同"披"。之，代词，代太子杨广的乐器。陪扆，皇帝的宝座。扆（yǐ），屏风，古代天子背靠屏风而坐，所以引申为皇帝的宝座，即帝位。未几，不久。声色，歌舞和女色。丧邦，亡国。

〔5〕郑注句——郑注，人名，唐代绛州翼城（今山西省翼城县）人，唐文宗时任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提出过许多很好的政见，曾帮助唐文宗削弱宦官权势，结果被杀。王安石把他看作奸臣，是受了一些历史著作的影响，是不正确的。开陈治道，开列陈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方法。激昂颜辞，言辞、表情都激昂慷慨。颜，容颜，面部表情。辞，言辞，语言。翕(xì）然，一致（这里是"异口同声"）的样子。致平，达到天下太平。卒，终于。

〔6〕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能真正了解人，那就是明智的哲人，就是尧、舜那样的帝王也不容易做到啊！哲，明智。惟，语气助词，无义。帝，古代贤明的帝王，如尧、舜。语见《尚书·皋陶》。

# 张刑部诗序[1]

刑部张君诗若干篇，明而不华[2]，喜讽道而不刻切[3]，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4]？

君并杨、刘[5]。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6]，学者迷其端原[7]，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8]。粉墨青朱[9]，颠错丛庞[10]，无文章黼黻之序[11]；其属情籍事[12]，不可考据也[13]。方此时，自守不污者少矣[14]。君诗独不然，其自守不污者也[15]？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16]。"观君之志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耶？岂唯其言而已！

畀余诗而请序者，君之子彦博也[17]。彦博字文叔，为抚州司法[18]。还自扬州识之[19]，日与之接云[20]。庆历三年八月序[21]。

**【注 释】**

〔1〕这是王安石在青年时期给张刑部诗写的一篇序文。文中明确提出"明而不华"的文学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西昆体"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作者由文及人，即由文风谈到人的品质，认识是深刻的。张刑部，一个在刑部做官的人，名字及生平不详。

〔2〕明而不华——明白易懂而不堆砌华丽的词藻。

〔3〕喜讽道而不刻切——讽道，以委婉的语言解释道理。讽，讽谕，打比方。刻切，刻板绝对，指把话说得生硬过分。

〔4〕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其，代词，他，指张刑部。徒，徒属，同

一类的人。

〔5〕君并杨、刘——张刑部和杨亿、刘筠（yún）是同代人。并，同时。杨，杨亿，字大年。刘，刘筠，字子仪。二人齐名，都是北宋初年诗人，《西昆酬唱集》的主要作者，他们的诗堆砌词藻，华而不实。

〔6〕染——沾染，影响。

〔7〕端原——根本，方向。

〔8〕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靡靡然，倾倒的样子，形容崇拜。穷日力，耗费尽了时间和精力。摹，摹仿。

〔9〕粉墨青朱——比喻作品中堆砌了五颜六色，十分华丽的词藻。粉，白色。朱，红色。

〔10〕颠错丛庞——颠倒错乱，混乱庞杂。

〔11〕无文章黼黻之序——黼（fǔ）黻（fú）古代礼服上绣的图案花纹。黼，礼服上半黑半白的花纹。黻，礼服上半黑半青的花纹。序，次序、条理。

〔12〕属情籍事——属情，寄托情感。籍事，叙事。籍，陈述。

〔13〕考据——考察、依据。

〔14〕方此时句——当这个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文风而不受杨、刘不正文风污染和影响的人太少了。

〔15〕君诗句——唯有张刑部的诗不这样，他岂不是个能洁身自守不与杨、刘同流合污的人吗？不然，不这样。

〔16〕子夏句——子夏，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引他说的这句话，见《毛诗·大序》。相传《大序》是子夏作的，实为汉代人所假托。所之，所往，所向。

〔17〕畀余句——把诗稿给我，请我写序的人，是张刑部的儿子张彦博。畀（bì），给予，付与。

〔18〕抚州司法——抚州，地名，州治在今江西省临川县。司法，掌管狱讼的小官。

〔19〕还自扬州——自扬州回家乡。王安石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任淮南推官，淮南路治所在扬州。次年，王安石回到家乡临川。识之——结识了他。识，相识，结识。之，代词，他，指张彦博。

〔20〕日与之接——每天都和他见面。接，接触，交往。

〔21〕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这年，王安石二十三岁。

# 读《孟尝君传》[1]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2]，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3]。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4]？不然，擅齐之强[5]，得一士焉[6]，宜可以南面而制秦[7]，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8]？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9]，此士之所以不至也[10]。

**【注 释】**

〔1〕这篇文章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据《四部丛刊》本），是对《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读后感，实际上是一篇短小精悍的驳论文章。全文共九十字，分四句四层（每句一层），第一句揭出世人论点，后三句层层紧逼，转折而有力，令人信服地把世人的看法驳倒。正如清人沈德潜评论说："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宋人谢枋得十分推崇本文第三层。他在《文章轨范》中说："一篇得意处，只是'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先得此数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韩文公（韩愈）《祭田横墓文》云：'当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不能脱夫子于剑铓？岂所宝之非贤，抑天命之有常？'介甫盖自此篇变化来。"

〔2〕孟尝君——田文，战国时齐国的公子。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mǐn）王的弟弟。"孟尝君"是他的封号。战国时代有"四君"，号称"四君子"都以好养士（门客）出名，孟尝君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是，魏国的信陵

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能得士"，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在他的封地薛（今山东省滕县东南），招致宾客及无处安身的亡命之徒，待遇优厚，因此，前来投奔的人有数千之多。

〔3〕而卒赖句——卒，终于。其，代词，指士。脱，逃脱。虎豹之秦，象虎豹一样的秦国。《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曾客于秦，秦昭王听信谗言，把孟尝君囚禁起来，要杀他。孟尝君使人向秦昭王的一个宠姬求救，姬要孟尝君的一件"价值千金，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作报酬。不巧得很，狐白裘已经送给秦昭王了。怎么办呢？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一位会"狗盗"，夜里装作狗进入秦宫，把狐白裘偷了出来，献给宠姬。姬出面说情，秦昭王就把孟尝君释放了（这就是下句所谓"狗盗"）。孟尝君急于离开秦国，连夜逃到函谷关，刚午夜，关不开。关法规定，鸡鸣时开关。而秦昭王放走孟尝君后又反悔，于是派兵火速追赶。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关开了。原来，孟尝君有一位门客会学雄鸡叫明，他带头一叫，引得"群鸡皆鸣"，关吏以为真的鸡叫天明了，就打开关门，孟尝君才得出关，逃离"虎豹之秦"（这就是下句所谓"鸡鸣"）。

〔4〕嗟乎句——嗟（jiē）乎：感叹词，唉。特，不过。雄，首领。耳，罢了。

〔5〕擅齐之强——拥有齐国强大的政权，指孟尝君曾任齐国国相。擅，据有。

〔6〕得一士焉——（只要）得到一个士。一士，极言其少，"得一士"，是夸张的说法，极力抬高真士，夸大其作用。言外之意是，那些"鸡鸣狗盗"者流不是真士，孟尝君连一个真正的士也没有得到，从而证明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罢了。

〔7〕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宜，应当。南面，指称帝王，古代帝王处理政务时都是坐北面南的。制，制服。

〔8〕尚——还。

〔9〕其——代词，他，指孟尝君。

〔10〕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就是真正的士不到孟尝君门下来的原因啊。

#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1]（节选）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2]，有聪明睿智之才[3]；夙兴夜寐[4]，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5]、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6]，而仁民爱物之意[7]，孚于天下[8]。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9]。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10]，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11]。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12]，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13]，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14]。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15]。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16]，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17]，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18]，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19]，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20]。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21]，而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22]。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23]。及其能工也，大则

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24]。故虽白首于庠序[25]，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26]，及使之从政[27]，则茫然不知其方者[28]，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29]，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30]。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31]，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32]。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33]，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34]。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忧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35]，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36]，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固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37]。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38]。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

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39]。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40]；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41]，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42]，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43]，岂足恃哉[44]？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45]，朝廷固已常患其无用于世[46]，而稍责之以大义矣[47]，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48]，以进经术之士[49]。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50]，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51]，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52]，则曰："官人以世[53]。"夫官人

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54]，而治世之所无也。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当时王安石在提点江东刑狱任上被召回京述职，便中将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关于朝政的意见，写成了这封"言事书"，上给仁宗皇帝。这篇上书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施政纲领，虽然未被当即采纳，但为十年后的变法做了舆论准备。《宋史・王安石传》说："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通"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后安石当国，其所措注，大抵皆祖此书。"这篇上书实际上是一篇政论文，而且是王安石政论文中的代表作。文章长达九千多字（俗称"万言书"），写得恢弘恣肆，内容充实，言之有物，论点鲜明，思想进步，而且层次清楚，结构严密，说理透彻，语言畅达。文章虽长，但读起来毫无冗赘之感，在我国古代论说文中，是不可多得的宏制珍品。文章论及了赵宋王朝朝政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从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人才"问题，为后来的变法提供了一条组织路线。囿于篇幅，这里节选了这篇长文的三小段，仅是管窥一斑，或能尝鼎之一脔。

〔2〕臣窃观——我私下观察，认为。谦词。

〔3〕聪明睿智——语出《礼记・中庸》："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聪明，耳聪目明，聪慧灵敏。聪，听觉灵敏。明，视力好。睿（ruì），明智。

〔4〕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形容勤奋不懈，这里指勤于政事。语出《诗・卫风・氓》："夙兴夜寐，靡有朝（zhāo，靡有朝，没有一天懈惰）矣。"夙（sù），早。兴，起来。寐（mèi），睡。

〔5〕声色狗马——成语，用以形容富豪官宦们荒淫无耻的生活。声色，歌声和女色。语出《淮南子・时则训》："去声色，禁嗜欲。"狗马，指养狗和骑马玩乐。

〔6〕无纤介之蔽——没有一点沾染。纤介，语见《后汉书・方术传》："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纤介"与"秋毫"对举，意思相同，细小之意。蔽，蒙受，沾染。

〔7〕仁民爱物——语出《孟子·尽心》："君子仁民而爱物。"仁，仁爱。《庄子·天地》："爱人利物之谓仁。"

〔8〕孚——为人所信服。《说文》："孚（fú），信也。"

〔9〕而又句——《王荆公文集》沈文起注："《长编》（百八十七）嘉祐三年六月，文彦博罢户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加礼部尚书昭文殿大学士，枢密使韩琦依前工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愿，仰慕，拥护。属，同"嘱"，托付。事，指政治事务，国家大事。惑，用作动词，迷惑。谗邪倾巧之臣，指奸臣。谗，谗言，说别人的坏话。

〔10〕二帝、三王——二帝，指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11〕宜其句——宜，应当。家给人足，家家富裕，人人饱暖。语出《淮南子·本经训》："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给（jǐ），丰足，富裕。足，富足，指丰衣足食。

〔12〕顾——反而，却。

〔13〕夷狄——古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轻蔑称呼。这里指北部的辽（契丹族）和西北部的西夏（党项族）。

〔14〕偲偲然——担心害怕的样子。偲，惧怕。

〔15〕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患，祸。这里指祸患的根源。不知法度，不知法律、制度的重要。故，缘故。

〔16〕取墙壁具而已——可取的仅是具有四堵墙罢了，意为有其名无其实。

〔17〕唯太学——唯，只有。太学，朝廷在京城设立的最高学府。详见韩愈《进学解》注〔2〕。

〔18〕学者亦漠然——学者，指太学的"教导之官"，宋称"国子监直讲。"漠然，冷漠，不关心的样子。

〔19〕以……为……——把……当做……。即"以为"，认为。

〔20〕讲说章句——讲解"四书""五经"的篇章和句子。

〔21〕固非——本来就不是。

〔22〕课试——科举考试。

〔23〕夫课试句——博诵，广泛地阅读和背诵。这里指死记硬背。穷日之力，用尽全部时间和精力。穷，尽。则不能，就不能掌握。

〔24〕及其句——及其能工也，到了他能够精通课试的文章。工，精通。“用天下国家”的“用”，用于，有治理的意思。“天下国家之用”的“用”，录用。

〔25〕庠（xiáng）序——先秦时的乡校，后来泛指学校。

〔26〕帅——遵循，服从。

〔27〕从政——从事政务，即做官。

〔28〕茫然——迷糊不清，不知所措的样子。

〔29〕非特——不但。

〔30〕故先王句——此句语意从《管子·小匡》变化而出，原文是：“士农工商四民，国之万民也。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先王，指二帝、三王等古代贤明帝王。处，安置。处工于官府，自周朝开始，把各种手工业工匠集中在官府，设“司空”管理，生产各种手工产品。畎（quǎn）亩，田间。商贾（gǔ），通指商人。《周礼·天官·太宰》：“六月商贾，阜通货郁。”郑玄注：“行曰商，处曰贾。”肆（sì），商店。

〔31〕百家诸子——指先秦至汉初的各派学者及其著作。

〔32〕屏——排除。

〔33〕置——闲置，放在一旁。

〔34〕责——责成，指令。

〔35〕无补之学——没用的学问。指上文“课试之文章”。无补，无益，无用。

〔36〕卒然——突然。卒（cù），同“猝”。

〔37〕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西汉时设置的两个选举科目。宋时，一般贫民可考“茂才异等”科。小官吏可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38〕进士——自隋朝开始设置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唐、宋一直沿用，考文章、对策、诗赋。王定保《摭言》：“进士，隋大业（隋炀帝的年号）所置也。”

〔39〕杂——混杂，混入。用作动词。

〔40〕然而句——苟，如果。雕虫篆刻，在金石上雕刻虫书，比喻小技，这里指写作诗赋。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您）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虫，虫书，

古代汉字的一种字体。

〔41〕绌死于岩野——贬退而死于山野荒村之中。绌，同“黜”，废，贬退。

〔42〕百司庶物——百官众职，各行各业。庶，众。

〔43〕同罪举官之科——即“连坐法”。被推举的官员犯罪，推荐他的人连坐（相牵连而被判罪）。科，科条，法律条文。

〔44〕恃（shì）——依靠、依赖，有恃无恐之意。

〔45〕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宋朝科举考试的科目。九经科，考试《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等九部经书。五经科，考试《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经书。学究科，只考试“九经”中的一种经书。明法科，考试法律条文。

〔46〕患——担心。

〔47〕大义——指经书的主旨。

〔48〕明经——宋朝设置的科举考试科目，考试经义。

〔49〕经术之士——精通经学的读书人。

〔50〕恩泽子弟——达官贵人的子弟。恩泽，皇上给臣子的恩惠。

〔51〕予——通“与”，给与，授与。

〔52〕数——列举罪状。

〔53〕官人以世——按世袭制度封官。语出伪古文《尚书·泰誓》。

〔54〕此乃——这才是。

#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1]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2]，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3]。窃惟念圣问及此[4]，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5]，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6]。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7]。指挥付托[8]，必尽其才[9]；变置施设[10]，必当其务[11]。故能驾驭将帅[12]，训齐士卒[13]；外以扞夷狄[14]，内以平中国[15]。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16]，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17]。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18]。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19]。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20]，施为本末[21]，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22]，亦足以申鉴于方今[23]。伏惟仁宗之为君也[24]，仰畏天[25]，俯畏人[26]，宽仁恭俭[27]，出于自然[28]。

而忠恕诚悫[29]，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30]，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31]，而特恶吏之残扰[32]，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33]。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34]；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35]。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36]。自夏人顺服[37]，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38]，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39]，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40]，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41]；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欺盗者辄发[42]；凶年饥岁，流者填道[43]，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44]；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45]，一有奸慝[46]，随辄上闻[47]，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48]，未尝得之，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49]，升擢之任[50]，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51]，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52]，天下号恸[53]，如丧考妣[54]，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55]，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56]，又不过有司之细故[57]；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58]，以措之天下也[59]。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60]，而精神之运[61]，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62]，然小人亦得厕其间[63]；正论非不见容[64]，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65]，而无学校养成之法[66]；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67]，而无官司课试之方[68]。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69]。交私养望者[70]，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71]，或见排沮[72]。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73]；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74]，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75]；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76]。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77]。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78]，又无尧汤水旱之变[79]，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80]，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81]，承无穷之绪[82]，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83]，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84]，而苟逃讳忌之诛[85]。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86]，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87]。

**【注　释】**

〔1〕这篇文章写于宋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神宗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书奏曰：'伏惟太祖云云。'"宋神宗对这篇奏章非常赏识，因此在次年的二月，就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实行变法。文中，作者采用了欲抑先扬、明褒实贬的手法，描绘出当时宋王朝表面无事，实际上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为实行新法提供现实的理论根据。文章可分两大部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使文章增色生辉。百年，自宋太祖赵匡胤（yìn）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开国至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共一百零八年，称"百年"是举其整数。札子，旧时的一种公文，用作臣子给皇帝的报告，比"上书"、"奏疏"简便一点。

〔2〕享国——享有治国之权。指帝王掌握政权，统治一个国家。

〔3〕臣以句——浅陋，学问浅薄，见识不广。这是自谦的说法。误承，即"辱蒙"，辜负或误受的意思。圣问，皇帝下问。日晷（guǐ），日影，引申为白天的时间，这里指时间短促。《说文》："晷，日景（同'影'）也。"悉，详尽。遂，副词，于是，就。

〔4〕窃惟念——我私下在想。谦词，和下文的"伏惟"，都是旧时下级对上级表示敬意的用语。窃，私下。惟，想。《尔雅》："惟，思也。"

〔5〕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近臣，皇帝左右亲近的大臣，这里是王安石自指，当时他任翰林学士，是侍从官。事，用如动词，侍奉。义，道理。

〔6〕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昧冒，即"冒昧"，鲁莽，这里有大胆、不自量的意思。茅选本作"冒昧"。粗，大概，大致、粗略。陈，陈述，叙说。

〔7〕伏惟句——伏惟，向上级表示意见时的谦词，伏，俯首。太祖、宋太祖赵匡胤。躬，亲身，这里用作动词，"本身具有"的意思。上智，上等智慧。独见，独到的见解。情伪，真假。情，真情，诚实。伪，虚假。

〔8〕付托——交付、委派。

〔9〕必尽其才——必，一定。尽，发挥。材，才干、能力。

〔10〕变置施设——变更设置和措施。施设，措施。

〔11〕必当其务——一定适合事情的需要。当，适合。

〔12〕驾驭——指挥、统率。

〔13〕训齐——教育整顿，使之整齐有力。

〔14〕扞夷狄——扞（hàn）同"捍"，抵抗。夷狄，旧时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蔑称，这里指契丹、西夏。下文的"蛮夷"同此。

〔15〕平中国——平定中原。中国，中原地带。

〔16〕废强横之藩镇——指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宋太祖（赵匡胤）建隆二年（公元962年）秋天，太祖召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饮酒，酒酣，太祖劝他们多置田产，富贵享乐，从而解除了他们的领兵实权。这一措施，在当时顺利地消除了地方藩镇割据，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一。藩镇，唐朝在各大州设置都督府，边疆各地设置节度使，都叫"藩镇"。各藩镇掌管所在地区的军政大权，各据一方，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朝初年。

〔17〕以简俭为天下先——简俭，简易朴素、节约。先，先例，榜样。

〔18〕安利元元——安利，安定便利。元元，老百姓。

〔19〕太宗句——太宗，赵光义，赵匡胤的弟弟，继承太祖做皇帝二十三年。聪武，聪明威武。真宗，赵恒，太宗之子，继承太宗做皇帝二十五年。守，保持。谦仁，谦逊仁慈。仁宗，赵祯，真宗第六子，继真宗做皇帝，四十二年。英宗，赵曙，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立为皇太子，继仁宗做皇帝四年。逸，失。

〔20〕臣于是实备从官——于时，在当时。备，充任。从官，皇帝身边侍从的官。

〔21〕施为本末——施为，政令的实施。本末，从头到尾，指事情的经过和原委。

〔22〕详择其可——仔细选择其中可行的。可，可行的，合适的。

〔23〕申鉴——引申为借鉴。

〔24〕为君——做皇帝。

〔25〕仰畏天——对上敬畏天意，照天意行事。

〔26〕俯畏人——对下畏人言，意思是用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27〕宽仁恭俭——待人宽厚，仁慈谦逊，生活简朴。

〔28〕自然——这里指本性。

〔29〕忠恕诚悫——忠厚、宽容、诚恳。悫（què），诚恳。

〔30〕未尝妄兴一役——未尝，不曾，没有。妄，任意。役，劳役。

〔31〕断狱务在生之——断狱，审理、判决上诉的案件。务，务必，尽量。生之，给犯人以活路。生，用作动词。

〔32〕而特恶吏之残扰——恶（wù），厌恶。残扰，摧残，扰乱。

〔33〕宁屈己句——宁愿自己受委屈，抛弃一些钱财给辽、西夏的统治者，也不忍心对他们施用兵力。这是对仁宗妥协政策曲作辩解。

〔34〕纳用句——纳用，任用。谏官，专为规劝皇帝的官员。御史，封建王朝中央监察机关的官员。公听并观，多听多看。偏至，片面。谗，谗言，诬陷人的坏话。

〔35〕因任句——因任，依靠，信任。拔，提拔。举，推举，任用。疏远，和自己疏远而又有德才的人。相坐之法，被推荐的官员如果犯罪，推荐者连带受惩罚的法令。坐，犯罪。

〔36〕盖监司句——监司，监察机关。州县，指州县的官吏。擅，擅自，自作主张，任意行事。调，征调，调遣。发，发号施令。伤，伤害。

〔37〕夏人——即西夏的党项族，是居住在甘肃西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的一个民族。

〔38〕安逸蕃息——安居乐业地过日子。蕃息，繁殖、生长，这里指人口增多。

〔39〕左右近习——指皇帝周围亲近的人。

〔40〕闾巷——旧时指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41〕募天下句——募，招收。骁（xiāo）雄横猾，勇猛强悍蛮横狡诈的人。御，统率。谋变，阴谋叛变。辄，就，总是。

〔42〕聚天下句——聚，积聚。文籍，文字记载，指帐册。府吏，小官吏。能吏，有才能的官吏。钩考，检查，核对。断盗，垄断、盗窃。《宋文鉴》作“欺盗”。发，揭发。

〔43〕流者——流亡的难民。

〔44〕而寇攘者辄得——寇攘，偷窃抢劫。得，捕获。

〔45〕货赂——财物，贿赂。

〔46〕奸慝（tè）——邪恶不正的人或事。

〔47〕上闻——上报。

〔48〕间或见用——有时也被录用。

〔49〕监使台阁——指中央监察机关的大臣。

〔50〕升擢——提拔。

〔51〕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也少有埋没而不被任用的人才。罕，少。蔽塞，这里是埋没的意思。见，被。收举，任用。

〔52〕升遐——升天。旧时对皇帝死亡的讳称。遐，远方。

〔53〕号恸（tòng）——放声痛哭。

〔54〕如丧考妣——丧，死去。考妣（bǐ），父母，父死后称“考”，母死后称“妣”。

〔55〕累世因循——历代沿袭遵循。

〔56〕出而视事——指皇帝上朝理事。

〔57〕细故——琐碎的事。

〔58〕先王之法——古代贤明君主的法令制度。

〔59〕措——推动，实行。

〔60〕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一切听任自然。因任，听任。自然之理势，自然形势，客观形势。

〔61〕精神之运——主观努力的作用。

〔62〕见贵——被重用。

〔63〕厕——参与，厕身插入。这里是“混杂”的意思。

〔64〕容——容纳，采用。

〔65〕记诵——默记背诵。

〔66〕养成——培养、造就。

〔67〕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科名，科举的名次。叙，排列。

〔68〕课试——对官员进行考核。

〔69〕转徙亟——转徙（xǐ），这里指调动官职。亟（qì）屡次、频繁。游谈，空谈。游，虚浮，不实际。乱真，混作真有才能的人。

〔70〕交私养望者——私下勾结，培植以抬高自己声望的人。

〔71〕独立营职者——不依靠后台，能够努力尽职的人。

〔72〕排沮（jǔ）——排挤、压抑。

〔73〕取容——取悦，讨好，这里意为：讨好上级以保官职。

〔74〕农民坏于徭役——坏，指病残或死亡。徭役，劳役。

〔75〕申敕（chì）——发布政令，这里引申为告诫、约束的意思。

〔76〕久其疆埸之权——长期授予边防的军权。久，长期。疆埸（yì），边境。

〔77〕宿卫句——宿卫，皇家近卫军。无赖，游手好闲、品行恶劣。五代，指唐朝以后的梁、唐、晋、汉、周。姑息，迁就。羁（jī）縻（mí），笼络牵制。隆杀（shài），厚薄。隆，优厚、尊重；杀，减少、轻贬。宜，同"义"，原则，准则。

〔78〕赖非夷狄昌炽之时——赖非，幸亏不是。昌炽，昌盛兴旺，这里是"猖獗"的意思。

〔79〕尧汤水旱之变——传说尧时有水灾九年；商汤时有旱灾五年。

〔80〕累圣——历代皇帝。这里指宋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各帝。

〔81〕上圣之质——最圣明伟大的品质。

〔82〕绪——传统、帝业。

〔83〕怠终——以怠惰结束，马虎收场，或有始无终。

〔84〕辄废将明之义——辄废，随便就放弃。将明之义，指执行王命、明辨事理的意义。语本《诗·大雅·烝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周宣王的大臣）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朱熹《集传》："将，奉行也。若，顺也；顺否，犹臧否也。明，谓明于礼。"

〔85〕苟逃讳忌之诛——苟，苟且。逃，躲避。讳忌，即"忌讳"，指皇帝最怕人提及的事。诛，责罚，杀。

〔86〕幸赦而留神——赦（shè），宽恕免罪。留神，留心费神，用心思考。

〔87〕取进止——唐宋时奏章的习惯用语。意思是采纳与否，听取皇帝的决定。取，听取。进，意见被采纳。止，奏章被驳回。

#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1]

十月十日，谨再拜奉书运使学士阁下[2]：某愚不更事物之变[3]，备官节下[4]，以身得察于左右[5]。事可施设，不敢因循苟简，以孳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职宜也[6]。

鄞之地邑，跨负江海[7]，水有所去[8]，故人无水忧[9]。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10]，十百相通。长老言，钱氏时置营田吏卒，岁浚治之，人无旱忧，恃以丰足[11]。营田之废，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12]。向之渠川，稍稍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13]。幸而雨泽时至，田犹不足于水，方夏历旬不雨，则众川之涸，可立而须[14]。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15]。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16]。

某为县于此，幸岁大穰[17]。以为宜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18]。而无壮老稚少，亦皆惩旱之数，而幸今之有余力，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19]。夫小人可与乐成，难与虑

始[20]。诚有大利，犹将强之，况其所愿欲哉[21]！窃以为此亦执事之所欲闻也[22]。

伏惟执事聪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讲而明之矣，而又导利去害，汲汲若不足[23]。夫此最长民之吏当致意者，故辄具以闻州，州既具以闻执事矣[24]。顾其措事之详，尚不得彻，辄复条件以闻，唯执事少留聪明[25]。有所未安，教而勿诛，甚幸[26]。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十月，这年，王安石二十七岁，任鄞（yín）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县令，一到任，他就用了十三天时间，去了十四个乡，对全县的水文地理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给上级杜学士写了这封信，提出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并且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文章围绕“开河”一事，首先论证“开河”的必要性，然后论证其可能性，最后再从职守方面说明“导利去害”的责任感。文章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上，呈送。杜学士，杜杞，字伟长，宋代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人，当时任两浙转运使（官名，浙江地区的行政长官），是王安石的上司。杜杞曾经官任“学士”，所以称他为“杜学士。”开河，疏通河道，兴修水利。

〔2〕十月句——谨再拜，恭敬地再次向您行礼，古时书信中向对方表示敬意的客套话。谨，谨慎恭敬。奉书，双手捧着书信呈递。阁下，对官员的敬称。

〔3〕不更事物之变——不懂得人情世故。更（gèng），经过，经历，引申为懂得，理解。事物之变，事物的发展变化。

〔4〕备官节下——在您部下当官任职。备，充当。节下，部下。

〔5〕以身得察于左右——身，亲身。察，考察了解，左右，对人的敬称，这里指杜杞。

〔6〕事可句——施设，建设，办理。因循，照老规矩办事，守旧。苟简，随随便便，马虎草率。辜，辜负。另本作“孤”。大君子，尊称杜杞。

推举引荐。职，职责。宜，应当。

〔7〕跨负江海——即“跨江负海”，跨越钱塘江，背靠东海。

〔8〕所去——“去所”，去处，归宿。去，往。

〔9〕无水忧——没有水灾的顾虑。水，这里指水患，水灾。忧，忧愁，顾虑。

〔10〕浍（kuài）——田间水沟。

〔11〕长老句——长老，年长一辈的老人。钱氏，指五代时的吴越王。当时钱镠（liú）占领江浙一带地区，自称吴越王，传到他的孙子钱俶（chù）时，降宋，前后共立国八十六年（公元893—978年）。置，设置。营田吏卒，管理营田的小官和差役。营田，官府招收破产农民或流亡人员开荒种地，这种制度叫“营田”。浚（jùn），疏通，深挖。之，代词，它，指河道。恃以丰足，依靠这些水利得到丰衣足食。

〔12〕自并——自行组织起来。并，聚集起来。

〔13〕向之句——从前的河道渐渐地变浅堵塞了。向，向来，从前。稍稍，渐渐。潴（zhū），水停存，这里用作动词。原是名词，指水停聚的地方。

〔14〕幸而句——幸，幸好，幸运地。雨泽时至，按季节下雨。犹，还。方，当。历，经过。旬，十天。涸（hé），干。可立而须，可以立即出现。指“众川”干涸得很快。须，等待。

〔15〕故今句——邑民，本县的老百姓。独，特。辄，往往，总是。

〔16〕是皆句——这都是由于人没有尽到力量，而不是年成的过错。是，这。岁，年成。咎（jiù），过错。

〔17〕某为句——我在这个县当县令，很幸运地赶上今年大丰收。穰（ráng），丰收。

〔18〕以为句——有余，有余粮，指大丰收后生活富裕。暇（xiá）时，农闲的时候。

〔19〕而无句——无，无论。稚少，少年儿童。稚，幼。惩，警戒，因受害而提高警惕。数（shuò），屡次，频繁。翕然，和顺齐心的样子。翕（xī），和顺。劝，劝勉。趋，归向，奔赴，投入。之，代词，代“开河”，即兴修水利。爱力，舍不得力气。

〔20〕夫小人句——语见《商君书·更法》：“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

成。”《西门豹治邺》中也说过：“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小人，指老百姓，这是古代士大夫对人民群众的蔑称。乐成，享受成果。虑始，商议开创新的事业。

〔21〕诚有句——果真是很有好处的事，还要勉强他们去做，何况兴修水利这件事是他们自愿要办的呢！诚，果真。强，勉强。

〔22〕窃以为句——我个人认为这些情况也是您所愿意听到的。窃，私自，表示个人意见时所用的谦词。执事，左右办事的人。古人的书信中，为了表示敬意，常称对方为执事，这是指杜杞。

〔23〕伏惟句——伏惟，意思是“我认为”，“我想到”，谦敬说法。讲，研讨。汲（jí）汲，急忙的样子。

〔24〕夫此句——此，这，指兴修水利。长（zhǎng）民之吏，地方官。长民，民的长上，即统治人民。致意，注意，留心。辄，就，这里有“立即”的意思。具，完备；详尽。闻，上报，相当于“汇报给……知道”。州，比县高一级的行政单位。既，已经。

〔25〕顾其句——但是这件事的详细安排还没有传达到您的耳边，因此，我就又逐条地向你汇报，希望您稍加留意。顾，但是，不过。措事，事情的具体措施。彻，达到，指传达到您的耳边。复，又。条件，逐条逐件。唯，同“惟”，希望。少，稍稍。留聪明，留意。聪明，指精神，注意力。

〔26〕有所句——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您多多指教而不予责备，那我就很荣幸了。未安，不妥善。诛，责备。幸甚，很荣幸。

# 与马运判书[1]

运判阁下：比奉书[2]，即蒙宠答[3]，以感以怍[4]。且承访以所闻[5]，何阁下逮下之周也[6]！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7]。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8]。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9]。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10]？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11]。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12]？在阁下之明，宜已尽知，当患不得为耳[13]。不得为，则尚何赖于不肖者之言耶[14]？

今岁东南饥馑如此[15]，汴水又绝[16]，其经画固劳心[17]。私窃度之[18]，京师兵食宜窘[19]，薪刍百谷之价亦必踊[20]，以谓宜料畿兵之驽怯者[21]，就食诸郡[22]，可以舒漕挽之急[23]。古人论天下之兵，以为犹人之血脉，不及则枯，聚则疽[24]。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势也[25]。倘可上闻行之否[26]？

**【注　释】**

〔1〕这封同马运判论理财问题的信，是宋仁宗（赵祯）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写的。当时旱灾严重，经济危机，民不聊生。朝廷不去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是靠加重对人民的盘剥来增加收入。王安石把这种情况比喻为关起门来同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即便把儿子的钱全部赚到手，全家的财富也没有增加！这个比喻用得好，既幽默又辛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马运判，即马遵，字仲涂，饶州（治所在今江西省波阳县）人，当时任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简称"运判"，所以称他为"马运判"。

〔2〕比（bì）奉书——比，近，才。奉书，奉上一封信。奉，呈送，恭敬地双手捧着，表示客气。

〔3〕宠答——指马运判的回信，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宠，宠爱。对上级表示尊敬的话。

〔4〕以感以怍——又感激，又惭愧。以，又，这里用作连词。怍(zuò)，惭愧。

〔5〕且承访以所闻——承，承蒙，受到。访，访问，询问。闻，见闻。

〔6〕逮下之周——对待下级很周到。逮（dài），及，到，这里是"对待"的意思。下。这里指在下位的人，下级。周，周到。

〔7〕尝以句——尝，曾经。以谓，即"以为"，认为。谓，同"为"。空穷，贫穷，空乏。这里指国家财政困难。费出，费用、支出，这里指国家财政的开支。无节，没有节制。生财之道，开发财源的方法。道，方法，法则。故，缘故。

〔8〕富其家句——富其家者，使家庭富裕起来的办法。富，使富裕，使动用法。资之，取之于，这里可引申为"有赖于"。资，动词，取。国，这里沿用古代诸侯国的概念，意即地区。天下，指全中国。欲，要。资之天地，指开发大自然，扩大生产，增加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天地，指大自然。

〔9〕盖为句——盖，发语词，用在句首，有"大概"、"大凡"的意思。为家者，治家的人，即家长，一般指父亲。为（wéi），治理。不为其子生财，不因为他的儿子而得到财富。为（wèi），因。

〔10〕有父句——有了父亲的严格管教，儿子就会生财致富，那么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呢？

〔11〕今阖句——阖（hé），关、闭。市，动词，交易，做买卖。门之外莫入焉，大门以外的财富一点也进不来。莫，勿，不。

〔12〕盖近世句——近年来，谈论财政的言论虽然很好，但不过是帝王索取老百姓财富的方法罢了，只不过是父亲和儿子关起门来做生意那样的事，国家怎么会不穷困呢！近世，近年来。善，完善，好。有国者，指国王。术，方法，手段。耳，句末语气助词，用如“而已”，罢了的意思。直，特，只不过是。困，贫困。与（yú），同“欤”，表示推测、估计的语末助词。

〔13〕在阁下句——明，聪明、贤达。宜，应当。患，忧虑。不得为，得不到机会去做，去实行以上正确的理财方针。

〔14〕赖（lài）于不肖者——赖（lài），依靠。不肖者，不贤的人，这里是作者自谦之词。

〔15〕今岁东南饥馑如此——指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我国东南地区大旱，灾荒严重。馑（jǐn），荒年。王安石在这年写的《读诏书》一诗说：“去秋东出汴河渠，已见中州旱势强。”

〔16〕汴水又绝——汴（biàn）水，即汴河，也叫汴渠。自河南省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开封市入江苏省境内，注入淮河，是宋朝京城通往东南的水运干道。绝，指河运断绝，因干旱水枯所致。

〔17〕其经画固劳心——经画，经营谋划。固，本来，诚然。

〔18〕私窃度之——私窃，私下，私意，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度(duó)，考虑、揣度、估计。

〔19〕京师兵食宜窘——京师，京城，首都，详见韩愈《论佛骨表》注〔33〕。宜，大概，想必。窘，贫乏，困难。

〔20〕薪刍百谷之价亦必踊——薪，柴。刍（chú），喂牲口的草料。百谷，谷类的总称，这里指各种粮食。踊，这里指物价往上涨。

〔21〕料畿兵之驽怯者——料，料理，这里是检查、计点的意思。畿兵，京畿的驻军。畿（jī），京城附近的地区。驽怯者，低劣、胆怯的人，这里指才能低下、缺乏战斗力的老弱士兵。驽（nú），本指劣马，比喻才能低下。

〔22〕就食诸郡——到京畿以外其他各郡去就食，意指分兵驻札各地，就地解决给养问题。

〔23〕舒漕挽之急——舒，缓和。漕，水漕，指水运。挽，拉车，指陆运。

〔24〕古人句——犹，如同，象。血脉，人体内血液流通的脉络。不及，达不到，指血液不足。枯，干枯，枯竭。聚，积聚。这里指血液多而又壅塞不通。疽（jū），痈疽，一种毒疮。这里指血脉凝聚，不流通。

〔25〕势——情势。

〔26〕倘可上闻——倘，或许。上闻，上报给皇帝。闻，达，传达。

# 答司马谏议书[1]

某启[2]：昨日蒙教[3]，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4]，而议事每不合[5]，所操之术多异故也[6]。虽欲强聒[7]，终必不蒙见察[8]，故略上报[9]，不复一一自辨[10]。重念蒙君实视遇厚[11]，于反复不宜卤莽[12]，故今具道所以[13]，冀君实或见恕也[14]。

盖儒者所争[15]，尤在于名实[16]，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17]。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18]。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19]，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20]，以授之于有司[21]，不为侵官[22]；举先王之政[23]，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24]，不为征利；辟邪说[25]，难壬人[26]，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27]，则固前知其如此也[28]。人习于苟且非一日[29]，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30]、同俗自媚于众为善[31]，上乃欲变此[32]，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33]，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34]？盘庚之迁[35]，胥怨者民也[36]，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37]。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38]。度义而后动[39]，是而不见可悔故也[40]。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41]；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42]，守前所为而已[43]，则非某之所敢知[44]。

无由会晤[45]，不任区区向往之至[46]。

**【注　释】**

〔1〕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官至同平章事（宰相），实行变法。司马光曾三次写信加以诬蔑和攻击。本文是王安石给司马光的第二封复信，写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信中有力地批驳了司马光的攻击，表达了王安石坚决变法的决心。司马谏议，即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当时在谏议院任右谏议大夫，所以王安石称他为“司马谏议”。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离开朝政十五年，专力主编《资治通鉴》。哲宗即位，任他为尚书左仆射，他当政不久，新法都被废止了。本文的体裁是书信，其实是一篇驳论性的论说文。在写法上，能抓住关键，逐条批驳司马光提出的所谓“侵官”等四条罪状，虽寥寥数语，但理直气壮，字字千钧，体现了王安石文笔雄健，精练谨严的风格。

〔2〕某启——写信人陈述以下的意见。某，代词，写信人在草稿上用以暂代自己的姓名，这里是王安石自称，在正式的信件上，还是要写上真实姓名的。启，动词，陈述，表示开始对收信人说话了。旧时书札常用此字，所以书信也叫“书启”。

〔3〕蒙教——承蒙您指教，意思是“收到了您的来信。”蒙，表敬意的副词，承，受。

〔4〕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同为群牧司判官。窃，私下，但它的意义已经虚化，只是作为表示客气的副词。君实，司马光的字，古代写信称呼对方的字，是表示尊敬。游处，交游相处。相好，彼此友好。

〔5〕而议事每不合——而，转折连词，然而。议事，议论朝政。每，常常。

〔6〕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这是因为所采取的政治主张有许多不同的

缘故。所，特殊的指示代词，在这里，用在动词“操”的前面，和“操”组成“所”字结构。“所”指代动词“操”的对象。为了明确表出这个对象是什么，可以在“所”字结构后面再加一个名词“术”，使所指代的内容具体化。这时，“所”字结构就成了这个名词“术”的定语，它们之间用“之”字连接。“所操”是“术”的定语，“所操”的内容就是“术”。操，持，采取。术，名词，这里指政治主张和治国方法。也，语末助词，这里有协助判断的作用。

〔7〕强聒——硬在耳边罗嗦，对方不愿听硬要他听，意即强作解释。聒（guō），语声喧杂。

〔8〕终必不蒙见察——结果一定还是不会得到您的谅解。见，被，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察，考察，这里是理解、谅解的意思。

〔9〕故略上报——所以简略回信。上报，回信，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司马光为反对新法，曾连续三次给王安石写信，第一封《与王介甫书》，长达三千字。王安石收到信后，当即回了一封短信，即本文中所说“故略上报”一事，后来经过考虑，又写了这封信。

〔10〕不复一一自辨——复，再。辨，通“辩”，辩白，辩解。

〔11〕重念蒙君实视遇厚——重念，又想到。重，复，再一次，又。视遇厚，看待优厚，即高看，厚待。

〔12〕于反复不宜卤莽——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草率、不礼貌。于，介词，在。反复，这里指书信往来。宜，应当。卤（lǔ）莽，同“鲁莽”，冒失，马虎草率，不礼貌。

〔13〕故今具道所以——所以现在详细地说明理由。故，所以。具，同“俱”，完全，详尽，副词。道，动词，说。所，特殊代词，用在介词“以”前，组成“介宾结构”，“所”是“以”的前置宾语，指代“理由”。

〔14〕冀君实或见恕也——冀，希望。或，或许。恕，宽恕、原谅

〔15〕盖儒者所争——盖，连词，表示承接上文发表议论，一般用在句首，亦称“发语词”。儒者，信奉孔子学说的读书人，这里泛指读书人。

〔16〕尤在于名实——尤，尤其是。名实，名称和实际。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指责的四条罪状，不符合事实，所以先辨名实。

〔17〕得——动词，得到。这里是“弄清楚”的意思。

〔18〕今君句——以为，认为。侵官，侵犯原有官吏的职权。王安石变法

后增设了新的官署，如“制置三司条理司”，司马光攻击说这是“侵官”、“乱政”。生事，制造事端，无事找事。司马光认为，新法废旧立新，名目繁多；王安石又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这是不守祖宗旧法，“生事扰民”。征利，设法生财，与民争利。征，求，取。拒谏，拒绝接受意见。实际上是不接纳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的意见。致，招来，导致。怨谤，怨恨和诽谤。

〔19〕以谓受命于人主——以谓，认为。谓，同“为”。受命，接受命令。人主，皇帝，这里指宋神宗赵顼（xū）。

〔20〕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议定法令制度，并且在朝廷上经过修正审定。而，连词，并且。“议法度”在先，“修之”在后，用“而”连接它们，表示顺承关系。

〔21〕以授之于有司——以，连词，并且，这里用如“而”。授……于……，相当于“交……给……”。之，代词，它，指法度。有司，有专职的官吏。

〔22〕不为——不算是。为（wéi），是，动词。

〔23〕举先王之政——实行前代君主的政策。举，实施。

〔24〕为天下理财——替国家料理整顿财政。为（wèi）介词，替，给。

〔25〕辟邪说——驳斥错误的言论。辟，排除，驳斥。

〔26〕难壬人——难（nàn），动词，批驳、斥责。壬（rén）人，善于巧言献媚的坏人。

〔27〕之——助词，取消“怨诽多”这个句子的独立性，表示语意未完，让读者接看下文。

〔28〕固前——固，本来。前，事前，预先。

〔29〕人习于苟且非一日——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是一天了。苟且，得过且过，不作长远打算。

〔30〕多以——多半认为。不恤国事——不关心国家大事。恤（xù），关心，顾念。

〔31〕同俗自媚于众——附合世俗之见，向众人讨好献媚，有“哗众取宠”的意思。

〔32〕上乃欲变此——皇上却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乃，副词，却。

〔33〕以抗之——以，介词，用来。抗，抵抗，抵制。之，代词，指政敌。

〔34〕何为而不汹汹然——何为，即“为何”，为什么。疑问代词作宾

语，常放在介词之前。汹汹，形容波涛的响声，这里指保守派的大吵大闹。然，形容词词尾，“……的样子。”

〔35〕盘庚之迁——盘庚迁都。盘庚，商代（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国君，商汤的第九世孙。《尚书·盘庚》：“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从商汤到盘庚，共迁都五次。盘庚即位后，认为国都商（今河南省商丘市）地势低隘，土地贫瘠，不可行教化，决定迁都到亳（bó）之殷（今河南省偃师县）。一说，盘庚为了巩固商朝的统治和避免自然灾害，决定把国都从奄（今山东省曲阜市）迁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之，助词，取消“盘庚迁”这个句子的独立性，表示语意未完。

〔36〕胥怨者民也——相与抱怨的是自由民。胥（xū），副词，相与，都。民，自由民，老百姓。

〔37〕非特……而已——不仅仅……罢了。非特，岂止，不仅仅。

〔38〕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而改变他的计划。为，介词，因为。其，代词，他，指盘庚。度，名词，法则，计划。

〔39〕度义而后动——考虑到这样作正确，然后就行动起来。度（duó），动词，揣猜，考虑。

〔40〕是而不见可悔故也——是，动词，认为正确。不见可悔故，看不见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理由。

〔41〕如君句——如，如果。在位，身居宰相的职位，这里指执掌朝政。有为，有所作为，做一番事业。膏泽，用作动词，施恩惠的意思。膏，脂肪。泽，润泽。斯，指示代词，此，这些。则，那么。知，知道，这里是“承认”的意思。

〔42〕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如果说今天应当什么事情都不做。事事，做事。在文言文中，两个名词连用，从上下文看，如果没有并列关系，也没有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其中必有一个名词用作动词。前一个“事”字就是如此，名词动化，当“做”讲。后一个“事”是名词。

〔43〕守前所为——墨守以前的作法。所，代词，代作法，陈规。为，动词，作。

〔44〕则非某之所敢知——那就不是我王安石所敢领教的。这是不接受对方意见的婉转说法。

〔45〕无由会晤——无由，没有机会。由，理由，机会。会晤（wù），见面。

〔46〕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内心不胜敬仰。这是古时写信的客套话。不任，不胜。区区，即“拳拳”，形容诚挚的爱。向往之至，向往仰慕到了极点。之，动词，到。至，极点。

# 答曾公立书[1]

某启：示及青苗事[2]。治道之兴，邪人不利，一兴异论，群聋和之，意不在于法也[3]。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4]。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5]。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6]。一部《周礼》[7]，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奸人者因名实之近，而欲乱之，眩惑上下，其如民心之愿何[8]？

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9]。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10]。"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11]"。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12]。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13]，辇运之费[14]，水旱之逋[15]，鼠雀之耗[16]，而必欲广之[17]，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18]，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19]？

公立更与深于道者论之，则某之所论无一字不合于

法[20]；而世之哓哓者，不足言也[21]。因书示及，以为如何[22]？

**【注　释】**

〔1〕这封信写于宋神宗（赵顼）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即顽固派激烈反对"青苗法"的时候。"青苗法"的推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官僚地主的高利贷剥削和土地兼并，这就必然激起他们拼命反对。这封信中，王安石从正面阐明了"青苗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对攻击"青苗法"的人以有力的回击。

〔2〕示及青苗事——来信谈到了关于"青苗法"的事。示及，谈到。青苗，指"青苗法"。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该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凡是有青苗的农户（中农及中小地主），可以请受朝廷贷款，待收成后按十分之二的利息归还，如遇灾荒，可推至下年还清。这就限制了大地主的高利贷盘剥。

〔3〕治道句——治道，治国的正确方法，指"熙宁新法"，即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兴，兴起，广泛推行。邪人，坏人，不正派的人。这里指反对新法的顽固派，下文的"奸人"同此。异论，指反对新法的奇谈怪论。群聋，一群政治上的聋子，即不明事理，闭目塞听的人。和（hè），跟着别人学舌，随声附和。意，用意。法，指"青苗法"。

〔4〕孟子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梁惠王说，要讲"仁义，不要讲"利"。这里，王安石对孟子的话作了新的解释。曲防遏籴（dí），语出《孟子·告之下》。齐桓公在魁丘与诸侯会盟，盟约中有一条规定各诸侯国之间"无曲防，无遏籴"。曲，不守王法。防，设防，指设立关卡。遏，阻止。籴，买米，这里指各诸侯国的人民互相越境购买粮食。

〔5〕至狗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意思是，富家的猪狗把人吃的粮食都吃掉了，却不用法度去禁止；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去开仓赈济。王安石引用这两句话时，作了改动。彘（zhì），猪。第一个"食"是动词，吃，第二个"食"是名词，粮食，食物。检，禁止。饿莩（piǎo），饿死的人的尸体。发，发放，散发，这里指发放救灾的粮食。政事，国家大事。

〔6〕政事句——这句是说，包括"青苗法"在内的有关理财的新法，都

是合理的。理财，整理财政。义，义理，正义。

〔7〕《周礼》——相传为周公（姬旦）所著，是论述周王朝政治和经济的一部典籍。王安石曾撰写《周官新义》，《周官》就是《周礼》。

〔8〕奸人句——因，凭借，利用。乱，混淆。眩（xuàn），迷惑。上，皇上，朝廷。下，人民群众。

〔9〕始以为句——请，领取青苗钱。遏，阻止。纳，交纳，指归还青苗钱的本和利息。却，推却。

〔10〕盖因句——大概按照人民的利益去作有利于他们的事，就必然会这样的吧！盖，大概。因，顺着，依着。然，这样。

〔11〕然而句——这是有的人责难"青苗法"的话。二分，指青苗钱每次收十分之二的利息。贷，出借。不若，不如。与，给。

〔12〕不可句——不能继续办就是只讲恩惠而不知道办理国家大事，不是既给人民好处而又不破费财力的办法。惠，恩惠、好处。

〔13〕俸（fèng）俸禄。薪水。

〔14〕辇运之费——运输的费用。辇（niǎn），古代人拉的车子。

〔15〕水旱之逋——遇有水旱灾害的年头，领青苗钱的人暂时拖欠交还。逋(bū)，拖欠。

〔16〕耗——消耗，损失。

〔17〕广——同"扩"，扩大。

〔18〕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待，等到。饥，饥荒年月。直与之，直接给农民。

〔19〕则二分句——那么收取二分利息，正是按照历年收成的平均数来定的标准，哪能随便更改呢？常平，常年收成的平均数。中正，合乎标准，公平合理。易，更改。

〔20〕公立句——您进一步同深明大义的人讨论这件事，就会知道，我所讲的道理，没有一个字不合于治国的法则的。更，进一步。

〔21〕而世之句——而社会上那些乱嚷乱叫无理取闹的人，是不值得一提的。这里体现了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譊（náo）譊，争辩声，引申为喧闹嘈杂。

〔22〕因书句——因为您来信谈及这件事，我才说了以上的话，不知您认为如何？此句与开头相呼应。

# 答李资深书[1]

某启：辱书，勤勤教我以义命之说[2]。此乃足下忠爱于故旧[3]，不忍捐弃[4]，而欲诱之以善也[5]。不敢忘！不敢忘！虽然[6]，天下之变故多矣[7]，而古之君子，辞、受、取、舍之方不一[8]。彼皆内得于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9]。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时若可疑[10]；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尝有悔也[11]。若是者，岂以夫世之毁誉者概其心哉[12]？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13]。顾非与足下久相从而熟讲之，不足以尽也[14]。多病无聊[15]，未知何时得复晤语[16]，书不能一一[17]，千万自爱[18]。

**【注　释】**

〔1〕李资深，李定，字资深，江西临川人，王安石的同乡和朋友。他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又担心王安石受保守派的攻击、迫害，因此写信给王安石，有所提醒和规劝。这篇是王安石的复信，信中提出，在严峻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在反对派诽谤打击之下，必须胸有主见，坚持正确原则，表现出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和推行新法的坚强意志，这篇文章仅有二百来字，但却写得雄健有力，结构谨严，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好文章。

〔2〕勤勤教我以义命之说——勤勤，勤劳，诚恳。义命之说，义理和天

命的学说、看法。

〔3〕忠爱于故旧——忠爱，忠诚和爱护。故旧，老朋友。

〔4〕捐弃——抛弃。捐，放弃。

〔5〕诱之以善——诱，劝诱，引导。以，介词这里是“以至于”，表示事情的结果。善，完善，美好。

〔6〕虽然——即使这样。

〔7〕变故——事物或局势突然变化。故，事。

〔8〕辞、受、取、舍——推辞、接受、采取、舍弃。

〔9〕彼皆句——他们在内心里都有一种原则，能主动地支配事物，而不被事物所支配。彼，他们。内得于己，在内心里有所得，指心里有正确的原则。物，一切事物，这里指反对派的诬蔑和攻击。乎，这里用如“于”，介词，被。

〔10〕故其迹时若可疑——故，所以。迹，行迹行为。时若可疑，有时好象是可疑的。

〔11〕未尝有悔——从不后悔。未尝，不曾。

〔12〕若是句——象这样的人，难道会把社会上的毁谤和吹捧放在心上吗？岂，难道，怎么。毁，诽谤。誉，给以荣誉，吹捧。概其心，放在心上。

〔13〕若某句——象我这样的人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但我个人有志气向这个目标努力。若某者，象我王安石这样的人。私，私自，个人。

〔14〕顾非句——但是不能和你长期相处而反复讨论，是不能说得清楚详尽的。顾，但。久相从，常往来。熟讲，反复讨论。

〔15〕无聊——心情没有寄托，没有趣味。

〔16〕得复晤语——能够再次见面说话。得，能够，晤，会面。

〔17〕书不能一一——信里不能把每一件事都谈到。

〔18〕千万自爱——千万，一定，务必，表示叮嘱。自爱，自己注意爱护自己，多加保重。

# 答曾子固书[1]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岂胜向往[2]！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3]。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4]，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5]。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6]？子固读吾书每如此[7]，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8]。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民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9]。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10]。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11]？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12]。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13]。子固视吾所知[14]，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15]。子固以为如何？

苦寒[16]，比日侍奉万福[17]，自爱[18]。

**【注 释】**

〔1〕这是王安石与曾子固（曾巩）讨论治学方法的一封信，提出了三点重要内容：一、主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强调博览群书，取百家之长以获得广博知识的重要性，这对当时只知读经的学风是很大的冲击。二、与此同时，指出要注重实际调查，"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这种把书本知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三、写文章要能切中时弊，尖锐指出当时学士大夫的"沉没利欲"是造成社会风俗败坏的原因。这是一篇逻辑严密的说理文。文章中心论点鲜明突出。在批判曾子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时，作者不仅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且举扬雄的事例加以印证，使文章更富有说服力。文章首尾呼应，结构严密。

〔2〕久以句——很长时间因病没有写信问候，怀念之情怎能说得完呢！以，因为。不为问，没有写信问候。岂，怎么，哪里。胜，尽，完。向往，想念，思慕。

〔3〕前书句——前书，前一封信。疑，疑心。于读经有所不暇，忙于读经没有时间再去读其他书籍。经，这里指"四书""五经"。暇，空闲。

〔4〕佛经——指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经书典籍。

〔5〕乱俗——败坏社会风俗和教化。

〔6〕某但言句——但，只。别于，不同于，区别于。中国圣人之经，指儒家传统的经典。

〔7〕每如此——常常这样。这里意思是曾巩常常误解王安石去信的内容。

〔8〕然世句——全经，完整、全部的经典。读经而已，只读几本传统的儒家经典就停止，就够了。不足以知经，不能真切了解经义。

〔9〕故某句——百家诸子之书，先秦到汉初各个学派的著作。《难经》，即《黄帝八十一难经》，我国古代医书，相传是战国时秦越人（扁鹊）所著。《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共二十四卷，传说是上古时黄帝与岐伯关于医学的相互问答，是我国最古的医书。《本草》，指我国古代最早的药物学著作。诸，许多，各种。小说，本义是小家之说，即"小道"，细小的学问。凡神话传说，志怪、传奇都叫小说，范围比现代的小

说宽。女工，指从事纺织等手工劳动的妇女。问，调查，请教。为，做到。大体，大概，要领。

〔10〕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不这样就不能详尽了解圣人的缘故吧。

〔11〕扬雄句——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扬雄虽然说过不喜欢非议圣人的著作。好（hào），爱，喜欢。扬雄《法言·吾子》："观书者譬如观山及水，……，舍舟航而济（过河）乎渎（dú，水沟）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舍弃）大圣而好乎诸子（诸子百家的著作）者，恶（wū，怎么）睹（dǔ，看见），其识道也！"墨，指《墨子》，记录先秦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dí）言行的书。晏，指《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臣晏婴言行的一部书。邹，指《邹子》，四十九篇，相传为战国时齐人邹衍所著，属阳阳家，已失传。庄，指《庄子》，是战国时道家学派庄周的著作。申，指《申子》，六篇，相传为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申不害的著作，已失传。韩，指《韩非子》，战国后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的著作。

〔12〕彼致句——他是已经取得应有的知识以后才去读诸子百家及其他著作的，由于他读时有所取舍，所以各家的思想观点并不能扰乱他本人的思想体系。彼，他，指扬雄。致其知，得到他应有的知识。异学，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学派，这里指儒家以外的学派。

〔13〕惟其句——惟其，正因为。所以，用来。明，阐明，发明光大。吾道，我自己的思想，主张。

〔14〕所知——所认识，所理解的。

〔15〕方今句——方今，当今。学士大夫，泛指当时读书做官的人。沉没利欲，沉没在功名利禄，兼并倾轧等欲望中。以言相尚，用浮夸的言词互相吹捧争胜。自治，自我约束。

〔16〕苦寒——天气非常寒冷。

〔17〕比（bì）日侍奉万福——比日，近日，近来。侍奉万福，伺候父母多福，这是旧时写信给父母健在的人的一种客套话。侍奉，伺候敬重父母。万福，多福，一切都好。

〔18〕自爱——自己多多保重。

# 游褒禅山记[1]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2]，而卒葬之[3]，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4]。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5]。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6]。距洞百余步[7]，有碑仆道[8]，其文漫灭[9]，独其为文犹可识[10]，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11]。其下平旷，有泉侧出[12]，而记游者甚众[13]，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14]，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15]，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16]，入之愈深，其进愈难[17]，而其见愈奇[18]。有怠而欲出者[19]，曰：“不出，火且尽[20]。”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21]，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22]，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23]！方是时[24]，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25]。既其出[26]，则或咎其欲出者[27]，而余亦悔其随之[28]，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29]。

于是余有叹焉[30]。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

虫鱼、鸟兽，往往有得[31]。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32]。夫夷以近[33]，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34]，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35]，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36]，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37]，于人为可讥[38]，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39]？此余之所得也。余于仆碑[40]，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41]，后世之谬其传[42]，而莫能名者[43]，何可胜道也哉[44]！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45]。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46]，长乐王回深父[47]，余弟安国平父[48]，安上纯父[49]。至和元年七月某日[50]，临川王某记[51]。

**【注　释】**

〔1〕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文章是游记体，但重点却是由游山的感想而发表议论，实际上是一篇别致的论说文。论说和记事结合得紧密而自然。作者以游山作比喻，说明治学或创业等，都必须深入探索，百折不回，反对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文如其人。王安石本人就是志大才高，有见识，有魄力，无论是治学还是从事事业，都要求“尽吾志”而登峰造极。这篇采用“因事见理”写法的游记，是王安石三十四岁所作，他五十一岁拜相，学业著述也达到较高的成就。可以说，这篇游记中的宏论，正是当时作者壮志未酬、求之以达的真实反映。其次，文章由“仆碑”引出对待古代文献必须深思慎取的见解，是可取的。以上两点，有主有从，布局得当。文章写得既生动形象，又富于哲理意味。褒（bāo）禅山，在今安徽省含山县北。

〔2〕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浮图，佛教名词，梵（fàn）语（印度

古代的一种语言）“Buddha”（佛陀)的译音,也写作“浮屠”或“佛图”，意思是“觉者”、“智者”，本指“佛”，因称佛教徒为佛图氏，佛经为浮图经。也有称“佛塔”为“浮图”的，那是因为将“佛塔”的音“窣堵波”误译作“浮图”所致。这里指“和尚”。慧褒，唐代著名高僧。舍，筑屋定居，这里用作动词。

〔3〕卒葬之——终于葬在那里。卒，与上文“始”照应，意思是“最后”、“终于”，不是“死”。

〔4〕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就把这座山的名字叫作“褒禅”。以，因为。故，缘故，原因。名，用作动词，命名的意思。之，代词，它，指华山。禅，梵语“禅那”的省称，也叫“坐禅”‘就是坐而静思，是佛教徒追求成佛的一种形式，后来泛指佛教所属的人和事物，如“禅院”、“禅杖”、“禅师”等。

〔5〕庐冢——即“庐墓”。古时为了孝顺父母或尊敬师长，在他们的墓旁盖起房舍，以守护坟墓，这些墓旁的房舍，叫“庐冢”。这里指慧褒的弟子在慧褒墓旁盖的房舍。庐，房屋。冢（zhǒng），坟墓。

〔6〕以其乃华山之阳——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其，代词，它，指华山洞。乃，为、是，这里有“在”的意思。阳，山的南面。

〔7〕步——古代常用的长度单位，说法不一，有的说六尺是一步，有的说八尺为一步，近代的营造尺（建筑用尺）五尺为一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这里泛指走路自然迈出的步。

〔8〕仆道——即“仆于道”，“于”字者略。倒在路上。仆（pū），倒。

〔9〕其文漫灭——碑上成篇的文字已经蚀坏剥落，模糊不清，其，代词。代石碑。文，碑文，碑上成篇的文字。下文“独其为文”的“文”，指石碑上残存仅有的文字。漫灭，模糊，磨灭。

〔10〕独其为文犹可识——独，唯独，只是。为，有。一说，为，用来加强说明“文”的，无义，也通。犹可识，还可以辨认出。识，辨识。

〔11〕今言句——现在把“花山”的“花”（huā）读作“华实”的“华”（huá），大概是读音错误。古代最初没有“花”字，“花朵”的“花”，“华夏”的“华（huá）”，姓华的“华（huà）都写作“华”，后来才造了新字“花”，于是“花”“华”分家，读音也不同了。碑文中的

"花山"是读古音而写今字，如果读成"华（huá）"的今音，是把音读错了。言，这里是"念"、"读"的意思。盖，承接上文，解释原因，有"大概"的意思。谬（miù），错误。

〔12〕侧出——从旁边涌出。

〔13〕记游——指在前洞洞壁上题诗文留念。

〔14〕有穴窈然——穴，山洞。窈（yǎo）然，深远幽暗的样子。

〔15〕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那些喜爱旅游的人也不能走到后洞的尽头。则，那。其，那些。好游者，喜爱游山玩水的人。穷，尽，即走到洞的尽头。

〔16〕拥火以入——拥火，举着火把。拥，持、拿。以，用法同"而"。

〔17〕其进愈难——向前进就越发不容易。其，指示代词，那，指代"入之愈深"。

〔18〕而其见愈奇——那所见到的景象越发奇妙。其，指示代词，那，指代"入之愈深，其进愈难"。

〔19〕怠——懈怠，懒于深入。

〔20〕且——即将，快要。

〔21〕盖——发语词，大概。

〔22〕尚不能十一——还不到十分之一。

〔23〕又加少——更加少。加，副词，更加。一说，加少，增加少的程度。加，动词，增加。此说也通。

〔24〕方是时——正当这个时候。方，当，正在。是时，指决定从洞中退出的时候。

〔25〕明——动词，照明。

〔26〕既其出——已经出洞。其，助词，无义。

〔27〕咎（jiù）——责怪。

〔28〕其——代词，这里代指作者自己。

〔29〕极夫——极，尽，畅快。这里是尽情享受的意思。

〔30〕叹——感慨。

〔31〕得——心得，收获，体会。

〔32〕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因为古人思考探究得深入而且广泛。以，因为。其，代词，他，指古人。而，且。无不在，指广泛，有广度。

〔33〕夷以近——指路平而且近。夷，平坦。以，连词，用如“而”，而且。

〔34〕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瑰怪，珍贵奇异。观，用作名词，可观的景象。

〔35〕不随以止——不跟随别人中途停止。

〔36〕无物以相之——没有外物来帮助他。物，外物，外力。相(xiàng)：辅助。

〔37〕力足以至焉——下面省去“而不止”之类的话。意思是，力量足以达到那里，却没有达到。

〔38〕于人为可讥——在别人看来是可讥笑的。

〔39〕其孰——其，难道。孰，谁。

〔40〕余于仆碑——我对于倒在道上的古碑。于，对于。

〔41〕以悲——以，“以之”的省略，因此。悲，感叹。

〔42〕谬其传——错误地流传了，即以讹传讹。谬，动词，弄错。其，代词，它，指古书。

〔43〕莫能名——没有人能说明白，这里指古书失传。名，动词，“识其本名”，或“说明白”。

〔44〕何可胜道——哪能说得完。胜，尽，完。

〔45〕此所以……也——这就是……的缘故啊。慎取，慎重地采取。之，指流传的书籍等材料。

〔46〕萧君圭君玉——萧君圭，字君玉。生平不详。

〔47〕长乐王回深父——长乐，地名，宋朝长乐郡，治所在今福建省闽侯县。王回深父，王回，字深父，北宋知名理学家。《宋史·儒林传》记载：王回，侯官（今福建省闽侯县）人，曾考中进士，任卫真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主簿。不到一年，托病辞官，终身不复仕，有文集二十卷。父同“甫”，下文“平父”、“纯父”的“父”，同此。

〔48〕安国平父——王安国，字平父，王安石弟，宋神宗熙宁初年召试及第，曾任西京国子教授、秘阁校理等官职，卒年四十七岁。

〔49〕安上纯父——王安上，字纯父，王安石最幼弟。

〔50〕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至和，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公元1054—1056年）。

〔51〕王某——王安石自称。

#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1]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姓名[2]。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3]，始稽之众史[4]，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5]；自杨偕已上，得其官[6]；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7]，于是书石而镵之东壁[8]。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9]。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10]。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11]。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12]。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13]。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14]？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15]。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16]。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17]。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18]！

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19〕，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20〕。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21〕。此盖吕君之志也〔22〕。

**【注　释】**

〔1〕本文作于宋仁宗（赵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当时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文题虽叫“题名记”，其实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议论文。仅在第一段记叙“厅壁题名”的大概，接着就借题发挥，直抒政见，论述“理财”以及“用人”的重要性，为后来的变法制造舆论，最后又归结到“厅壁题名”上来。文章放得开，收得拢，语言详略有致，结构紧凑、集中。度支副使、度支的最高长官。据《宋史·职官志》：北宋王朝中央设“三司使”一人，通管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是掌管经济大权的高官。盐铁、度支、户部各设副使一人，判官三人。度支，掌管全国财税收入，平衡收支，制定规划。

〔2〕不书前人姓名——书，动词，记载。前人，指以前历届三司副使。

〔3〕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尚书，尚书省，唐、宋王朝中央行政机关之一，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户部既属尚书省，又受三司统辖。户部员外郎，户部的属官，各部都有员外郎若干名。吕君冲之，即吕景初，字冲之，河南开封人，当时他以户部员外郎的身分担任度支副使的职务，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姓后加“君”，表示尊敬。

〔4〕稽之众史——稽（jī），考察。之，代词，指历届度支副使的姓名。众史，这里指很多的档案、史料。

〔5〕李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李纮（hǒng），字仲纲，宋仁宗（赵祯）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担任度支副使。已，同“以”。查(zhā)道，字湛然，宋真宗（赵恒）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三司分部设副使，他以工部员外郎的身分，充任第一任度支副使。得其名，找到了他们的姓名。得，查得，找到。

〔6〕杨偕已上，得其官——杨偕，字次公，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以前任度支副使。官，官职，指除度支副使外，还担任过的其他官职。

〔7〕郭劝——字仲褒，宋仁宗景祐三年继杨偕任度支副使。

〔8〕于是书石而镵之东壁——于是把这此名字刻在石上，嵌在东边的墙壁上。书，动词，这里是刻写。镵（chán），刺，刻。《玉篇》："镵，刺也，鏨（zàn，雕刻）也。"这里有"嵌"的意思。

〔9〕夫合句——合，聚合。理，管理，整顿。守，遵守、保卫、执行。

〔10〕有财句——莫，不。阡陌闾巷之贱人，这里指兼并土地和财富的大地主大商人。阡（qiān）陌（mò），田间小路，东西叫阡，南北叫陌，这里泛指农村。闾巷，泛指城市的街巷。闾（lú）巷口的大门。贱人，身分低贱的人。私取予之势，私自垄断财富的收入和支配的权力。私，私人垄断。取，收入。予，支出。势，权势，权力。擅，独占。人主，皇帝。黔首，老百姓。放，放纵。欲，私欲，欲望。

〔11〕非必句——非必，不一定。贵强桀大，贵族豪强。桀，桀出，突出。

〔12〕如是句——犹为，还认为。不失其民，没有失掉对人民的统治权。盖特号而已耳，只剩个空名罢了。盖，大概。特，只。号。空名。而已耳，罢了。"而已"和"耳"同义。

〔13〕虽欲句——虽，即使。欲，想要。食蔬衣敝，吃青菜，穿破衣，指生活节省简朴。食，动词，吃。衣，动词，穿。敝，用作名词，指破旧衣服。憔（qiáo）悴（cuì），形容操劳过度，面黄肌瘦。幸，希望。给足，给养充足。安，安定，稳定。政，政权，政局。

〔14〕然则句——然则，既然如此，那么。善，改善，完善。择，挑选。虽，即使。毋（wú），不。先急，当务之急，最先最急的事。语出《孟子·尽心上》："尧舜之知（智），而不徧（遍）物，急先务也。"后世，暗指北宋政权。纷纷，形容局势混乱。

〔15〕三司句——方今，如今，现在。大吏，高官。甚备，十分周到，无微不至。

〔16〕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担任三司副使的官员有权向皇上建议，经过修改再去执行。其，代词，指代三司副使。势，权力。上，皇帝。为，执行。之，代词，指法令。

〔17〕非特句——非特，不只是。吝出入，小心地管理财政收支。吝，吝惜，引申为谨小慎微。从有司之事，按照官府的职责去办例行公事。

〔18〕则其句——不肖，不贤，不才。施，施行，这里有"影响"的

意思。

〔19〕以其在事——以，用如“与”。下面“以求”的“以”是“从而”、“进而”的意思。

〔20〕佐——辅佐，帮助。

〔21〕吾可以坐而得矣——我可以坐在这里一看就明白了。得，得知，掌握。

〔22〕此盖吕君之志也——这大概就是吕君要题名刻石的意图吧。其实以上的话都是王安石的意见，不过借吕景初的名义说出来罢了。志，意图，想法。

# 伤仲永[1]

金溪民方仲永[2]，世隶耕[3]。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4]，忽啼求之。父异焉[5]，借旁近与之[6]，即书诗四句[7]，并自为其名[8]。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9]，传一乡秀才观之[10]。自是指物作诗立就[11]，其文理皆可观者[12]。邑人奇之[13]，稍稍宾客其父[14]，或以钱币乞之[15]。父利其然也[16]，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17]，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18]，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19]。又七年，还自扬州[20]，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21]！"

王子曰[22]：仲永之通悟[23]，受之天也[24]。其受之天也，贤于才人远矣[25]。卒之为众人[26]，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27]。彼其受之天也[28]，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29]！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仁宗（赵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当时作者二十三岁。文章通过仲永的故事，说明天资聪颖的儿童，如果不加教育，放弃刻苦学习，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资质一般的人，后天刻苦学习就更加重要了。由此可见，王安石在认识论上具有初步朴素的唯物观点。文章先叙后议，朴素自然，是一篇短小精悍的佳作。

〔2〕金溪——地名，在今江西省金溪县。

〔3〕世隶耕——世代耕种农田。隶耕，属于耕田人的户籍。隶，属于。

〔4〕书具——文具，指纸、笔、墨、砚等。

〔5〕父异焉——他的父亲感到很惊奇。焉，代词兼语气助词，指代仲永要文具的事。

〔6〕借旁近与之——就近借来给他。与，给。

〔7〕书——动词，写。

〔8〕自为其名——自己为它（指所写的诗）立题目。一说，自己在诗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9〕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以……为意，相当于"用……作为诗的内容"。收族，团结同一宗族的人。收，聚，团结。语本《礼记·大传》："敬宗，故收族。"

〔10〕秀才——指学识优秀的读书人。

〔11〕自是指物作诗立就——自是，从此。立就，立刻完成。就，成。

〔12〕文理——文采和道理，即内容和形式。

〔13〕邑人奇之——邑人，同县的人，同乡。奇之，即"以之为奇"。奇，用作动词，意动用法。之，代词，代仲永作诗这件事。

〔14〕稍稍宾客其父——稍稍，渐渐。宾客其父，即"以其父为宾客"，用宾客的礼仪款待他的父亲。宾客，这里用作动词，意动用法。下文"利其然"的"利"，同此。

〔15〕乞之——讨取仲永的诗。乞，另本作"丐"。

〔16〕利其然——即"以其然为利"，把这种情况看作有利。其，指示代词，指代因仲永能作诗，邑人给予礼遇和金钱的事。然，这样。

〔17〕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日，每天。扳（bān），拉，这里是"领着"。环谒，到处拜访。谒，会见，拜访。谒，一本作"丐"，乞求。

〔18〕明道中，从先人还家——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王安石十三岁，随其父王益回家乡守祖父丧。明道，宋仁宗的年号(公元1032——1033年）。先人，这里指王安石的父亲。先，对已故父祖的尊称。

〔19〕不能称前时之闻——称（chèn），相称，符合。前时之闻，以前的传闻。

〔20〕还自扬州——自扬州回家乡。扬州，即今扬州市。宋时淮南路，治所在扬州。当时王安石任淮南判官，住在扬州。

〔21〕泯然众人矣——泯然，形容仲永的奇才完全消失。泯（mǐn），灭，尽。众人，普通人。

〔22〕王子——王安石自称。子，古代男子的美称，后来写文章的人常常自称为“子”。

〔23〕通悟——通达聪敏。指仲永从小就会写诗。通，通晓。悟，聪敏领悟。

〔24〕受之天——即“受之于天”，“于”字省略。受，承受。

〔25〕贤于才人远矣——比后天培养的人才的资质要好得多。才人，指后天培养起来的人才。《传·文公十六年》：“国之才人，无不事也。”注：“才人，有贤才者。”

〔26〕卒之——卒，最后，终于。之，助词，仅表示补充一个音节，无义。

〔27〕受于人者不至也——受于人者，接受别人的教育，指后天的学习。不至，不到，没有受到。

〔28〕彼其——他，指仲永。这里有“象他那样”的意思。

〔29〕今夫句——那没有天赋，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又不接受教育，能够成为一个一般的人就为止了吗？意思是连个普通的人也作不成，也不够格。夫，语助词。固，本来。

# 祭欧阳文忠公文[1]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2]？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3]？

如公器质之深厚[4]，智识之高远[5]，而辅学术之精微[6]，故充于文章[7]，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8]。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9]；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10]。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11]；其雄辞闳辩[12]，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13]，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14]，上下往复[15]，感世路之崎岖[16]，虽屯邅困踬[17]，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18]，以其公议之是非[19]。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20]。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21]；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22]，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23]。功名成就，不居而去[24]，其出处进退[25]，又庶乎英魄灵气[26]，不随异物腐散[27]，而长

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28]。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29]，且犹为涕泣而歔欷[30]，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31]，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32]！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33]！

**【注　释】**

〔1〕这是王安石为欧阳修写的一篇祭文。欧、王是朋友，但政见不合。尽管如此，在文中，王安石还是肯定了欧阳修的政绩和人品。作者善于选择有代表性的材料，使文章重点突出；同时善于用比，使文章形象生动。在当时诸家为欧阳修写的许多祭文中，本文是最好的一篇。

〔2〕夫事句——致，达到，做到。犹，还。期，一定、必定。况，何况。天理，天道，与“人事”相对。溟漠，幽晦不明，渺茫无从捉摸。溟（míng），幽暗。漠，寂寞无声。推，推知。

〔3〕惟公句——闻，闻名，有名声。传（chuán），这里指道德、学问能流传下去。苟，如果。

〔4〕器质——器量和品质。器，才能和度量，质，本质、品质。

〔5〕智识——智慧、见识。

〔6〕辅学术之精微——辅，辅助。精微，精深而细微。

〔7〕充——充塞，这里有“表现”的意思。

〔8〕怪巧瑰琦——怪，新奇。瑰（guī）琦（qí），原是美玉，用以形容事物或文章的珍奇美好或卓越非凡。

〔9〕其积句——其积于中者，蕴聚在胸中的，指上文“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浩，广大的样子。停蓄，汇聚。

〔10〕其发句——其发于外者，表现在文章方面的。指上文“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烂，光辉灿烂。

〔11〕其清句——其，代词，指文章。清音幽韵，即“清幽的音韵”。原句是把形容词“清幽”和名词“音韵”拆开而又交插组合而成的。飘风，疾风。骤（zhòu），马奔驰，引申为快、急速。

〔12〕闳（hóng）——宏大。

〔13〕无间乎识与不识——无间，不论，不必问。乎，句中助词，无义。

〔14〕自公仕宦四十年——从欧阳修做官四十年以来。仕宦，做官。欧阳修于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任西京（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推官起，到神宗（赵顼）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在知蔡州任上辞官，中间共四十年。

〔15〕上下往复——上下，升官和降官。往复，指被贬官外调和被召回京师。

〔16〕世路之崎岖——世路，人生道路。崎岖，高低不平，不顺利。

〔17〕屯邅困踬——屯（zhūn）邅（zhān），处在艰苦困难中不能前进。屯，也写作“迍”，困难。邅，曲回。源于《易经·屯》：“屯如邅如。”困踬（zhì），事情不顺利。踬，被绊倒。

〔18〕掩——掩盖，埋没。

〔19〕以其公议之是非——因为谁是谁非自有公论。以，因。公议，公正的评论。

〔20〕既压句——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因为营救范仲淹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令，直到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被召回朝中，从此就逐渐显达，被皇帝重用。压，压抑，指被贬。起，起用。衰（cuī），减少。

〔21〕方仁宗句——当仁宗皇帝治理朝政的最后几年，眷念后事，说象欧阳修这样的人，可以把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托付给他。指欧阳修奏请立皇子的事。仁宗无子，担忧后事。欧阳修于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以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身分，与宰相韩琦奏请仁宗立其侄赵曙为皇太子，即下文所说的“发谋”。嘉祐八年三月，仁宗病死，欧阳修又佐皇后当机立断，辅赵曙即位，号“英宗”。这就是下文所说的“决策”和“立定大计”。方，当。临朝，执政，处理朝政。顾，眷念。

〔22〕从容指顾——从容，沉着、不慌乱。指顾，手指眼看，比喻行动迅速。

〔23〕谓千载而一时——可以说是千年难逢的大事而在一时得以决断。

〔24〕不居而去——不自居有功而请求退职。欧阳修曾多次上辞官表，在知蔡州任上，才被获准。

〔25〕出处——义同“进退”。出，出任官职。处，处家隐居。

〔26〕庶乎英魄灵气——庶乎，大概可以说。英魄灵气，即“灵魂”，引申为死者的精神。

〔27〕异物——他物，指人以外的东西。

〔28〕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长在，长远存在。乎，同“于”，在。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méi），指隐士居住的地方。传说帝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受，隐居在箕山（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之下，颍（yǐng）水（发源于河南省登封县的颍谷）之阳。湄，水滨，河岸。


〔29〕无贤不肖——无论贤人或不贤的人。不肖，不贤，这里指次于贤人的一般人。

〔30〕涕泣而歔欷——涕泣，哭泣流泪。涕，泪。歔（xū）欷（xī），哭泣时的抽噎、哽咽。

〔31〕平昔游从——平昔，往日，以前。游，交游。从，相从，往来。

〔32〕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予，我，王安石自指。向慕，向往爱慕。瞻依，瞻仰，凭吊。

〔33〕谁与归——即“归谁与”，同谁一道呢？谁，作动词“归”的宾语。文言文中，疑问代词作宾语，一般放在动词的前边，叫“宾语前置”。与，同“欤”，表示疑问的助词。归，动词，归依，归附。



# 宋·苏　轼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中，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洵之长子，辙之长兄，在“三苏”中，是一位最有才华，成就最高的文学艺术家。《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有传。

苏轼的一生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他在曲折的仕途上，饱经风霜，累受“党争”之害，而他又不愿完全依附于某一派别，既不“惟荆（王荆公安石）是师”，也不“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不变志易守”。这就造成了他的终生悲剧，成为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即所谓“党争”的牺牲者。

苏轼于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中进士。这次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参评官是梅尧臣，这两位古文大家，对苏轼的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赞赏，他们发现了一颗文学的新星。在这期间，苏轼写了《进策》二十五篇，才华初露，《教战守》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篇。仁宗时代，正是所谓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之秋。苏轼能够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提出了改革朝政的革新主张。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提出了一系列激进而全面的革新主张，苏轼

那一点平缓的改革意见已被包括进去，苏轼本当拥护新法，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原因，使他站到旧党一边，反对新法。于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治所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通判，后又转知密州（治所在今山东省诸城县），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又徙知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时遇黄河决口，苏轼亲率军民护堤守城，保全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二年后，又徙知湖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吴兴县）。这一年，即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御史李定和舒亶、何正臣三人，摘出苏轼讽刺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加以弹劾，逮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御史府。《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因称御史府为"乌台"）。出狱后，被贬为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后又改调为常州（治所在今江苏省武进县）团练副使。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但他主张对新法"参用所长"，不同意司马光不加区别，一概废除新法，为旧党所不容，又被贬为杭州知州。在杭州任上，开湖筑堤，颇有政绩，"苏堤"至今犹存。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新党再起，这时新法已失去积极意义，成了一伙人投机钻营、打击报复的招牌。苏轼则动辄得咎，横遭贬谪，六十高龄时还被贬到荒远的琼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海口市）任别驾。徽宗（赵佶）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在赦归途中，卒于常州，时年六十六岁。死后谥号"文忠公"。

苏轼的世界观是矛盾的，思想是复杂的。但基本思想来自儒家，常以"外儒内道"的形式表现出来。释（即佛教）、道思想，在他被贬失意时的作品中常有所流露。他所倡导的"蜀学"，

就是兼采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

苏轼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等都很有名，都取得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豪放是他的总特点。他的诗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他的词不受音乐的束缚，开阔了词的表现内容，而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清新雄豪的风格，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开创了豪放派的一代词风。其代表作《大江东去》(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千古传诵。他的赋也很出色，在他的笔下，“赋”（例如《赤壁赋》、《后赤壁赋》）已经成为优美的散文诗了。他的散文，感情奔放，气势雄伟，畅达自然，想象丰富，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素有“浑涵光芒，雄视百代”的称誉。臧克家先生说：“谈到散文，人们常说‘韩潮苏海’，意思是说韩愈的文章象潮水一样的奔放，而苏轼的文章则象海水一样地广阔。”其实，苏文是既似海广阔，又如潮奔放的。苏文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这一运动到了苏轼手里才算最后完成。人们将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爱画竹木怪石，自成一家。他的书法，似颜（颜真卿）而非颜，与蔡襄、黄庭坚、米芾（fú）并称“四大书法家”。如此多才多艺而又成效卓著的大家，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本书选苏轼文十五篇，均选自《东坡七集》（《四部备要本》），并参校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

# 留侯论[1]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2]。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3]，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4]，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5]，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6]，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7]。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8]，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9]。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10]。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11]，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12]，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以深惜者也[13]。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14]，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

"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15]。"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16]。且夫有报人之志[17]，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18]。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19]。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20]，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21]。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22]。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23]！

【注　释】

〔1〕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黄石公赐书张良的故事，一直传为神奇鬼怪之谈，而苏轼能扫除神怪迷信色彩，从人事上加以解释，是有见识的。文章开头首先立论，然后加以论证。此文表现了苏轼史论纵横捭阖、汪洋恣肆、雄辩宏论的风格。留侯，即张良，字子房，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曾说："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封于留（今江苏省徐州市），世称"留侯"。

〔2〕节——节操，品德。

〔3〕匹夫见辱——一般人被侮辱。匹夫，一般人，常人。见，被。

〔4〕卒然——忽然，突然。卒（cù），同“猝”。

〔5〕所挟（xié）持者——所怀抱的。意指胸怀宽阔，目标远大。

〔6〕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书，指《太公兵法》。圯（yí），桥。《说文》：“圯，东楚谓桥”。老人，指黄石公。事见《史记·留侯世家》：“良尝（曾经）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穿）褐（hè，粗布衣服），至良所，直堕（落下）其履（鞋子）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ōu，打）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老人）曰：‘履（动词，穿鞋）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7〕安知——怎知，那里知道。

〔8〕微见其意——略微显现出他的用意。微，略微，隐约。见，同“现”。其，代词，代黄石公。

〔9〕当韩句——刀锯鼎镬，古代各种残酷的刑具。鼎，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三足两耳。镬（huò），古代的大锅。常用作刑具。平居无事夷灭，平白无故遭到杀害。夷，铲平，消灭，特指“灭族”。不可胜数，成语，数不尽，形容非常多，语本《墨子·非攻中》：“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胜，尽。贲（bēn），孟贲，春秋时卫国人，古代勇士。育，夏育，古代勇士。《汉书》：“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无所复施，得不到施展的地方。

〔10〕子房句——此句指张良青年时代的一件事。张良原是韩国贵族，韩灭后，他愤愤不平，倾尽全部家产请刺客刺秦王为韩国报仇，求得一个大力士，能使用百二十斤的铁椎。当秦始皇东巡到博浪沙（今河南省武阳县东南），张良与大力士狙击秦始皇，行刺失败而逃亡，几乎为此丧命。不忍，忍不住。

〔11〕其间不能容发——连一根头发丝都不相容，形容十分危险。

〔12〕千金之子句——这句的意思是，高贵的人，在不值当去死的情况下，不轻易去死。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朱公曰：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13〕子房句——盖世，压倒一世，没有人比得过。伊尹，商朝的开国功臣。太公，姜尚，周朝的开国功臣。荆轲，战国时著名刺客，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失败身亡。聂政，战国时刺客，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而闻名。

〔14〕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倨傲，骄傲轻慢。倨（jù）傲慢。鲜腆（tiǎn），没有礼貌的样子。折，折服，屈辱。

〔15〕楚庄王句——楚庄王伐郑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郑伯，郑襄公。肉袒，露出臂胸，表示屈服。袒，露。下人，屈于人下。

〔16〕勾践句——春秋时越国国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和妻子一同在吴国做了三年奴仆，曾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

〔17〕报人——向人报仇。

〔18〕非有句——素，平素，一向，这里是长期了解的意思。油然，自然而然，顺从。惊，使动词，使惊怕。怒，使动词，使发怒。

〔19〕锋——锋芒，锐气。

〔20〕毙——衰败，破亡。另本作"敝"。

〔21〕当淮阴句——韩信破齐立王事，见《史记·淮阴侯传》。韩信平定齐地后，派人请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荥阳（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南），大骂韩信不来救援，反而一心想立为王，这时张良从旁提醒，刘邦才恍然大悟，于是派张良前往，立韩信为齐王。淮阴，即韩信，他被汉高祖封为淮阴侯。非子房其谁全之，不是张良，谁来保全他呢？之，代词，他，指刘邦。

〔22〕太史公句——太史公，司马迁。魁梧，形容身躯高大。魁、梧都是大的意思。梧，通"吴"，《方言》："吴，大也。"称（chèn），相当，相称。

〔23〕欤（yǔ）——疑问助词。

# 教 战 守[1]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2]？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3]，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4]。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5]。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6]，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7]，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8]。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9]。开元、天宝之际[10]，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11]。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已微矣[12]。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13]？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14]。至

于农夫小民，终岁劳苦而未尝告病[15]。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16]。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17]。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18]；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19]。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20]。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21]；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22]：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23]，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24]。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25]，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26]，则先于彼，不出于西[27]，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28]。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29]，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30]，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31]，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32]，授以击刺之

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33]，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34]。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35]，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36]，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37]？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38]？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39]。利害之际[40]，岂不亦甚明欤？

【注 释】

〔1〕苏轼在宋仁宋（赵祯）嘉祐六年应制考试时作了《进策》二十五篇，本文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篇。有些选本在题上加一"策"字，成为《教战守策》，现据原本删去。本文写于宋朝所谓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其实宋王朝已是危机四伏，苏轼能够见微知著，居安思危，估计到战争的不可避免，这是很有远见的。文章一开头先立论，然后分别用具体的论据加以论证，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是一篇著名的策论文章。

〔2〕夫当今句——生民，人民。患，祸患。果安在哉？究竟在哪里呢？果，究竟。安，何，哪里。

〔3〕为之计——给这种情况想个对策。之，代词，指"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计，谋划，想办法。

〔4〕昔者句——先王，古代的帝王。兵，军备。去，去掉、废弃。平，平定，和平。

〔5〕秋冬句——秋冬之隙，秋收以后和冬季农闲的时候。隙（xì），空闲。致，召集。田猎，有组织的打猎。以讲武，借此教练武事。进退坐作之方，军事操练中前进、后退、跪倒、起立的方法。习，习惯。钟鼓，作战中鸣金擂鼓的号令。安，由于习惯而安定不乱。刈（yì），割，这里是杀。慑

（shè），害怕。

〔6〕迂儒——迂腐不通事理的读书人。迂，迂阔，迂腐。儒，儒生，读书人。

〔7〕盛节——好办法。盛，美好。节，措施，办法。

〔8〕卷甲而藏之——把武器装备收藏起来。卷，收。甲，战衣，这里泛指武器装备。之，代词，代"甲"。

〔9〕数十年句——顿弊，损坏。顿，挫伤折坏。弊，破败。佚（yì），安逸。卒（cù），同"猝"，突然。警，警报。相与，相互，彼此。讹（é）言，传播谣言。走，逃跑。

〔10〕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

〔11〕惟其句——豢（huàn），养。这里是"享受"的意思。刚，刚强坚实。心，意志。钝，迟钝。眊（mào），衰老。痿（wěi），萎缩。蹶（jué），僵化。

〔12〕是以句——是以，因此，区区，小小的，有藐视的意味。禄山，安禄山，曾任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和史思明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乘，乘机，钻空子。乞为囚虏之不暇，乞求当囚犯俘虏都来不及。固，乃，就。"固"，另本作"因"。以，因此。微，衰落下来。

〔13〕至——周到。

〔14〕平居——平时。

〔15〕告病——生病。告，说。

〔16〕农夫句——力作，努力耕作。穷冬，极冷的冬天。穷，极。浸（jìn）渍（zì），被雨水沤泡。狎（xiá），习，这里与"轻"互文，"轻视"的意思。

〔17〕今王公句——重屋，屋有上下两重，即楼房。裘裘，穿著皮衣。袭，重衣，这里用作动词"加穿"的意思。御，用。盖，伞。虑患，事先考虑到预防病患。畏之，害怕风雨霜露寒暑。养之，保养身体。入之，侵入身体。

〔18〕狃（niǔ）——习惯。

〔19〕涉险——经历危险。

〔20〕闺——通往深宫的小门，引申为妇女的住房。

〔21〕股栗——两腿发抖。

〔22〕渐不可长——刚露出苗头就不让它发展。渐，开端。

〔23〕无自而有——无从发生。

〔24〕今国家句——奉，献给。西，指西夏。北，指北面的辽（契丹）。虏，古代对敌方的轻蔑称呼。百万，虚数，极言其多。计，计算。

〔25〕厌——满足。

〔26〕先——最先发动。

〔27〕出——出现，发生。

〔28〕要——总归。

〔29〕渐——逐渐、慢慢地。

〔30〕出身而蹈死地——挺身走向战场。出身，挺身，献身。蹈，脚踏，这里是"奔赴"、"走上"的意思。

〔31〕庶人之在官者——在官府服役的老百姓。庶人，平民、老百姓。

〔32〕役民之司盗者——缉捕盗贼的民役。役民，服役的平民。

〔33〕都试——讲武。汉朝制度，每年秋天聚会讲武。

〔34〕以军法从事——用军队作战的法规操练，从事、办事。

〔35〕挠——困扰。

〔36〕果——果然。

〔37〕夫无故句——意思是：无故动民，不象一旦驱不教之民作战那样危险。小恐，另本作"小怨"。然，可是。孰与，何如。孰，何。与，如。《广雅》："与，如也。"一旦之危，指上文"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

〔38〕今天下句——屯聚之兵，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陵，同"凌"，欺压。邀，要挟。

〔39〕如使句——有所敌，有匹敌，有对手。折，挫，折服，压下。

〔40〕际——界限。

# 文　说[1]

吾文如万斛泉源[2]，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3]，虽一日千里无难[4]。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5]。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6]。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注　释】**

〔1〕本文选自《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七，内容是苏轼对自己文章的自我评论。他崇尚自然，主张表达自由，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答谢民师书》）是与本篇相一致的。当然，这并不等于否定艺术规律，“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就是苏轼所掌握的艺术规律，也是他写文章的经验之谈。这篇文论通篇用比，短小精悍，仅七十余字，却写得汪洋恣肆，一泻千里，道出了苏轼文章的特点。

〔2〕万斛——极言其多。斛（hú），量器名，古时以十斗为一斛，后来又以五斗为一斛。

〔3〕滔滔汩汩——滔（tāo）滔，大水漫流。汩（gǔ）汩，水流的样子。

〔4〕虽——即使。

〔5〕赋——赋予，给与。

〔6〕如是而已——如此罢了。如是，如此，象这样。是，此，这样。

# 日　　喻[1]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2]。或告之曰[3]：“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4]。他日闻钟，以为日也[5]。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6]他日揣籥[7]，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8]。道之难见也甚于日[9]，而人之未达也[10]，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11]，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至钟，自烛而至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12]？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13]。然则道卒不可求欤[14]？苏子曰[15]：“道可致而不可求[16]。何谓致？”孙武曰[17]：“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18]：“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19]！

南方多没人[20]，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21]。夫没者岂苟然哉[22]？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23]。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24]；生不识水，则虽壮[25]，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

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26]。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27]，士杂学而不志于道[28]；今也以经术取士[29]，士知求道而不务学[30]。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31]。方求举于礼部[32]，作《日喻》以告之。

【注 释】

〔1〕这篇文章选自《苏东坡集》，写于王安石变法之后，暗含对变法后改用“经术取士”的不满。但是这篇带有寓言性质的文章，通过“盲人识日”和“北人学没”等生动的比喻，说明没有亲自观察而道听途说，崇尚空谈而缺乏实践，是没有好结果的。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写法上，作者善于运用比喻说明道理，使文章生动而富于变化。全文一共用了四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盲人识日”），从反面着笔，先写故事性的比喻，然后点出道理；第四个比喻（“北人学没”），从正反两方面着笔，夹叙夹议，即在故事性比喻中夹以作者的论断。这两个比喻都是作者创造的，形象性强，有感染力；第二、三两个比喻，是借用古人现成的话作比，显得经济、准确，使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的文章服务。另外，文中有对话，有排比，有反问，显得生动活泼。文题“日喻”，就是关于太阳的比喻。

〔2〕生而句——生而眇者，一生下来就是瞎子。眇（miǎo），原指一目失明，这里泛指瞎子。之，指示代词，指太阳的形状。“之”后省略了表示方向的介词“于”。

〔3〕或——无定代词，有人。

〔4〕扣盘句——扣，敲。得，得到，这里是“听到”的意思；下文“得其形”的“得”，是“摸到”的意思；“得其道”的“得”是“掌握”的意思；“有得于水之道者”的“得”是“认识、体会”的意思。

〔5〕他日句——他日，有一天。钟，借代钟的声音。以为，认为。

〔6〕扪（mén）——摸。

〔7〕揣籥——摸到短笛。揣（chuǎi），原意是揣度（duò），猜想。这里有“摸”的意思。即用手摸到，心里“揣摩”，动词用得恰切、巧妙。籥（yuè），古代竹制的管乐器，象笛，比笛短。

〔8〕日之句——之，结构助词，起舒缓语气的作用。亦，副词，也。远，这里是"相差太远"。而，转折连词，相当于然而，可是。其，代词，相当于"它们的"，代太阳和钟、籥。异，差别。这里用作名词，指"不同之处"。以，因为，由于。其，代词，相当于"他"，代眇者。未尝，不曾。尝，时间副词，曾经。而，转折连词，可是，却。之，代词，代"太阳的形状"。"之"后省略表示方向的介词"于"。求之人，就是"求之于人"。

〔9〕道之难见也甚于日——道比太阳还要难于看见。道，道理，指孔孟之道。道是抽象的，无形的，所以比有形的太阳更难看见。见，看见、捉摸。

〔10〕达——通达事理，懂得。

〔11〕巧譬善导——巧妙的比喻，高明的诱导。

〔12〕自盘句——转而相之，辗转牵扯下去。之，动词，到。既，完结，尽头。

〔13〕故世句——故，所以。即，就。名之，称呼它。名，用作动词。莫之见，即"莫见之"，古汉语里宾语提前的句式。意，凭主观猜想。过，过失，弊病。

〔14〕然则句——然则，既然如此，那么，表示承接上文而转折。卒，究竟，毕竟。

〔15〕苏子——作者自称。

〔16〕致——使它自己到来。

〔17〕孙武——即孙武子，春秋时齐国人，杰出的军事学家，著有《孙子》（也叫《孙子兵法》）。这里的引文见《孙子·虚实篇》。意思是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使敌人自投罗网，而不使自己陷入圈套。致，招致。

〔18〕子夏——孔子的弟子。这里的引文见《论语·子张》。意思是，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在学习中求得那个道。肆作坊。

〔19〕斯——这。

〔20〕没（mò）人——能潜水的人。没，动词，潜水。

〔21〕七岁句——句首省略主语"没人"。而，顺接连词，就。涉（shè）涉水，蹚着水走。浮，浮在水面上游泳。

〔22〕夫没者岂苟然哉——夫，语气助词，亦称发语词。用在句首，有引起议论的作用，有"提起那……"或"说起来……"的意思。岂，副词，表示

反问，相当于“难道”。苟然，随意的样子，偶然。苟，随意、盲目。哉，语气助词，表示疑问和感叹的语气，相当于“吗”。

〔23〕必将句——必将，一定会，当然。水之道，水的规律，水性。

〔24〕则——顺接连词，那么。

〔25〕虽壮——即使到了壮年。虽，转折连词，即使。

〔26〕以其言句——以，介词，按照。“试之河”，“试之于河”的省略句式。溺，淹，这里是“淹死”的意思。

〔27〕以声律取士——唐代和宋初的科举都用诗、赋取士。声律，指代诗赋，因为诗赋最注重声韵和格律。

〔28〕士杂学而不志于道——杂学，古人以学习儒家的经典为“正学”，学习其他书籍为“杂学”。学，动词，学习。志，动词，立志。

〔29〕以经术取士——北宋自王安石变法后，改为用经术取士，苏轼认为这样就造成了知识分子空谈仁义之道的风气，表示不满。经术，即经学，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

〔30〕务——专心。

〔31〕渤海句——渤海，郡名，今山东省滨县一带。吴君彦律，吴彦律，大概是与苏轼熟知的后学之辈，生平不详。

〔32〕礼部——宋代主管教育、考试的中央机关。

# 书蒲永升画后[1]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2]，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3]，谓有洼隆[4]，以为至妙矣[5]。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6]。

唐广明中[7]，处士孙位始出新意[8]，画奔湍巨浪[9]，与山石曲折[10]，随物赋形[11]，尽水之变，号称"神逸"[12]。其后蜀人黄筌[13]，孙知微[14]，皆得其笔法。始[15]，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16]，营度经岁[17]，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18]，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19]，须臾而成[20]，作输泻跳蹙之势[21]，汹汹欲崩屋也[22]。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

近岁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23]，性与画会[24]，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宷兄弟、李怀衮之流，皆不及也[25]。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26]，永升辄嘻笑舍去[27]，遇其欲画，不择贵贱[28]，顷刻而成。尝与余临寿宁院水[29]，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30]，毛发为立[31]。永升今老矣，画亦难得，而世之识真

者亦少。如往时董羽[32]、近日常州戚氏画水[33]，世或传宝之[34]；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也[35]。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36]，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37]。

**【注　释】**

〔1〕这是一篇写于名画后面的跋文，属于谈画的评论文字。在这篇"画评"里，作者指出，画家画水有"死水"、"活水"的区别。这就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文艺理论，即一切艺术作品，不但要求"形似"，而且要求"神似"，这是一切艺术成功的奥秘。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而且是著名画家，他是深得这种艺术奥秘的。从写法上看，这篇短文别具一格，值得借鉴。文章并不先写蒲永升如何画水，而先从"古今画水"写起，其中着重写孙知微画水一段，寥寥数笔，就形象鲜明，神采飞动。但"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那么，谁得"继绝"而画水呢？自然引出蒲永升。写蒲永升画水，不去直接写他如何作画，而是间接地写他的人品，写他的画的艺术效果，写他同时代的画家或"皆不及"或"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借以反衬蒲永升画水画得好。这样写，自然会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2〕平远细皱——平远，平稳广远，这是就取景说的。平，水波不兴。细皱，细微的皱纹，这是就画法说的。

〔3〕至以手扪之——至，甚至于。扪，摸，按。

〔4〕洼隆——高低起伏。洼（wā），低。隆，高。

〔5〕至——极，最。与上文"至以手扪之"的"至"不同。

〔6〕然其句——然，转折连词，然而，但是。品格，指文学艺术作品（这里指画）的质量和风格。特，但，只是。争工拙于毫厘间，不相上下。工拙（zhuō），指技法的好与不好。毫厘，极言细微。

〔7〕广明——唐僖宗（李儇）的年号，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即公元880年。

〔8〕孙位——唐代画家，擅画松石、墨竹、鹰犬，尤其善于画水。此人不从政，不做官，故称"处士"。

〔9〕奔湍——奔腾的急流。湍（tuān），急流。

〔10〕与山石曲折——水流随着山石的形势而曲折。

〔11〕随物赋形——流水随着碰到的山石而得到它的形状。赋，得，受。

〔12〕神逸——不同凡俗。这是当时人们给孙位的画的品评。

〔13〕黄筌（quán）——五代时著名画家，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善于画山水花鸟、竹石，他的画法，被宋朝国立画院定为"程式"（标准）。

〔14〕孙知微——宋代画家，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爱宗教故事画，画中山水极工，时人对他有"逸格"（不寻常的飘逸风格）之称。

〔15〕始——最初。放在一段话或一件事的开头，表示从头说起。

〔16〕堵（dǔ）——墙壁的单位，两柱之间的墙为一堵。

〔17〕营度经岁——经营考虑了一年之久。度（duó），考虑，计划。

〔18〕仓皇——这里是"急急忙忙"的意思。

〔19〕奋袂如风——形容画的很快，此句写得传神，使人想见当时作画的神态。奋袂，甩动衣袖。这里指挥臂动笔。袂（mèi），衣袖。

〔20〕须臾——一会儿。

〔21〕输泻跳蹙——输泻，水势直奔而下。跳蹙（cù），形容水势激荡涌起，奔腾紧迫。

〔22〕汹汹——波涛的声音。

〔23〕放浪——无拘无束。

〔24〕性与画会——性情与画完全一致。会，融会适合。

〔25〕自黄居寀句——自……之流，相当于"从……一帮人"。黄居寀（cǎi）兄弟，指黄居寀和他的两个哥哥黄居实、黄居宝，是画家黄筌的三个儿子，都是画家。他们三人继承家传绘画技法，善于画山水花鸟，特别是黄居寀的山水画，在技法上胜过他的父亲。李怀衮（gǔn），宋代画家，曾向黄筌学画。

〔26〕势力——权势和财力。

〔27〕辄嘻笑舍去——辄（zhé），就。舍去，舍弃，离去。

〔28〕贵贱——尊贵或贫贱，指请他作画的人。

〔29〕尝与余临寿宁院水——尝，曾经。与余，给我。与，给。临，摹写，这里是"绘画"，用作动词。

〔30〕阴风袭人——阴风，凉风。袭人，迫人，袭，触及。

〔31〕立——直竖。

〔32〕董羽——宋初画家，毗（pí）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曾为宫廷画师，善画水及鱼、龙等物。

〔33〕戚氏——指宋代画家戚文秀，善于画水。

〔34〕传宝之——传观他们作的画，以为宝物。

〔35〕同年而语——即"同日而语"，意思是相提并论。

〔36〕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元丰，宋神宗（赵顼）的年号（公元1078—1085年）。

〔37〕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一带。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曾辟地自耕，筑雪堂。但有时也住在临皋亭，亭在城南大江边上。戏书，玩笑之作，乘兴随笔，表示不算正式文章。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实际上本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 答谢民师书[1]

轼启：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2]。

某受性刚简，学迂才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3]。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4]？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5]。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6]，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7]，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8]。"又曰："辞，达而已矣[9]。"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10]！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11]！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12]。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13]？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

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14]？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15]。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16]！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17]，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18]。

所需惠力法雨堂字[19]，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20]，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

今日至峡山寺[21]，少留即去。愈远[22]。惟万万以时自爱[23]。不宣。

**【注　释】**

〔1〕宋哲宗（赵煦）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奉命由海南岛北还，路过广东时，在那里做官的谢民师曾拜见他，分别后，苏轼写了这篇文艺书简。文中表达了苏轼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并以此衡量作品，批评扬雄的《太玄》、《法言》是“雕虫篆刻”，褒扬屈原的《离骚》可与日月争光。这篇书信写得舒卷自如，笔势流转，正如“行云流水”，本身就体现了作者的文艺主张，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苏轼晚年的这篇书信体文论，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宝贵总结，体现了苏文风格的总特点。谢民师，名举廉，宋代新淦（gàn，今江西省新干县）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进士。诗很有名，与叔父谢懋、谢岐，弟谢世充，时称“四谢”。

〔2〕近奉句——奉违，违于奉侍，指离别。奉，敬词。违，离别。亟（qì），多次。辱，承蒙，谦词。问讯，问候。具，完备。审，了解。起居，指日常生活。佳、胜，同义词，很好。

〔3〕某受性句——受性，秉性。刚，刚直不阿。简，简慢，待人不周。学迂才下，学识迂阔，才能低下。坐废，因事被废弃，这里指被贬官。坐，因。累年，多年。齿，并列，这里有“自居”的意思。缙（jìn）绅，古代官员的装束，借指官员。

〔4〕自还句——自还海北，自从奉命从海南岛回到北方。惘然，失意的样子。左右，对于对方的尊称，表示不敢直接向对方陈言，而通过对方左右执事的人转达。雅，素常，指旧交情。

〔5〕数赐句——数，多次。赐，上对下的给予，这里是“蒙受”的意思。见临，光临。见，放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如“见教”。临，来，引申为“看望”。倾盖如故，一见如故。语出汉朝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见《史记·邹阳传》）：“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倾盖，两人在途中相遇，停车交谈，车盖倾斜接近。因称初交相得，一见如故。倾，倾斜。盖，车盖，古代车子上的篷，象伞。不可言，不可用言语来形容。

〔6〕书教——指官场流行的公事文告。书，给上级的书启。教，给老百姓看的文告。

〔7〕初无定质——本来没有固定的形状。初，本。质，形体。

〔8〕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语言没有文采，不讲修辞，就不会广泛传播。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9〕词，达意而已矣——文词，只要能够达意就可以了，不必过于华丽。语出《论语·卫灵公》。

〔10〕求物句——求，寻求。物之妙，事物微妙之处，指写作的意境和灵感。物，所写的事物，即写作对象。系，拴住。风和影都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喻难以捕捉。了然，明白的样子。盖，大概是。

〔11〕辞至句——文辞能够做到达意的地步，文采、修辞手段等已经足够用了。

〔12〕扬雄句——扬雄，西汉文学家。详见韩愈《原道》注〔62〕。好(hào)，爱好。文，动词，文饰。说，内容，道理。正言，直说出来。正，直。

〔13〕此正句——雕虫，雕绘虫书。虫书，笔画象虫形的一种字体，秦朝八大字体之一。篆（zhuàn）刻，篆写刻符。刻符，刻写在符信（作信物的

东西）上的一种字体，秦朝八大字体之一。语见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您）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一会儿）曰：‘壮夫不为。’”《太玄》、《法言》都是扬雄模仿性的著作。《汉书·扬雄传》：“（雄）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

〔14〕屈原句——参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经》，《离骚》称之为“经”始于东汉人王逸作的《楚辞章句》。

〔15〕使贾谊句——使，假使，设想。升堂有余，比“升堂”还有富余，即达到“入室”的境地了。古人把学问高低比作“入门”、“升堂”、“入室”三种情况。《论语·先进》：“子曰：‘由（仲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鄙，低看，瞧不起。司马相如，字长卿，汉代著名辞赋家，作有《子虚赋》、《上林赋》等。科，科目，品类。《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丘之门用赋也（如果用辞赋来品评孔丘的门徒），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怎奈他们不用辞赋啊)。”

〔16〕雄之句——比，类。“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知，通“智”。道，动词，说。俗人，一般人。偶及，偶然谈到。及，涉及。

〔17〕欧阳文忠公——欧阳修。

〔18〕愧悚（sǒng）——惭愧恐惧。

〔19〕惠力法雨堂字——惠力，寺名，也作“慧力寺”，在江西省清江县南二里。法雨堂，该寺中的殿堂。《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堂”字后有“两”字，《东坡七集》无，今从后者。

〔20〕方过临江——将经过临江。方，副词，将。临江，在今江西省清江县。

〔21〕峡山寺——在今广东省清远县的清远峡。

〔22〕愈远——越来越远，指彼此之间的路程。

〔23〕自爱——自己爱护，保重身体。

# 方山子传[1]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2]。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3]。稍壮，折节读书[4]，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5]。庵居蔬食[6]，不与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7]！"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8]。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9]。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10]，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11]。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12]，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13]，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

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14]。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15]，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16]！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当时苏轼被贬黄州，偶遇方山子。文中颂扬方山子任侠隐居不仕，与作者被贬时的心情有关。本文虽为"传"，但与一般传体文不同，沈德潜曾说："生前作传，故别于寻常传体，通篇只叙其游侠隐沦，而不及世系与生平行事，此传中变调也。写游侠须眉欲动，写隐沦姓字俱沉，自是精神能手。"文章开头并不说明方山子是谁，中间突然点出，笔势奇伟，妙趣横生。方山子，名陈慥(zào)，字季常，陈希亮之子，与苏轼友善。

〔2〕光、黄间隐人——光，光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潢川县。黄，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隐人，隐居山林的人，即隐士。

〔3〕少时句——朱家，汉初鲁（今山东省）人，著名侠客。郭解，汉初著名侠客。宗，尊，崇。

〔4〕折节——改变平日的志向和行为。

〔5〕晚乃句——晚，晚年。遁，隐去，这里是隐居的意思。岐亭，镇名，在湖北省麻城县西南。

〔6〕庵居蔬食——住草屋，吃素食，形容方山子隐居生活的简朴。庵(ān)，小草屋。

〔7〕见其句——著，"着"的本字，穿着，这里是"戴"的意思。方耸，形方而突起。方山冠，古代的一种帽子。汉代祭祀宗庙时为乐工舞女所戴，宋代多为隐士所用，形似"进贤冠"。《续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方山冠似进贤，以五彩縠（hú，绉纱一类的丝织品）为之。"

〔8〕适——正好，恰巧。

〔9〕矍然——惊惶四顾。

〔10〕环堵萧然——屋子里空荡荡的。语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环堵，周围环着四堵墙壁，形容居室的隘陋。萧然，清静冷落。

〔11〕耸然——吃惊的样子。耸，通"怂"，《说文》："怂，惊也。"

〔12〕岐下——茅鹿门选本作"岐山"，在今陕西凤翔县。

〔13〕勋阀——勋，功劳。阀，功绩。

〔14〕等——等同，相类似。

〔15〕阳狂——假装疯癫。亦作"佯狂"。《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子胥之吴，乃被（披）发佯狂，跣足涂面。"

〔16〕傥（tǎng）见——偶然相见。傥，意外忽来。

# 喜雨亭记[1]

亭以雨名，志喜也[2]。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3]；汉武得鼎，以名其年[4]；叔孙胜敌，以名其子[5]：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风之明年[6]，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7]。既而弥月不雨[8]，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9]。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10]，农夫相与忭于野[11]。忧者以喜，病者以愈[12]，而吾亭适成[13]。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14]，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15]？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16]？"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17〕；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18〕，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19〕，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　释】**

〔1〕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出任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判官，第二年普降喜雨，苏轼建造的亭子恰好落成，于是命名"喜雨亭"。文章极力渲染"久旱逢甘雨"的喜乐，表现出苏轼主重农桑和民富乐官安逸的思想。但作者还不能给雨这种自然现象以科学的解释，甚至引用"雨麦"的传说，有迷信成分。文章开门见山，劈首破题，继而述说"亭以雨名"的经过，最后以歌作结。结构严谨。文笔酣畅。

〔2〕志——记。

〔3〕周公句——周成王的同母弟弟唐叔，得到一种两秧生一穗的"异禾"，献给成王，成王又转送给周公，周公作《嘉禾》一篇。原文佚失，《尚书》中仅存篇名。禾，谷子。

〔4〕汉武句——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刘彻元狩六年（公元前116年），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元为元鼎元年。

〔5〕叔孙句——据《左传·鲁文公十一年》记载：鲁文公派叔孙得臣（人名，鲁国大夫）领兵抵抗北狄入侵，打了大胜仗，俘获了北狄国君侨如。为了表功志喜，叔孙得臣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侨如"。

〔6〕扶风——凤翔府的辖地，这里指凤翔府。

〔7〕是岁句——是岁，这一年。雨麦，天上下麦子。这是一种迷信传说。雨，这里用作动词。岐山，山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阳，山的南面。占，占卜。有年，大有之年，指大丰收。年，年成，收成。

〔8〕弥月——满一个月。弥，满。

〔9〕越三月句——乙卯，农历四月初二日。甲子，农历四月十一日，丁卯，农历四月十四日。乃，才。未足，不满足，指雨没有下够。

〔10〕商贾——商人。贾（gǔ），古代特指坐商。

〔11〕忭（biàn）——高兴，喜乐。

〔12〕以——介词，因。“以”后省略了宾语“之”（这里指代“雨”）。

〔13〕适——刚巧。

〔14〕属客——劝客饮酒。属，同“嘱”。

〔15〕无麦句——荐饥，连续饥荒。《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孔颖达疏引李巡曰：“连岁不熟曰荐。”荐，通“洊”，屡次，连续。狱讼，打官司。繁兴，多次发生。滋，加多。炽（chí），兴盛，表示多。优游，闲适自得的样子，形容悠闲。

〔16〕今天句——今，现在。天，上天，天空。遗，抛弃。始旱，旱象刚开始。

〔17〕襦（rú）——短衣。这里泛指衣服。

〔18〕造物——造物主，指天帝或上帝，传说上帝创造万物，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法。

〔19〕冥（míng）冥——高远。

#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1]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2]。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3]。与可之教余如此。余不能然也[4]，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5]，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6]，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7]："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8]；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9]。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余以为有道者，则非耶[10]。"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余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11]。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12]。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

近在彭城[13]，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14]。"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15]"。余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余曰："此尺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余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余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可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16]。"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17]，是岁七月七日，余在湖州，曝书画[18]，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昔曹孟德祭乔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19]。

**【注　释】**

[1]本文写于宋仁宗（赵顼）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文与可已去世，苏轼在这年七月七日晾晒所藏书画时，又见到文与可赠送的名画《筼筜谷偃竹》，悲痛失声，便以此画为题著文，追记两人交游的情谊，表述了文与可作画的理论和高超技术，文笔疏密有致，朴素自然，充满激情。细节描写生动逼真，文与可夫妇在谷中"发函得诗，失笑喷饭。"跃然纸上。脍炙人口的成语"成竹在胸"（或"胸有成竹"）即出于此文。文与可，名同，字与可，北宋著名画家，善画竹。四川梓潼（今四川省绵阳县）人，宋

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进士，曾任湖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吴兴县）太守，因称“文湖州”。是苏轼的朋友和亲戚（中表兄弟）。筼筜谷，在洋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洋县）西北，谷中多生大竹。筼（yún）筜（dāng），一种大竹。偃（yǎn）竹，风中仰斜的竹子。偃(yǎn)，原义是仰卧。

〔2〕竹之句——萌，萌芽。蜩蝮蛇蚹，蜩（tiáo），蝉，蝮（fù），一种毒蛇；蚹(fù)，蛇腹代足爬行的横鳞；蝉翼蛇皮，比喻破土萌发的竹笋。语出《庄子·齐物论》：“吾待蛇蚹蜩翼邪？”剑拔十寻，象拔剑出鞘似的，比喻竹笋迅猛地生长。寻，古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开头两句是说，画竹要依据竹子生长的实际情况，而不去违背它，才能画好竹子。宋代画家米芾（fú）的《画史》中，曾记载苏轼画竹的情况，可供参考：“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自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3〕故画竹句——故，所以。成竹于胸中，心里要有完整成熟的竹子的形象和神韵，即完美的意境。成语“胸有成竹”、“成竹在胸”，即出于此。振笔直遂，动笔一直完成，即“一气呵成”的意思。振，动。遂，成兔起鹘落，兔子一路出来，鹘（gǔ）鸟就马上落下来抓住它。少纵则逝，稍微一放松就会消失了。纵，放松。

〔4〕然——这样。

〔5〕内外不一——心和手不一致，手不随心。

〔6〕平居——平日家居，平常的意思。

〔7〕子由——苏轼的弟弟苏辙，字子由。遗（wèi）——赠送。

〔8〕庖丁句——庖丁，是个善于解牛的人，而养生者却从他的话中得到了修身养性的道理。庖（páo），厨师，丁，厨师之名。解，剖开。详见《庄子·养生主》。

〔9〕轮扁句——轮扁，是个善于斫轮的工匠，却得到了读书人的赞许。源出《庄子·天道》：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斫轮，他用自己的工作打比方，砍得快、慢都不行，不快不慢，得心应手，才能砍出好轮子来。意思是说，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深刻地领会道理，光读古人的书是不行的。轮扁的话得到了读书人的赞许。斫(zhúo)，砍。轮扁，造车轮的人名叫扁。与，动词，赞许。

〔10〕今夫子句——如今，您寄托在竹子上的道理，我认为是从竹子的生长规律得到书画的道理啊，难道不是吗？夫子，对文与可的尊称。

〔11〕四方句——缣(jiān)，双丝的细绢。素，洁白的生绢。蹑(niè)，踩踏，相随而来。

〔12〕口实——话柄。

〔13〕近在彭城——指在彭城（即今徐州市）做官的苏轼已经学会画竹。

〔14〕萃（cuì）——原指丛生的草，引申为"聚集"。

〔15〕拟将句——拟，打算。鹅溪，在今四川省盐亭县西北八十里。此地产绢，负有盛名，唐、宋为贡品，是书画用的珍贵材料。寒梢，竹子。

〔16〕汉川句——汉川，汉水。修，长。贱如蓬，象蓬草一样不值钱，不贵重。斤，斧头。赦，赦免，放过。箨龙，竹笋。箨(tuò)，笋壳。馋太守，戏指文与可，时任洋州太守。渭滨，渭河边上。

〔17〕没于陈州——在陈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去世。

〔18〕曝(pù)——晒。

〔19〕昔曹孟德句——曹孟德，曹操，字孟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操年轻的时候，不被人重视，唯有乔玄和何颙器重他。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春，曹操路过家乡，令人持太牢(牛)祭乔玄，并作《祀故太尉乔玄文》，说："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cú）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lèi，洒酒祭奠），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苏轼以此典故，比喻自己与文与可之间的情谊。记载，写下。畴（chóu）昔，过去，以前。

# 石钟山记[1]

《水经》[2]云："彭蠡之口[3]，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4]。是说也[5]，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6]，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7]。然是说也，余尤疑之[8]：石之铿然有声者[9]，所在皆是也[10]，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11]。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12]，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13]，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14]。而山上栖鹘[15]，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16]。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17]。"余方心动欲还[18]，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19]。舟人大恐[20]。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21]。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

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22]。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23]！"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24]，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25]，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26]，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27]，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28]。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释】**

〔1〕宋神宗（赵顼）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六月，苏轼由齐安（今湖北省黄冈县）到临汝(今河南省临汝县)，他的长子苏迈也要赴任德兴(今江西省德兴县）尉，于是就顺道送苏迈到湖口（今江西省湖口县），父子同游石钟山后，苏轼写了这篇游记。全文以石钟山命名的由来为中心，先提出对郦道元、李渤释名的疑问，接着写亲自坐船到石钟山下水面上夜游，经过实地考察，找出石钟山命名的真象。"夜游"一节，写得阴森逼真，使人如临其境。最后作者发抒感慨，反对"臆断"，提倡"目见耳闻"，深入调查。这种求实精神，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观点。文章层次清楚，丝丝入扣；结构严谨，中心突出；记叙和议论相结合：是一篇优秀的游记体散文，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齐名。石钟山，在江西省湖口县鄱(pó)阳湖的东岸，山分南北，县城南的叫"上钟山"，县城北的叫"下钟山"。

〔2〕《水经》——我国古代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以简要的文字记述了我国江河水渠的源流，相传为汉朝人桑钦所作，一说是晋朝人郭璞所著。

〔3〕彭蠡（lǐ）——湖名，即鄱阳湖，在江西省北部。

〔4〕郦元句——郦(lì)元，即郦道元（约公元467—527年），字善长，

北魏时范阳涿（今河北省涿县南）人，官至御史中丞。他曾游历祖国各地，为《水经》作注，注文生动、优美、真实，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他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家、文学家。著作流传下来的仅有《水经注》四十卷。鼓，鼓动。搏，击。洪钟，大钟。

〔5〕是说——这个说法。

〔6〕磬（qìng）——古代玉制（或石制）的打击乐器，马鞍形，以木槌敲击而发声。

〔7〕至唐句——李渤，字濬之，唐朝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曾隐居嵩山，后出仕著作郎、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官至太子宾客。他曾写过一篇《辨石钟山记》。遗踪，旧址，陈迹。这里指石钟山所在地。扣，敲打。聆(líng)，听。南声，南边（山石）的声音。函胡，同"含糊"，模糊不清。北音，北边（山石）的声音。清越，清亮而高亢。越，高扬。一说，南声，指宫声，北音，指商声。古代把声音分成宫、商、角、徵(zhǐ)、羽五个音阶，配以南、北、东、西、中五个方位。枹止响腾，鼓槌停了，响声还在向远处传播。枹(fú)，鼓槌。腾，传扬。余韵徐歇，余音慢慢停了下来。韵，声韵。徐，慢。得之，得到它，找到它。之，代词，代石钟山命名的原因。

〔8〕尤——尤其，更加。

〔9〕铿（kēng）然——敲击金属或石头发出的声音。

〔10〕所在皆是——到处都这样，所在，存在的（地方）。皆，都。是，这样。

〔11〕元丰句——六月丁丑，农历六月初九日。适、往，去。赴，赴任，上任。

〔12〕硿硿焉——硿(kōng)硿，形容敲击山石的声音。焉，同"然"，形容词词尾。

〔13〕莫夜——晚上。莫，通"暮"。

〔14〕森然——阴森可怕的样子。

〔15〕鹘——鸟名，即"鹘(gǔ)鸼(zhōu)"，《尔雅·释鸟》："鹘鸼，似山鹊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郝懿行疏："以其声多，又名鸣鸠。"

〔16〕磔（zhì）磔——同"吱吱"，鸟叫声，象声词。

〔17〕鹳（guàn）鹤——水鸟名，形似鹤而顶不红。

〔18〕心动——内心惊动，吃惊害怕。

〔19〕噌（chēng）吰（hóng）——形容钟声宏大。

〔20〕舟人——船夫。

〔21〕徐而句——罅(xià)，裂缝。焉，代词，代"石穴罅"。涵澹，水波激荡。此，指噌吰的声音。

〔22〕舟回句——两山，指上钟山和下钟山。中流，水中央的激流。空中，中间是空的。窍(qiào)，洞。窾（kuǎn）坎(kǎn)，击物的声音。镗（táng）鞳(tà)，钟鼓的声音。向，刚才。乐（yuè）作，音乐演奏起来。

〔23〕因笑句——因，于是。识(zhì)，同"志"，记住。周景王，姓姬，名贵，公元前五四四——前五二〇年在位。无射(yì)，钟名，据《国语》记载：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1年)铸成无射钟。魏庄子，魏绛(jiàng)，春秋时晋国大夫，谥"庄子"。歌钟，古乐钟，也叫"编钟"，用十六口钟按音阶排列而成的乐器。据《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1年)，郑人把两肆（列、套）歌钟等乐器献给晋侯，晋侯分一肆赐给了魏绛。不余欺，即"不欺余"，宾语(余)前置。

〔24〕臆断——根据主观想法来作判断。

〔25〕殆（dài）——大概，将近，差不多。

〔26〕终——总。

〔27〕渔工、水师——渔夫、船夫。

〔28〕而陋者句——陋者，浅薄粗俗的人，这里指李渤。以，用。考击，敲击。之，代词，代石钟山命名的由来。实，事物的真相。

# 游 兰 溪[1]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2]。余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3]。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4]，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5]。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6]。有王逸少洗笔泉[7]，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8]："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9]。谁道人生无再少[10]，君看流水尚能西[11]，休将白发唱黄鸡[12]。"是日剧饮而归[13]。

**【注　释】**

〔1〕这篇随笔似的散文，选自苏轼的笔记文集《东坡志林》（据《丛书集成》本）。一名《东坡手泽》，见陈振孙《直斋书录》。共三卷。注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四库提要》说："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一无书名，其后人裒（póu，聚集）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易曰《志林》。"这段话指出了《志林》的性质（"随手所记"），但说书名为"刊轼集者"所加，是不正确的。苏轼生前曾谈到《志林》，他给郑靖老的信中说："《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由此可知，《志林》书名，是苏轼自定的，但未完稿，是后人辑成的。

关于笔记文，一名随笔，小品文，吕叔湘先生说："随笔之体肇（zhào，

开始）魏晋，而宋人最擅胜场。”“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笔记之文，不论记人、记物、记事，皆为客观之叙写；议论之文固非随笔之正轨，述怀抒感之作亦不多见，《志林》中乃多有此类，或直抒所怀，或因事见理，处处有一东坡，其为人，其哲学，皆豁然呈现。”（引自《笔记文选读》）《游兰溪》，又名《游沙湖》，作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时苏轼被贬官在黄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知湖州，谏议大夫李定国、御史何大正上奏，诬他作诗文谤刺当朝，因而被下狱，当年十二月出狱，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空挂虚名，官衔上又加“本州安置”字样，更近于流放。可见苏轼的处境、心情，都是不好的。但是这篇短文有叙有歌，妙趣横生，反映了苏轼思想乐观向上的一面。

〔2〕螺师——即螺蛳。

〔3〕相田——买田时，先看看田的好坏。相，看，观察。

〔4〕颖（yǐng）——东西末端的尖锐部分，比喻才能出众。

〔5〕辄（zhé）——即，就。

〔6〕蕲水郭门——蕲（qí）水，县名，县城在今湖北省蕲春县东三十里。郭门，外城城门。

〔7〕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大书法家。详见《墨池记》注〔1〕、〔10〕。

〔8〕作歌——东坡作的这支歌是词，调寄《浣溪沙》。

〔9〕子规——鸟名，即杜鹃。

〔10〕谁道人生无再少——谁说人生不能再次年少呢？古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11〕流水尚能西——古诗：“百川到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苏轼看见兰溪西流，写出了以上和“古诗”诗意相反的句子。

〔12〕白发唱黄鸡——白发，年老发白。黄鸡，报晓鸡。苏轼在他的《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诗中，有这样两句：“黄鸡唱晓凄凉曲，白发惊秋见在身。”典出白居易诗《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是感叹人生易老，朱颜易改的，苏轼反其意而用之，不要因为年老白发而悲伤。苏轼是年四十七岁。

〔13〕剧饮——畅快而多饮。剧，多，厉害。

# 记承天寺夜游[1]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2]，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3]。遂至承天寺[4]，寻张怀民[5]。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6]。

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7]。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注　释】**

〔1〕本文选自《东坡志林》，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全文仅八十四字，却能鲜明地渲染出一种月夜闲游的情调和作者的一片心境。吕叔湘先生说："此篇寥寥数十字，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更见含蓄，此则诗与文不同也。"（《笔记文选读》）承天寺，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南。

〔2〕元丰六年——公元一〇八三年。元丰，宋神宗（赵顼（xū））的年号。

〔3〕念无与为乐者——想来没有和自己同游共乐的人。念，想。者，者字结构，"……的人"。另本，"与"后无"为"字。

〔4〕遂至——就到。

〔5〕张怀民——张梦得，字怀民，又字偓佺，宋代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元丰年间谪居黄州，与苏轼兄弟均有来往。

〔6〕相与——一块儿。步，用作动词。散步。

〔7〕庭中句——庭院中月光宛如一泓积水，清澈透明，其中水草交横，原来是竹、柏在月光下的影儿啊。此句写月光如水的景象，用比喻。"庭中"，另本作"庭下"。空明，透明。藻、荇（xìng），两种水草名。盖，推原

之词，紧承上文而推究其原因。可译作“原来是”。

〔8〕闲人——不为俗务所累，悠然赏景之人。吕叔湘先生说：“东坡自称为‘闲人’，须略说数语。唐宋贬官之制：或降级改任边远之地，如韩愈之贬潮州，柳宗元之贬永州是；若予以有名无实之官，而复加何处安置字样，则谪而近于戍矣。贬官而犹有职守，仍不得为闲；谪降而本郡官承朝中之意加以监束，致言动皆不自由，亦仍不得为闲。东坡之在黄州，既无职守，复无拘箝，则真闲人也。”（《笔记文选读》）

# 游白水[1]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2]，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3]，热甚，其源殆可熟物[4]。循山而东[5]，少北，有悬水百仞[6]。山八九折[7]，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8]。雪溅雷怒[9]，可爱可畏。水崖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10]。

暮归倒行[11]，观山烧[12]，火甚。俯仰度数谷[13]，至江[14]，山月出，击汰中流[15]，掬弄珠璧[16]。

到家，二鼓[17]，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18]。顾影颓然[19]，不复甚寐。书以付过[20]。东坡翁[21]。

**【注 释】**

〔1〕本文又名《佛迹》，选自《东坡志林》（据《丛刊集成》本），是苏轼贬官惠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惠阳东）时所作，年五十九岁。白水，山名，在今广东省增城县东面，罗浮山的东麓，山有瀑布白如练（白绢），故名白水山。上有名胜古迹"佛迹院"。本文记叙了从白天出游到晚上归家这一天的活动，着重写了游佛迹院、观山烧、玩江景几个片断，取材极有重点，详略得当，情景交融，是一篇很好的游记，也可以看作一则生动充实的日记。

〔2〕绍圣元年——公元一〇九四年。绍圣，宋哲宗（赵煦）的年号。

〔3〕浴于汤池——在温泉里洗澡。浴，动词，洗澡。汤池，温泉。汤，热水。与现代汉语中“菜汤”、“面汤”的“汤”不同。

〔4〕殆可熟物——大概可以把东西烫熟。殆(dài)，大概，恐怕。熟，使动词，使……熟。

〔5〕循——沿，顺。

〔6〕悬水百仞——悬水，瀑布。百仞，虚数，形容很高。仞，古代长度单位，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东汉末为五尺六寸。

〔7〕折——曲折。

〔8〕深者句——缒(zhuì)，用绳子吊着东西往下垂。不得，不能探得。其，代词，它，指潭。所止，即止所，指缒石停止的地方，即潭底。

〔9〕雪溅雷怒——比喻句，省略了“象”、“如”一类的比喻词。意思是，瀑布下注，激起的水花象雪花飞溅，发出的声音象巨雷怒吼。

〔10〕水崖句——水崖，水边的山石上。迹，脚印。

〔11〕倒行——背转身来往回走。

〔12〕山烧——山上枯草燃烧的野火。

〔13〕俯仰度数谷——上上下下走过了好几道山谷。俯，指下坡。仰，指上坡。度，走过。

〔14〕至江——到了江边。江，增江，流经增城县境。

〔15〕击汰中流——在江心划船。汰(tài)，水浪。中流，江心激流。

〔16〕掬弄珠璧——掬(jū)，屈着手掌捧。珠，在月光照耀下，水滴发亮似珍珠。璧，璧玉，平圆形，中间有孔，这里指圆月在水中的影子。

〔17〕二鼓——二更天。古时候，夜间击鼓报更，一夜分为五更，击五次鼓。二鼓，第二次击鼓，即二更。

〔18〕食余甘——吃橄榄。食，动词，吃。余甘，橄榄的别名。

〔19〕颓然——酒醉的样子。

〔20〕书以付过——写下来并且交给小儿子苏过。书，动词，写。以，同“而”。

〔21〕东坡翁——这是文章最后的署名。翁，父，也指老人。这里东坡自称“翁”，因为这篇文章是写给他小儿子的。当时苏东坡确已年老（五十九岁），也可以自称“翁”的。

# 赤壁赋[1]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2]。清风徐来，水波不兴[3]。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4]。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5]。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6]。浩浩乎如冯虚御风[7]，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8]，羽化而登仙[9]。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10]。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11]。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12]。"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13]。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14]，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15]。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16]，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17]？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18]？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19]，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

上，侣鱼虾而友麋鹿[20]，驾一叶之扁舟[21]，举匏樽以相属[22]。寄蜉蝣于天地[23]，渺沧海之一粟[24]。哀吾生之须臾[25]，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26]。”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27]？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28]；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29]。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30]。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31]，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32]，而吾与子之所共适[33]。”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34]，杯盘狼藉[35]。相与枕藉乎舟中[36]，不知东方之既白[37]。

【注　释】

〔1〕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做了个闲散的团练副使。三年以后，他曾两次游览黄冈城外的赤壁（赤鼻矶），写了两篇赋，头一篇叫《赤壁赋》，（一般称作《前赤壁赋》）后一篇叫《后赤壁赋》。赋中提到“赤壁之战”，而三国时“赤壁之战”的赤壁，并非苏轼所游的黄冈赤鼻矶。孙权刘备联军大破曹操军的赤壁在湖北武昌县西。所以臧克家先生说：“他（指苏轼）游的是假赤壁，写出来的却是好文章。”文章反映了苏轼被贬后的复杂、矛盾心情：流露出了一些消沉情绪，同时表现出豁达的乐观精神。这是一篇散文赋，实际上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作者一方面适当使用押韵的方法和骈偶的句式，保留赋体的特点，另一方面打破赋体的束缚，使用了散句。挥洒自如，豪迈奔放，且能把情、景、理三者织在一起，浑然一体，犹

如天衣无缝。是一篇典型的散文赋，也是作者的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2〕壬戌句——壬戌，宋神宗（赵顼）元丰五年（公元1802年）。这年苏轼四十七岁。既望，阴历每月的十六日。望，阴历每月的十五日。这天夜里月亮正圆，圆月跟太阳遥遥相望，所以叫“望”。既，尽，完，过了。苏子，苏轼自称。

〔3〕兴——起。

〔4〕举酒句——属(zhǔ)，酌，斟酒给人喝，有“劝酒”的意思。下文“举匏樽以相属”的“属”同此。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月出》。窈窕（yǎo tiǎo）之章，指《月出》诗第一章，其中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jiǎo）兮”的句子。“窈纠”与“窈窕”声音相似，所以苏轼称之为“窈窕之章”。

〔5〕少焉句——少焉，不多一会儿。徘徊，欲前又止，来回移动的样子。这里是用拟人的修辞方法。臧克家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一句，其中‘徘徊’两个字就妙不可言。作者把难写的情景，饶有意味地表现了出来。头顶的满月，也象游人一样，陶醉在这良辰美景里，有意地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斗牛，南斗星和牛宿星。

〔6〕纵一苇句——纵，放任。一苇，比喻小船，象一片苇叶。《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所如，即所往。所，代词，代要去的地方。凌，凌驾，超越。万顷，形容江面广阔。茫然，广远迷茫的样子。

〔7〕冯虚御风——凌空乘风。冯虚，凌空。冯(píng)，同“凭”，依托。御风，乘风，驾着风。《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轻盈美妙的样子）善也。”

〔8〕遗世——离开人世。遗，留下，离开。

〔9〕羽化——道教称能飞升成仙为羽化。《抱朴子·对俗》：“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

〔10〕舷（xián）——船边。

〔11〕桂棹句——桂，丹桂树；兰，木兰。“桂、兰”在这里形容划船用具的精美。棹(zhào)，形状似桨的一种划船工具。兮(xī)，啊。空明，月光照着清澈的江水，看去空灵透明。溯，逆流而上。流光，水面上随波浮动的月光。

〔12〕渺渺句——渺渺，悠远的样子。余怀，我的心怀。美人，指思慕的人，有隐喻君王的意思。《楚辞·九章·思美人》，王逸注："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

〔13〕倚——依，按照。

〔14〕袅（niǎo）袅——形容声音细弱而绵延不绝。

〔15〕舞幽壑句——舞，泣，都是使动词，即"使……起舞"，"使……哭泣。"幽壑(hè)，深谷，深渊。嫠(lí)妇，寡妇。

〔16〕苏子句——愀（qiǎo）然，忧愁变容的样子。危坐，严肃地端坐。

〔17〕月明句——这两句话引自曹操的《短歌行》。孟德，曹操，字孟德。

〔18〕西望句——夏口，夏口城，在今武汉市蛇山上，相传为三国时吴国孙权所建。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县，并非现在的武昌。缪(liáo)，同"缭"，连结。困于周郎，被周郎所困。周郎，三国时吴国的名将，名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人。二十四岁时，被任命为建威中郎将，时人称他为周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周瑜率吴军与蜀军联合，火烧曹操战船，大破曹军于赤壁。

〔19〕方其句——方，当。其，代词，他，指曹操。破荆州，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击荆州，八月荆州刺使刘表卒，九月，刘表次子刘琮投降曹操。荆州，管辖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七郡，即今湖北、湖南一带。荆州的州治在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破荆州，即占领襄阳。下，攻下，占领。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舳舻，舳(zhóu)，船后持舵处；舻(lú)，船前头刺棹处。舳舻千里，比喻战船很多，前后相接，千里不绝。酾酒临江，面向长江，将酒洒在江面上，表示对高山大川、英雄人物的凭吊。酾(shī)酒，滤酒，斟酒，这里是洒酒的意思。槊(shuò)，古兵器，长矛。固，原来，本来。一世之雄，一代英雄。

〔20〕侣鱼虾而友麋鹿——侣，作伴。友，作朋友。都是意动用法。麋(mí)，鹿的一种。

〔21〕扁（piān）舟——小船。

〔22〕匏樽——葫芦做的酒器。匏(páo)，葫芦的一种。

〔23〕寄蜉蝣于天地——寄托象蜉蝣一样的生命在天地之间。意思是人生短促。蜉(fú)蝣(yóu)，一种细小的飞虫，夏秋之交生在水边，只能活几

个钟头，古人说它“朝生暮死”。

〔24〕渺沧海之一粟——人在宇宙中小得象大海中的一颗小米粒。渺，小。沧海，大海。成语“沧海一粟”源出于此。

〔25〕须臾（yú）——片刻。

〔26〕遗响——余音，指箫声。

〔27〕夫——彼。

〔28〕逝者句——流去的象这样（指江水），但它并不曾流去，因为江水始终这个样儿。逝，往。斯，这，指江水。未尝，不曾。《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9〕盈虚句——忽圆忽缺的象那月亮，但实际上月亮本身并未增减。盈，满，指月圆。虚，缺，指月缺。彼，那，指月，与上句“斯”相对应。卒，到底。消长，消减和增长。

〔30〕盖将句——盖将，大概、原来。一瞬，眼睛一眨。

〔31〕且夫——句首语助词（即“发语词”），况且，表示意思另起一层。

〔32〕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是，这。造物者，指天，即大自然。无尽藏(záng)，语出佛家语“无尽藏海”（象海那样包罗万物）。

〔33〕适——享受，满足。

〔34〕肴核——菜肴和果品。

〔35〕狼藉(jí)——纵横散乱。传说狼常卧草上，而将草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叫“狼藉”。藉，将草铺地，以借坐卧。

〔36〕枕藉（jiè）——互相枕着垫着。

〔37〕既白——已经显出白色，即天亮了。既，已经。

# 后赤壁赋[1]

是岁十月之望[2]，步自雪堂[3]，将归于临皋[4]。二客从余，过黄泥之坂[5]。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6]。

已而叹曰[7]："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8]？"客曰："今者薄暮[9]，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10]。顾安所得酒乎[11]？"归而谋诸妇[12]。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13]。"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14]，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15]，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余乃摄衣而上[16]，履巉岩[17]，披蒙茸[18]，踞虎豹[19]，登虬龙[20]；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21]。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22]，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余亦悄然而悲[23]，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24]。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25]。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26]，戛然长鸣[27]，掠余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28]，余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29]，过临皋之下，揖余而言曰[30]："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31]！我知之矣。畴昔之夜[32]，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33]？"道士顾笑，余亦惊寤。开户视之[34]，不见其处。

**【注 释】**

〔1〕这次苏轼重游赤壁，是上次游赤壁三个月以后的初冬十月。上次活动限于舟中，这次则主要在江岸上。这次写的《后赤壁赋》也与前赋有所不同。前赋字字秋色，后赋句句冬景；前赋主要谈玄说理，后赋侧重叙事写景；前赋主调旷达乐观，后赋略嫌虚无飘渺。两赋同是作者的名篇。元人虞集评《后赤壁赋》说："陆士衡（陆机，晋朝人，著有《文赋》）云：'赋体物（体味研究事物）而浏亮（清晰明亮）。'坡公《前赤壁赋》已曲尽其妙，《后赋》尤精。于体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鹤之事，尤出人意表。"

〔2〕是岁——这一年。指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这是承接上文《赤壁赋》说的。

〔3〕雪堂——苏轼在黄州所建的新居。堂在大雪天建成，又画雪景在墙壁上，所以叫"雪堂"。

〔4〕临皋——亭名，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南，长江边上。苏轼初到黄州住定惠院，后迁到临皋亭。

〔5〕黄泥之坂——黄冈东面的山坡叫"黄泥坂"，是从雪堂到临皋亭的必经之地。坂(bǎn)，斜的山坡。之，衬字，无义。在文言文中，为了调整音节，有时可以在一个名词中间加个"之"字，例如"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欧阳修《昼锦堂记》）中的"之"就是如此。

〔6〕行歌互答——一边走一边唱，互相酬答。

〔7〕已而——过了一会儿。

〔8〕如此良夜何——怎么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呢？"如……何"，相当于"怎么对待……"，有"对待"、"对付"的意思，这里当"度过"讲。

〔9〕薄暮——傍晚。薄(pò)，迫，逼近。

〔10〕松江之鲈——松江的鲈(lú)鱼，嘴大，鳞细，体侧扁，肉味鲜美。

〔11〕顾安所得酒乎——但是从什么地方弄到酒呢？顾，但是。安，何，什么。所，代词，地方。

〔12〕谋诸妇——谋之于妻子，即和妻子商量。谋，谋求，商量。诸，之于。

〔13〕以待子不时之需——待，等待，备用。子，您。不时之需，意外的需用。

〔14〕断岸——陡峭的江岸。

〔15〕曾日月之几何——才过了几天啊。即"曾几何时"。曾，才，刚刚。

〔16〕摄衣而上——撩起衣襟上岸。

〔17〕履巉岩——登上险峻的山崖。履，动词，践踏。

〔18〕披蒙茸——拨开杂乱的草丛。茸(róng)，草初生纤细柔弱的样子。

〔19〕踞虎豹——蹲坐在象虎豹一样的山石上。踞，蹲、坐。

〔20〕登虬龙——手攀象虬龙一样弯曲的树木。虬(qiú)，龙的一种。

〔21〕攀栖鹘——上登山的极高处，下临江的极深处。栖鹘，睡在树上的鹘。栖，鸟宿。鹘(gǔ)，见《石钟山记》注〔15〕。危，高。冯(píng)夷，水神。幽宫，深宫。幽，深。

〔22〕划然——长啸的声音。

〔23〕悄然——忧愁、沉默的样子。

〔24〕凛——害怕。

〔25〕四顾寂寥——四下看望，寂寞空虚。

〔26〕玄裳缟衣——下服是黑的，上衣是白的。仙鹤身上羽毛纯白，尾巴是黑的，所以这么说。玄，黑。裳，下服。缟，白色的丝绸，这里用作"白"。衣，上衣。

〔27〕戛(jiá)然——这里是形容高而尖的叫声。

〔28〕须臾(yú)——过了一会。

〔29〕蹁(pián)跹(xiān)——飘然轻快的样子。另本作"翩仙"。


〔30〕揖余——向我拱手施礼。

〔31〕呜呼噫嘻——这四个字都是叹词，合在一起用，加强感叹的语气。

〔32〕畴昔之夜——昨天夜里。语出《论语·檀弓上》："予畴昔之夜"。畴(chóu)，句首语气助词，无义。昔，昨。

〔33〕非子也耶——不是你吗？"也"在这里无义，只起辅助语气的作用。

〔34〕开户——打开窗户。



# 宋·苏 辙

苏辙（公元1039——1112年），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又号栾城，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苏洵之子，苏轼之弟。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辙十九岁，与兄轼同中进士。在政治上，大体同其兄轼一样，趋于保守。“青苗法”初行，苏辙上书王安石，力加劝阻、极言此法不可行，因而触怒王安石。由于苏辙反对王安石变法，屡遭贬谪。哲宗（赵煦）即位，保守派重新得势，苏辙被召回京师，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除右司谏，后又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副宰相)，官显一时。徽宗（赵佶）即位后，又遭贬谪。晚年罢居许州颍滨（今河南省许昌市），自号“颍滨遗老”。卒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宋史》三百三十九卷有传。

苏辙与父洵、兄轼并称“三苏”，他又有“小苏”之称（一般称洵为“老苏”，轼为“大苏”）。其文虽不如父兄，但也写得委曲明畅，疏荡奇伟，很有气度。古人称他的文章“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明·刘大漠《栾城集序》）著有《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

这里所选苏辙文三篇，均选自《栾城集》（《四部从刊》本），个别字句据他本校勘，不一一注明。

# 上枢密韩太尉书[1]

太尉执事[2]：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3]。以为文者，气之所形[4]。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5]。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6]"。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之气之小大[7]。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侠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8]。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9]。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10]；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11]，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12]，故决然舍去[13]，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14]；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15]；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16]。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17]。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18]？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19]，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20]。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21]，非有取于斗升之禄[22]，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23]，使得优游数年之间[24]，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25]！

**【注　释】**

〔1〕这篇文章写于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这年苏辙十九岁，与兄轼同中进士。苏辙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高官显贵韩琦的接见，但它与一般干瘪的“干谒”（求见达官贵人）文字不同，实际上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文学论文，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作者具体地说明了“养气”的新涵义。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汉魏以来有了新的发展。王充《论衡·自纪篇》、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养气》、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韩愈《答李翊书》、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答王定国诗》等，都谈到“知言养气”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侧重于先天的秉赋；苏辙在本文中提出了与之不同的观点：“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强调了后天的学习和修养。苏辙还论述了怎样“养气”的问题，指出，一方面在于内心的修养，例如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另方面依靠客观的阅历，例如司马迁的“行天下，览四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苏辙的论述，正是这一传统说法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把写作同社会和生活联系起来的观

点，无疑是正确的。文章步步深入，层层展开，有条不紊地阐述了作者为文的主张，篇末才点明主题，说出自己求见韩琦的原因，正是为了扩大交游、丰富阅历以养气。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这是一篇著名的文论。枢密，枢密使，官名。韩太尉，韩琦（公元1008—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宋仁宗时除检校太缚充枢密使，神宗时拜右仆射，封魏国公，与范仲淹齐名，世称“韩范”。韩琦是两朝重臣，名闻天下，所以本文中有“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等语。著有《安阳集》五十卷。太尉，秦、汉时官名，全国军事首脑。宋朝的枢密使执兵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2〕执事——办事的人，表示尊敬对方的说法，意思是不敢直接送致对方，而通过对方的执事人转达，用法与“左右”相同。

〔3〕思之——思考作文的道理。之，代词，它指“为文”。

〔4〕以为句——我认为文章是气的显现。气，气质和精神。形，显现。

〔5〕然文句——但是，文章不是通过学习就能写的（作者认为，气质是内容，文章是气质的表现形式，所以必先有气，才能有文。如果不养气而单去学习文章，那是不能学会的），而气质可以通过修养而获得。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解释过这句话：“苏氏兄弟都用力于文字，而同时又都不敢有作文之意。其用力于文字，即老泉（苏洵）所谓‘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之意；其不敢有作文之意，又即老泉所谓‘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之意。……子由上不能如子瞻（苏轼）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语言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但神化妙境虽不可学，言语句读虽不屑学，而‘生好为文’，癖性所嗜，未能忘情，于是不得不求之于气。盖理直则气壮，气盛则言宜，气是理与言中间的关键，于是想由养气以进乎言宜之域。这样，所以说文是气之所形，而养气则文自工。”

〔6〕孟子句——语见《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高尚刚正的精神气质。浩然，广大的样子。

〔7〕称（chèn）——相称，符合。

〔8〕太史公句——《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

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yí)，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西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任太史令（史官），自称太史公。燕、赵，战国时两个国名，借指今河北、山西一带。豪俊，才能杰出的人。疏荡，形容司马迁的文章风格疏朗奔放，洒脱宕荡。奇气，新颖、奇特的风格。

〔9〕其气句——充，充满。乎，于。中，心中，与“貌”相对。貌，外表。动乎其言，发出或跃动在语言之间。见，同“现”，表现。而不自知也，全在不知不觉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意思是并非有意如此的。

〔10〕邻里乡党——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的一些名称。据《周礼·地官》，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11〕百氏——诸子百家。

〔12〕恐遂汩（gǔ）没——担心自己因而被埋没。恐，恐怕，担心。遂，因。汩（gǔ）没，埋没。

〔13〕故决然舍去——所以果断地舍弃诸子百家的书。决，《栾城集》作“泱”，据茅选本改。

〔14〕过秦、汉句——秦、汉之故都，秦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汉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汉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恣观，尽情观览。终南，山名，在今西安市南。嵩，中岳嵩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华，西岳华山，在今陕西省华阴县南，也叫太华山。顾，望。慨，叹息。

〔15〕至京师句——京师，指开封。宫阙，宫殿。又，宫廷门外的望楼也叫阙。仓廪（lǐn），粮仓。池，这里指护城河。苑（yuàn），帝王育花木养动物的园子。囿（yǒu），动物园。

〔16〕见翰林句——翰林欧阳公，指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替皇上草拟诏令的官）。秀伟，秀美魁伟。门人贤士大夫，指曾巩、梅尧臣、苏舜钦、徐无党等著名人士。聚乎此，聚集在这里。乎，于。此，这里，指欧阳修处。

〔17〕太尉句——才略，才能谋略。冠天下，天下第一。恃（shì），依靠。四夷，四方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惮（dàn），畏惧。发，发动，侵扰。周公，周文王之子姬旦，召公，周文王之子姬奭（shì），都是助武王开国辅成王立朝的重臣。方叔，周宣王时的大臣，奉命南征有功。《诗·小雅·采芑》：“方叔元老，克壮其猷”。召虎，即召穆公，周宣王时，奉命平定淮夷（淮水沿岸的部族）有功。《诗·大雅·江汉》：“江汉之浒，王命召

虎。”这里借用周代四位大臣，来比喻和称赞韩琦有将相之才，威望极高。

〔18〕且夫句——况且，人的研究学问，如果不立大志，即使学的很多又有什么用。且夫，发语词，况且。虽，即使。何为，干什么？

〔19〕光耀——丰采，荣耀。

〔20〕憾——遗恨。

〔21〕向——以前，前些时候。

〔22〕禄——俸禄，官吏的薪俸。

〔23〕赐归待选——准许我暂时回家，等候吏部选用。

〔24〕优游——从容，空闲。

〔25〕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太尉您如果认为我这个人可以教育并且屈尊教导我，更是我的幸运了。苟，如果。辱教之，屈尊教导我。之，代词，我。

# 武昌九曲亭记[1]

子瞻迁于齐安，庐于江上[2]。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陁蔓延[3]，涧谷深密[4]，中有浮图精舍[5]，西曰西山，东曰寒溪[6]，依山临壑，隐蔽松枥，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7]。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8]。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9]，相携徜徉而上[10]。穷山之深[11]，力极而息[12]，扫叶席草[13]，酌酒相劳[14]，意适忘反[15]，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16]，不知其久也。

然将适西山[17]，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18]，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19]，俯视大江，仰瞻陵阜[20]，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21]，皆效于左右[22]。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23]。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24]。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25]，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26]？"遂相与营之[27]。亭成而西山之胜

始具[28]，子瞻于是最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29]。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30]。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31]。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32]，万物无以易之[33]；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34]。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35]？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36]。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注 释】

〔1〕这篇文章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时苏轼已谪居黄州三年，苏辙去看望他，兄弟二人同游武昌西山，他们都有记游的诗文，本文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苏轼正在贬中，心情不好，苏辙在文中多有释忧安慰的话语，文章情景交融，委婉动人。武昌，县名，汉朝时为鄂县，三国时吴国孙权一度在此建都，改名武昌，在今湖北省鄂城县，不是武汉市的武昌。九曲亭，在今鄂城县西九曲岭上，原是三国时孙权所建的遗迹，宋朝苏轼重建，苏辙作纪。

〔2〕子瞻句——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春被贬黄州，先住在定惠寺，后移居大江边上的临皋亭。迁，贬官远调。齐安，即黄州。庐，这里用作动词，结庐，居住。

〔3〕陂（pō）陁（tuó）蔓延——山势起伏，连续不断。《广韵》："陂陀，不平之貌。"陁，同"陀"。

〔4〕涧谷深密——涧（jiàn），夹在两山间的水沟。谷，山谷，两山之间的深沟。深密，形容涧谷多而幽深。

〔5〕浮图精舍——佛教徒居住的屋子。浮图，见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注〔2〕。精舍，即僧舍，修行的人所住的屋子，并非"精美的房舍"。《艺文类聚》："非由其舍精妙，良由精练行者所居也。"

〔6〕西曰句——即樊山，这里指西山寺。寒溪，指寒溪寺。《清一统志》："樊山在武昌县西，一名袁山，一名来山，一名西山，一名寿昌山，

一名樊冈，上有九曲岭。寒溪在武昌县西樊山下，有寺又名西山寺，在武昌县西，晋（晋朝）建寒溪寺，在武昌县寒溪上，一名资圣寺。”

〔7〕依山句——僧寺依傍山势临近山沟，隐蔽在松、栎树林之间，寂静超俗，车马游人很少到来。壑（hè），山沟。枥（lì），同“栎”，俗叫“柞（zuò）树”，落叶乔木，叶可饲蚕，花黄褐色，果实叫橡子。萧然，清静的样子。绝俗，超俗，隔绝尘世。

〔8〕每风止句——每，每当。伏息，平息，这里形容水波不兴，缓缓流动。杖策，柱着手杖。杖，用作动词，柱着。策，手杖。载，装。乱流，横渡。乱，横截水流而渡。《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

〔9〕幅巾——古代男子用绢一幅（宽二尺二寸为幅）裹头，不戴帽子，以表示儒雅不俗。

〔10〕相携徜徉而上——相携，彼此手拉着手。徜（cháng）徉（yáng），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游玩。

〔11〕穷山之深——走尽山的深处。穷，尽。

〔12〕力极而息——力量用完了，就停下来休息。极，尽。

〔13〕席草——以草地为席而坐。席，用作动词，“以……为席”。

〔14〕劳——慰劳。

〔15〕意适忘反——心意舒畅，忘了回家。适，舒适畅快。反，同“返”，回家。

〔16〕居齐安三年——苏轼谪居黄州共五个年头（元丰三年到七年）。苏辙写此文时，已有三年。

〔17〕适——往。

〔18〕羊肠九曲而获少平——羊肠九曲，比喻道路有如羊肠似的，非常曲折而狭窄。少平，小块平地。少，另本作“小”。

〔19〕荫——用作动词，掩蔽。

〔20〕阜（fù）——土山。

〔21〕林麓向背——树林和山脚，有的面对这块小平地，有的背朝这块小平地。麓（lù）山脚。

〔22〕效——显示，呈现。

〔23〕斤斧——斧头。斤，斧头一类的砍伐工具。

〔24〕辄睥睨终日——就整天地观察这个地方，想法开拓它。睥（bì）

睨(nì)，斜着眼睛看。这里是"观察"的意思。《广雅·释诂》："睥睨，视也。"参见柳宗元《小石城山记》注〔7〕。

〔25〕斥其所据——开拓了那棵树所占的地方。斥，开。

〔26〕兹欲以成吾亭耶——这是要我修成我的亭子的吧！兹，这。

〔27〕遂相之营之——就一齐动手修造这个亭子。遂，就，于是。相与，共同，一齐。营，营造。

〔28〕胜——名胜。

〔29〕未始不褰裳——未始，未尝，不曾。褰（qiān），把衣裳提起来。裳，下衣。

〔30〕怅然移日——一整天不高兴。怅然，不高兴的样子。移日，即逾日，过了一天。

〔31〕至其句——翩然，轻快的样子。逍遥，自由自在地游玩。撷(jié)，摘取。卉（huì），草，这里是花卉，花草。实，这里指树上落在山涧里的果实。

〔32〕方其得意——当他舒适畅快的时候，方，当。

〔33〕万物无以易之——任何东西都不能同它对换。易，换。

〔34〕及其句——既厌，已经厌倦。洒（xiǎn）然，吃惊的样子。陆德明《经典释文》："洒，……惊貌。"

〔35〕譬之句——譬，比如，打比方。要之，总之。委，归，付。孰，谁。

〔36〕惟其句——只要内心无愧，外人又无从责备，而姑且寄托心意于此就可以了。姑，姑且。"而姑寓焉"后省略了"斯可矣"之类的字。

# 黄州快哉亭记[1]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2]。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3]。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4]。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5]。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6]。涛澜汹涌，风云开阖[7]。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8]，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9]。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10]：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11]。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12]。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13]；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

也，而风何与焉[14]？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15]，将何往而非病[16]？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17]，将何适而非快[18]？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19]。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20]！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21]！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22]。

**【注　释】**

〔1〕本文是《武昌九曲亭记》的姊妹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宽慰谪居黄州的苏轼和张梦得的。文章可分三段：第一段写快哉亭的建造和命名。第二段写亭以“快哉”命名的原因。第三段承上发表议论，表现出作者“无往而不快”的旷达胸怀，借以宽慰谪居黄州的张梦得和苏东坡。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由写景叙事入手，转入议论，过渡自然。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体现出作者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文章风格。快哉亭，《黄冈县志·古迹》：“快哉亭，在城南。”

〔2〕江出句——江，长江。西陵，西陵峡，又名“夷陵峡”、“巴峡”，是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个（其他两峡是巫峡、瞿塘峡），自巴东至宜昌，约一百公里。奔放，指江水奔腾迅疾。肆，展开。

〔3〕南合句——合，合流，纳入。沅，沅江；湘，湘江。两水都在湖南省，流入洞庭湖。汉沔（miǎn），即汉水。源出陕西省宁羌县，流经沔县称沔水，又东经襄城县，纳襄水后，称汉水，经汉口入长江。益张，更加盛大。益，更加、越发。张，大。

〔4〕至于句——至于，到了。赤壁，即赤鼻矶，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并非周瑜破曹兵的赤壁，参见苏轼《赤壁赋》注〔1〕。浸灌，流注。这里形容水势浩荡。相若，相似。若，象。

〔5〕清河句——张梦得，即张怀民。见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注〔5〕。齐安，即黄州。即，就在，靠着。胜，名词，胜景。而，连词，将建亭和命名连在一起。快哉，愉快啊。哉，表示感叹的语气词。

〔6〕一舍——古时三十里为一舍。

〔7〕风云开阖——指天气晴朗或阴晦。开，云开雾散，指天晴。阖(hé)，指乌云闭合，天气阴晦。

〔8〕倏(shū)忽——极快地，忽然。

〔9〕今乃句——现在(有了亭子)却可以坐在亭中的桌旁席上赏玩周围的风景，只要抬起眼看就够了。几(jī)，小的或矮的桌子。

〔10〕西望句——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县。行列，用作动词，成行成列。樵父，砍柴的老汉。舍，房舍。指数(shǔ)，指点历数，意思是看得很清楚。

〔11〕至于句——长洲，长江中长条形的沙洲。故城之墟，旧城的废墟。曹孟德，即曹操。孙仲谋，即孙权。睥(bì)睨(nì)，斜着眼睛看。赤壁之战时，曹孙双方都有傲视对方、侵吞对方之意。周瑜，孙吴名将，在赤壁大破曹军。陆逊，孙吴名将，曾在荆州袭击关羽，在夷陵打败刘备。骋(chěng)骛(wù)，在战场上奔驰追逐。世俗，社会上一般的人。

〔12〕昔楚襄王句——见宋玉《风赋》，"快哉"一词，出于此。宋玉，战国时楚国郢(yǐng)都(今湖北省江陵县)人，楚大夫，著名文学家，善长辞赋。景差，楚国大夫。兰台，楚国的宫苑，故址在今湖北省钟祥县。飒(sà)然，形容风声。披襟当之，敞开衣襟迎着吹来的风。披，开。当，迎着。快哉此风，即"此风快哉"，这风吹得好爽快啊！庶人，老百姓。共，共同享有。独，只是。耳，而已，罢了。安得，怎能。盖，大概。讽，讽刺，讽喻。

〔13〕遇——遇时，碰到好机会，得到赏识、重用。

〔14〕风何与焉——与风有什么相干？与(yù)，参与。

〔15〕使其中不自得——假使他心中不畅快。使，假使。中，内心。自得，自得之乐，即畅快。

〔16〕将何往而非病——往哪里去都会遇到忧愁。病，忧愁、苦恨。

〔17〕不以物伤性——不因为外界的影响而损伤性情。以，因为。物，外物，环境。性，性情，精神。

〔18〕适——往。

〔19〕今张君句——张君，即张怀民。患，忧愁，苦恨。窃，取，这里是

“利用”的意思。会（kuài）计，征收钱粮等公务。余功，剩余的时间。自放，放纵性情以自适，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宜，应当。

〔20〕将蓬句——将，即令。蓬户，用蓬草做的门。户，门。瓮（wèng）牖（yǒu），用破坛子口做的窗户。瓮，坛子。牖，窗户。濯（zhuó），洗。揖（yī），谦让，以礼相待。自适，自求安适。

〔21〕不然句——壑（hè），山沟。振，动。骚人，忧愁失志的文人。思士，忧思的人。胜，（shēng）经受，担当。音、义都不同于上文“江流之胜”、“耳目之胜”的“胜”。乌睹（dǔ）其为快也哉，哪里看得出这是畅快的呢！乌，哪里，何处。

〔22〕元丰句——元丰六年，公元一〇八四年。元丰，宋神宗赵顼的年号。朔（shuò），夏历每月初一日。赵郡，今河北省赵县，苏辙祖籍赵郡栾城，所以他自称“赵郡苏辙”。

# 附：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在选注过程中所使用的参考书籍，择其要者，列目于后，以备读者翻检、参阅。


## 集 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昌黎先生集（《四部备要》本）
柳河东集（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
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四部丛刊》本）
唐柳河东集（《四部备要》本）
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版）
嘉祐集（《四部丛刊》本）
元丰类稿（《四部丛刊》本）
南齐书（百衲本，二十四史）
临川集（《四部丛刊》本）
东坡七集（《四部备要》本）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
栾城集（《四部丛刊》本）
三苏全集（“三苏祠”刻本）

## 选、注本

文章关键（宋·吕东莱选）
八大家文钞（明·茅坤编选）
御选唐宋文醇（清·乾隆选）
唐宋八家钞（清·高嵣集评）
唐宋八大家文钞（清·张伯行选）
唐宋八大家类选（清·储欣评选）
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清·沈德潜评选）
唐文粹（宋·姚铉编）
宋文鉴（南宋吕祖谦编）
古文辞类纂（清·姚鼐选）
古文观止（清·吴楚材、吴调侯选）
古文必读（清·金圣叹选）
唐宋文举要（高步瀛选注）
开明活叶文选（开明书局版）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润东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
古代散文选（隋树森等选注）
历代文选（冯其庸等选注）
笔记文选读（吕叔湘编）

## 工具书

尔雅（据郭璞《尔雅注》）
广雅（魏·张揖著）
方言（西汉·扬雄著）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
释名（东汉·刘熙著）
字林（晋·吕忱著）

玉篇（六朝·顾野王著）
康熙字典（清·张玉书等编）
经传纂诂（清·阮元编）
经传释词（清·王引之编）
词诠（杨树达著）
古书虚字集释（裴学海著）
文言虚字（吕叔湘著）
广韵（宋·陈彭年等著）
中国人名大辞典
元和姓纂
中国地名大辞典
元和郡县志
清一统志
中国历史年表
中国历代职官表

**其 他**

唐宋八家丛话（日本·增田贡著）